翠袖黃衫

劉雲若著

上海育才書局印行

J096287

翠袖黃衫

劉雲若著

育才書局印行

劉雲若著

翠袖黃衫目次

第一回　一分春色金漢隔紅牆　雙槳秋波朱樓收碧玉……一

第二回　回首說辛酸愛河苦海　有情懷故舊雨跡雲蹤……一三

翠袖黃衫（上）

劉雲若著

第一回　一分春色銀漢隔紅牆　雙槳秋波朱樓收碧玉

正在天津發大水那一年，時光已入初秋，在七夕的前一日，沽上城南一條最熱鬧的街市，仍是管絃匝地，車馬盈街，踐踏起十丈紅塵，絲毫不改平日繁華景象，尤其是家家賤舘，都在演唱天河配，園內聽歌的人滿坑滿谷，門外購票的人擁擠填咽，有如銀行擠兌，雖然這大水已然佔領了多半個天津，然而人們仍作宴安無事之想，都認爲這繁華區域，已向天公領了錢券，向龍王買了保險絕對萬無一失，那知天尚未暮，大水已然分路進攻而來，先是馬路兩旁窪處，各有一股細流，涓涓涎涎，漸漸水勢增漲，侵至路心，兩流相合掩蓋了整條馬路，隨後無論馬路小巷之上，或是商肆民居之中，都出了奇景，凡有地溝全成噴泉，有的比山東濟南的金線黑虎名泉，還要氣勢壯闊，這樣辮源交匯，纖長增高，不大工夫，平地水深二尺，到各戲院散場時，觀衆由院裏帶出來的歡欣面目，一到門口，立變爲駭怕神情，想不到戲台上織女沐浴天河，竟已移至人間，一片汪洋，茫無去路，洋車已因水深沒到輪軸，很難行動，汽車也陷在水中，只露車頂，好像已死的龍大介殼水族，人們尋不着代步，只可隨波逐浪，涉水歸家，即使是摩登小姐，也逃不開這場翅數，所好時在秋初，暑氣猶烈，而又慣於赤足不襪，只脫去透孔涼鞋，解下旗袍，露出三角小褲，便可施展游泳技術，拍浮而行，水中鶯燕，眞是一幅絕妙畫圖，然而老弱婦孺，却罹挽啼號，別成一幅慘景，直援援到天將垂暮，人們才消散淨盡，街上只剩下商肆的霓虹燈光，照着蒼涼白水，除了蹲踞墻頭，高坐樓閣的交通警察在很消閒的臨水觀魚以外，只偶然經過幾個淌水行路的人，水受激蕩發出繁雜的響聲，隨着行人漸遠漸寂，倏又恢復幽靜

，再過一會，電燈忽然出了毛病，完全消滅立刻黑暗無光，好似這世界整個隨着燈光死去，幸而天邊疏星淡月映着地下水氣出，氣發出微光，還有遠近樓窗之中，偶有暗如鬼火的燭光外射，稍微給添了些兒生氣，這一夜就是這樣的過去，到了次日，恰是七夕，早晨時紅日高升，氣候清佳，街上的水已到四尺以上所以早舍只露着門楣，而每隻樓窗，都似蜂窩一樣，人頭重疊，都在眺覽風景，個個都頗有雅人深致，但是望着日常行走的道路，竟爾難越雷池一步，自然難免下獄受囚的同樣感想，這城市宛然成了意大利的威尼斯水城了，樓台臨水，江海當門，倒是很有趣味，只可惜變化太驟，整個東方尼威斯，竟似恢復古風，人人受了畫地爲牢的刑罰，難移寸步，然而天下事有求必有供，伏羲婁畫八卦，就有河馬獻圖，唐僧往西天取經，就有白馬投效，這時急需交通工具，所以船隻也出來了，但是爲數很少，價錢也貴得離奇大約和飛機的票價不相上下，然而人們有時急於逃難，有時急待搬家，把船隻看如苦海慈航，不但不敢殺價，反而卑禮厚幣的央求，雖然數里載運之資，或者妾費一戶小康之產，船隻仍是供不應求，但人們也有看出利市臨時造船出售出賃，也有不破慳囊，自己拆卸門板木器，築成木筏，以便出入大家加工趕製不到一天工夫，街上船筏已漸漸增多，不過什麼奇形怪狀全有，只說內中有一隻特別奇怪，是用一隻小棺木將材就料，除去棺蓋，飄在水中，就當作船用，這隻棺木船，和本書有着絕大關係，所以必須仔細述說他的原委，在這條繁華街市的中間，有一家極大的旅館，名叫四海大飯店，四海大飯店後身，是一塊小小住宅區，共有四條街堂，名爲青陽，都是兩樓兩底的小樓房，居民大半是職業階級的小家庭，或是富人的外室，在第三條街上，有家姓王的人，男子名叫王蔭槐，年約三十餘歲，是個商人，女人名叫梁杏如，原是個在化裝名公司作女店員出身，自幼喪父經寡母撫養長大家計寒苦，從十幾歲就在外作事謀生，因爲生活長不安定，所以職業屢經變更，作過影院的女招待，球房的女看案，還曾學過一回唱戲，只是半途而廢，未曾登台，但她處在下級社會之中，雖然不能全無污染，但性情很是婉靜，行爲也不放蕩，因爲品貌超群，外來的引誘很多，她竟未曾墜落不堪，平日既不彷效他人的浪漫奢華，也不羨慕他人的副業豐收，只自儉樸度日，努力養母，到

去年母親去世，她形單影隻，淒寂難堪，精神無所寄托，恰巧認識這個王蔭槐就發生了愛情，這王蔭槐本只抱着尋花問柳的心，和她交結，但杏如却是一片眞情，相契以心，却不肯輕易以身相許，當王蔭槐追求熱烈之時，他定要先定婚姻之約，再結同夢之歡，王蔭槐是玩弄婦女的老手，以爲婚娶儘管定約，將來取捨仍在自己，就隨口答應了，兩人方才發生肉體關係，經過數月的幽期密約情好日深，杏如時時催促他趕快結婚，王蔭槐只是推托，最後被杏如逼急了，竟說出忘恩負義的話，告以自己家中原有髮妻，爲人很是悍妬，但是夫婦感情却極濃厚，自己絕不能停妻再娶，並且自己現在經營商業，稍有家資，完全倚仗岳家的提携，若生齟齬，恐怕家業難保，勸杏如不要過於認眞，儘可另尋歸宿，杏如聽着雖然傷心，但是一片痴情，仍要誓死相從，自願降爲妾媵，只求他委曲就全，王蔭槐這是以畏懼太太爲言，百計閃轉騰挪，正在不可開交，忽然發生意外枝節，杏如覺察已身有孕，爲着腹中一塊肉的終身命運，更死命的纏磨，王蔭槐聽到她已有身孕，竟有些回心轉意，因爲他是個舊腦筋的人，很以子息爲重，太太年紀比他還大幾歲，已逾四十，尚未生過子女，王蔭槐既感膝凄涼，又加他所處的那種市井社會，人們每至中年無子，就要被人人罵爲缺損陰德，因此常以無兒爲憾，這時一聽杏如懷孕，知道有了生子的希望，勢不能棄而不顧，將來若生下男孩，便是自己後根，雖然太太兇悍可怕但稍遲幾年，等她老了，也許可以設法領回家去，即使不能，就是長久養在外面，留以自娛，也是樂事，因便有了因子留母之意，但還怕杏如說謊請醫生診察一下，確是懷孕，他才慨允收納杏如，自行變通辦法，在這青陽里租了一所小樓作爲藏嬌的外室，也未舉行儀式，悄不聲把杏如接進新房，就正式同居，但在杏如已然喜出望外了，過了幾月，杏如分娩，居然是個男孩王蔭槐大喜之下，愛屋及烏，愛子及母，對杏如大加恩寵，杏如更自欣幸以爲上天不負苦心人，從此終身有托，後福無涯，但是那裏知道，她的幸福完全寄托在才出世的孩子身上，與她絲毫無關，及至那生下的男孩漸漸長到七八個月，尚未種痘，突然生天花，來勢甚猛，百醫無効，勢將不起，杏如疼惜孩子，哭得心碎腸斷，直到孩子死在她懷裏，還把死屍抱了一天一夜，那王蔭槐起出爲兒子的病，在這裏連住了十多天

，既未回歸本宅，也未去照顧商業，雖然知道大太太那裏必因自己失蹤，鬧得天翻地覆，將來歸去定有個大不了，然而爲着兒子，也就拚將出去，一直奔走守護，受盡辛勞，及至孩子死了，他哀慟之餘不由心腸一變，覺得爲兒子受盡千辛萬苦，尚自值得，兒子一死，只爲杏如就有些犯不上，何況當日收納杏如，原爲着腹中一塊肉，好比愛惜珍珠的櫃一同買來，如今珍珠已失，又何愛於這個空櫃，而且這座藏嬌金屋，已變成傷心之地，也不願再住下去了，就向杏如托詞說要回去料理一切公私事務，瘞兒的喪葬，委她全權代辦，隨即留下一筆現款，就要走去，杏如乍失愛子正在悲慟欲絕，見惟一安慰她的丈夫，又要離開遠去，如何肯放，就哭泣挽留，王蔭槐被她纏得無奈，只得留下，答應埋葬了孩子再走，正要設法購買棺木，忽然有個生人來訪，這個人對杏如雖然生疏，對王蔭槐却是心腹，因爲王蔭槐居心深險，雖然和杏如相識經年，同居半載，但是他的眞實職業住址，却未使杏如知道，也不令一個親友來往，對外更是諱莫如深但爲防備萬一，只把金屋秘址，告訴了一個商店中心腹同事，囑其必須有萬分緊急的事才來報知，這時一見此人到來，大吃大驚，就拉到一旁，唧唧喁喁的小聲密語，杏如因爲這裏向無人來，突見這人形色慌張，王蔭槐神情又那樣鬼祟，不由動了疑心，暗地偷聽，聽見來人言家中因王蔭槐旬餘不歸，已然鬧反了天，太太已訪知他在外有了荒唐行爲，業已連合幾位舅爺，設法訪查，並且議定應付辦法，只一等拿住眞憑實據來，便要毀廣展行，事情恐怕要鬧大了，勸王蔭槐趕快回去，自己投首，消弭家庭慘禍，王蔭槐聽了，顏色大變，說了句你先去我這就想法回家，打發那人去了，就搭訕着進到房中，對杏如說要出去購買棺木，少時即歸杏如已聽得明白，情知他是金蟬脫蛻之計，這一出門，必然回本宅去，他那太太既然出名兇悍，又知道他已有外室，他一回去，便不說出實話，也必被太太長久監禁，不放出來，把自己拋在這裏，如何是好，就傷心痛哭起來，對王蔭槐實說已聽見他和來人的私語，情知他是托詞回家，一去便難復返，自己才死了兒子，怎禁再失了丈夫，你若一定要走，就等一會兒看我死了再走，王蔭槐任憑怎樣分辯，杏如只是抵死不信，誓死不放，鬧得沒法，恐怕她一時眞個心窄，出了人命，自己受累，只得答應不走，却

說這孩子死屍在地，也得裝殮埋葬，你儘把住我怎麼得了，杏如固然痛惜死兒，恨不得給出個大殯，方合心思，但這時却顧不得了，就主張託位鄰家，先去給買口棺材裝殮，再雇人抬出埋葬只是想不出可託的人，還是杏如由樓窗向外看，見有個本巷打掃夫徐四，由門前經過，就喚住他叫上樓來，給以數十圓錢，煩他去附近材廠，去買一口小棺材，許以酬勞，那徐四答應去了，少時便帶着材廠的人抬來一口棺木，杏如看見大爲驚詫，原來竟不是裝嬰兒的小棺，而是一種長幼咸宜的壽具，尺寸不過四尺餘長，板薄工糙，大約慈善家施捨的就是這一類，只圖價錢便宜，就合死者身材，隨棺木而爲長短，譬如晏嬰張松式的矮人裝下可以恰合，但是曹交巨無羈式的長人，也可以折斷摺疊而裝下去，不過棺木雖小，裝七八個月的嬰兒，還嫌太大，而且小康人家，也不能用這劣等之物，只爲那徐四是個粗人，說不明白，材廠也太馬虎竟冒失的送來，杏如自然大不願意，令其掉換王蔭槐却迷信着媽媽大全的例兒，以爲兒具不能隨便抬進抬出，更不能同日有兩具入門，不過他心中已不把這裏當作家了，就任杏如自行交涉，不加攔阻，正在爭競之際，忽然外面一陣人聲鼎沸，步履雜沓，亂喊大水來了，隨見院中砌磚邊隙，都向上冒水，同時門外也有洪流滾滾直湧進來，王蔭槐回頭一看，杏如說道這水來得太兇，你怎麼出去，幹麼冒險，王蔭槐明白她的意思，情知走不脫，只得站住，二人望着院中放的白板兒棺木，相對發呆，須臾覺得脚下水冷，低頭看水已上了台階，鞋襪俱都浸濕，急忙退入室中，杏如見水勢甚大，才想起樓下還有許多應用東西，恐遭漂沒，就教王蔭槐，相幫搶拾，運到樓上，王蔭槐把此間的人，都已看作贅疣，何況區區什物，但不願被杏如看出形跡，那也替她收拾，運了幾趟，室中水已沒膝，不能再留，只得避到樓上，喘息稍定，臨窗外望，見院中和巷內都已一片汪洋，許多盆碗木器全漂浮起來，尤其那只棺木因爲送來時便把蓋揭開，此際底蓋各在一處，飄浮動蕩，好似兩隻小舟，外面遠近哭號喊叫之聲，鬧成一片，慘不可言，門外時見有人淌水行走，携兒抱女，捐箱提篋，老弱的扶墻摸壁，跌跌滾滾，有的摔得頭破血流，呼天叫地眞好似所謂陰司的奈河，移到人間，千萬災民都無端落了地獄，這時天已垂暮，夕照西斜，只剩一株殘紅，還掛在高樓的尖頂之上，散

着血樣的光，四面晚霞蒼茫籠罩大地，天空變成深灰之色，只是千家萬戶，俱都不見炊烟，好似這世界已到末日，那悽慘的人聲，就是臨終的幾喘，杏如望着外面的凄暗風光，回頭又瞧見床上放着嬰兒的屍體更加觸動悲懷，心中茫茫無着，不知這身體可還在世界上，這世界可還是往常所見繁華燦爛的世界，一陣莫明的傷感，不知是悲悼亡兒，不知是感慨己身，或是爲外面慘狀所刺激，竟伏在窗邊，椎心飲泣起來，哭了半晌，忽聽王蔭槐頓足叫道，你還哭，這可糟了，杏如吃了一驚，抬頭强着淚眼望他，王蔭槐道，你只顧號喪，一點正事也不辦，這可怎麼好，杏如嚇得顫微微的道，怎麼了，王蔭槐道，方才你只瞎忙亂抓，把沒用的東西，都運上來，要緊的到不管，厨房的米面菜蔬，都被水淹了，現在水已快沒了人，寸步難移，上那裏去買，這不要餓死麼，杏如怔了一會，向房中四面看了看才道，你別着急：咱們房裏存着兩筒餅乾，還有給孩子買的半打牛奶，對付着也够你吃兩天的，我可以不吃，慢慢再想法兒，王蔭槐跳脚叫道，你不吃活該，致我只吃餅乾牛奶，我沒那麼吃過，你是管什麼的，不想着早把厨房東西搬上來，只滯得把着我，好，這可把住了，等着一塊兒餓死併骨吧，杏如被他罵着珠淚紛落，悲聲道，遇到這寇孽時候，有什麼法兒，誰叫我死去孩子，失魂落魄了呢，你只當可憐我，別再抱怨我把着你，不把着……可怎麼好啊，說着又哇的聲哭了，王蔭槐聽了她這慘痛言語，並不動心，反而冷笑道，好，我可憐你，從此一聲不哼，只等餓死，說着就自倒在床上，忽然觸着那嬰兒尸身，仲脚便踢到床下杏如看着心如刀割但也不敢說話，悄不聲的把嬰尸放到墻角，用布蓋上，王蔭槐罵道，你還擺弄怎的，趁早把這小死鬼拋出去，我可不能守着尸首睡覺，杏如明白他是抓那碴兒，恨不能尋事爭吵，藉作脫身之計，倘若眞個走了，自己後顧茫茫，如何是了，只可收拾起哀悼亡兒的萬種悲酸，打疊出柔意柔情，籠絡丈夫的將離之心，就拭淚痕强作笑臉道，剛要拾出去，水就來了，眞不知怎趕得這麼巧，現在你說該怎樣呢，王蔭槐沒好氣的道，扔出去，杏如一聽，想到亡兒將要投諸濁流，隨波逐逝，連個人土爲安都不能够，自己日後思念起來，將向何處憑弔招魂，孩子投胎一場，落到這樣結果，固是命苦，但做娘的也太對不起他了，想着又難過得珠淚直湧，恐怕丈夫

見憤怒，急忙轉臉向外，閉了閉眼擠淨眶中的淚，才狠着心答道，你說怎麼都好本來不能留在房裏，外面大水衝門，又弄不出去，只好……說着覺得實不忍從自己口中吐出拋棄的話，沉了沉才道，就依你吧，王蔭槐立起道，你打開窗子，杏如應聲開了窗戶，向外一看，見那棺底被水流蕩漾，正離窗前不遠，回頭見王蔭槐已將嬰尸提將起來，就說道，你把他拋到棺材裏面，隨他漂到那裏好了，王蔭槐那陳腐而毒惡的古舊腦筋，和戲台上的惡虔婆一樣，可以口裏念着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爐香，手裏却持刀殺害前室遺孤，或是持鞭毒打失寵兒媳，他那兒子生時，認爲是傳代根苗，無價活寶，愛惜如同性命，及至死去，就把觀念一變，看作前生冤孽討債小鬼，再沒有一點兒父子恩義，骨肉情腸，這時聽杏如說話，滿不理會，隨手向外一拋，眞是恰巧，那嬰兒正落在棺內，若是誠心取準拋擲，還未必能如此巧中，那棺木受了震動，搖了幾搖，就又漂向牆角去了，杏如看着以爲他是依從自己請求，孩子又未落水，心中稍慰，就決計把悲懷隨着孩子拋開，專心哄着丈夫，就回身取了枝紙烟，遞給王蔭槐道，這幾天你也够累了，好生歇會兒吧，不用着急，咱們邊算不錯，比那些有家難奔的還强的多呢，你說是不是，說着見王蔭槐既不接紙烟，也不答話，就又說道，你先抽支烟，歇會兒，我去給你泡壺新茶，好在樓上有自來水，在汽爐上就可煮了，王蔭槐仍不答應，只癡眸望着那隻盛嬰尸的棺木，呆呆出神，杏如以爲他在痛悼亡兒，不由也勾起傷感但那知王蔭槐這時却是突生奇想，別有念心，所想的恰和杏如背道而馳，並且這隣息間所起的念頭，又關乎杏如的眼前吉凶，終身苦樂，可憐杏如沒有透視眼光，人心隔肚皮，怎能知道王蔭槐的意思，還正想設法對他慰藉，方要開口，忽聽門外起了一陣嘩嘩的水聲，似乎有人走過，杏如暗道，你瞧水這麼深，還有逃難的呢，這不要淹死……話未說完，已見門外走進一個極高的人，頭上長髮垂肩，好似是個女子，杏如因在暮色蒼茫之中，看不眞切，心中詫異，這女子何以如此高大，隨見那女子在水中搖搖幌幌走進門口，更顯得高了，原來已上了門外石階，又向院內走進一步，發聲哮喘着，向裏面說道，借光這院裏的先生太太，可能讓我們進去避一避麼，謝謝多行好，我實在走不動了，杏如聽這說話，却又是男子聲音更爲詫異，凝聚目

光仔細再看，才瞧明白原是二人接在一起，莫怪顯得特別高大，下面是個男子，身體全沒在水中，只露脖頭，上面一個女子騎在他身上，股部以下也全被水淹沒，只露上身，下面的男子似已筋疲力盡，搖搖傾倒，竭力拉着門框，高聲喊嚷，杏如雖看不清這一男一女的面目，但知道必是逃水出來的豪難者，而且居處必在附近，若在遠處，絕不會進入這巷中，向陌生人家投止，心中很可憐他們，覺得世上沒有見死不救之理，若一拒絕，恐怕他們走不出巷口，便要跌入水中，一齊淹死，滿心理讓他們進來，但是自己不敢作主，正要和王蔭槐商量，不料王蔭槐已開口說道不成，你們上別處去吧，這裏不方便，那水中的男子哀告道，先生你多行好，我實沒有氣力再走，一跌倒就得死，您叫我們進去，絕不敢打攪，只借樓梯坐坐就成，王蔭槐沒好氣的，發出好似對付乞丐的口吻道，你少絮煩，說不成就是不成，我花錢租的房子，是給別人備方便的呀，趁早快走，杏如聽着他的話，只覺臉上發燒，心中凄慘，暗恨他過於冷酷，不近人情，雖明知勸他必將惹氣，但實忍不住了，就拉拉他的袖子，才開口說出一個你字，猛聽水上那個女子發出高亢而又清脆的聲音叫道，樓上這位先生，你怎的這樣狠毒，連一點人類的同情心都沒有，我們並不是無故來打攪你，只爲遇着這意外災難，這位沈先生背着我從家中逃出來，到這裏實沒氣力再走，眼看一跌倒就是兩條性命，才央求你收留，你怎就見死不救，現在我問你，教我們進去不教，杏如聽這女子說話剛硬，料着王蔭槐必然着惱，越發堅拒妙罵起來，便更不能轉圜，就低聲說道，得了，就叫他們進來吧，怪可憐的，王蔭槐好似沒聽見她的話，向外厲聲說道，我就是見死不救，什麼叫人類同情心，我滿不懂，快給我走，那女子哦了聲道，你眞是不可理喻，這可不怨我們，沈先生咱們一直往裏闖，看他怎樣，就算咱們私進民宅，侵犯他的自由，違背法律，在這時也另當別論，日後打了官司，也有理講，沈先生，咱們寧死在他的樓上，不死在水裏，爲下的男子應了一聲，嘩嘩淌水進入院中，直向房裏走來，王蔭槐氣得亂叫你們敢往裏走，那一男一女滿沒聽提，一直進到房中，尋着樓梯，就循級而上，上到中間已出了水的界限，那女子就從男子身上下來，同向上走，王蔭槐這時已由內室跑至外間似要把守樓梯口，抵禦敵人，口中還不住叫罵，只待

他們上來，便迎頭推下去，杏如在他身後，急的手足無措，但是等了一會下面的人並沒即時上來，原來那一男一女，知道上樓時必有一番爭戰，就在樓梯半截立住，稍定喘息，恢復力氣，預備進攻，王蔭槐向下瞧看，黑越越地看不見什麼，又聽不見脚步聲，只疑他們得登樓梯，已經滿足，不再上來，罵道，你們不要臉的東西，在樓梯上呆着也不成，我可要往下潑水了，杏如在旁央告道，得了，你就讓他們呆着吧誰叫趕上這時候，再說咱們這裏又有地方，王蔭槐聽她徧袒外人，反抗自己，回頭唾了她一臉唾沫罵道，放你媽的屁，給我滾……才說到這個滾字，猛然從樓梯躍上一人，抓住了他的手腕，用力向後一擰，王蔭槐的一隻手，已扭到背後，疼得噯喲一聲，叫道，你，是怎麼着，要造反哪，我可叫警察了，那扭住他的人冷笑道，你請便，叫吧，警察這時也許有工夫管這閒事，告訴你，你既一點不講道德，我也就不講道德，今日將你扔到水裏去也瞧瞧災民滋味，說着就向樓下拉他，王蔭槐聽出是那姓沈的男子口音，就大叫你是來砸明火，要殺人呀，叫着同時竭力掙扎却覺他臂膀堅硬，膂力甚大，絲毫不能掙脫，反而被拉得踉踉蹌蹌幾乎向樓梯口跌下去，這時房中已很黑暗，外面又沒燈光射入，杏如只能瞧見人影跳動，聽見揪扭叫罵之聲，不由驚急叫道，這是怎麼說，你們不許好生商量，怎竟打架呀，這時就聽旁邊有女人聲答道，我們原本很客氣的央求他，一點不肯通融，才逼得我們爲顧命跟他拚命哪，杏如一聽這說話的就近在身旁，知道這一男一女全上來了，王蔭槐那裏一手抓住樓梯欄杆，才沒被拉下樓去，但已掙得氣喘吁吁，罵詈不已，那姓沈的男子喝道，我現在還留着情呢，你若再罵，可眞踢下你去了，杏如滿心護惜王蔭槐，只怕眞個被投入水內，就在黑影裏摸着，走到王蔭槐身旁，將身遮住樓口叫道，這位先生，你放手，咱們好好的說，那男子尚未答言，女子已接口道，這位……我不知道你是小姐，還是太太，不好胡亂稱呼，你要明白，我們並非不講情理的人，無故闖進人家攪擾，這不是遇見大水，實在走頭無路，才求你們暫時收留，你們這位先生，眼看着我們淹死，居然不肯答應，簡直誠心教我們死，我們本有可活的路，若還死了，那就算這位先生害的，所以我們自然要當他是仇人，他要我們死，我們也要他陪着一同死，現在他若肯給我們活路，我

們又何苦定要跟他拚命，杏如聽着這女子口齒犀利，像是個極精幹的人，心中明白那男子的行動，定是受她命令，大約只是裝腔嚇一下，使主人屈服，容留他們，這場糾紛，便可不了自了，而且論起情理，本來就不該拒絕難人，見死不救，杏如平日在王蔭槐面前，任何事都不敢作主，但此際急於替丈夫解紛，不由沖口道，好吧，你們暫時留在這裏也成，可是不要吵了，快放手吧，那女子道，謝謝你的好意，我們邊得問問這位先生，可答應麼，王蔭槐這時既感覺動武不是那男子對手，外面維持秩序的警察此際也無暇管這瑣細口角，而且那女子說的也是實情，他們出去便不能活　若不收留，只有在這裏拚命萬無善退之理，不如順風轉舵，以免吃虧，何況這裏也不是我的家了，管他來些張三李四，就變成狗竊，與我何干，就改口說道，你們真利害，好，算你們霸道，我惹不了，這不是樓上兩間房子，都歸你們處置，就把我們趕走，也任隨尊便，那女子聽他雖然語意仍帶憤恨，却已應允收留了，就道，什麼話我們只求活命，絕不敢作越禮的事，您既答應就請指定一個地方，給我們安身，隨便那裏都好，房租也隨你分派，教我們拿多少都成，說着又叫道，沈先生快放手吧，我們太對不住主人，這兒給你謝罪了，那姓沈男子果然立即放手，也說聲對不住，王蔭槐見對方先兵後禮，也覺得兵是自己惹出來的，禮却更使他不得勁兒，尤其對於那個女子，只可搭訕道，這倒顯着我太不對了，你們避水逃難，投到那裏也沒個不收留的，只有我這們混賬，其實不是，你們那知道我們正有煩惱事呀，我們孩子才死了還沒埋葬，屍首在水裏泡着呢，那一男一女同時嘶了一聲，女子說道，若是這樣我們可更對不起了，只是也趕得太巧，請你多原諒吧，請問這位是你太太嗎，王蔭槐在喉嚨裏應了聲是那女子在黑影中摸着杏如，拉住她的手，發出很柔婉而帶無限同情的聲音道，我邊沒問你貴姓，太嫂你正在傷心時候，我們偏來攪擾，實在太抱歉了，杏如雖然沒看見這女子的面目，但方才聽她那脆快的言語，就有些心裏愛惜，這時又受她這挾有熱烈情感的慰問，更感到她的可親，而且由她語音情致，覺到必是個美麗的少女，心中急想看看她就道，你太客氣，遇到這個時候，誰也沒法兒，我們若不是住樓房，也早跟你一樣了，王蔭槐雖然為這一男一女所屈服，但他却把一腔怒火，都移到杏如身上，因

爲是杏如首先應許收留他們，就覺得她暫着外人欺壓自己自己的屈辱全由杏如所致，又聽杏如和那個女子說話，不由恨恨說道，我倒願意住着平房，彼淹死更好，淹死也可以脫苦了，說完就憤憤的自入內室，把門砰的關上，杏如明白他言中微旨，不禁暗自傷心，又恐怕他暴戾舉動，給人難堪，就低聲道，他就是這樣怪脾氣，你們不要介意，請坐下歇歇吧，說着見二人都沒動靜，猛悟到房中黑暗，生人又怎知坐具何在，就走過去扭開電門那知電燈毫無影響，明白是因大水原故，電燈公司避免危險，不敢通電，只得向桌屜中摸索，尋着兩枝洋燭，再摸着火柴，點上一枝，黏在桌上，這才舉目觀察那二位不速之客，她的感覺能力，果然不差，那個女子實是美麗，雖在災患之中，容光依然煥發，她年紀大約二十不到，生得長身玉立，體態苗條，但是肥瘦適中，身上穿着米黃紗旗袍，因爲被水浸濕到乳際，薄薄的紗全貼到身上，使曲線盡露，顯出十分優美的體格，頭上秀髮並沒沾濕，散披肩上，成爲很好的背景，襯托出那玉雪可愛的瓜子型臉兒，鼻子既凸且長，很像歐西古畫希臘美人的樣兒，兩隻黑漆般的俊眼，因爲眼眶稍凹，顯得似兩泓潭水，窈然深邃，隱有無限情致，兩眉角都向鬢際高高吊起，好像個戲台上上丁裝的俊俏武生，但是那撲人的英氣，也由那吊眼角發射出來，再加上一隻小嘴兒唇角有些下垂，却垂得那麼好看，一見便覺她嬌嗔生氣的小嘴兒一鼓，定要美絕人寰，杏如上下把她看了一遍，心中發生一種感覺，似乎向來沒見這樣美麗的女子，她美得有些離奇，好像不是脂粉氣女人的美，而是個美男子，那臉上的英風秀氣，身上的猿臂蜂腰，都不是女子所能有，但是世上那有這樣美的男子呢，不由心中更加愛慕，再瞥臉看那姓沈的男子，年紀也只有二十多歲身着西服，上身却只有襯衫，未着外衣，相貌也很俊偉，只好像常作室外運動，皮膚晒得黑紅，神情態度，似乎頗爲誠樸，毫無油滑之態，杏如看着，一面思索他們二人的關係，一面讓坐，那女子當杏如瞧她時，也在端詳杏如，杏如身材比她稍低寸許，是近乎圓形的臉兒，眉目朗秀，皮膚細膩，頗有蘇州女子的氣分，只是嘴兒稍大，但被兩邊頰上各有一個小酒渦兒救濟了，反顯着大得媚氣，又加她的雙眼常含笑意，所以在溫婉中隱着柔懦，一見便知是一個性很弱，宛轉隨人的性情，當下六隻眼互相觀察已畢，

各自落坐，杏如便問那女子問道，這位小姐貴姓，那女子道，我姓馬，您呢，杏如自然報以丈夫的姓道，我姓王，那女子又望着少年道，沈先生，我沒領教您的台甫，少年道，我名叫雨生，杏如聽着，不由詫異道，原來二位不是熟人，馬小姐跟沈先生是是……今天發水才遇上的麼，那女子道，您別這樣稱呼，我名叫洗凡，您叫我名子好了，我和沈先生果然是才認識的說着向沈雨生道，沈先生，我還沒謝你，今天多虧你救我的命，若不是你，恐怕我這時已經完了，沈雨生聽着很惶悚的道，這不算什麼，我既然遇上，當然應該盡力，馬洗凡道，你只顧熱心救我，倒幾乎受了我的連累，只怨我往日在學校沒學游泳，今天才遭受了大難，可見一技之長，都有絕大關係，杏如聽着，明白洗凡是被雨生所救，但還想知道他們遇合的細情就問道，馬小姐，你家在那兒住，水來時怎麼被沈先生救的，洗凡一撇嘴兒，目光向她面上一掃，微現嗔責的神情，却笑着道，你又叫小姐了，我最怕聽這兩個字，謝謝你，下次改了吧，我的家並不在這裏，原是南通州人，不過從小隨着家父在北京長大，所以一直在北京上學，前幾年家父因爲政局變化，年紀老邁，不願再作官，就帶着家眷回了故鄉，我却因讀書關係，獨自留在北京，每年暑假或是寒假，回家省親一次，今年暑假因爲交通不便，沒有回去，一位丁念萱同學，邀我到天津她家裏來住些日，我是前三天才來的，念萱家就在這青陽里的後街，却是平房，她家只有一位老母，還有個女僕，三人同居，念萱的家境很慘，她的父親本是個有名有錢的人，只是行爲不正，從十多年前，就娶了個姨太太，寵妾滅嫡，把念萱的母親氣成重病，以後又將她母女趕出另住，每月只給少數的津貼，幸而念萱母親手裏還有些積蓄，就把念萱當男孩一樣，竭力巴結上進，念萱痛惜母親半生受苦，立志要給她爭早年的氣，享晚年的福，她的起名念萱，就是爲着紀念母親警醒自己的意思，我在學校和她感情最好，所以受了她的邀請，那知事情趕得這麼湊巧，我第一日到天津，住到這青陽里，第二日念萱就接到電報，她父親因病去世，她們母女自然得去奔喪，並且查收遺產，因爲她父親和那姨太太是在北京居住，念萱自然要奔北京，可是我才從北京來，遇着她家出事，怎好再住，只可一同回去，但她們不肯放我，定要我住下去，替她們看家，留下女僕同談，我也不

便淮辭，就答應了，她們走後，我自己住着，因爲天氣很熱，就改變習慣白天睡覺，晚上出去逛逛馬路，看看電影，回家整夜在院裏小天棚下乘涼，倒也清閒自在，那知今兒白天，我又照例睡覺，到睡醒時已然天夕，聽着外面很亂，喊叫女僕不見答應，本來她趁我睡覺時常常偷着出去串門，我也不甚理會，就自己穿衣下床，那知伸脚竟沒進冰涼的水裏，低頭一看，敢情已經滿屋是水，只差一二寸就上床了，我嚇得不知怎樣是好，知道女僕必然早已逃走，絕沒希望得她幫助，只恨那可惡東西，竟不叫我一聲，只顧自己逃命，就想收拾些隨身東西，也逃出去，那知這青陽里地勢太低，水又漲得太猛我才立在床上，水已上床浸濕鞋了，只得爬到桌上，免强打點了一個小包裹，水已快長到桌面，我壯着胆子跳下去，那水正齊到胸口，不但心裏慌得要死脚下更是虛飄飄的只昇要倒，我只走了一步，就幾乎翻下，知道絕走不出去，跌倒再起不來，就拚命又爬上桌面，可是那連三抽屜的長桌，好似變成小船，在屋裏搖蕩起來，水也漲過桌面，把衣服全濕了，我只可從玻璃窗瞧那外面，喊叫救人，看見門外有多少人經過，竟沒一個理我，過了半天，才有這位沈先生從外面進去，用磚頭砸碎玻璃，把我從窗內拉出，背在他身上，才逃出來到了這裏，洗凡說至此處，妙目一瞬，落到雨生面上，嬌喘着道，沈先生，我只在路上問過你的姓，還不知你住在那裏，怎會到這兒救……：說着忽地徐徐咽住，不向下問原來她瞧見雨生正在目定神呆，面色沉滯，似乎神經因過度震動而變成癡木，不由詫異得改口問道，沈先生，你是怎麼了，話未說完，雨生已怔怔問道，念萱的父親死了，她已經到北京去了，她並沒遇上水災，現在很平安的在北京，……洗凡聽他好似自言自語，心中頗有所悟，就笑道，不錯，念萱在北京很平安，請你放心，雨生好似突然覺醒，立時滿面紅漲，嗤嗤着道，您說什麼，馬小姐，洗凡道，我方才是問你在那兒住，怎麼到這裏來救了我，現在我已不用問了，你當然是特意探望念萱來的，沒遇着她，而又撞見我，怪不得你在路上問我這院裏怎只我一個，沒有別人，可惜我當時還不解其意，否則早把放心的消息報告你了，你和我們念萱妹妹是很切密的朋友吧，雨生扭捏着搖頭道，只是朋友，不敢說親密，洗凡格的一聲笑道，也許，請問你住在那裏，雨

生道我在大業銀行作事，因爲孤身一人，就在本行宿舍住着，洗凡道，大業銀行不是在東馬路麼，雨生點頭，洗凡從鼻中哼的笑道，東馬路啊，離這兒少說也有五六里地，你眞熱心，居然肯蝸着沒腰深的大水，拚命跑五六里路，來探望個不親近的朋友，這件事眞可以上綱鑑，說着又一咬銀牙，雙手互扭，作出個發恨的姿式道，小念嘗眞可恨，一直瞞着，不告訴我有你這位不親近的朋友，幾時見着再跟她算賬，雨生被她奚落得越發忸怩，杏如在旁聽着，却覺洗凡過於天眞活潑，方才死裏逃生，剪得安身之處，尙不知晚膳何來，夜眠何所，更不知來日茫茫作何歸着，任何人處此境地，也得愁煩欲死，她居然滿不掛心，像沒事人似的，有說有笑，並且對陌生男子任意調侃，這未免太無心肝，也過於放肆了，但轉念神是女學生，照例大方開通，自然不同於平常婦女，就向她叫了聲馬小姐，底下的話還未說出，洗凡已突地伸手掩住她的嘴叫道，洗凡洗凡，請你記住我的名子，杏如倒被嚇了一跳，只可依她叫道，洗凡，你身上衣服濕着，多麼難過，把我的先換上吧，洗凡道，我的還不甚濕，沈先生可全身都透了，最好給他尋一套，杏如聽了爲難，暗忽自己作法自斃，只爲關切洗凡，她又關切雨生，男子衣服，必要向陰槐借用，豈不是自討挨駡，自己的衣服，又絕不能給男子穿用，這可如何是好，杏如心中正在爲難，沒有答話，洗凡一瞧她的神色，已然明白，就道，好在天氣很熱，一會兒就乾了，王太太不必貸心吧，只求你告訴我們在那兒住着，我們安心歇會兒，再給點吃的，省得總打攪你，杏如聽了，覺得這食宿兩事，自己都不敢作主，方才因爲忘記取上廚房食物，已挨過王陰槐一頓斥責，現在房中只剩了一點餅乾牛乳自給尙告不足，若在分與他們，等明天王陰槐無可解餓，還不要吃了我，至於住宿，這樓上僅有兩間房子，雖可令他們暫住外間，只是他倆是陌生男女，怎好給安排一室之中，論理應該請洗凡到內室和自己同住，王陰槐出來陪着沈雨生，只恐王陰槐必不樂意，想着就道，你二位先坐着，我去瞧瞧，說完就取了另一隻洋燭點上，推開內室的門，進到裏面，見王陰槐正坐在椅上生氣，知道他餘怒未息，自己一開口就得撞在氣頭上，但也只可硬着頭皮，低聲說道，你幹麼又驚拗，這本是沒法的事兒，過一兩天水下去就教他們走，王陰槐聞言，居然沒有罵詈，只從鼻

0096287

中哼了一聲，杏如又道，你說叫他們那屋住呢，王陰槐道，外間不是屋子，難道還得請進來，杏如柔聲道，是啊，不過他倆並非一家人，也是才遇上的，孤男寡女硬擱在一屋裏，不太……王陰槐接口道，太什麼，用得着你操心，他們愛怎樣就怎樣，我管不着，你打算怎樣，這麼操心，若不然就叫那女子進來陪，杏如聽着以爲他和自己意思相同，就道？她進來你出去啊，王陰槐一翻眼兒道，我爲什麼出去，你出去，杏如一聽，簡直不像人話，氣得想丟跟他分爭，但轉念又忍住了，氣道，得得，算我沒說，就叫他們在外間吧，可是咱們也給點東西吃啊，王陰槐忽一咬牙，點頭道，給，幾，當然得給，這不是來了祖宗，不供養還成，再說咱們廚房還有不少大米大面，鷄鴨魚肉，搬出來請他們吃吶，杏如情知他是拿話堵自己，仍忍着說道，你別說這個，廚房不都淹了，那有吃的，只房裏還有點東西，稍爲分給他們一點，總不好看着人挨餓，王陰槐沒好氣的揮手道，你說的對，對上加對，請你隨便杏如知道他這仍是嘔氣的話，聽似放任，實則反對，但想外間兩人總須給以食物，否則長夜漫漫，如何挨過，只得故作不聞兒，跟着忙把洋燭放在迎面鐘罩之上，就開了小食物箱瞧瞧，見有四桶餅乾內中一桶已吃去一半，就拿這半桶向外走去，王陰槐還恨恨的道，這點兒那够，都拿去盡孝心吧，杏如氣得珠淚紛墜，急忙用袖拭乾，才走至門外，勉強向洗凡笑道，我們廚房在樓下也都淹了，樓上沒有什麼吃的，你們暫且對付着用些點心，明兒再說，洗凡接過，望着杏如，見她目眶暈紅，睫毛猶濕，就知道必是受了丈夫的氣，而且方才隱約聽見房中的鬥口聲息，更明白她受氣的原因，不由心中暗自打算兒，洗凡向是心直口快，就拉住杏如，低語道，姐姐，你太爲我們費心了，我們眞對不起，說着又皺眉向裏間門內努努嘴道，眞難爲姐姐這樣好人，我若早知這樣，絕不進這門兒，倒不是怕他厲害，只是可憐你在中間爲難，你可別再照應我們，快進去吧，杏如聽她已看透自己的景況，並且深有不滿王陰槐之意，覺得不好答話，就向他說道，天很早呢，我還得煮壺水泡茶，你們歇着吧，可是對不起這裏地方太窄，只好你二位就在這房裏了，洗凡尚未答言，雨生却猛有所觸，插口叫道，王太太，您這裏可還有別的房間麼，我說的不是正住房間，不管廚房下房，就連厠所也好，杏如道，你說的全

年樓下，教水浸着呢，要那房子幹什麼，雨生方答出個我字，洗凡已睹的笑道，姐姐怎不明白，沈先生是個君子人，恐怕跟我在一室不便，才要廚房下房，或是廁所，哦，你也許恐怕落出嫌疑，將來對不住你那親近的念萱，對不對，雨生聽她把自己意思直行揭破，不由忸怩着吃吃說道，我……我倒倒……不……不……香如聽着，也覺洗凡大口敞」，故然明是這個原故，又何必都說出來，何況你又是個女孩兒，男子都不好意思明說的，你竟全給抖露了，想着只見洗凡猛把臉兒一紅，[illegible]沈先生，我勸你不必弄這些故事，給主人添麻煩，咱倆固然素不相識，可是一塊兒避難上[illegible]主人把咱倆當作一撥兒災民，給咱們一個住處，人家算盡到了心，至於咱倆怎樣安排，那是咱倆的事，不能再跟人家說，沈先生，你是知識階級，才懂得男女有別，在嫌疑之際，應該設下禮防，所以要另尋間房子躲出去，我很佩服你心術端正，可惜稍欠些兒光明正大，你可知道一個人，最要防備的就是這個心，能够把心防住，就像銅牆鐵壁，什麼也不怕，只爲人心太壞，人人都防不住自己，當當發生蕩閑踰檢的事，所以才有聖人出來，用禮來防人的心，可是禮也是空的，只可再利用物質，譬如男女各有居室，各有道路，以爲不許胡行亂走，就可以把人防住了，再實細想想，應該害臊，一個人只要心正，自己信得住自己，自己不要作非禮的事，自然就不作非禮的事，爲什麼自己竟不能信服自己管束自己，非得借着房間的隔離，才能放心自己呢，這不是太把自己看輕，認爲並沒有自防的能力麼，若是這樣，即使樓上還有房子，你這時很正人君子的避，出去，少時你那顆不能自信的心，也許仍舊把你引進來，說着又格的一笑道，我自己能信自己，能管自己，莫說這咫尺之間，還有主人同住，就是在深山古廟，遇見個陌生男子，在一處過夜，我若不知道他是什麼樣人，自然要防備他，若知道他是個正人，我就安心睡覺，絕不防備自己，沈先生，你若了解我的話，就無須再說，若不了解，就請隨便，反正我好容易得着安身之處，絕不能捨棄這舒服地方，另尋廚房下房去受罪，杏如聽」她的話，也有懂的，也有不懂的，心想這女子眞是臉大，不懂害羞，這沈先生因爲男女同居不便要躲出去，本是君子行徑，她應該十分贊成，却怎的發出這一大篇反對議論，任憑理由怎樣充足，也總有挽留

他的嫌疑，杏如因爲向來沒見過這樣英氣磊落的女人，以俗眼度奇人，反覺處處可疑，直當她別有用意了，那雨生却被洗凡的英氣逼得偏促不安，被她的正言說得衷心歛服，紅着臉連連鞠躬道，馬小姐說得極對，我眞太已卑鄙想了，洗凡搖頭道，你只是淺陋，並不卑鄙，現在像你這樣年紀的男學生，恐怕還作不出這樣卑鄙的事，平常還滿世界追女性，一朝能有機會和女子接近，還不認爲奇遇，怎肯倒走開啊，杏如看了她一眼，暗叫好一個愛說話的姑娘，雨生却好似因洗凡的豪爽，生出一種又敬又畏又愛慕的意思，但只對她低首鞠躬，似乎又不敢承當她的賞美，洗凡却向杏如笑道，姐姐請進房裏安歇吧，您心緒既然不好，再說……說着又把嘴兒向房內一努，代表了一句要說的話，又接着道，改日清靜了，我還希望跟你細談，現在你就請吧，不必管我了，杏如道，不客氣，我還得饒一點水，你們歇着吧，說着就燃上氣爐，用小壺煮水，須臾已滾，就泡了一壺茶，正要給他們各斟一杯，忽聽王蔭槐在房內厲聲叫道，你妄死在外面，有什麼勾住你的魂兒哪，洗凡聽着，就罷着杏如低聲道，你快去吧，不要着氣，這裏有爐有水，我們自己會燒着喝，杏如心中因王蔭槐的無理言語，深覺恚憤，但聽着洗凡的話，感到一種姐妹間的親切意味，似乎被她火熱的情感，烘暖了自己凄冷的心懷，就拉住她的手道，我不照顧你了，你別客氣用什麼儘管隨便，說完又向雨生點點頭，便走入房中，王蔭槐正在地下負手來回踱着，見她進來，冷笑道，你居然還捨得進來，杏如道，什麼叫捨得進來，我不在外面給你泡茶麼，王蔭槐撇着嘴道，謝謝你，我不渴，勞駕你先打發我睡吧，杏如道，你瞧啊，就上床睡好了，王蔭槐忽然發怒道，我睡我怎麼睡，你也不想想說，杏如想想，猜不出他不能睡的道理，看看床上涼蓆涼枕，舖得整整齊齊，在這新秋時候，暑氣猶盛，並用不着錦衾綉褥，就道，我不明白，你說的是爲什麼，王蔭槐憤恨道，你發昏呢，小死鬼兒白天才在這床上斷氣，你也不替我嫌喪氣，就教我上去睡，杏如道，咳，孩子斷氣，是在我懷裏，又不是在床上，自己兒女，那有這些忌諱，照您這樣，豈不連我也喪氣了王蔭槐哼了一聲道，你啊，你本來……只說到這裏，念頭一轉，把底下的喪氣兩字咽回去，倒緩和了聲音道，您就把床上的墊褥涼蓆都給換一件，省得我心裏彆拗成不成，

杏如怎敢違命，連說成成，就替他換了，王槐道睡到床上，敎杏如坐在床沿，低聲說道，我瞞透了，這一閉眼甚麼也顧不得，你夜裏可得留神外間這兩個人，杏如道，留神什麼，這兩人都是很局面的，難道還偷我們東西，王蔭槐搖頭道，我不是怕他們偷東西，偷了也沒法跑，我是怕他們……這一對孤男寡女，又是年貌相當，萬一……敎他們污穢了咱們這宅子，那忌諱可就大咧，你頂好留點兒神，要不然你就上外間跟他們作伴兒去吧，杏如聽他這話來得很難奇，不解何意，詫異着說道，外間有個男子在着，我憑什麼去作伴兒，你這不是胡扯，王蔭槐笑迫，怕什麼，不是還有個姑娘麼，人家不在乎你又怕什麼，杏如氣得顫聲說道，她不在乎，是沒有法兒，想在乎也不能，我自己有屋子，爲什麼我不在乎，你受了病似的怎這樣胡說，王蔭槐聽了，忽然轉身向她一笑說道，別着急，算我沒說，反正我一睡着，就滿不管了，說完就閉上眼裝睡，杏如尋思他的話說得蹊蹺，因不明白是何意思，就似吃飯在菜裏夾着一粒黑色東西，咽到肚裏，忽然想到莫非是個蒼蠅，雖不能斷定，但心裏已難免作嘔，杏如這時覺着王蔭槐言中似隱惡意，却又不能斷定必然，心裏自然尋拗，就問他滿不管是什麼意思，王蔭槐任她推搪，反到發出鼾聲毫不理她，杏如知他裝睡，但也不敢過擾，惹他暴發脾氣，只得罷了，自己移到椅上對着搖搖燭光，發了半天怔，想到終身仰望的丈夫近日竟態度大變，脾氣日漸暴厲，自己當初還以爲他因哀悼亡兒，心緒惡劣所致，但仔細尋思，他對亡兒好似並沒情意，生前雖愛如珍寶，死後就看作仇人，何致因哀悼而影響心緒，尤其今日，他想要回大公館去，被我挽留以後，情形更加惡劣，一直沒有好顏相向，瞧着好似對我已變了心，自從容留下這兩個難人，他越發跟我沒有好氣直到這時才看見他一個笑臉，竟又說了許多迷離酸刻的話，好似心裏藏着什麼可怕的意思，我也猜測不透，只是細想起來當日嫁他，已費許多周折，幸而未曾被棄，如今同居未及一年，竟已變成這般光景，以前有孩子在世還能借孩子抵住了他，如今孩子沒了，我和他中間已失去維繫的力量，以後如何，直是想着可怕，只看他由孩子一病，他竟連在這裏看護旬餘，未回大公館一步，今日孩子方死，他就立刻要走，不肯少留給我安慰，可見他心裏已沒有我了，杏如越想越難過，又自己悼念亡兒由

亡兒，悲傷自己，愈想愈悲愈哭愈慟，但恐驚動王蔭槐，竭力抑制，不敢出聲，只自哽咽，其實王蔭槐那裏，比她還加倍清醒，却在裝睡中暗想心事，預籌辦法呢，杏如悲泣多時，覺得頭暈身冷，才拭淚立起，回頭見洋燭已燃剩少半，摸摸茶壺竟已冷了，才知自己哭了很長時候，掀起窗帘，向外望望，眼中一片漆黑，凝聚眼光，才瞧見天上星光下映，地下水光上浮，合成一片白氣，瀠在空間，稍有光亮，可以辨物因爲在這繁華都市的天津，白天是紅塵十丈，夜晚却是燈火燭天，把黑暗的天空，都照成一片紅色，鄉下初到的人，若立在市中心，當要疑惑四面八方都發生了火警，好似那千萬燈光，和空中烟塵合成的紅霧，把天地給接連到一處，此際光景一變，杏如仰望天空，才第一次見到清朗的天宇，但覺着那天上疏星分外高遠，比往時距離人間更遠，回頭看看床上睡的丈夫，猛悟到他也和星光一樣，往日在烟霧迷茫之中，尙以爲他和自己甚爲接近，今日烟霧一清，才知實際距離甚遠，不由又滴下淚來，惆悵的走到門口，她並非記起王蔭槐的叮囑，只是無意識的，不知自覺就掀起帘縫向外一看，只見殘燭微光之中，照着洗凡，坐在屋隅沙發椅上，側身斜臥而睡，面向燭光，左臂屈着，手兒壓在頰下作枕，面上仍似醒時一樣，帶着明快的天眞笑容，下面一足彎曲椅下，一足向外直伸，旗袍下襟垂在地下，那雪白的大腿，完全裸露，睡得雖然極不舒服，但是姿式却是非常美妙，瞧看有似一幅精心構成的美　圖畫，令人又憐又愛，兩生却睡在靠前窗的室角，不知從那裏尋來的舊報紙鋪在櫈板上，當作墊褥，近牆處又放了一隻矮凳，當作枕頭，想是因爲枕頭太硬，他把兩手承在頸前，墊着頭兒，仰面而睡，杏如瞧着，對這二人更添了敬重之心，想到桌上洋燭並未吹熄，似乎太不替主人珍惜物力，但他們却必因着極可敬的心裏，才任其長明不滅，而且外室沙發原有兩隻，洗凡佔了一隻，另一隻尙在空着，大約兩生因爲兩隻並列，中間只隔小几，距離太近，所以寧自睡在冷而硬的地板上，杏如正在瞧着，忽覺一陣涼風，由窗外吹來，在這初秋時的風，固不甚冷，但當夜盡將曉之際，又借着外面的水氣，竟也覺得颼颼生寒，杏如不由打了個冷噤，正要退至床上加件衣服，却忽見兩生似乎也被風吹醒了，瑟縮了一下，就張開了眼，向四下瞧了瞧，又看看對面的洗凡，忽而凝眸似有所

思隨即悄悄立起，東張西望，似有所尋，杏如看他的眼光，並不矇矓，知道他方才只是假寐，並未眞入睡鄉，但不知他起來尋覓什麼，那雨生張望一下，眼光忽落在中間一隻圓桌之上，桌上鋪着綠緞的抬布，中間放着個並未揷花也未貯水的燒料花瓶，他走過去輕輕把花瓶移開，臺布揭將下來拿在手裏，杏如才明白他是因爲身上寒冷，所以要尋件東西遮蓋，但那知事出意外，雨生雙手提着那臺布的兩角，立着怔了一下，竟不回他原來臥處，反而踮着脚尖，向洗凡那邊去走，走到距離二尺餘地的地方就停住了，猛然向前探身伸手，用極輕俏的手法將臺布蓋到洗凡身上，蓋上之後他就霍地蹲身，兩步跳回原來臥處，蹲身一溜，便又躺倒同時眼也閉上，身體紋絲不動，裝作睡熟，那神情好似恐怕洗凡醒來看見他的行動，故而裝作沒事人兒，杏如在他走近洗凡時，心中頗爲驚詫，這時却改驚爲笑，覺得雨生這樣關切洗凡，當然未免有情，但是他的動作，竟頗似那不解事的兒童，作了什麼自覺可羞的事就把臉掩起，把眼閉上，以爲自己看不見旁人，旁人也就看不見自己，眞眞可笑，但再瞧雨生，雖然裝睡，面上却一陣陣的發紅，足見他心裏十分不寧，又瞧洗凡竟一直睡着未醒，似乎毫沒覺到身上添到覆蓋之物，過了十多分鐘，雨生才慢慢把眼睜開小縫偷瞧洗凡，見她仍在酣睡，姿式絲毫未改才放了心，把眼完全睜開，揚起頭來，再對她望了一下，就伸個懶腰，直了直腿，仍倒頭睡下，似乎心已安穩，沒有什麼惦記的事，預備酣然入夢了，杏如偷看了半天，心中自思，方才罵陰槐賊心爛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如今看這洗雨生的情形，雖然沒有什麼越軌行爲，但已表示出對洗凡的愛慕，倘若再進一步，也許蔭槐的話不幸而言中，想着不由有些悚然生懼，她怕的什麼自己也不知道，既不和蔭槐同檔思想，恐其汚穢房舍，也不同於道學先生，關心風化問題，只於好似重愛這一男一女，恐怕他們在自己目中失去可尊敬的價值，不覺的擔了心，有如人們看馬戲場，看見個美貌女伶表演空中飛躍的技藝，替他提心吊胆，只怕失足墜落，心裏十分不敢看，而又不忍不看，於是杏如迷迷茫茫的，竟在門際立了多時約摸又過了一刻鐘，雨生那裏發出鼾聲，呼吸勻停，似乎毫無矯飾的熟睡了，杏如才轉念尋思，雨生原來只是擔心洗凡受寒救而替她蓋件東西，看他隨即酣睡的情形，可見居心無他，

他方才未免有些看低他的身分，眞對不起，想着忽聞有蟋蟀之聲，轉臉見洗凡那裏已張開眼，把兩腿前後變換了一下，又揚臂伸個懶腰，因那臺布正蓋在牠的手上，臂兒一舉臺布也隨之而起，她瞧見了初覺疑愕，繼而瞇眼向房中一尋，認出那臺布的本來安放之處，似乎心有所悟，忽轉盼望着對面地下睡的雨生嫣然一笑，却笑得那麼天眞自然，杏如眞不能由她的笑容和眼光中，探索她心中含蘊，是止於感激，抑是別有領會，洗凡笑着隨即立起，抓着那臺布放在圓桌上，她及繞過圓桌，走到樓梯口，經過雨生脚下，還對他點頭笑笑，隨即由樓梯口下去，杏如方詫異她下去何爲，隨聞水聲嘰嘰，就明白了，須臾，洗凡又走上來，面上仍帶笑意，回到圓桌旁邊，拿起臺布，竟給雨生蓋上，動作輕悄，而慰貼並不似方才雨生那樣匆忙，更不那樣羞澀，蓋好了又把一隻未關的窗子推閉，才徐徐走回原處，依在沙發上，還望着雨生微笑了一會，才徐闔雙目，悄然入睡，面上笑容，過半天漸漸斂盡，同時靈魂也入到睡鄉深處了，杏如看着眞眞切切，但是心裏糊糊塗塗，只猜不透洗凡的笑，含着什麼意思既不像感激，又不像動情，也並非輕藐，只彷彿一個成人，瞧見兒童的幼稚行爲，感覺有趣，加以贊許的態度，這么眞是奇怪，我直沒見過這樣女子，說她大方又像過於不在乎，說她放蕩，却又在溫柔含蓄凜然不可犯，而且她把臺布還給雨生，倒是什麼意思，是忙着補還人情，抑是表示互相憐惜我簡直看不出來，杏如只願地全神注定他們，幾乎忘記自己的所在，這時見她們都已睡熟，外面天已現出虛白的顏色，曙光透窗，把殘燭欺得越發黯淡，那殘燭似乎自民命運已盡，突然亮了一下，就自熄滅，杏如見已黎明，方悟這半夜竟在窺視中度盡了，立覺腰酸腿麻，不可支持，只得抱着滿腹疑團，轉身回到床邊，在王蔭槐身後躺下，這半夜裏，他的心緒，被引到他人他事上面，稍釋悲懷，此際十回到床上，猛覺身畔虛空，昨夜懷抱中還有個嬌兒相偎，今日竟已沒的可抱，兒子的聲音笑貌，尙存在耳邊眼底，但他的身體已經漂在水中，想着又悲慟起來，哭泣許久，直到天色大明方才睡去，論理他多日失眠，精神虧損，應該一睡便要沈甜，却不知什麼原故，只是昏沈恍惚，忽睡忽醒，而且時時身上一抖，心裏一驚，便睜開了眼，過了不知多少時候，忽覺身旁震動，霍然及醒，張目見王蔭槐正在

床上下去，伸手取床欄上的衣服，將要穿着，同時見窗上日影鮮明，照滿屋角，眼中頗覺爽朗，只疑外間仍是風光綺麗，錦繡繁華的世界，及至瞧見窗上日影之中，映着動蕩叫水紋波影，方悟外間已是一片汪洋，此身仍在浩劫之中，杏如因丈夫已醒，就不再睡隨着下床，王蔭槐正輕手輕脚的着衣，似乎怕驚醒他，及見她也起了身，怫然不悅，但隨即改容笑道，天還很早，你再睡會兒，杏如看鐘已過十點，就道，已經十點還說早麼，說着下了床就伺候王蔭槐洗漱，又照着平日習慣，去給他泡每日必須的早茶，出至外室，見洗凡和雨生正在相對默坐，都望着窗外發愁，洗凡見杏如出來，迎着說道，你看多麼糟，這水更深了，再漲就要上二樓，那可怎好，方才我上樓頂晒台去看看，得多平房，屋頂上都擠滿了人，街上成了大河，沒有一輛洋車，汽車倒有，只是沉在水裏，露着頂兒，倒看見兩隻船，那些逃難的人，也有用木板門當船的，還有用兩隻箱子，緊在一處，居然也載着人在水裏走，說到這裏忽見王蔭槐由內室探出頭兒，一變昨日的怒容惡氣，含笑，點頭說道，馬小姐，夜裏睡得好吧，方才妳說什麼？洗凡告訴了所見情形，王蔭槐也沒說什麼，便也出室上晒台去瞭望，杏如信步走到窗前，見院中的水距門檻僅有尺半，院門半掩，許多什物都漂在水中，在陽光照耀之下，水裏夾着污穢，已變成深綠顏色，又因卷中陰溝中的污穢，都已衝了上來，所以聞着似有惡味，仰頭看一片藍天，千里明朗，只見半天掛着數縷其薄如羅的秋雲，微風不作，晴日烘窗，因為四圍皆水，竟把暑氣暗地消散，變成中秋以前的明爽大氣，人們直感覺是春秋佳日，上郊外野餐時所享受的氣候風光，然而低頭一看，才知天光雖好，地面全非，已落到水的監牢裏了，洗凡隨在杏如身後，撫着她的肩頭，也向外瞧着，忽然叫道，瞧，這院裏怎麼還有隻棺材……呀，裏面還有……杏如轉臉一看，才瞧見那隻薄棺，竟漂到自己臥室窗下，緊靠着樓下的窗子停泊，裏面的孩屍仍是和昨天一樣，并無變化，不由心中又一陣傷慘，墜下淚來，洗凡哦了一聲，撫着杏如道，姐姐對不起，我又惹你傷心，昨天聽你說，新死了小孩兒，可怎麼任他淹在水裏，而且小孩怎用這樣大棺材啊，杏如流淚嗚咽，把昨日托人買錯棺材，未及裝殮，大水忽來，後來被王蔭槐把孩尸隔窗拋進棺中的話，草草告訴，又指着那棺材道，昨

晚瞧見潯到對面牆角，怎一晚工夫，竟回到我的臥室窗下，也許我的孩子陰塞不散，還戀有娘呢，娘可太對不起你了，說着又悲泣起來洗凡安慰他幾句，又道，姐姐不必傷心，你這麼年青，還怕將來沒有兒女，自己往寬處想吧，杏如看看洗凡，又向左右瞧瞧，才搖頭低語道，妹妹，你那裏知道，我並不只爲孩子傷心，我自己的幸福，只怕也隨着這孩子完了，洗凡詫異道，這是什麼道理，我到不懂，杏如嘆氣半晌，才說了句一言難盡，洗凡眼珠一轉，連連點頭道，姐姐我們一見如故，你有什麼苦楚，可以對我說說，就是我幫不了你，也可以解解你的鬱悶，杏如牙咬下唇，擬着淚眼，搖頭道，謝謝你的好心我的話長了，等得便再說，洗凡不便再問，就道，那麼你也得赶快想法，把這棺材弄出去，整天瞧着傷心，可不是好事，杏如方要答言，忽聽背後有人接口道，馬小姐說的對，實在得快弄出去，大熱的多麼有礙衛生，我從方才就聞着一陣陣臭氣，直攻鼻子，洗凡看時，原來是王蔭槐從門旨走下，到了近前，他說着用手掩着鼻子，又連說我可受不住，杏如道，你只要有法兒就弄出去，我並不要留着，王蔭槐道，總得雇人才成，可是現在那裏去尋幹這的個人，……說到這裏，忽然似有所觸向那棺材望了望道，停在窗下，氣味更來得厲害，先把她推開也好，隨向杏如道，你給尋一根竿子，我去推開，杏如想了想，記起有兩根細竹竿，放在沙發後面，就取了出來，王蔭槐接過道，我的茶泡好了麼，杏如才想起只顧說話，還未煮水，恐他發怒，連忙應道，我這就去泡，一會兒就好，王蔭槐也沒開口，只沉着臉兒，手持竹竿，掀開門帘，走進內室去了，杏如覺得那棺材停在室窗下，當然由室內窗口伸下竹竿去推，較爲方便，就也未加注意，而且心中只惦着泡茶忙忙叨叨，由水管把水注入壺中，又燃起汽爐煮水，一面忙着，一面還聞洗凡兩生，早晨可曾吃過東西，兩生方回答吃了一點餅乾，忽聽由室內傳出吱吱咂咂，和蟋蟋蜂蜂的聲音，隨又聞外面吧的一響，接着有水花濺落之聲，杏如聽着，以爲王蔭槐正在推動棺材，因那吧的聲音很大，恐怕推翻了就立刻走到窗前瞧看，那知才一着眼，立時驚叫起來，只見王蔭槐全身垂到窗外，兩脚已踏到那棺材之內，兩手扳着窗沿，漸漸屈身向下蹲伏，手還扶着牆面，似恐失足，及至蹲到快成坐的姿式，下身都在棺壁之中，重心已然隱定，

他的手才離開墻，向水面拾取他才拋下的竹竿，杏如看着，驚愕失智，只呀呀的叫，半晌才說出話來道，你……你是……幹什麼，這時洗凡雨生已聞聲到窗前，瞧見王蔭槐的情形，不由也失聲叫喊，王蔭槐已手持竹竿，穩坐船中，把孩尸推到一端，隨用竹竿向墻上一抵，那棺材便像小船似的，蕩開數尺，到了院子中心，他才轉臉向樓窗招手笑笑，杏如這時忽猛有所悟，發狂似的叫道，你回來，快回來呀，叫喊還招手頓足，似乎要跳，洗凡看情形不對，急忙拉住問道，姐姐，你是怎麼了，雨生却靜着杏如喊叫王先生請快回來，王蔭槐並不答應，只把竹竿左撐右抵，使棺舟向門外蕩出，俗語說船到橋洞自然直，敢情到門口也會直，也不知王蔭槐划船有術，也不知是趕巧了，那棺舟的首部，居然出了門口，王蔭槐這才回頭向杏如擺手叫道，你叫喊什麼，也不怕人家笑話，我是把這棺材送出去，或是壽乾處埋葬，或者寄頓個地方，要不然，難道永遠放在院裏，等着受瘟病麼，再說咱們吃的也沒有了，我也得去買辦糧食，你不教我去，難道等着餓死，別傻鬧，我一會兒就回來，杏如仍頓足叫道，你不能走，你別騙我，這一走怎能回來，王蔭槐笑道，我到了外面，自然有法回來，你沒聽馬小姐說有小船來往，雇一隻還不容易，說完就又伸手曳住門框，那棺舟借着勁兒就蕩出門外，王蔭槐再用竹竿一抵對面的墻，棺頭一轉，便緩緩隨流而去，倏地瞧不見了，杏如叫得力竭聲嘶，兩眼直突，見那棺舟也沒了影兒，猛然回頭揪着洗凡，哀聲叫道，怎麼辦，他眞走了，我追他去，說着就要跨上窗沿，踴身下躍，洗凡拚命拉住叫道，你要瘋啊，跳下去就要淹死了，你這是爲什麼，他不是說一會兒就回來，杏如跳脚道，他不回來了，我知道，你不明白我們的事他從我的孩子斷氣立刻就要走，還有……我也不瞞你，我是他的外室，他家裡還有大老婆，非常厲害，一向瞞得很嚴，現在有人送信給他那大老婆，已經知道他外面有人，正在遍處捉他，他一回去准被監禁，就是想再來也不能了，何況從孩子一死，他的心也早變了，你沒見他偷着跑麼，謝謝你，快放手，我去追他回來，要不然我怎麼得了，洗凡聽了她一口氣說出的話，才明白她的處境，一面仍拉住不放，一面心中尋思，這可遇上難題，這時若不放她去追，眼看有被棄的危險，若放她，跳下水就得喪命，只可恨自己當日不學游

泳，否則今日便可助她一臂，想着見杏如焦急欲死，掙扎更厲，連聲哀告，求他放手，洗凡心中爲難不由轉臉去看雨生，雨生也正瞧着杏如，膛目如癡，洗凡叫道，雨生，你可會浮水，雨生道，我不會……你可是要我追王先生回來，好在他去還不遠，我可以試試，說着由樓窗望望下面作勢欲跳，却又胆怯，隨即變計，轉身奔到樓梯口，循級而下，杏如已聽見他的言語，方才神智稍定，大聲叫道，謝謝你，沈先生，你可自己留神，雨生似乎並未聽見，只聞樓梯一陣水聲嘩啦，杏如知他已經下水，就仍由樓窗向外俯視，等待他由樓下堂屋的門內走出，隨聞那水聲漸漸微弱，似乎雨生並未行動，過了一會，才見他由房門慢慢蕩漾而出，原來水已齊到肩際，只露出頭部，他全身都在水中，並沒力量推動那水，只能徐徐移動，但雨生臉上十分慘白，顯着痛苦掙扎的神情，大約是因爲全身毛孔被水閉住，呼吸覺着艱難，杏如瞧着他只露頭部，又知道門外是兩級石階，走下去必然沒頂，大驚之下，立刻把自己的危險忘了只想雨生將爲自己犧牲性命，就大叫道，不成你別向前走，回來回來，洗凡也看出雨生危險，隨着喊叫，但已遲了，只見雨生已走到門外，一步蹈將下去，似乎向前傾跌，那僅露的一部也將沒入水中，杏如見他眼鼻以下，都已入水，由水中冒出幾個氣泡，想是張口喝了水，但兩手却伸出水面，望空亂抓，眼見這是掙命的姿式，立刻就要完了，杏如看得神飛魄散，只瞪目伸手，向下抓撓，叫得如鬼號一樣，却是毫無用處，正在緊急時候，忽見由身旁忽有一枝竹竿，垂將下去直落到雨生的手旁，雨生那[illegible]雙無目的亂抓的手，一摸到竹竿，立即狠命推住，那竹竿猛然向後一撥，將那隻手向房門拉過來[illegible]雨生的頭兒已從水中探出，他的身子已上了台階，挨近房門了，杏如神智已迷[illegible]心撞上喉嚨，下碰肚腸的亂跳，耳中只聽洗凡喊道，雨生你快拉着門框站穩[illegible]似已聽到他的話，另一手摸着門框，將身依住，這時再看他臉上已變慘綠，[illegible]哇哇的向外吐了些水，洗凡在上面還不住叫他站穩，不要放鬆竹竿，不要離開[illegible]等免大禍，心神才稍定，轉臉往旁一瞧，只見洗凡半身探出窗外，手執竹竿的[illegible]他所救，原來洗凡在雨生行將滅頂之時，心中一急，旋那敏

捷的腦筋，立刻想到古[illegible]香王槐蔭取竹時，曾早放着兩枝，杏如只取一枝，尙有一枝在着，就跳過去由沙[illegible]伸出去，使雨生握住，才救了他的性命，若不然只有看着雨生淹斃：更無措[illegible]如一瞧洗凡，已然明白，不由抱住她落淚說道，妹妹，你眞是……是救[illegible]若是他淹死了，簡直是我害的，我……我……洗凡搖頭道，先別說這個[illegible]死已是萬幸，總不能再替你追人去了，杏如聽着，深覺慚愧，心想自己眞是自私[illegible]不顧他人性命，教雨生冒險出去，倘然他死了，我的良心可怎能安穩，但洗凡方才這樣[illegible]有對我抱怨之意，對我抱怨，就是對雨生關情，莫非在今日早晨，他倆的友誼已有進步麼，但也不暇思索，就伏身向下叫道，沈先生，我太對不起，幾乎……害你冒這樣大險，現在你好些了麼，快上樓來吧，雨生向上望着，還說不出話，只而含苦笑，似乎深愧無能爲力，洗凡叫道，雨生，你若好些就上樓吧，好在房內水淺，你慢慢的小心着走，別儘在水裡浸着，雨生緩了一會，才向上點頭，低聲說我上去了，就鬆了竹竿，徐徐轉身，進入樓門，杏如抱着一片感激和抱歉的心，由樓窗跑下樓梯口，在水邊等候，須臾雨生走過，水也齊到腋下，慢慢走上被水淹沒的樓梯，及至全身出水已到了杏如近前，杏如見他滿身水鈴鐺似的，面白如紙，連連抖顫，忍不住就變伸玉手拉住了他，雨生還有氣無力的道，王太太．對不住，我誤了你的事了，杏如聽着，猛覺心中似被刀扎，隱隱作疼，不由滿眶含淚，淒然說道，你還說這個，我幾乎害死，你……快上來吧，說着就攙扶着他向上：走洗凡却早隨在杏如背後，這時也扶着雨生的臂，徐徐上去，雨生還很不過意，口中連說不必，不敢當，但杏如這時滿心感愧，正不知怎樣盡心才好，仍扶至樓上，雨生因通身歉顫無力，就要向外間沙發坐下了，杏如拉雨生道，這兒不成，妹妹扶他進裡間去，換件衣服，蓋上被子暖和會兒，雨生急說不用，但禁不起杏如洗凡連拉帶架，進到裡間，先放他在椅上坐下，杏如立即翻箱倒篋，取出王蔭槐的衣服，又尋出一幅久已收藏的棉被，一併放在床上道，你先換去濕衣服，就上床蓋被去睡，我去給你泡壺熱茶來喝，雨生道，你不要這樣費心，我還是出去，這裡……杏如知

道他意中以爲在這臥室不便，而且自己也知道王蔭槐偷若回來，也實在不便，但這時也顧不得那些了，就道，你不必多說，快依着我的話辦，說完就轉身出去，見方才給王蔭槐煮的水，已然大沸，就取過茶壺，放好茶葉，將水沖滿，正要倒上一碗，忽想雨生在樓下飲了污水，還未漱口，怎能飲茶，就取了自己的漱盂牙刷，倒好了水，就掀帘進入房中，一步踏入門限，猛想起雨生不知已否換完衣服，猛的闖入，立時烘的紅了臉，但退出已自不及，幸而眼一瞥，見雨生已披着棉被坐在床邊，濕衣服堆在地下，想見已換好了，才定定神走過去，將漱具遞過道，你先漱漱口，再用點兒牙膏，解解你的惡心，雨生連說謝謝，不敢當，才接過去，杏如微笑道，你怎麼還客氣，我還一句客氣話沒說呢，咱們從此免了成不成，說着又取隻痰盂，放在他脚下，立在旁邊，等候他漱完口，接過漱具，放在一旁，就又勸雨生躺下歇息，雨生雖然不願，但身上一直抖戰，頭昏心慌，有些支持不住，又加杏如諄諄相勸，只得斜依在床欄上，杏如却一把將他推倒，放好軟枕，又將被子理了理，方才自向盆中洗手，想法替他倒茶，但忽而心中一打轉兒，想到自從雨生上樓，自己就用全神照顧，全力伺候，一心都在他身上，竟忘記照顧洗凡，而洗凡却也奇怪，自扶雨生入室，就逃出去，既不對他問候，也不給我幫忙，這是什麼原故，再一轉念忽悟到自己這半天直忽略了洗凡的存在，只爲雨生奔走看護，情形未免太親匿了，這也未免太熱烈了，也許洗凡看不過眼，故而退避，又因而回想到夜中雨生爲洗凡，蓋臺布的情形，和洗凡看見臺布，嫣然展笑，又把臺布蓋到雨生身上的景況，不由心中熱辣辣虛慌慌的，說不出是什麼滋味，却只覺自己對雨生有些過分，已被洗凡看在眼裏，眞有些羞於見她，再思索自己由昨日至今，一直爲亡兒悲慟，爲王蔭槐氣惱，方才又因王蔭槐偷跑，而急得要死，但自雨生替我追趕脫險上樓以後，我竟然忘却一切切身問題，好似心中只有雨生，世界上也只有雨生，直忘了嫌疑，忘了身分，我這是怎麼了，杏如想着，暗覺羞赧，好像作了什麼不可告人的事似的，就走出外間，尋覓洗凡，洗凡這時却伏在窗沿簷眸下望，若有所思，杏如走過去輕輕拍着她的肩頭道，你不給我幫忙，在這兒幹什麼，洗凡回顧笑道，雨生用不着我管，有你儘够了，我在這兒正想你的事呢，杏如聽她直

呼雨生的名字，意思似乎十分親匿，却又說不用我管，有你儘够了，似乎隱含着醋味兒，不由暗暨刺心，只可佯作不解，拋開這個盆兒，反問道，你替我想什麼，洗凡拉着杏如的手，走向沙發前，並肩坐下道，姐姐，我並不是故意惹你傷心，只爲我這八有點特別脾氣，太愛管閒事，尤其咱姐妹一見如故，我對你特別關心，所以要問問你，你可不要怪我冒昧，我從昨天來到這裏，看你們那位先生，情形很是奇怪，對待你的態度也教人看着可疑，方才他走得更是蹊蹺，好像偷跑似的，你一見他走，又那樣着急，直要跳下水去拉他回來，這都是教我莫明其妙，姐姐，我說句不怕你見怪的話，難道你們夫婦向來寸步不離，你們先生永遠不出門，一出門就有失蹤的危險麼，我想一定沒有這種情理，必然另有原故，我看你從昨日就神不守舍，十分憂愁恐懼，並不止於喪子的悲痛，而像在憂患中間，姐姐，我也未必有幫助你的能力，只希望你能把我當作知心的好朋友，把你的苦處對我談談，我或者能給你點安慰，杏如聽着洗凡關切的言語，看着她懇誠的態度，心裏頗爲感動，初欲把本身情況告訴，但轉想若一詳說細情，第一要把作妾的情由說出，一說作妾情由，便須聯帶提起自己微薄的出身，洗凡表面固然很是熱腸，但總覺相交日淺不能言深，自己既不望她援助，又何必惹她恥笑，但也不好意思完全拒絕，就半吞半吐的嘆道，唉，我現在心亂如麻，稍靜靜兒再對你說吧，反正你看着情形，也就明白大概了，洗凡聽了，也不便再行深問，就改口說道，雨生已經睡下了麼，杏如心想你這是關心雨生，可見我所料不虛，就點了點頭，洗凡道，他似乎應該發點汗才好，你給他蓋上被子了麼，杏如道，蓋上了，你去看看可妥當麼，洗凡果然立起，掀帘向內室望望，杏如瞧着她的後影，暗笑你眞關心得形諸於外了，洗凡放下門帘，歸坐情聲道，很好，他已經睡着了，杏如忽然心裏一跳，想到自己只顧一時感激雨生，把他放到內室牀上，已經不大合理，如今他一睡着，不知何時才醒，倘若王蔭槐竟在這時回來，看見我床上睡着男子，不知要起多大風波，但又不好重去將雨生喚醒，令其移出，不由心中忐忑不安，悔懼交並，杏如本來由王蔭槐逃跑情形，以及臨時言語上面，感覺他是不會回來了，但因爲本身前途關係，希望他萬一回來，又因爲床上睡着男子，恐懼他萬一回來，希望和恐懼這一在

內心交戰，竟使神經發生錯亂，好似隱暗中有人警告她，說王蔭槐必然回來，於是否如越發心神不安，忽起忽坐，目光時時傾注窗外，洗凡在旁，瞧着她頗爲詫異，却因方才曾吃過浚趣，不好再問，就隨手取過張報，閒看着解悶，房中的雨生，自從躺到床上，自知踞人臥榻，於理不合，何況又是閨人內寢，本想稍息便行離開，不料躺下之後，便覺頭重如鉛，胸中欲嘔，只可閉目忍一會兒，那知竟沉沉睡去，兩間房內，一個睡，覺一個靜默看報，一個依在窗口發呆，只覺沉沉靜靜的幽寂無聲，只有院中的水，被日光偶映在屋頂，水暈成紋，悠悠蕩蕩的，在窗櫺陰影中來回搖動，當這初秋時節，却頗有春景天兒花陰轉午，晝長人困的意致，這樣過了很大的工夫，壁上的掛鐘噹噹的敲了十二點，杏如才似恍然驚覺，離開窗口，來回在房中踱着，忽地坐到洗凡身旁，征征的問道，他還會回來麼，洗凡揚起臉兒道，誰啊，杏如方才醒悟自己把自己問自己的話竟說出來了，不由臉上一紅，洗凡接着道，我知道你問的是你們先生，可是我既不知你們的細情，怎能替你判斷，杏如赧然一笑，用話岔開道，天已正午，你該吃飯了，洗凡道，就吃嗎，我也沒法兒客氣，杏如道，我眞不配說請你吃飯，可憐並沒別的東西，仍是餅乾一種，不過可以加杯牛乳，洗凡道，這就太好了，現在整個天津，不知有幾萬人淹在水裏，有幾萬人忍飢挨餓，我們能有樓房住，有餅乾吃，還不知足，杏如道，那麼我先煮一壺水，預備沖牛奶，說着就灌水燃爐，又向洗凡問可要喚醒雨生，洗凡道，不必，叫他多睡一會兒好，杏如本想藉着吃飯機會，喚醒雨生，出離內室，免得禮心，聽洗凡這一說，方在大不如意，那知正在這時，忽聞外面一陣水波激蕩之聲，發於巷中，因爲街門開着，樓窗敞着，院落又很淺隘，所以聲音聽得甚清，杏如以爲王蔭槐又划着棺船回來，大吃一驚，急忙奔到窗口，向外張望，口中却叫道，妹妹，你快去把沈先生叫起來，快，快，洗凡不解何故，反立起湊到窗口，問爲什麼，杏如還未答出話來，却已見門外水紋蕩漾，由左面伸過一隻木槳，撩起水花，同時有人吆喝道，買洋蠟，買烟捲洋火，這聲音不啻報告是個小販到來，而且一聽便知道小販絕非本行，而是個投機作生意的，杏如知道無須驚動雨生了，便向洗凡搖搖手，隨見門外木槳之後，露出船頭，漸漸船身俱現，這隻船是用許多塊

破舊木板，拚湊而成，接合處或則用釘鉚聯，或則用繩縶縛，雖然不似船的形狀，却能勉盡船的職務，上面放着一隻蒸籠似的圓盤，鋪了張報紙，就當作木盤了放着四五十盒紙煙，五六包火柴，和三四包洋燭，還有兩支白燭放在旁邊，盤後蹲着個二十多歲的少年男子，面目粗陋，衣服襤褸，好似拉洋車的模樣，手中握着長方形的長木棍撥水徐徐前進，杏如見不是王蔭魂，心中一半失望，但一半却覺放心，又見這小販賣的貨物都是自己所需要的就喊道，賣紙煙的，你可以進院來麼，杏如這樣先問一聲，就因爲大水阻隔，自己絕不能出門購買，必得他船到樓窗之下，方能交錢遞貨，那小販循聲揚頭一望，又端詳一下衙門，便應道，進得去，隨即把木棍左支右抵，那木筏好在極爲短小，一轉就搖進門內，直到樓窗下，橫貼牆根靠住，才問太太買什麼，杏如便問各種的價錢，小販回答道洋燭每支五角，每包三元，紙煙只哈德門一種，每小盒四角，火柴每包一元，每盒一角，杏如聽了，便問價怎這樣高，幾乎較平時貴上十倍那小販答說各處貨棧商肆，都被大水淹了，來源斷絕自然本錢加貴，況且我們家中遭水，老婆兒女都逃在城子河堤上露天住宿，風雨吹打，忍饑挨餓，想要討飯，都沒路兒可走，只得借筆利錢，作這小本營生，尋些破木爛板，對付着紮隻木筏，簡直拚着命幹，一個不留神翻下去，六七尺深的水，小命兒就算玩完，你看這樣艱難，就能多賺幾個，也當不了挨餓，現在大餅都兩元多錢一斤，我一家七口人，賣多少方够得上嚼穀呀，杏如聽他說得可憐，而且所賣多是需用之物，就各樣都買了一些，那小販用報紙包好繫上細繩，掛在木槳端上，挑上樓窗，杏如接過問他共該多少錢，小販算了算總共二圓五角，杏如伸手向袋中摸出錢來，見只幾張角票，就教小販稍候，自入內室取錢，她記得昨日王蔭魂第一次娶走時，曾給留下一百圓鈔票，放在桌上，自己隨手丟入方桌的抽屜裏，就拉開抽屜一看，不料竟是空空如也，還疑自己記錯了地方，把每個抽屜都拉開尋覓，仍是踪影不見，仔細一想，自己確曾把鈔票放入抽屜，絕未再行移動，如何會沒有了，忽然心中一轉，想到莫非王蔭魂臨行又把錢帶走了，這是什麼道理他身上有很多的錢，又知道我的月項已然用盡，爲何既給留下，又復帶走，他這一去不知何時回來，教我如何度日，想着不由焦急欲泣但小販還在外面等着

，只好先湊上錢打發他走，就向各處搜尋零星錢鈔，無奈尋了半天，只湊得一元多些，正在搔首無計忽聽洗凡在外間喊叫姐姐，杏如以爲是就小販等得不耐，央洗凡代爲催促，心想既然沒錢給他，只好把東西退還，就提着那包兒，走將出去，直奔樓窗，向下叫道，掌櫃的，對不住，我家裏存的錢不够把東西退給你吧，說完就把那包兒遞了出去，不料洗凡已拉住她的手腕道，姐姐，我叫你不是爲這個且把東西留下，我有錢還他，你快看有信來了，杏如聞言愕然，轉臉看着洗凡，見她手上沒拿着信，窗沿也沒放着信，再抬頭瞧瞧外面仍是一片洪流，並沒有綠衣的郵差，就怔怔的問道，什麼信，在那裏，洗凡向下指着道，就在這賣紙煙小販手裏呢，方才你進去拿錢，我仍在這兒站着，小販忽然問我，這條里可叫青陽里，我告訴他正是，他又問七號在那裏，我說這就是七號，他就向我說你可是王太太，有人給你帶信來了，我忙說我不是王太太，方才買東西的才是王太太，我就叫你出來，杏如望望那小販，他正向懷裏摸索，却仰首向上望着，見杏如探出頭兒，就叫道，你是王太太啊，有人給捎信來了，杏如心中詫異，想不出有誰會託這小販給自己帶信，就問道，是誰託你捎信來的，那小販一面作着摸亂子的姿式，好像那封信的體積，比亂大不了多少，竟勞他屢摸不着，一面却徐徐答道，我也不認識是誰，方才我撥着筏子，在裕東市場門窗口時，忽然一家舖面的樓上，有人從窗戶探出頭來，喊住了我，買了四盒煙捲兒，拿出五塊錢一張票，要我找錢，我才上街不大工夫，沒有那些錢找給他，他也沒零塊錢給我，眼看買賣要吹，忽然那人說不用找了，你若肯替我送一封信，就把那該找的四塊錢白送給你，我聽這是件便宜，就答應了，那人叫我等一會兒，自關了窗子進去，少時又出來交給我一封信，……說着忽然皺眉納悶的道，咦，怎麼……莫說丟了，哦，在這兒，原來溜到旁邊去了，旺了我一跳，說時手由懷內伸出，已捏着一個揑皺如球的紙團他搖了搖，才又接着說道，你瞧啊就是這封信，教我務必送到青陽里七號交給王太太，說着又自己揭鬼似的道，這條巷是青陽里，這院子是七號，你是王太太，都不錯這封信給你吧，隨把那紙團按在木槳上，送入窗口，又叫道，太太快給錢，我要走了，你白天賣完了貨，還得趕出大堤口回家，晚上就過不去，這時洗凡早把一元五角

備在手頭，恐怕杏如讓讓，說聲給你地」下去，杏如已顧不得理會那些，伸手把信紙抓到手中，那小販縮回木漿，由水面檢起錢票，就自撐出門外走了，杏如把紙團拿着一看，見居然還有信封，雖然皺成一團恰巧有一兩個半邊字露在浮面，一個是反文的徧旁，一個是口字，杏如一見那字體，便已認識是何人所寫，又見那個口字上面還有墨跡相連，略一伸展，露出是個木字，合成她名字的杏字，心中更斷定了，不由心跳手顫起來，似乎知道此信突如其來，必和自己有重大關係，洗凡在旁便問誰來的信，你怎不拆開看，杏如搖搖頭，似乎請洗凡不要攪擾，才顫着手兒把信封展開，見上面中間一行字，寫着杏如女士收啓，下款只署個槐字，洗凡眼角一掃已看得明白，知道是王蔭槐來的信，夫婦私函，旁人不應偷窺，就退出一步，轉臉向外瞧望，杏如自瞧封皮上女士兩字的稱呼，就如同聽見王蔭槐當面說話，覺得聲口有異，立刻面色蒼白，直着眼兒對信封發怔，心中很急於拆開瞧看裏面說些什麼，但因近日王蔭槐冷酷的情形，和杏如的驚疑心理，竟在她腦中合成一種神經性的感覺，好像有預兆暗示這信內必非好事，因而遲遲不敢拆看，本來人生如戲，演成一幕又是一幕，好似她自知是戲中演員，現在的一幕業經演完，至於下一幕，是喜劇是悲劇，還不能預知，這個信封好比台上的垂幕，拆開信封，就好比揭開垂幕，是喜是悲，立即明白，雖然知道命運安排已定，不可變更，却仍希望在現處地位中因循留戀一下，譬如賭徒押寶，把家産孤注一擲眼看寶已作好，寶盒擺在面前，只一揭開，便要判定此後成爲富翁，或是流爲乞丐，在這時候，當然想要急速看個明白，然而無論誰到這分際，都難免發生畏怯，反願稍緩須臾，容他稍留在原來的境地，多作會兒希望之夢，但這少許遲滯時光，却很難俟，杏如怔了一會，忽地柳眉一縐，銀牙一咬，猛將信封撕開，掏出信箋展開，一手緊緊握住窗櫺，一手握着信箋振作精神鼓起勇氣，瞪着眼兒瞧着，只見上面寫着「杏如女士見字」，請你不要怪我這樣稱呼因爲你看見這封信時，咱們已沒有關係了，實告訴你，咱們倆的關係，跟嫖客妓女的情形完全一樣，不過嫖客妓女，多是臨時結合，忽聚忽散，按生意說，那是零賣，你我湊合了一年多，雖然好像整整，其實一樣也是交易，我出金錢養你，你把身體賠我，可謂公平交易，兩不吃虧，誰想在

這場交易裏出了意外麻煩，你忽然懷了孕，我瞧在自家骨血上面，只可暫時受累，預備孩子出世再想辦法，因爲我家裏太太脾氣很大，對我管得很嚴，日後也許能收留孩子，可萬不能收留你，我也萬不能爲你破壞了我的家庭，內中情由，無須對你細講，如今孩子已死，我就更犯不上再委曲求全，早已打算走開，只爲你糊塗蠻纏，才逼得我坐着棺材逃跑，以後咱們是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你趁早自己打主意，或者嫁人，或者下水，都請隨便，只不要我尋我，一則我向來告訴你我的職業住址，都是假的，二則你即便找着我，也沒益處，咱們既沒一點名分，你手裏也沒有絲毫把柄，何必徒勞無功，還有我臨走時本想給你留一點錢，作個遺念，只爲你昨夜背着我容留下那一對男女，又上緊張羅照應，簡直把我都不理會了，夜裏你又站在門口，失神落魄整夜不睡，分明跟那姓洗的有了意思，我並不是抓詞兒跟你分手，明人不作暗事，前面已經說過，我早就想拋開你了，只爲教你明白我光棍眼裏不揉砂子，就把留下的錢帶走了，不過你我仍是好離好散，那院中一切的家俱，完全送給你，但是房租已有兩月未付，大約你賣了家俱，還房租總能有餘，書不盡言，來世再見，槐字」，杏如看完，方知王蔭槐心情狠，毒出於意外，把自己棄了不算，並使出狠毒手段，說出穢惡言語，把自己無端誣陷，眞是禽獸心腸，這年餘的膠漆恩情竟，好似變成血海仇恨，所以在臨別時使這樣辣手，加以報復不由又悲又恨，又氣又急，萬感迸發，她的神經禁受不住，只咳呀叫了聲好你個……便撲地跌到地下，向後仰倒，立刻閉氣不語，洗凡在旁看見，大吃一驚，急忙蹲下去扶，那知杏如雙目緊閉，牙關緊咬，面白如紙，氣弱如絲，身體已挺直直的，洗凡知道她是閉過氣去，往日在學校曾見一位同學，因爲鬧同性戀愛，她所結的朋友被一位高級同學搶去，她就醋海生波，尋去爭奪，結果鬧到訓育室，那主任因她首先起釁，就記她一過，她失去愛人，又遭敗訟，一時刺激過度，竟跌倒地下，直挺挺的死去，還是被校醫動手救醒洗凡曾親見當時情形，記得施救手法，就把杏如扶起上身盤腿坐好，先撫前胸，又捶後背，過半天杏如才緩過氣來，哇的聲哭出來，洗凡早瞧見有一信箋落在地下，一面給杏如捶背，一面瞧着，仗着眼神極快，到杏如緩醒時，她已看到最末幾句，不由切齒怨恨，心想我早已

看透王蔭槐混賬，却不料混賬到這步田地，直認拋棄杏如，是他原定計劃，而且連存下的錢都給帶走，直要絕他生路，又把局外的雨生拉入局中，橫加誣陷，這人眞是禽獸不如，想着心中痛恨，不自覺的手上也加了勁，捶得杏如背上咯咯作響，及聞杏如在哭泣中忽然抖顫噯喲方悟自己下手重了，再瞧杏如，她已睜開了眼，痛淚直流，一面號哭，却又用手理着頭髮，身體顫頓，知道她悲憤愁苦都已達到極點，急需加以勸慰，便擁住她，開口叫了聲姐姐，還未說出話來，忽地念頭一轉，想到杏如在這時候並非空言所能安慰，說些不關痛癢的話也是徒勞無功，不如用偏鋒給她解釋正理，好在自己已深知她的景況，很容易進言，事到如今，也不能理會倫閨私誡的小節了，主意打定，就也坐在樓板上，望着杏如，一拍膝蓋，忽然放聲大笑，杏如那裡嗚嗚咽咽，她這却嘻嘻哈哈，杏如哭得淚溢聲酸，她笑得前仰後合，杏如哀哀欲絕，似將哭乾血淚，她津津有味的直要笑破肚腸，這一哭一笑，兩種響音，一喜一悲，兩般神態，眞比拜堂殯，紅白事併案辦理，還覺奇怪，而她二人又緊挨在一處，杏如哭到悲哀極處，頭兒向前一撞，就撞到洗凡肩上，洗凡笑到歡喜欲狂，身體向前一撲，就撲入杏如懷裡，杏如起初只顧自己心裡難過，並不理會洗凡，無奈洗凡笑聲越來越高，震動耳鼓，既然聽見聲音，就不由牽動神經，也不暇細想，只暗怨洗凡無理，自己正在悲苦欲死，他偏狂笑起來，但只恨了一下，就又重理悲懷，繼續哭泣，那知洗凡笑聲既高，時時仿照唱皮簧戲似的來個嘎調，或是使個長腔聲音離奇刺耳，又加常常向杏如身上一撞一碰，杏如本想不去聽他，不去想她，無奈笑聲近在耳旁，沒法不聽，又被攪得心中煩亂沒法不想，一想就難免恨她無理取鬧，又尋思洗凡並非無意識的人，何以忽作此態，這一恨一想就把心注到洗凡身上，無形中把悲戚割斷了，如此數次，杏如竟被她攪得心亂神昏，有些哭不上來，恰巧洗凡又撞到她下頦上，杏如覺得痛疼，心中怒氣徒發，忍不住就止住哭聲問她說道，你這是什麼道理，可知道我現在遇到什麼事，人家快死了，你還取笑，說着見洗凡仍笑個不住，並不理睬，杏如更覺有氣，心想我躲了你，口中却一聲不哼爬起來向內室走，走了兩步，忽想起房中有雨生睡着，就轉身坐在沙發上，待更繼續再哭，無奈胸中充滿怒氣，把原來的悲緒，給壓

在下面，一時哭不出來，只得直着眼兒發怔那知這時洗凡忽從地下一躍而起，跳到杏如跟前，兩手垂下，深深的鞠了一躬，叫了聲給姐姐道喜，隨即坐在杏如身旁，一手搭在她肩上，杏如茫然不解，還當她突然發瘋，只瞪着眼兒望她，吃吃的發出嗚咽聲音道，你不許這樣玩笑，我現在已經下了十八層地獄，何必還拿我開心，再說你又不是沒道理的人，怎單在這時候……洗凡不等她再接下去，就斂容正色的道，這時候怎樣」，你又怎樣」，杏如實懶得同她說，但又不能不對她說，就嘆口氣指着地下的信箋道，我這時也不必再瞞你，你看，王蔭槐來信，已經拋了我，還說了許多混賬話，眞把我氣死，我現在又……又……我可怎麼好呀，說着似乎從這句話上，接着已斷的悲緒，眼淚一湧，撲唇一撇，就又要哭起來，洗凡那裏容她再哭，猛然抓住她的肩頭，用力搖撼兩下，一手指着地上的信箋道，就爲這張信麼，姐姐，對不住，方才我已經看明白了，我給你道喜，就爲這個，說着見杏如眼珠一翻，似乎要發怒質問，就緊接着說道，姐姐，咱們都是女人，女人在現在世界受欺負的很多，所以咱們女子對女子，應該互相關心，而且我從昨天一見你就看透你的爲人，心裏很愛惜你，要不然，我說句狂妄的話，我們學校女同學一二百人，能同我稱姐喚妹的只有五六個，你明白嗎，方才你哭我笑，你一定罵我幸災樂禍，其實我眞是替你歡喜，你的情形，我也大概瞧得了，現在我問你幾句話，你可得憑良心回答，說完了我再問你，是你哭得對，還是我笑得對，若你還說哭的對，那就請你去哭死，就是跳河上吊，我也不攔着你，若說我笑得對，那可就得聽我的，說着更不容杏如插口，就扭轉身兒，緊貼着她的臉兒問道，我先問你，王蔭槐信裏，雖未說明，但已可看出他家中原有太太，你當然跟他沒有法律上的名義，這且不管，你們同居多少時候」，杏如道，六個月，……不……一年多些，搬到這裏住才六七個月，洗凡道，不錯，由你那孩子推想，當然最少一年多，再問你，王蔭槐對你可有眞愛情，杏如搖搖頭，似乎不忍說嗐嗐半晌才道，他對我這樣狠心，那還有愛情，洗凡道，你對他呢，杏如淚眼瑩瑩，嘿然無語，只嘆了一聲，洗凡點頭道，此之謂癡情女子負心漢，那麼他既對你沒有愛情，爲什麼娶你作外室呢，杏如酸着鼻子道，現在我明白他不是娶我，直是娶兒子，當初

在外面，曾有一次要拋開我，只爲聽我懷了孕，才娶……說着猛悟到洩露了自己的根底，急忙咽住，臉也紅了，洗凡只作不見，接着道，所以孩子死了，他立刻走，可見他對你連一絲眞情也沒有，我問你，王蔭槐平日是否跟你有仇，杏如搖頭，洗凡道，那麼他爲何把留下的錢完全偷走，又故意欠下房租，用房裏傢俱作抵，是不是想教你不剩分文，活活餓死，杏如想了一下，方才點頭，洗凡道，他這信裏又把沈雨生拉上，強賴你品行不端是不是想害死你的性命還破壞你的名譽，杏如又點點頭，洗凡道，這樣狼心狗肺的壞人，跟你最親最近，而又無冤無仇，却想敗你的名譽，要你的命，譬如你早知道他是這樣壞人還肯嫁他麼，杏如搖頭，洗凡道，那麼你已經知道他是這樣的壞人，倘然他還在和你同居，你可害怕麼，想着離開他麼，杏如又點頭，洗凡道，現在他是拋開你走了，倘他又回來，要和你繼續同居，你可願意麼，杏如聽了這個問題，覺得有些躊躇難答，本心還很盼望王蔭槐回來，但被洗凡一貫的語氣逼住，若一實說，就自相矛盾了，只可含糊着又搖搖頭，洗凡拍手道，這一來你既知道他毫無愛情，居心毒惡，即使他不拋棄你，你也害怕想離開他，現在即使他再回來，你也不肯再與他同居，這問題已解決得清清楚楚，你接了他這封信，豈不正像脫了累免了禍一樣，應該歡喜，怎麼倒哭呢，杏如嘆氣道，不怕妹妹笑我沒有出息，我所以難過，一則因爲既然嫁了他，就指望跟他白頭到老，如今他憑空拋了我，我怎不傷心，二則我是個沒能力的人，只依賴男人生活，這樣一來，我可怎麼活下去呢，洗凡雙眸一轉，點頭道，你爲這無情無意的小子傷心，實在多餘，不過你本身的生活，倒誠然是個問題，可是……我問你，你家還有人麼，杏如慘然道，我是個孤兒，親骨肉全沒有了，父親在我七歲時死的，母親在我十七歲時死的，還有個哥哥，在我十三歲那年，他已經二十多了，因爲家道寒苦，全仗他作小生意養家，我母親又天生嘴碎，時常跟他吵嚷，一天他犯了混脾氣，竟拋下家走了，以後就永沒回來，聽人說是投軍當了兵，在河南什麼地方陣亡了，妹妹你看，世人還有比我再苦的人麼，洗凡笑道，比你苦的多了，現在不談這個，且請問你幾時嫁的王蔭槐，杏如道，日子倒不多，在去年冬天，洗凡道，那麼在你哥哥走後，自然還有母親照管，你可是在你母親死了以後

，未嫁王蔭槐以前，這中間總有幾年工夫，你又仗什麼生活，杏如臉上現出羞澀之色，遲疑一下，才赧然說道，妹妹，我說了你可別笑話，那幾年我是以身爲業，什麼都幹過，商店的女店員，球房的女看案，戲院的女招待，……話未說完，洗凡已拍手道，着啊，當初你曾以身爲業，莫非嫁人以後，你竟養成廢物，再不能出去作事了，杏如道，當然我還能作事，不過……洗凡接口道，不過什麼，我明白，你是因爲作過太太，若再出去幹那下級職業，覺得羞恥，是不是，我告訴你，一個人生在世上，應該能屈能伸，受得貧耐得富，到什麼時候說什麼，要駕馭環境，不要被環境限制住了，你方才說作過女招待店員，好像很不好意思，那是錯了，我們女子爲尋職業謀生活，道路很窄你又沒受過教育，當然只好作這種事情並沒什麼可恥，至於女招待店員，名譽不好，招人輕視，都是他們自己行爲不正，其實那一界也有好人有壞人，不能一概而論，我們只要自己能管束自己，作事對得住良心，任旁人說短道長，滿可以不理，怎麼看見別人被飯噎着，你就永不吃飯呢，杏如點頭道，妹妹你說的很對，倘若去重拾舊營生，總還可以養活自己，洗凡道，這不結了，你還愁什麼，我對你這件事的看法，完全跟你不同，王蔭槐負心拋棄了你，當然罪大惡極，雖然他未告訴你的職業，住址，你手中也沒有他的結婚媒證，可是你若尋他交涉，也很有辦法，不過我以爲你嫁王蔭槐這一節，直是上了一回當，若再因循下去，你還不知苦到什麼份兒，他恨你糾纏就許謀害了你也說不定，如今他居然走開，把你捨了，我認爲這是你一步好運，也是一生的轉機，你現在得了自由，正好重新作起獨立生活，總比跟着他受欺挨罵的好，便是你覺着作事不是長久之計，還想嫁人謀個終身倚靠，那也是正理，本來我國女子向來都以嫁人當作最穩妥的職業，你自然不能例外，那麼不論什麼時候，你就是蒙上了眼，[illegible]便在街上拉住一個人，或是一條狗，總也比王蔭槐強些，這就是我對你大笑給你賀喜的道理，[illegible]想想吧，杏如聽了這一席話，只覺又明白，又便豁，又犀利，又週密，彷彿一柄鑰匙，[illegible]處，開啓了蔽塞的思想，恍然大悟之下，竟有些鼓舞起來，不由開顏一笑，頓足叫[illegible]你眞是有學問的人，給我想的太瞭亮了，若不是你，我還……說着又淒然[illegible]

恩人，若沒有你來在這裏，方才我看了王蔭槐的信，心裏一窄，就跳到水裏淹死也白落個屈死鬼，有誰知情，那不是傻麼，現在你既明白了，咱們可要約法三章，嘆氣，總得歡歡喜喜的陪着我，杏如道，我既明白了，心裏不再難過，又怎會咳聲嘆，第二我知道你手裏已經分文皆無，我身上却帶着些錢，分給你一半作日用，你可不許客說一句那怎麼使得，你是客人……洗凡一橛小嘴，杏如急忙改口道，好，暫時先用你的，我也沒推辭了，還有第三條是什麼，洗凡想了想笑道，一時想不起來了，等想起再補吧，說着忽聽雨生在房中咳嗽，又有呻吟之聲，二人便携手進房瞧看，只見雨生已經醒了，但只這場小睡，竟已變了神色，滿面通紅，肌肉腫脹，眼睛張開，却是白睛帶赤，目光呆直，手脚不住的搖動，嘴唇開闔，吧嗒吧嗒的響，喉中發出枯澀的呻吟，見杏如洗凡進來，如似不認識，瞪直了眼，看着她們，杏如和洗凡都大吃一驚，知道他是病了，而且病得奇突來勢甚兇，杏如心中立刻想到自己方才使他下水，幾乎淹斃，現在發病當然由此而起，不由萬分抱歉，奔到床前叫道，沈先生，你怎麼了，雨生心中似尚清明，搖搖頭，吧嗒一下嘴才說道，噯喲，好難過，暈死我了，這男子直轉，接着呻吟兩聲，嘴裏乾得要命，杏如心裏又驚又急，既憐且怕，只可強穩住心神，柔聲問道，你心裏覺着怎樣，雨生回答心裏倒不甚難過，只是發燥，杏如才稍爲放些心，急忙出去取水不料洗凡聽他喊口乾時，已出去斟了水送進來，正和杏如走個對面，就把碗遞過，杏如一心只想雨生害病全是自己所致，自己對他的病須負全責，就再顧不得避嫌，把水送到雨生口邊，無奈雨生正在躺臥，喝不到嘴，想坐起來又因頭暈無力，杏如只得架着他的胳膊，側過身微抬起頭兒，再將碗送到口邊讓他飲，雨生暈暈忽忽，還不忘客氣，連說不敢不敢，我自己來，杏如聽着，忽然不自禁的心裏發酸，望着雨生，竟發生有似對於家人骨肉的關切，岔着聲音說道，咳，你怎麼還跟我客氣，雨生，快喝吧，別教我……說到這裏，覺得底下沒合宜字眼可加，只得咽住，同時悟到失口叫了他的名字，而且語氣太親匿了，自己本由中心感激而發，並無他意，但恐旁人聽着不像還在忸怩，雨生却已將水喝完，頭兒落回枕上，又高聲呻吟，杏如把碗放

在桌上，又問身上覺得怎樣，雨生不住屈伸雙腿，啞聲說燒得難過，杏如一陣慌惶方才過去，聽了這話竟又不自主的伸手去摸他前額，覺得滾燙，再去摸他掌心，也熱可炙手，不料雨生兩手也正在頻頻伸縮，杏如的手恰恰被他握住，不由心中亂跳，忙要用力縮回，但雨生已放開了，杏如心裏跳着，口中說道，曉得還不輕這可怎麼辦哪，說着覺着背上被拍了一下，回頭見洗凡正對自己使眼色，又向門外努嘴，杏如才醒悟方才的話不該同着病人開說，急忙住口，隨見洗凡向外走了，知她教自己到外面商量，就替雨生蓋好被子，又低聲歎語道，你別着急，這只是發燒，過一天就好了，再忍着睡一會，我去想法弄點藥來，雨生微微點頭，還勉強笑了笑，由眼光中表示感謝之意，杏如也給他個安慰的笑容，才走了出來，杏如走到外面見洗凡正在當地立着，滿面憂容，就向她問道，你看雨生的病怎樣，洗凡搖搖頭，悄然道，我看不輕，杏如焦急欲泣的道，這可怎麼好，簡直我害了他，若不是早晨教他下水，那會有病，洗凡道，也不能這樣說，從他方才下水，到這會兒，不過兩三點鐘，得病何致發作得這樣快，我看還許是昨天救我，在水裏淹得太久，用力太過所致呢，現在還不必談這個，快想法兒給他治病是正經，杏如搔着頭含着淚說道，現在大水連天，既沒法請大夫，也沒法送他上醫院，再說我又沒有……沒有……洗凡插口道，你沒有，我有，那倒不用為難，咱們且打算怎樣給他醫治，你是本地人，總知道那裏有好大夫，杏如想了想道，我也不甚知道只在去年我懷孕的時候，曾到石龍街周大夫家門診過兩次，看他生意挺好，價錢又貴，大約是位有名的大夫，洗凡沉吟道，就請這個人來看看也好，只是這樣大水，人家未必肯來，杏如道，就是能來，車錢還不知要多少，在平常時候，他出診一趟，還得一二十塊錢呢，洗凡想了想，猛然把腳一頓道，貴也沒法，你想，雨生救過我的命，你也欠他的情，現在怎能看他病着，不給調治，用錢不成問題，就是千兒八百，我也拿得出，不過是在北京銀行裏，遠水不解近渴，我身上只帶了二百掛零，好在先有得用，不必發愁，我們且商量怎樣請大夫來吧，杏如冒然道，我們出不去，只可打個電話，請大夫自己想法兒來，洗凡道，你這兒可有電話，杏如搖頭道，沒有，得上巷外藥房去借，洗凡笑道，姐姐你真有點兒糊塗了，我們若能出

去，到巷外借電話，也就能去接大夫，再說現在大水沒頂，電話也未必能通，杏如聽着，含愁無語，洗凡却默然沉思，忽聞房內雨生又呻吟起來，就道，姐姐，請大夫的事，我去想法，咱倆從此要分工合作各盡責任，姐姐你暫時當個看護，盡心扶伺雨生，還得勻出工夫，給我們弄飯吃，現在這裏沒一點糧食蔬菜也得趕着買辦，這買辦食物跟請大夫，全歸我負責，再說清楚些就是你打內，我打外，這樣可好，杏如聽她把看護雨生的責任，派到自己身上，不由面熱心跳，只疑洗凡看自己關切雨生，故意這樣的派，既不好意思接受，又覺不忍推辭，怔了一下，才道，妹妹，怎單挑舒服差使派我，咱們掉換過來吧，洗凡道，你不必推讓，我這是有道理的，第一妳性情安靜，宜於照顧病人，我却是跳盪慣的，在屋裏悶不住，出去正好開開心，再說去請大夫人家還不定肯來不肯，總得費一番交涉，我去也比你合宜，第二說句不客氣的話，出去買辦東西，都得用我的錢，若教你去，必然拚命替我節省，那就什麼也不能買了，說着就推杏如道，你進去吧，要好生安慰他請記着你是個看護婦，對於病人沒有什麼嫌疑可避，不用蝎蝎螫螫的，我還上晒台去，瞧瞧可有船隻可搭，杏如正被她說得不好意思，洗凡轉出房門，上三層晒台去了，杏如只得進到房中，見雨生仍閉目仰臥，但口中不住呻吟，就輕輕坐在床邊椅上，低聲問道，你這時可覺好些，洗凡已經替你請大夫去了，雨生此際燒得更為昏沉，好似並沒聽見她的話，杏如也不再問，只屏息凝神的望着他，過了一會，忽然雨生又把兩手亂舞，左手撞在杏如右腕上，便握住了，拉在他胸際放下，另一隻手也按在上面，杏如心中亂跳，想要用力縮回，却覺不忍，心想就讓他握一會兒也罷，他曾為我冒性命之險，我竟拒絕這些微肌膚之親，於心何忍，就悄不聲的任他握着，那知雨生竟把杏如的手按在胸部，竟好似精神得着安慰，因而身心俱感寧貼，居然徐徐睡着，呻吟漸止，鼾聲微作，這時他握的兩手，也漸漸鬆開，杏如已可很容易的將手縮回，但因看到雨生的入睡情形，倒不忍縮手了，仍維持原來姿式，好似木雕泥塑，眼光直注在雨生臉上，彷彿給他相面，半晌又移到被上，彷彿研究上面的亂花朵圖案，其實他眼睛却在視而不見，心裏也茫茫亂亂似有所思，却又不知想些什麼，這樣過了很大工夫，房中除了雨生的鼻息，更無雜響，外

面平日囂譁的市聲，也已斷絕，清靜得掉隻針也可以聽見，但是房門之外，有革履的窸窣聲跑了進來，杏如竟未覺察，直到洗凡拍着她的肩頭，叫聲姐姐，杏如才霍然驚覺，愕怩的立起，那隻手由雨生胸口縮回，和雨生的手摩擦了一下，她忽悟到這情景又被洗凡見了，烘的臉上一燒，那知洗凡並沒理會，拉着杏如出至外間，才說道，我在晒台上看了半天，見過往的船很少，並且都是人家包定，滿載眷人和箱籠，並沒有一隻空的，好容易見着一個人撐着一扇板門，從樓下經過，我看上面只遮着幾幅被子，並沒有很多東西，就喊住他想要搭上去，那知撐的人對我說，被子底下還有一個女人，這女人恰巧在昨天晚上生孩子，她的丈夫被水截在外面，也沒法請人接生，偏又患了難產，直折騰了一夜半天，還沒產下，人已只剩一口氣，我們隣居不好看着她死，只可冒險把她送進醫院，還不知醫院收不收，我聽了自然不能再說，只可另等別的船，等到現在忽看見有一隻小划船，好像在北京北海裏見的那種式樣，上面只坐一個人，却裝了半船大包小件的東西，從街上轉進這房後那條寬胡同，進了正對你們後窗那個大門兒，我看那個划船的約摸三十多歲，穿着一身烊紗衣服，樣兒是上等人，不是船夫，他進門就把船繫在院裏，自己上樓去從窗戶裏直向我這邊瞧，我本想開口跟他借船，忽然想到你們住得這樣近，素日必然認識，所以來找你趕緊快上去說一聲，借着了我就走，杏如聽了面色一沉，眼光釘着洗凡問道，就是我房後那座紅樓麼，那個男子是瘦長身材，臉色很白，大眼睛烏溜溜的，對麼，洗凡點頭，杏如却「吐舌頭，現出驚訝之色，擺手說道，我的天爺，你差點兒沒惹了禍，那個人如何煮得，他簡直是個惡霸，附近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他混賬，你倒想跟他打交道，洗凡聞言愕然道，怎麼，這年頭怎麼還有惡霸，難道他還能像戲裏惡霸那樣搶男霸女，杏如道，雖然不致那樣，也就够利害混賬的了，聽說他是前清提督趙大道的兒子，名叫趙旭初，本身在民國也作過官，如今不幹了，在家裏享福，說起他的惡來，也沒有什麼大惡，就是脾氣太壞，品行不端，你記得春天報上，登着一段趙率吾婚變案，率吾就是他的號，他和太太口角，竟把太太摔下樓去，摔折了腿，險些鬧成刑事官司，花了許多錢，賠償太太損失，結果才從離婚上了結，這事完了以後，跟着又鬧了一場笑話，他也不

是跟那一個小戲園的女角勾搭上了，不多日子，就把人家丟棄，那女角兒跟她的娘，找上門來，尋死覓活，他竟拿出一把綠武的刀，要殺要砍那女子的娘是個老江湖，跟他拚命，差點兒眞鬧了大禍，後來也是出來朋友花錢了的，這還是大事，至於尋常三天兩頭兒吵架，凡是附近住的姑娘媳婦，很少沒受他囉嗶的，提起趙率吾，誰都恨得牙癢，我從住到這裏，常從後門出入，他遇見就頻嘴淡舌，說些不乾不淨的話，有一次竟攔住我硬請他家去串門，吓得我回來就把後門釘死，以後見不着面，才好了些，你想這種混賬人，躲還躲不及，怎麼能惹，洗凡道，原來這樣，這個人仗着上輩遺產生活，也不過是公子哥兒，有什麼勢力，敢這樣胡作非爲，杏如道，說來也怪，這人並不只仗遺產生活，敢情還很有能爲，我也知不甚清，只有一次聽鄰家談論，說趙率吾很有學問，會寫會畫，還會作什麼詩，本地有些七老八十的老官兒老先生，都跟他相好，他又從小跟他父親在營盤裏學過武藝，放洋鎗也有兩下子，有一次正當晌午，我吃完飯，忽然外面一聲鎗響，把附近的街鄰都吓壞了，只疑是出了亂子，連本區警察都驚動了來，細一打聽，敢情是趙率吾看見天上飛來一隻老鷹，一時高興，就放槍打下來，洗凡道，鬧了這樣叫事，難道就沒人干涉麼，杏如道，我也不明白，大概他有些手腕，所以沒見有人不依他，據人說以前，就仗他文武全有兩手，很作些闊事，可是因爲脾氣太壞，聲氣太臭，很多朋友都不理他，他也落得除了囉嘍女人，就是在家裏喝酒，喝醉了拿下人出氣，洗凡笑道，這倒是個怪人，我們不管他怎樣，還是出去請大夫要緊，一時又尋不着船，他家現有一隻，借用一下，總不致於像艷陽樓戲裏惡霸那樣，把我們搶了去，姐姐你別管，我去跟他交涉，洗凡說着，就奔了後墻去，走到沙發和茶几縫隙裏，伸手將那扇糊着紙的後窗拉開，杏如一把沒拉住，口中才說出妹妹你別價……：洗凡已把窗戶拉開，向外一看，不由大驚，只見趙率吾正在和後窗成直線的地方站着，眼光直向這邊注視着呢，原來趙家的樓房是二三十年前的舊式建築，幾道院落全是方厘式，街門在杏如家後窗的斜對過，但街門東面的一間樓房，旁面開窗，恰與杏如後窗相對，這時他正立在窗前，只露半身，穿着蛋青色的紡綢小褂，口銜雪茄，手搖摺扇，現着十分悠閑的態度，但一瞧見洗凡，神情立刻緊張起

來，洗凡在矇矓之間瞧見這趙率吾容貌甚爲俊偉，廣額高鼻，深目濃眉，處處顯露聰明果斷的個性和英武不羣的神采，尤其一雙漆黑的眸子，好似發射着烈火樣的光，顯示出情感的熱烈奔放，瞧着可怕而又可愛，洗凡眼光一瞥，心中才想到可惜這人生了一付好相貌，好氣概竟墮入下流，那知趙率吾在這一瞥之間，已滿臉堆下笑來，先望着洗凡舉起右手，揚了一揚，將指中指相觸，發出清脆的一響，便將口中一隻整雪茄丟到水裏，聳聳肩兒，眼光移到洗凡身後的杏如面上，笑嘻嘻的用不純正京腔說道，王太太你受驚了，這位小姐是你的親戚，逃水來的吧，我方才看見這位小姐在樓頂晒台上站着，雖然以前沒見過，可是我就料到是在您府上住着，錯了王太太親戚，那有這樣漂亮，王太太，您那裏房屋窄小，王先生在家也不便，這位小姐妥到我這邊住，我可歡迎極了，洗凡聽他越說越不像話，才知杏如所言不虛，果然鳥獸不可與同群，再聽下去，還不知說出什麼，既不犯與他鬥口，只有急速退避，就向外一閃，用力把窗子關上，耳中還聽趙率吾那裏不住高喊怎麼閃了我，這可妥命，接着，我的吻飛過去了，慢慢關窗子，留神擠死我的魂兒，杏如頓足道，你眞該打不聽我的話，致這惡賊囉嗦，現在你可信了，洗凡憤恨的道，世上眞有這樣該死的人，簡直和畜類一般，誰能想得到，得得，我可不敢再去借他船了，往後躲着點兒，也就完了，杏如哼了一聲道，完啊，只怕他不完，洗凡道，現在他已經不喊叫了，我們關上窗子不理他，還有什麼不完，杏如道，我說不是現在，是說以後惹下麻煩，你沒聽他說方才看見你在晒台上，已經注意，跟着你又開窗子招惹他，那小子還會放得下你，往後靈有亂揚，別想清靜了，洗凡憤然頓足道，若是這樣，我可不怕他，致他再來囉嗦，話未說完，猛聽砰的一聲，後窗竟自行開放，二人吃驚向外看時，只見趙率吾仍立在原處，手中却握着一枝長竹竿，顯見窗子是被竹竿挑開，趙率吾望着她們，嘻嘻笑道，怎麼沒說兩句話，就躲開了，你們也好意思，來來，請過來，我還有話說，這時依着杏如，就想躲入內室，給他個不理不睬，等趙鬧得自覺沒趣就躲開了，等他離開以後，再把後窗關住，就拉着洗凡要走，那知洗凡已自義憤填胸不甘退縮，竟掙扎開了，奔到窗前，想要教訓他一頓，杏如因不放心洗凡，只好隨了過去，趙率吾望着洗凡說了句小姐

別誤會，我的好意，又對杏如說道，王太太，我實是一片誠心現在王先生必沒在家，他被水截在外面，只怕一時不能回來，府上大約沒預備吃用東西，我這裏都很充足請王太太和這位小姐過來住幾天，不要客氣，杏如尚未答言，洗凡已大怒叫道，姓趙的你說話不如放屁，誰認得你，憑什麼上你家去住，你不是不懂人事小孩子，看情形也未必沒受過教育，怎竟這樣沒有道德，變着方兒侮辱女子，難道你家裏沒有女子，生你的不是女人，一個男子生在世上……趙率吾聽到這裏，似乎不耐再聽，但仍笑着擺手高叫，故意攪亂，擾得洗凡不能再說，他却又改變了安祥態度，和顏悅色的道，謝謝小姐，您居然知道我姓趙，又知道我受過教育，足見對我很關心，我眞是受寵若驚，夢想不到得你這位知己，現在雖談不到士爲知己者死，最低限度也得同甘共苦，不瞞你二位說，我方才出門，是去打聽船期，已經買好船票，決定明天就去上海避水，不想遇見你們二位我也不去上海了，說着由袋中取出一張帶顏色的票子，撕作兩半，投入水中，洗凡這時只可呸呸連聲，罵他胡說，杏如却見他說話時背後有幾個僕人，輪流來往，似乎搬運什麼重物，都放在窗下，心中不解其故，趙率吾又說道，你二位既不肯光臨寒舍，我也沒法勉強，不過總得稍盡些心，你那面的房子，廚房全在樓下一定被水淹了，一時又不能出門購買，我這兒有些許東西，送給你二位用吧，洗凡聽了，才說出一句用不着，我們餓死也不吃你的臭東西，那知道趙率吾忽然一聲高喝閃開了，比楊小樓唱金錢豹那一嗓子，還來得洪亮，隨見他俯下腰去，又抬起來，把手一揚，就見一件東西向窗內飛來，洗凡杏如都大驚躲開窗口，只聽吧嗒一聲，那件東西落在屋角，原來是隻板鴨，還未容向窗外看，又有許多東西接連擲入，好似下雹一樣，杏如洗凡只得躲在墻根看着，只見一隻火腿，兩條鹹魚，一隻風鷄，十個罐頭，四匣餅乾，六盒沙丁魚，六罐油筍，另外還有許多紙包，落在地下摔破，才看出是紅蝦和海參干貝之類，接着又是兩大鐵匣味之素，十幾錢筒砲台紙煙，至此稍停洗凡以爲他擲完了，方要探頭外視，不料由窗口又進來一件龐大的物件，落在樓板上，嘭的一聲，冒出白煙，鬧得滿室雲霧迷漫，探着眼睛看時，原來是一袋麵粉，接着又是一個，第三個却未擲准，撞在窗框上，滾落水中，但跟着又是兩袋用麵粉袋裝的大

米，也擲入房內，洗凡瞧着，已是詫異，心想這樣一個酒色之徒居然能把四十來斤的麵紛袋，擲到丈許之外，還要取准，投入窗口，實是不易，又想他這樣大批投贈，明是自誇富有，藉着物質來作引誘，比逕直調戲，還加可惡，我可不像杏如那樣柔弱，非得教訓他一頓不可，想着忽聽中房又一陣乒乓咕嚕，原來趙率吾那邊，竟按照西餐方式，在送完食的以後，跟着上了水菓，只見香蕉，蘋果，鮮桃，嫩梨，以及大的西瓜，小的荔枝，都像連珠砲似的拋過來，弄得滿地滾蛋，杏如躲在屋隅看着又氣又笑，又恐怕驚着雨生，掀帘看看，見他竟昏昏睡着，方才放心，就向洗凡道，這個混賬小子，簡直發瘋，把他們家的存糧都搬過來了，食物還可以說，這水果都擇爛了，你看，西瓜都裂成八半，滿地流水，眞是暴殄天物，洗凡沒好氣的道，怎麼你還替他可惜東西，那小子就把他自己擇成八半，也是報應該當，說着趙率吾已然分銷完畢，高聲叫道，王太太我把東西禮物送完了，你們不用躲了，請那位小姐出來吧，看看還缺什麼，儘管說話，我再送過去若是沒有，還可出去現買，不要客氣，杏如聽了，低聲向洗凡問怎麼辦，洗凡正低着頭向樓板上拾起兩隻很大的梨，這時梨才上市，又青又硬，但是個兒很大，洗凡拾梨在手，聞言只應了聲我辦，便垂着手走向窗前，趙率吾正等着看見便眉飛色舞的道，小姐，我今兒能在小姐面前盡一點兒心，眞是萬幸，小姐你還用什麼，請告訴我，我無不遵命，就是傾家破產，喪了我這條命，也自願意，小姐你實在太美了，我有生已來，第一次開這眼，一看見你，就覺古人歌詠美人的文章詩句，都成了廢話，要形容你的美，恐怕查遍世界萬國的字典也找不出恰當的字，小姐，我今天眞遇着中國的仙女，外國的安琪兒了，小姐我眞愛你，愛得要發瘋了，杏如聽他說的這一套七亂八糟，心中莫明其妙，只想這小子明是看上洗凡了，調戲引誘都在意中，但像這樣的當面大灌米湯外帶拋文，却是向未聞見，洗凡聽着却在心中暗笑，由這一派胡言亂語，倒想起昔日眞西洋中古代的歷史小說，每見英雄遇着美人，照例有一套歌頌讚美的詞兒，以爲那是神經病和色情狂的表現，覺得十分滑稽，想不到今日竟眞遇着一個模型，想着雖然好笑，却仍沈着臉兒，等他說的告一段落，就應聲問道，你說我美麼，趙率吾一拍衣袢，挑起大姆指道，不識王嬙之美者，無目

者也，你豈止於美　簡直美得叫我害怕，怕的是我的眼被你臉上的珠光寶氣給照瞎了，洗凡聽他說得奇想大開忍不住一笑，趙率吾拍手道，笑了，笑了，你這一笑，直可以把秋天變成春天，天啊，世上竟有這麼美的人，這麼美的笑，洗凡道，你說我美，當然是很愛我了，趙率吾猛的一躍，坐在窗沿上，舉手向上一指，又向胸口一指道，我的愛心，可質天日，小姐你居然感覺到了，這是我的萬幸，否如聽洗凡和趙率吾對答，已自捏着一把汗，這時又聽洗凡居然問起愛不愛來，心中更又急又氣，急的是洗凡出言不檢，將要自尋苦惱，氣的是洗凡明知道趙率吾混賬，而偏跟他挑逗，不知是何居心，只得暗拉她的衣角低聲說你怎麼跟他亂說，快躲了吧，那知洗凡只作不聞，又向趙率吾道，這麼說，你是愛我，愛我可肯替我作一件事，趙率吾把手放在嘴邊，嗞的吸氣作響，探手拋過一個飛吻，叫道，親愛的，有什麼驅使的事，請你下令，我赴湯蹈火，萬死不辭，洗凡格的一笑道，我倒不用你蹈火，只請你赴湯，說着將手指着下面道，看見這下面的水麼，你跳下去淹死了吧，像你這樣無廉無恥，沒心肝的人活在世上，眞教我替你難過，一個七尺的男子，不想去作點兒正經事業，只守在家裏混吃等死，已經不大有人味兒，你還不肯老實，變着方兒欺侮人家婦女，你簡直不如畜類，趁早死了比什麼都强，多活一天，你家的祖坟就多裂一道縫，祖宗多受一天罪，趙率吾聽她突然變口，初覺驚愕，繼而臉上倏白，隨又由白轉紅，到洗凡罵完，他才恢復常態，仍嘻皮笑臉的道，好罵，好罵，原來你是這麼個潑兒繞過來，好好，罵得好，人不能得美人憐也當常挨美人罵，你這一頓罵，我聽着好比吃南海的荔枝，看了西廂記的開簡，只覺齒頰流芳，餘香滿口，倘然能够長久侍奉你的妝台，每日暢快聽你幾頓嬌罵，那才是人生樂境，親愛的，你無妨再罵，我洗耳恭聽，洗凡見他這樣德賴，不由氣得咬牙，知道自己無法對付，只可自認失敗，心中猛一發恨，立刻叫了一聲該死東西，我罵你是好的……：叫着右手一揚，把隻大青梨直向趙率吾擲去，無巧不巧，正擲在他的左眼上，洗凡正在氣頭上，用力甚猛，趙吾又是跨坐在窗沿上，斜扭着身兒，這一下打上，只聽拍叫一聲，那隻梨從趙率吾面上反握回來，落入巷內水中，趙率吾却呀的一叫，向後倒去，直由窗口跌入室內，震得樓板轟的一響，好

像倒」一面墻似的，杏如看着大驚，向洗凡道，這可怎麼好，你這一下砍的不輕，倘若把他跌壞，怎肯干休，你太莽撞。洗凡聲色不動，搖頭說道，我不怕，誰教他囉嗦咱們，這是自作自受，就打官司我也有理，他拋過來多少東西，我才回敬」一下，說着只見對面窗中，有兩個男僕跑入，扶起趙率吾，坐在椅上，僕人喊叫起來，杏如隱約見趙率吾頭上一片鮮紅似乎跌破什麼地方，不由大驚，向洗凡道，你看，他頭都破了，這可要不得」，洗凡眼尖，比杏如還看得眞切，見趙率吾右邊臉上，鮮血直向下流，連小褂上都染紅一片，那兩個僕人在旁驚得手足無措，口中亂叫，趙率吾揮手教他們出去，自己也轉到室隅，隱沒不見，洗凡這時才不由的心跳起來，却不是懼怕，也不是後悔，只好似見他受傷流血，感覺自己從事太過，除此以外，也許還夾雜着別的感情，那就不易分析」，洗凡怔怔的站着，向對面瞧着，任杏如在旁說些埋怨惶恐的話，也不答言，過」兩三分鐘，那趙率吾才從屋角轉出，徐徐走到窗前，方才那付俊偉面目，整潔儀容，已變成醜怪而滑稽，頭上用白布直纏到眉際，好像印度崗捕的裝飾，他的跌傷，想在右邊額角以上，被白布遮住看不見，但那白布的邊沿，染有大片血印，右半邊的臉也滿是血漬，血漬上又粘着一片片的白粉，想是他在傷處上了刀創藥，藥未落在臉上，就被血粘住」，左邊的臉越發難看，那隻被梨打傷的眼，已然不能張開，由鼻梁到顴骨之間，全青腫起來，把眼擠得沒縫，但從那眼角仍不住向下流淚，這張臉半邊青半邊紅，還掛着白粉，一眼睜，一眼閉，似乎整個的臉都扭歪得失了原形，杏如看着忍不住要笑，但洗凡却沉着臉兒，默默的望着對面，那趙率吾受傷以後，竟變了態度，很沉靜的向他們揚揚手，徐徐說道，沒關係，不要緊，這是我應得的報酬，這樣告一段落，總算很好，小姐大概在學校是籃球選手，好準的手法，說着哈哈一笑，洗凡正顏厲色的道，趙先生，我傷了你，好像是不大應該，可是你也自己想想說的什麼話，做的什麼事，恐怕誰也不能忍耐，你應該反躬自問，趙率吾點點頭，擺擺手，默默無語，洗凡又道，我再告訴你，我並不是王太太的親戚，並且跟她素不相識，我是昨天逃水走到這裏避難的，你若是為今天的事記了仇，儘管尋我，可不要錯怪，王太太，還有方才拋過的東西，我們絕不敢領情，你快派人取回去，

越快越好，趙率吾聽着，沉了沉，才悄然笑道，你言重了，這件事我倒是永遠記住不忘，但記的不是仇而是恩，而且你我二個人的事，怎會扯到王太太身上，至於那點東西，不足掛齒，你二位就收下用吧，別辜負我一片誠心，洗凡聽他口吻又涉輕薄，就一推杏如高聲說了句你不收回，我們就給扔到水裏，隨即將身一退，撲的將窗子關上，隨向杏如要了鐵釘和郎頭，把窗釘住，在釘的時候，還怕趙率吾橫加攪擾，但竟意外的不聞聲息，杏如等她釘完，便道，妹妹，你算眞成，居然把趙率吾收拾個不輕，他竟而沒跟你怎樣，我絕沒想到，你知道方才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兒了，洗凡搖頭道，我今兒算長長見識，遇見這個怪人，實在教人莫明其妙，說他下流，外面倒很文雅，說話也像有點學問，說他兇惡，却吃了這樣大虧，倒變老實了，這種人也許許是神經病，沒個說頭兒，可是我們被他攪了半天，把事全就誤了，現在太陽偏西，總得趕着出去給雨生請大夫，不能等到明天，杏如道，可是沒有船仍然出不去，難道你還想跟趙率吾去借，洗凡搖着頭，躊躇半晌道，我再上晒台上去看看，杏如道得了別去吧，方才上晒台，惹出麻煩……洗凡接口道，不去可怎麼了呢，難道就瞧着雨生不給他想法，杏如也覺無計可施，正在相對焦急，忽聞前面巷內似有盪槳之聲，二人都奔到窗口瞧看，只見一隻小划船，正到了門口，船上有一個形似僕人的短衣少年搖着，正向院內張望，瞧見她二人，便駛轉船頭直入院中，杏如尚不知來者何人，洗凡却因認識這隻船，就悟到來者何人，此來何事，向杏如道，趙率吾派人取東西來了，咱們給他拋下去，杏如方才明白，就道，我們那能拋得準，豈不都掉在水裏，洗凡道，你管呢，他拋進來的，我們也給拋出去，說着見那小船已到了窗下，就向那人道，你是取東西了來，等着，我給扔下去，那僕人將船靠在墻下，扶着墻立起舉手說道，我不是來取東西，是我們主人派我來送信，洗凡大愕道，送信，給誰送信，僕人道，我也不知道，主人只教送到這院裏，您一看就明白，杏如聞言就道，這不是扯淡，他給我們寫不着信，快拿回去，洗凡却推了杏如一把道，你先別理他，我還想借這船用用，且看看他信裏說什麼，隨即伸手向下道，把信拿來，那僕人身量頗高，伸直手臂，把信遞上，洗凡接過，見是一隻長條形的宣紙信封，印着淺絳色博古花樣，十分古雅

，右面寫着拜謁王太太費神轉交中間一行是妙手安琪兒小姐玉展，左下角寫的是負荊敗將趙綏，洗凡看着這奇怪的上下款，不覺陽叫笑出來，心想他因爲不知我的姓名，故而這樣杜撰稱呼，安琪兒是他方才給我上的讚詞，妙手是指着我用梨擲中了他，連起來就成了妙手安琪兒，這名兒倒也新穎美邁，至於他自稱負荊，是謝罪之意，敗將是隱寓被我打傷又見信封上竟是很工整的正楷，一筆楷字，寫的那麼蒼勁秀潤，看着可愛，及至抽出裏面箋紙，却是兩張印着鐘鼎文的瘦長詩箋，當作信紙用，上面的字又改了行書，那筆致纖畫銀鈎，龍飛蛇舞說不出的流麗生動，俗語說，寫字等於人的面貌和衣裝表現於外，最能轉移他人的印象，這句話當然很對，因爲洗凡一見這美妙的字體，心中驚訝那樣浪子居然有這等天姿，便不自覺的把惡感減去幾分，接着再看信文兒，上面寫道，安琪兒小姐妝次，僕因不知尊名，故如此冒昧相稱，千祈勿罪，適間樓窗一役，在僕可謂歷史的會見，亦畢生之轉機，卅年噩夢，爲小姐一擊而醒矣，僕生長紈袴習乖張，非不自知其惡而終難痛改，蓋因陷溺已深，聲名已毀，既爲人所共棄，我亦自棄而已，既有良友相箴，亦付諸東風馬耳，久甘爲惡人以沒世，孰意今日小姐戟指痛罵，語語直刺吾心，胸中若有巨篦，盡刮積垢，面上若有利刃，力剝厚顏，倏忽之間，天良現而羞恥生，迨小姐一擊而中，僕更大夢全醒，迨小姐閉窗引退，僕乃痛淚潛潛，不可自忍，初尚不解其故，繼乃大悟，非僅小姐痛詈之言，有如暮鼓晨鐘發我深省，小姐現身窗前，清潔高尚之貌，莊嚴明朗之神，已足使我自知其鄙穢，自慚其醜惡，自悟其代前種種不可爲人，然僕固非愚魯，往日亦有良友賢師，苦口相規，往復循環，言無不盡，僕終置若罔聞，而今聞小姐數言，竟憬然徹悟，豈小姐具有神力感人，抑天公註定小姐爲我命宮之安琪兒乎，感激之餘，尤存奢望，願小姐救人救徹，幸勿仍以我爲數十分鐘前之蕩子，而視爲洗心革面之罪人，慨然許爲朋友幸甚幸甚，祈鑒愚誠，開以覺路，不勝恐懼待命之至，率吾頓首，洗凡看完，心中又是驚詫又是猶疑，自思眞是自己找着麻煩了，這趙率吾信上說的，倒很誠懇，好像眞個由我一頓臭罵，把他給罵覺悟了，但是未免笑話，我怎會有那樣力量，而且向來也沒聽說過惡人被罵而學好的，不過這趙率吾倒是與衆不同，由這信上已看出是

個明聰殊特的人，他還有俊偉的相象，實是極好材料，若能改過上進將來何可限量，我若有力量能成全這個人，未嘗不是好事，跟他交友也可以的，但我是否有這力量，他所說的話是否眞實，他說以前許多良師益友規勸，都置若罔聞，偏我一席就生了効力，世上可有這種事，可有這條理，再一轉想，也許有這種事，有這條理，那必是由於愛的力量口舌所不能爭勢力所不能勤的，往往被愛情輕輕轉移，想着不由面上一紅，暗叫不好，莫非這趙率吾眞個對我起了愛心，那可如何是好，他信上越是眞心，我越不好應付，這實在糟糕在一點鐘前，我還不知道，世界上有這個人，轉瞬之間，竟鬧出如許糾葛，造化弄人眞是變幻難測，這時杏如在旁，見洗凡對着信儘自沉吟，面上忽紅忽白，心中十分納悶，就問道，到底什麼事啊，洗凡霍然驚覺，不自然的笑道，新鮮事來了，趙率吾要跟我交朋友，杏如一吐舌頭道，跟他交朋友，還不如去跟老虎拜把子，這小子賊起飛智，一步步欺上來了，妹妹趁早把信撕了，不要理他，洗凡想了想道，當然是這樣辦不過現在得借他的船，且不能發作，等回來再說，杏如皺眉低聲道，我眞不願你借他的船，不過雨生又得請大夫，眞是兩難，妹妹自己看着辦吧，洗凡點點頭，就把信丟在一旁，低頭向那僕人道，你還等什麼，僕人道，我們主人教等回信洗凡道，沒回信你回去告訴主人，把這隻船借給我用一下，僕人道，主人吩咐，一定要回信，您隨便給寫兩個字兒也好，洗凡道，我沒工夫，你快回去，把船給我留下我自己會撐，杏如笑道，留下船，他怎麼回去，再說他也不敢作主，總得回去問一聲啊，洗凡才覺悟自己過於性急，不由也笑了，那僕人似乎畏懼主人，仍求洗凡寫回信，洗凡沉吟一下，便道，這樣吧，我上船隨你回去，當面給他回信，順便借船，也卸了你的責任，省得往返耽誤工夫，僕人大喜，就問從何處上船，洗凡看看窗口離水面約有七八尺，跳下去很危險，而且難免要被那僕人攙扶擁抱，正在躊躇，那僕人已得了竅法，將船由房門撐入房中，淮開浮蕩的物件，直抵樓梯旁邊，杏如洗凡也循級而下，看看下面，居然堂內行舟，桌案椅榻之間，點綴了一隻船，家室中竟有江湖風味，那隻船因被樓梯阻碍，不能靠到近前，只好在樓梯側面停住，洗凡正要跨過樓欄下去，却杏被如拉住，耳語道，妹妹，你可要留神，千萬不要進趙率吾的門兒

，洗凡點點頭道，姐姐放心，我自有主意，你照應着雨生，我大約不到天黑，就可陪大夫回來，說完隨即擊足跨進樓欄，懸身向下溜去，落到船上，輕輕坐下，將手一擺道，姐姐一會兒見，那僕人將漿一點墻角，船就轉頭向外，出了房門，杳如先奔到前面樓窗張望，見那船徐徐搖出街門，轉入巷中再看不見，想到洗凡此去要先同趙率吾打交道，甚爲擔心，忙又走到後窗去看，無奈後窗去已被洗凡釘住，只得重將鐵釘起下費了很大力氣，累得氣喘吁吁，方才把後窗開了一扇，向外看時，只見洗凡的船，才從巷口搖將進來，漸漸到了後窗下，也就到了趙家門口，洗凡不知何時已換坐在船尾，代那僕人盪漿，那僕倒坐在船頭安坐，無所事事，看洗凡弄船情形，手法雖欠純熟，但也頗能運用，想見她曾習過划船運動，當時到趙家門外停住，洗凡向那僕人說了兩句話，那僕人就立起身，仰首高呼老爺，叫了幾聲，才見趙率吾從樓窗探出頭兒，半邊臉全被繃布蒙住，只露着一隻右眼，向下瞧看似乎猛吃一驚，怔了怔才叫道，呦，這位小姐居然光臨寒舍，眞教蓬壁生輝，快請進來坐，說着，就罵那僕人混賬躲懶，怎麼讓小姐划船，你還不快接過漿搖進來，僕人還未答話，洗凡已沈着臉兒向他擺手道我並不是光臨，你也不用生輝，趙先生，因爲有件要緊的事，得立刻出門一躺，想借你這隻船用了，所以自己過來對你請求，不知你可肯借，趙率吾聽了，滿口應道，當然可以，一定可以，這點小事何必說到請求，實不敢當，妳上那裏，我送妳去，洗凡正色道，不用，我只借船，用不着人，趙率吾誠誠懇懇的應道，是是，不過我對小姐實在心悅誠服，很希望能替妳盡一些力，妳……妳已經看見我的信了吧，洗凡道，見過了，趙先生，只要你的心地行爲，永遠跟信裏說的一樣，我將來自然能作你的朋友，不過今天還用不着你友誼的幫忙，請你言行相顧，一切自重，趙率吾悚然改容，鞠躬說道，是是，我謹遵台命，請小姐不要誤會，我實在是……是……現在也不必說了，那麼就派這僕人伺候小姐同去吧，洗凡道，用不着，我自己會搖船，不用人伺候，你定要派人跟着，可是怕我拐走你的船，趙率吾連咳了幾聲道，那裏話，那裡話，您眞看我卑鄙不堪，這樣我也不敢說了，小姐就請便吧，我這裏還有一隻船，你儘管用，不必忙着還我，洗凡道，那麼謝謝，我不到天黑，就可以把船送回

，現在請你這位管家下去吧，趙率吾便喝那僕人即速下船，那僕人向洗凡道，小姐您把船搖進院裏，我好下去，洗凡道，我不能進你們的院門，那僕人道，那我怎樣下去呢，趙率吾在上面聽見，便罵僕人，混賬，你還敢勞動小姐送你進來，趁早往下滾，那僕人倒也聽說，不顧沾濕衣服，噗咚便跳在水裏，半泅半走的進院去了，洗凡舉手向樓窗說聲謝謝，便撥棹轉過船頭，無奈手頭太生，費力半晌才轉了過去，那船上本是雙槳，洗凡坐隱之後，兩手各執一支，便施展往時在北海練過划船技術，向外搖去，忽聽背後趙率吾又叫道，小姐，請妳小心，外面水深的很，又有逃難的船和筏子，胡衝亂撞，我不敢說陪妳去，只有求妳多加小心，一大意可就不得了，洗凡道謝謝你，我知道，水深也不過幾尺，又是在街道上，並非大江大河不怕什麼，說完便搖出巷口，漸漸踪影不見，杏如瞧着心中甚為詫異，自己竟白替洗凡擔了回心，趙率吾對她居然如此正經，如此恭順，實是意想不到，難道洗凡一擲之功，竟會把他教順好了，世上那有這樣希奇的事，趙率吾惡名久著，劣跡昭彰，遇到洗凡這樣美丽女郎，就如蒼蠅見了葷腥，方才的調戲行為，正是他的本色，洗凡不客氣利給他打擊，我已很擔心他的報復，但他反而來信謝罪，要求交友，我更認為是黃鼠狼給鷄拜年，沒安好心，洗凡偏又急於出去給雨生延醫，和他當面借船，我攔阻不住，只恐洗凡一去就許被架進家中，那種出名的惡人，什麼事作不出來，何況在這大水漫天的嘈亂時候，那知完全出我意外，趙率吾大變常態，對於洗凡竟是循規蹈矩，唯唯諾諾，連一句越理的話也不敢說，好像已被洗凡制伏，十分畏懼似的，難道洗凡有什麼不可思議的魔力，杏如這裏納悶，暫且不表，且說洗凡搖船出巷，因為在樓中困了一日一夜，精神鬱悶，以為在短時間內無望重覩街市，如今想不到竟得坐船出來，不由心中開豁，就好像久羈牢獄的囚徒，一旦得了自由，只覺飄飄然似有挿翅凌空之感，及至出巷到了街上一看，便又不禁發生感慨，眞個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第一置身船上，距離平日行走的街道，高了七八尺，已覺世界大為差殊，瞧瞧街旁房舍，常常生出幻覺，三層樓房看作兩層，兩層樓房看作平房，一切建築都似突然減低，想想才明白有一節藏在水中，街上的樹，大都只露着圓的樹冠，乍看幾疑是公園中低俟的龍爪槐虬松等

類，或是野地一叢叢的荊棘蒿菜，遠瞧也許疑爲沼澤中的蘆葦赤蓼，這是植物，還有幾種動物，街頭警察值崗的六角木閣，倒在水中，露着隆起的一部，飄飄蕩蕩，好像海中的大魚，露鰭游泳，還有一輛輛汽車，當水來時各自奔馳逃命，但到水齊油箱，便自不能行動了，那樣龐然大物無法搬移，車中人只可自行逃走，任其留在那裏，漸漸全部沒入水中，只露車頂在外，看着就好似萬年永壽的大龜在河中曝背，除此以外，還有許多的傢俱什物，隨波飄蕩，還有兩隻不知從那裏流來的棺材，也在街頭遊蕩，洗凡瞧着暗嘆，這一回大水，眞是空前浩刼，這眼前景象，好似河伯顯示威德，破壞了千萬活人身家性命，把破壞成績放在街頭展覽，而且對已入棺多的死人，也不許他們泉下長眠，硬給拉出來進都市遊歷，枯骨無知，尙遭罷了，至於這些家室破毀，什物全空的人，本來正該逃開酷暑，喜入涼秋，執業加倍精神，尋樂更增興會，那知意外的大水來臨，毀壞了多少快樂家庭，冲散了多少兒女骨肉，打消了多少美滿富麗的希望，挫敗多少慘淡經營的事業，這些可憐的災禍餘生，現在都向何處安身立命，轉瞬秋涼一過，便到嚴冬，無業無家，又怎能存活下去，即使苟延殘喘待到水退之時，歷刼歸來，又向那裏尋他的家室，尋他的產業，洗凡且思且嘆，這時日已沉西，又加夾道都是青灰色的樓房，遮得陰陰森森，顯得水色越發沉黑，微風中起，水面鱗鱗生紋，洗凡覺得天地變色，似乎身在江湖之中心想往時讀詩，記得有潮來天地青一句，想不到今天在都市內，領略到個中情景，再向前走，又見許多大高樓房，多是達官富貴之居，平日都是車馬喧囂，此際却寂如死然，尤其那慣停汽車的門口，這是多泊着一隻小船，被街旁風景樹襯着，大有臨水人家，柳陰繫艇的風味，還有一處臨街的房舍，一個老人，由窗內伸出竹竿，臨水垂釣，居然釣得尺許的活魚，眞是善於利用機會，也許是娶留紀念，日後可以指着繁華市街，誇說會在此間垂釣，其實這種魚萬吃不得，不但水流汚穢，帶有無數病菌，而且水中每有浮尸，便被魚群包圍，雖然未必嚙食人肉，但想着終覺惡心，洗凡徐徐划槳，覺得觸目生趣，又轉過一條街却見有賣燒餅的小販，將竹籃頂在頭上，全身浸在水中，僅僅露出頭兒，可以張開口眼喝，還有討飯的乞丐，也把飯罐頂在頭上，沿街喚討，偏偏水面上漂着許多糞穢，就在他

們嘴下動彈，他們並不理會，用手撥開，仍向前走，洗凡瞧着可憐，又覺驚異，這麼大水，他們怎還出來，但轉念他們不出又將如何，既不能坐以待斃，就只得爲求生而拚命了，等乞丐走到近前，丟了一角錢給他，再向前走，便到了商肆櫛比的繁華區域，只見家家樓窗，都有人頭重疊，好像寂寞至極，以覽風景自遣，都靜然無聲，間或有人坐船購物，也從樓窗繫籃上下互作交易，洗凡刻船走着，漸漸船隻擁擠，水也淺了許多，原來前面是一片高地，唯一未遭水患的地方，洗凡向前一看，只見五六丈外便是乾地，人煙稠密，市聲喧嘩，旁道貨攤，擺得密密層層，宛然似歲暮的年貨上街的光景，不由心花怒放，和哥倫布船到美洲，發現陸地一樣的歡悅，雖然她只在水中困了兩天，但和哥倫布在大西洋走了三個月的情緒，差不多少，就一直向前划進，無奈這裏竟成了碼頭，小船約有百八十隻，擁擠不堪，只得向空隙處奪路而行，那知走不多遠水更淺了，船底磨着水面下的柏油路，戛戛作聲，寸步難移，只好停住，洗凡心想這裏水甚淺，但道路坡度甚小，四五丈外才是乾地，又怎樣過去，莫非坐船來的人，部得淪水，及至仔細一看，又發現一種奇景，原來淺水處有許多人力車，因這地方水深僅及輪軸，可以活動，就給船隻和乾地作了聯絡工具，船隻到了淺水區域，便自停住，船上人換坐洋車達到乾地，回來時也是用洋車送回，和海中船舶不能近岸，同舶板聯絡岸上交通一樣情形，這時已有洋車夫來攬生意，洗凡本欲上乾地去購買食物，而且否如所談的大夫，也在乾地那面，但想到小船無人照管，倘若丟失，將何物歸還原主，躊躇半晌，只可將船倒退，出了淺水擁擠區域，才撥轉船頭，重於歸路，沿途留神街道兩旁，一面向商店購買應用食物，一面尋覓大夫的招牌，想隨便請一位給雨生治病，先在一家商店櫥下，仰求人的要買幾樣東西，但店中人多答以沒有，有的也非常昂貴，洗凡暗罵奸商乘人於危，眞是可恨，又盤算自己的錢，須要留給雨生治病，不宜花用，好在家中有趙牽吾所贈之物，且用了再說，等水退後我回北京取來錢，再還他不遲，而且天已向晚，還是轉心尋訪醫生要緊就在划船前行，看見路旁宅院，花牆之上，有位警察騎馬式坐在牆頭，兩足懸空，看樣兒岌岌可危，一動彈就要跌落水中，戰戰兢兢的簡直受罪，既不能維持交通，他無須指揮車馬，便有盜賊滋

事，也是乾看着沒有追拿，還擺樣子作什麼，洗凡忽然心中一動就掉船近前，向警察詢問附近那裏有出名的好大夫，那警察聞言，不假思索便指着前面道，那邊四明里，有位唐大夫，是很有名的醫生，洗凡謝了一聲，重復前行，出去三四箭遠，才見路南一道寬濶的長街，街口寫着四明里字樣旁邊牆上釘着一道橫牌，畫着一隻大手，三指拳縮，二指直伸，指着街內，一旁註有唐化人大夫寓巷內十九號，洗凡便撥船入巷，又轉了一個灣，才見路東一座三厦的新樓房，用紅磚砌蓋，門窗也俱有紅色，門外也掛着牌號寫着儒醫唐化人寓，大門却在開着，洗凡一直進去，這宅子因爲下有地基，基址甚高，台階約有十多層，最上層簷在水面以上，洗凡看着心想這房子底層就有平常的樓一樣高，大約並未被水，就把船泊在階旁，攀石欄上跨遊廊，才轉到樓門口，舉手按鈴，須臾有個僕人出來一見洗凡便先說道，你來找誰，現在過了門診時候，我們大夫不看病，洗凡道，我不是來治病，是來請大夫出診，僕人搖頭道，更不成了，這樣大水連天，大夫絕不出門，昨天王督軍派人請了三趟，都沒肯去，你還是另找別人吧，洗凡心中有氣，暗想這大夫好大的架子，行醫應以救人爲懷，怎能因爲關水，便不治病，但犯不上和僕人鬪口，且等見到大夫再說，就道，去不去沒關係，我要見見大夫，跟他談兩句，僕人道，你認識大夫麼，洗凡只得說謊道，怎不認識，你快去說一聲，僕人見洗凡美麗大方，覺得必是巨家閨秀，又聽她說和主人熟識，就不敢怠慢，說聲那麼您請裏面坐，隨即延洗凡進了樓門，到一間客廳而衆待診所的房內坐下，便自去上樓通報，洗凡向房中看看，陳設頗爲簡單，坐具甚多，桌椅都是紅木，還有兩套皮製沙發，牆上字畫，也全是明貴之品，另有二十多塊大匾，把四面牆掛得重重疊疊，迎面三隻大玻璃盒，裏面擺着的全是鑲着頌詞的銀杯銀盾，處處表現主人是位很富厚的名醫，再看進門一張長桌之上，在兩隻豆青大瓶的中間，有一塊長方形大鏡，安在刻花木架上，鏡心是虎皮宣紙寫着許多行小字，洗凡見第一行寫的是化人醫室診例，不由注目細瞧，原來上面分爲兩節，一節是門診，由上午十一時至十二時，名曰半費施診，專爲貧寒無力之戶而設，價目初診五圓，復診三圓，拔前加倍，下面還有小注是，凡衣服過於襤褸，氣味難聞，有碍大衆衞生者，概不診治，自下午

二時至四時，爲正式門診，價目初診十元，復診六元，拔前加倍，另掛號費五角，茶水招待費五角，洗凡看着一怔，心想這可新鮮大夫爲貧民特減半費，門診還須五元，已經可驚，怎麼正式門診，還要茶水招待費，大約病人候診時，擾他一杯茶水，也須付錢，但人家要不喝茶呢，再向下看，是出診規例，下午七時至九時，爲出診時間，須先一日前來掛號，費掛號二元，出診在本界內，每次三十元，車資加二，出界以路程計算，每逾華里半里，加十五元，車資亦依比例增加附診不應，若有必需，即作出診兩次計，當日延請，一切加倍，臨時隨請隨到，照加五倍，夜間十二時前臨時延請，照加十倍，十二時後不應，旁邊另有鄧行，嘉濟本醫寓主人奉佛多年，性素慈悲，心存普濟，立志印經千卷，廣渡衆生，倘有病家欲蒙佛佑，早起沉痾，請即共襄盛舉，以結善緣，出資多寡，各秉虔心，隨時交付掛號處便可，化人醫寓主人敬啓，洗凡看着，不由暗吐舌頭，心想，幸而還是性素慈悲，心存普濟的佛門弟子，還把診資訂如此之高，規例訂得如此之苛，滿紙冷酷食婪，只見元元，倍倍，全力壓榨病人的金錢，毫無仁愛之念，我今日實是錯投門路了，想着忽聽門外履聲橐橐，有人進來，急忙回頭，只見由外而進來一個少年，約有二十四五歲，長方臉兒，濃眉大眼，丰神秀整，只是神情鬱鬱不舒，帶着愁容恨色，身上穿着淺灰嗶嘰西服，手持草帽，似乎不知房裏有人，直着眼兒，似有所思的走進來，門旁正放着一張衣架，他手法很熟的把草帽向上一丟，恰掛在衣架鉤兒下，隨即坐在臨窗沙發，發出疲乏而懊喪的一聲咳，咳聲未已，忽瞧見對面立着個女子，他愕然立起，望着洗凡，方要說話，那僕人恰從樓上下來，進門向洗凡說道，請您稍候，大夫這就下來，說着瞧見那少年，就叫了聲少爺，您回來了，那少年點點頭，僕人退了出去，洗凡才明白這少年大約是唐化人的兒子，却又詫異，這兒子即有一個善於弄錢的老子，正可坐享厚福，却如何神色愁慘，說時那少年不錯眼的望着她，忽然走進一步，開口問道，小姐貴姓，洗凡答道，我姓馬，您貴姓，那少年道，我姓唐，洗凡道，唐大夫是你……那少年接口道，是家嚴，但是說時變眉緊皺，好像對洗凡的問句憾覺不快，洗凡正驀訝他不該在說這話時作這表情，那少年又向洗凡問道，小姐好像沒有來過，你是……洗凡明白他

的意思，答道，我是來請大夫，那少年面色微變着道，是妳自己……洗凡道，不是，我請大夫去給朋友治病，那少年面色更沉鬱了，似乎聽到不適意的事，低下頭不語，洗凡更覺奇怪，心想這是什麼意思，我來請大夫治病，他爲何不高興，難道孝心過重，怕他父親出去落在水裏，正在這時，門外又有步履聲音，却是拖拖曳曳，像是老年人走路，洗凡料着必是大夫來了，那少年聞聲迎了出去，走到房門口，恰和外面的人遇上，來人約有五六十歲，面貌和少年簡直一樣，一見便知是父子，雖然老了幾十年，但那整潔的風度，似乎比少年還要漂亮，唇而沒有皺紋的臉，配了兩撇添黑小八字鬍，頭上稀疏的黑白頭髮，還向左右分梳，只是一張嘴特別的小，嘴唇特別薄，顯得嚴冷陰險，和那少年完全不同，身上穿着藍色硬紗的長袍，脚登粉底緞鞋，瞧着通身上下，好似連個土珠兒都沒有，便是手中的煙袋，也擦磨得雪白倍亮簡直是小官僚的模型，一點不像醫生，他的脚才踏進門內，已被那少年迎住，叫聲爹爹，洗凡也就知道確是唐化人了，唐化人看着他的兒子，臉上毫無表情的哼了一聲，仍向裏走，那少年攙在他面前，低聲說話，唐化人縐眉閉嘴很不耐煩的聽着，洗凡因距離頗遠，那少年聲音又低，聽不出說的什麼，只隱約聽到屢有姐姐姐夫，和要死活不了等語，唐化人聽着搖頭也說了幾句，似乎表示拒絕，那少年隨作出懇求的姿式，發出悲憤的聲音，又繼續說了許多話，想是因爲感情激動，語聲漸漸提高，洗凡聽見有他們實在可憐，您難道看着他死，姐姐將來可怎麼得了，最後又說倘若妳到晚上不去姐姐跟她婆母還要前來叩求，唐化人聽了，這句勃然大怒，張口噴了那少年一臉唾沫，頓足罵道，混賬，混蛋，這種話你也對我來說，他們周家都死絕了，碍我屁事，憑什麼囉嗦我，我行醫是營業，不是給親戚盡義務的，他們周家當初開綢緞莊時候，並不曾白給我送兩箱綢緞，我行醫也不能白伺候他，你這東西，胳膊外彎，那少年還央告道，您別這麼說，不管周家不是也得爲着我姐姐麼，倘然姐夫死了，姐姐將來豈不也是您的累，唐化人更怒，罵道，放屁，憑什麼是我的累，嫁出女潑出水，往後死活由她，我還管一輩子，你再說就也給我滾蛋，那少年立刻閉口無言，向後倒退，頹然坐在沙發上，唐化人才氣洶洶的走入，瞧見洗凡並沒招呼，只坐在椅上，似乎運用克制工夫，

把氣消下去，慢慢把煙絲裝入煙管，吹燃紙枚，吸了兩口，才向洗凡問了貴姓，又問有什麼事，洗凡道，我有個朋友害病，要請大夫出診一趟，唐化人搖頭道，不成，外面這樣大水，我的汽車開不出去，從昨天已竟停止出診，門診還勉强湊合，說着指指那診例牌子道，明天你按時候帶病人來看，洗凡道，病人實在不能起床，務必請大夫辛苦一趟，我坐了船來，可以接送，唐化人仍搖頭不充，洗凡心中十分氣惱，但想道天色已晚，不能再去尋請別的醫生，雨生的病又不能耽擱，只可盡力央他一行，便又說了許多好話，大約唾沫費了半碗，時候費了半點唐化人意思才有點活動，先立起由窗戶向外看看，才回頭向洗凡道，那小船是你的麼，那太小了，危險的很，我自己倒有隻稍大的船，可以坐了去，你可得照車資的規距，加倍付船錢，洗凡聽他居然肯去，滿口應道，成成，我付，我付，唐化人道，不但船錢，診費也得另外商量，我冒這麼大險出診，是向來沒有的事，你今天是當日掛號，又是臨時請診，已竟該加倍而又加倍，何況在我停止診病的時候，徧冒着大險出去，這應該按着離津出外的辦法，診費五百，車費一百，請先付了吧，洗凡聽着不由脊骨生涼，舌頭伸出縮不回去，心想這老東西眞是惟利是圖，而且竹槓也太大了，我便悉儘娜賦，也不够他要價的一半，而且這種事還不好煞價，便煞價也不能煞到減半，即使他肯減半我把身上的錢全貢獻他，又拿什麼給雨生買藥，更別提我和杏如暫時如何生活，看來這醫生是請不成了，待要拂袖而去，又想請不着醫生回去，愧對雨生，只可明知其不可而爲之，就向唐化人婉商道，大夫，我請您冒險出門，實在應該照出診費，無奈我原在北京上學，這次到天津，並沒帶許多錢，又遭到水災，等於困在這裏，實在拿不出許多，請您特別從全，作作好事，我只能出一百塊錢，就算只付船費，診費請您義務了吧，要是不能，就請暫且記帳，我給您寫個字據，等郵政一通，我就寫信教北京寄錢來奉還，您看可以麼，唐化人斬釘截鐵的答道，不可以，你當是是肩挑小販，可以隨便划價兒，未免太侮辱我了，我說出六百，五百九十九也不成，我這裏章程，出診費在掛號時就得交齊，等我去了再給都不成，何況你……哈哈，眞是笑話，誰聽見醫生有計賬的，錯非走江湖賣野藥才肯記賬，等掙好了再收謝禮呢，小姐，我看可以不必談了你請便

吧，洗凡直氣得要哭，若不是心中念着雨生病榻呻吟的影子，此際便不給他一個嘴吧，也就怫然自行了，當時把氣壓了又壓，還向唐化人婉言懇求，唐化人只把兩眼望着屋頂，繼而低下頭吸水煙，不但對洗凡的話，好似馬耳東風，簡直無視了她的存在，最後聽洗凡說醫生應有濟世救人之心，不該只看重金錢，唐化人大怒叫道，你說沒用的話，我這是營業，並沒有白伺候的義務，錯了我的價兒，就是不去，你到米面店去說餓了幾天要他們白送幾斤米，他們可能給麼，世上都是一樣理，米不白捨，病也不白治，莫說是你，就是我的姑爺，現在得病看看待死，昨天我女兒給我跪了兩點鐘，我因爲她出不起診費，都沒肯去，何況是你，我認識你是誰，洗凡聽着，才明白方才他父子齟齬的原故，心中完全斷望，正要馬這冷血動物兩句，掉頭自去，不料忽有大聲發於對面，連叫了兩聲好，這聲音十分特別，好似夾雜着悲痛，憤恨，鄙薄，絕望，種種感情，由內心迸發而出，聽着有似冷笑，但又帶着痛哭的音調，洗凡聽了一驚，舉目看時，只見對面窗下沙發上的少年，已然立起，屹然挺立，面如白紙，兩目外突，直瞪着唐化人，眼睛都紅了，身體也微微抖戰，好似人在怒極時，預備拚命的樣子，唐化人也已轉過臉望着他的兒子愕然問道，紹文，你是怎麼，要瘋呀，洗凡方知這少年名叫紹文，但他這樣瞋目怒視着父親，意欲何爲，只見紹文嘴唇動了幾動，猛然一跺脚，作了個決心姿式，大聲說道，爹爹，我可忍不住了，今兒要跟您說幾句話，就是您把我宰了，我也要說，唐化人氣得顏色更變，叫道，好，你請說，我早知道你眼裏沒有我這個爹，紹文道，你別這麼說，請問我從小兒到現在，幾時曾惹你生過氣，今天倘然我說話冒犯也是被你逼得沒法兒，說着又叫聲爹爹，我爲二姐夫的病，已經央告您兩三天了，姐夫是外人，二姐可是您親女兒，姐夫害了這樣重病，倘然有個好歹，二姐這世豈不完了，二姐若不是您的女兒也求不到您跟前，二姐家裏，若是有錢，也不一定非得請您給治，天津醫生多了，只是她太已貧寒，沒力量請別的醫生，才苦苦求您，方才我到二姐家去，看見姐夫越發沉重，二姐哭得要死，對我說家裏連飯都沒有吃的，又遇着發水想出門上當鋪當當，都沒法去，她和婆母已經餓了兩頓，又瞧着病人焦心，看來也沒指好望了，只等他一斷氣，婆媳就一同上吊，您聽着

不覺慘慶，所以我回來央求您去看看，治好了姐夫，就算救他們一家，若是一定不肯去，就請他們一筆錢，另請別人醫治，那知您還是咬定了非得先繳診費不可按目下你您這些年弄的錢很不少了，何在乎這點數目，就是二姐眞送錢來，難道您就忍心收麼，唐化人氣得雙脚齊跳，叫道，反了反了，好孩子，我養你長大，出錢供着上學，如今大學畢了，才回家後一個月，就來反對我，這是你在外面學會的非孝主義，家庭革命，回來跟我實行，是不是好孩子，你既向着外人，也趁早給我滾蛋，紹文冷笑道，滾蛋不難，我從回來沒幾天，就知道不久必然滾蛋，不用您趕我自己也怕在家裏害神經病，不過我得分辨明白，我在外面絕沒受邪說迷惑，本心只想孝順我的老父，永久在膝下承歡，現在鬧到這樣地步，我也無可奈何走是必須走了，可是父子終是父子，我愛我的父親，還得把要說的話說了，唐化人揷口罵道，放你媽的屁，趁早快滾，用不着你愛我，紹文只作未聞，仍自說道，參參，你這樣行爲要明白並非好事，第一我替您慚愧，就說對二姐這種情形，我記得咱們跟他家還沒定親的時候，他家正在興旺，開着綢緞莊，軍衣莊，您那時正從張家口丟了稅局的差使，沒奈何回天津掛牌行醫，認識二姐夫的父親，十分要好人家給您介紹了許多濶主顧，您才得了聲名，立下基業，覺得無恩可報才把二姐給了他家，那時您是多麼熱心，他家就有個小兒孩咳嗽，您只聽見信兒，不等請就跑去給治，現在他家混落魄了，您就變得這個樣兒，參參，世上的人，都是在父親跟前長大，心裏最尊敬的就是父親，若是父親作出這種事，兒子實比殺頭還難過啊，第二我替您冤枉，您向來是重男輕女，把女兒不當人看，我大姐婆家日月很好，所以來往得還像親戚，二姐就不用提了，至於我跟紹武弟弟，實在您是特別看重，費心費力，都是爲着我們，就是您現在年紀已老，財產很多，還心不肯歇，拚命弄錢，當然並不爲自己，是爲着兒子，可是您未免想不開，財產跟人心一樣，沒個滿足，有十萬想百萬，有百萬想千萬，其實錢多了傳給子孫，是利是害，很是難說，現在我已經不是這家裏的人了，財產當然沒我的份，將來全歸紹武享受，他一人得許多遺產，足够受用，您何還苦用許多心機，招許多怨恨，弄那用不着的錢，依我勸您，以後能醒悔前非，改絃易轍作些眞正善事，自然最好，若是不能，您也

要把醫業停止，別再制削可憐的病人，安享幾年清福，求個良心安穩吧，這是兒臨別的……願望唐化人氣得直翻白眼，渾身抖戰，指着他叫道，你少說這個，誰是我的兒子，誰是你的爹，快滾，快滾，以後你永不許進這個門兒，就在外面餓死，也別想討我一個小錢，紹文和聲道，您請放心，我絕不會再要您的錢，就是餓死也要尋個遠遠地方去死，昨天看您跟二姐的情形不過怨您對骨肉太沒情分，還想或是姐夫以前對您有什麼不好，惹您傷心，所以不肯管他，我一直在外上學，並不清楚家裏的事，不取過於武斷，今日又親眼看見您對這位小姐的情形，人家冒險駕船來請大夫，試想若不是病勢危急，怎肯冒險前來，又這樣苦苦央求，您竟乘人於危，大敲竹槓，人家實在拿不出許多，許着日後付還，您竟少一文也不去，簡直見死不救，敢情您這幾年買房置產，和預備傳留子孫的錢，全是這麼來的，爹爹我不怕您生氣，就是現放着萬兩黃金，我也不敢用手摸一下，唐化人頓足罵道好，你說的好，竟把手中水烟袋向兒子擲去，因爲氣極手顫無力，並沒擲到紹文身上便落在地下，紹文瞧着唐化人，鞠了一躬，叫聲爹爹，以後保重，我走了，唐化人氣喘吁吁，倒在椅上，將手掩面，發出低細的嗚咽之聲不知是氣的還是捨不得兒子，隨又抬起頭，見紹文還立在門口，回首相望，就厲聲叫道，快滾，再說什麼也沒用，我寧斷子絕孫，也不要你這逆子，再不走我教人打出你去，那紹文聳聳肩兒，默然無語的，從衣架上取下草帽，戴在頭上，徐徐向樓門走出，洗凡意外的參加了這幕家庭悲劇，起初見父親被兒子數訓，心中甚爲暢快，及至聞成骨肉慘變，父子分離，又不禁替唐化人難過，衰年暮齒，失去家男，精神不知何等痛苦，但又想這樣狠心涼血的人，也該受到這樣報應，他的兒子想是積憤太深終至爆發，然而竟爆發在他和我口角的時候，好似他父子反目，是因我而起，我眞是倒運，無端參加這場是非，現在還不快走，等待什麼，想着就悄不聲走出門外，見那唐紹文正立在廊下，堦旁有一隻丈餘長的半舊平底船，泊在自己小船旁邊，是來時所未見的，唐紹文正扶着廊柱，想要跳下那平底船，見洗凡出來，就對她點點頭，說了一句英語的慚愧，洗凡不知他所謂慚愧，是指着被自己看見他的不孝行爲，還是指着唐化人不肯應允出診，替他父親道歉，但瞧他的目光，望着自己含有熱烈情緒。

似乎和方才沉鬱形情，大不相同，不由心中一動，暗想莫非方才他對父親巨目，是同情於我，因爲發生義憤麼，但我和他並不認識，世上那有爲陌生人抱不平，而反對父親的呢，洗凡想得實是不錯，唐紹文對父親爆發惡感，洗凡實是很有力的導火線，固然他對父親行爲，久已不滿，又因姐丈害病的事，深受刺激，青年的火性，久已難於自制，但他何以不遲不早，偏在唐化人訛索洗凡時候發作，這裏面當然又有理由，凡是富於感情的少年，看見少女遇到患難受到欺凌，恐怕很難忍心不管，無論這少女是陌生是熟識，而且紹文自從看見洗凡，覺得似曾相識，便發生一種不可形容的心理，似乎一瞥之間，腦中便像攝影機似的深深印上她的影子，心坎也立刻開拓了一片地方容納了這個玉人，及至看到洗凡和唐化人談判，一個懇求人的，倒顯得那麼清高坦白，一個受人懇求，倒顯得那麼卑鄙陰狠，他只覺得一個可敬，應該幫助，一個可恥，應該反抗，一時忘了眼前的女子素不相識，倒好像負有愛護她的責任似的，對於另一方却並沒忘記是他的父親，但因爲他是父親，所以心中更覺難忍，又加以蘊蓄的惡感，就作出不合理的譏諫，以致鬧得骨肉分離，倘然洗凡是個男子，或是女子而醜陋不堪，唐宅的家庭慘變，即使終不能免，也許能延緩幾時呢，當下洗凡也對紹文點頭，覺得他無論如何，總是因自己的事而觸怒父親，被逐出家庭，失去了財產，應該說幾句感謝的話，無奈這話大不好說，只得把感激心情，表現在臉面之上，眼光之中，只低聲說出一句，唐先生我太抱歉了，唐紹文聳聳肩笑了一笑，尚未答言，忽見唐化人跟了出來，向紹文喝道，不許動我的船，船是我的，你不是唐家的人，別用唐家的東西，洗凡回頭見是唐化人，好似喝醉了酒，紅着眼睛說話，便明白這隻平底船，必是唐化人在發水後買的，唐紹文以少爺資格，自然可以隨意乘坐，方才坐着出去探望姐丈，還是船的主人，現在即已被逐，自然沒資格再用這船，所以唐化人加以攔阻，想着見唐紹文望望堵下的水，又瞧瞧他父親說道，怎不許我用船，我可怎麼出去，唐化人道，那我管不着，你泅水出去，淹死正好，唐紹文擺擺手，現出無可奈何的樣兒，悄然道，我借用一會，少時送回來成麼，唐化人咬牙說好幾個不成，洗凡心想這可是誠心擠兌人，即趕他走又不許坐船，他可怎麼樣出去，我這小船可坐兩人，何不帶

他同行，但轉念莫非唐化人捨不得兒子，故而藉口把他留住，徐圖挽回，若果如此，我帶紹文出去，豈不離人骨肉，現在我爽性進一步給他們解合解合，作件好事看着唐化人，還瞧着他兒子想着就向唐化人道，唐大夫，你寬恕令郎，不必教他走了，我們年青人，都是心直口快，不會說話，你又何必……話未說完，唐化人已瞪目叫道，你們啊，你們都是混賬不要臉，你還說話，今日沒你來還惹不出這件事，快滾開，別等我趕，洗凡聽他口出不遜，不由怒火上騰，通身力量都聚到右臂，正要舉手打他，紹文已在旁說道，爹爹，你也得顧自己身份，這是對女士說話，隨又向洗凡道，小姐，一切瞧我，快走吧，我搭你的船出去可以麼，洗凡聽了，只得忍氣不言，只點點頭，說道當然可以，紹文就先上了洗凡小船，在一端坐穩，才一手拉住階石，一手平伸，扶洗凡下去，二人相對坐好，紹文用槳一點石階，船已蕩開數尺，才向唐化人叫道，爹爹，我沒什麼可說，你保重我走了，唐化人這時心中不知是何滋味，竟說出昏憒而又無理的話道，你就跟這臭女人滾吧，將來一塊兒受罪，洗凡可再不能忍了，大聽叫道，唐化人，你這樣年紀，又當着你兒子，我還得保侍自己人格，不好罵你，只請你仔細想想，自己所作所為，可對得住良心，你這樣對我無禮，我不怨恨，你對於自己兒女，還這麼冷酷狠毒，何況外人，我只替你傷心，一家骨肉全離散了，便把全國財產都弄到手裏，又有什麼趣味……洗凡說着，唐紹文一直低聲央告，你瞧着我，少說一句，謝謝你，別說了，洗凡只得住口，這時船已到了門口，向外一轉，便被堵垣隔住，再看不見院內情景，也不聞唐化人說話，走出數丈，紹文把兩槳都搖起來，順中流而行，忽然雙目落淚，淒然嘆了一聲，向洗凡道，教你見笑，我太……太不是人了，洗凡道，這是沒法兒的事，誰遇見也無可奈何，日後等令尊銷了氣，再有人轉圜，很容易骨肉重圓紹文苦着臉兒搖搖頭，表示絕無希望，悄然說道，我還沒有問小姐貴姓，哦方才你說過姓馬，馬小姐，我們一見如故，你又把我家庭情形全看見了，我也無須怕你說笑，實在我沒有希望，也不希望再回家了，先母在十年前就已去世，家父娶了個很壞的女人作繼室，那女人原是風塵出身，先嫁了個商人，沒幾年商人死了，她落了幾文遺產，家父娶她，大半為着錢的關係，那知娶進門來，不多日子，她

倒把家父的產權奪了過去，而且一舉一動，都受她支配，我們兄弟姐妹，全成了孽子：內中情形，一言難進，好在歲數不小，兩位姐姐全出了閣，我和弟弟紹武，到北京讀書來回家，現在我是才從清大畢業，想要向家父請求出洋留學，才回來住些日，那知學沒留成，連家都沒有了，洗凡道，你是清大畢業啊，我也正在北京上學，紹文聞在那個學校，洗凡道，我在北大，離畢業還有二年，紹文聽着似逢故交，欣然道，我們都在北京上學，可惜以前沒遇見今兒眞是幸會，請問你大名是……洗凡說了，紹文拍手道，怪不得一見就覺面熟，原來見過，去年三大學組織辯論會，你代表貴校，得了錦標，我還記得當時情形，在場的人沒一人不欽佩你，尤其是我把手掌拍腫了，好幾天才銷下去，洗凡笑道，你太誇獎了，能不見笑就是萬幸，紹文道，那裏話，我欽佩小姐，並不從那天起，貴校的月刊下面，有很多作品，我都念熟了，不信我可以當面背出來，洗凡聽着，口說不敢當，但心中却是十分欣快，本來女人最喜別人誇她的美麗，文人最喜別人讚美他的文章，若是女子而又能文，便也染上人文氣習，何況紹文說能背誦她的作品，只一語，便表示出傾慕的到了極點，比稱讚萬語千言，更加有力，洗凡不由對他生出知己之感，在一霎之間，就增了無限友誼，當時便不自主的，因情感增加而生了關切，就道，唐先生，我們都在北京上學，竟很少見面，大約你是太用功，不常出門吧，唐紹文搖頭笑道，不見得，我用功大半在夏天的公園，冬天的滑冰場裏，洗凡道，我也是這些地方的長期主顧，眞奇怪，居然和你沒遇見過，紹文道，那些地方人多，你又不認識我，就是遇見也不會注意，可是我若遇見你，絕不會忘記，過去的不管他，今天我能見着小姐，雖然晚些，也是萬幸，洗凡笑道，還萬幸呢，今天你家庭變故，若沒有我，還未必鬧起來，我自覺害你不淺，眞是十二萬分的抱歉，少文搖頭嘆道，冰凍三尺，非是一日之寒，我脫離家庭的心，從很早就有了，今天不過實沒法忍耐，才發作出來，說起原因，自然是由於我父親，他的行爲，你已經看見了，請想我鎭日在旁邊看着，如何受得住，一面當然是我學問太淺，脾氣太壞，不會作兒子，倘然換個好一點的人，也許能感化父親，感化不了，還可以忍受下去，作個孝子，日後也好承受家產啊，至於近因，實是爲着我二姐，可憐她家裏窮得

要命，人又病得要死，我父親竟袖手旁觀，沒一點父女情分，連去給診脈開方，全都不肯，我又空落個有錢的父親，本身並沒絲毫財權，空着急也不能救她，急得有點神經錯亂，就把心裏的鬱氣全洩出來，和小姐並沒關係，又怎能說害我，洗凡笑了一笑，也不分辯，只望着他道，不管害不害，反正你現在已經沒有家庭了，出洋留學的希望，成了泡影，這多麼可惜，倘然我早和你是朋友，一定勸你忍耐，暫且不管閒事，作了蔑天孝子，向令尊要了出洋費用，遠走高飛，家裏無論有什麼事，也不聞不問了，等留學回來，學業事業都成了基礎，還可以安穩的承受一筆遺產，多麼便宜，紹文哼了一聲道你看我家的錢，都是怎麼來的，我要拿去出洋大約半路必得翻船，至於遺產……俗話說得好，好兒不吃分家飯，好女不穿嫁粧衣，何況這樣不清白的遺產，洗凡聽說心想他居然有志氣，有肝胆，那樣父親會生出這樣的兒子，不由更爲佩服，就又問道，你現在脫離家庭，預備怎麼呢，紹文撮唇微嘯了一聲才悄然道，你常看報紙上有掙扎奮鬪等等名詞，我從今以後，恐怕很得掙扎一陣，奮鬪一氣呢，來日茫茫，只有聽憑命運撥弄了，洗凡聽着心下慘然，想他一刻鐘前，還是個富家公子，又是將要前途無限的留學生，可憐轉瞬之間，竟成爲無家的浪人，和求學途徑永遠隔離，從此要由家庭學校，直接投入大海之中，受生活的苦楚了，不禁替他憂慮，替他惋惜，想要給他一點幫助，無奈自己暫時並沒有力量，而且也說不出口，躊躇半晌，才問道，你以後預備到那裏去呢，紹文苦笑一下，搖搖頭船我還沒有想到這層，大約得上北京去，那邊有同學，朋友多些，說着抬頭見已走到十字路口，從旁面來了兩隻小船，直衝而過，紹文急忙掉轉避開，正要拐彎兒忽然心有所悟，叫道，呀，我眞糊塗，也沒問小船上那裏，就亂走起來，你府上在什麼地方，不要越走越遠，洗凡笑道，不要問我家在什麼地方，且說你要上那裏去，我得先把你送到，再自己回去，紹文道，豈有此理，怎能勞動你送我，當然該我先送你回府，洗凡笑道，這可不能客氣，船是我的，你送我回去還得坐船走，到了要去的地方，再把船送回，送回來你又不能走了，那就永遠坐在船上吧，紹文不由啞然失笑道，那麼只可勞動你送我，可是我上……咳，到旅館去住兩天再說，洗凡詫異道，你怎麼住旅館，難道沒有個親戚朋友

紹文道，親友啊，一些跟我父親要好的，我沒有臉兒對他們自揚家醜，一班跟父親不相投的大傢都窮，而且久不來往，我何苦去討沒味，只有我二姐家是可以去的，可是我救不了她，也不忍瞧着她了，洗凡道，你不是還有位大姐麼，紹文笑得比哭還難看，搖了搖頭，洗凡知道他有難言之隱，便不再問，這時太陽已將落到地平線下，街上不見日光，只遠處一座五層樓的尖頂上，尚有殘陽照耀，把上面的玻窗映成赤金，反射出光芒，照得人眼光生纈，天空還是很爲清亮，但遙望暮靄漸升，知道夕陽雖好，不多時轉瞬便將黃昏了，紹文知道洗凡送了自己，還得回去，就道，天不早了，我們應該快走，現在街上沒有燈光，若到天黑你回去就不方便，從這兒拐出去，到電車道，隨便尋家旅館，我就下去，說着急急霰漿，洗凡聽着，知道霎時便跟他分別，心中覺得虛虛飄飄，失去心骨似的，自思他這人忠直豪爽，可敬可愛，又會爲我受了絕大犧牲，現在只匆匆一聚，便又分離，不知以後何時再見，而且他前途茫茫，一個初出學校的少爺學生，進入社會和人爭取生活，又有什麼把握，眞叫人不放心，想着便生出關心故友的心情，正要說幾句叮囑之言，不料紹文已在臉上，現出悽戀的情緒，低聲說道，馬小姐，咱們就要分別了，好容易才見着面，可惜這麼快又分了手，我感覺比從家裏出來時，還加倍難過，我……我……我想求你……咱們初次見面，這似乎太冒昧，你可以把我當作朋友麼，洗凡毫不猶疑，冲口說道，可以，紹文聽」眉端一揚，面上生出光來，又問道，還有，今天是我最可紀念的日子，你可以常常記憶今天的事和今天的我麼，洗凡又衝口應道，可以，紹文忽然舉手向天，肅然說道，你眞是安琪兒救主，我得着你這兩個可以，以後便有百苦千災，也不致消失勇氣了，說着聽得水聲砰砰，低頭才見兩隻槳都落下去，急忙拾起，洗凡這時已取小日記本，用鉛筆寫了自己北京校名，和現在住址，遞給他道，以後希望你常常通信，教我知道你的景況，現在我還有兩句淺薄的贈言，你初入社會謀生，自然未必一帆風順，若遇着打擊，千萬忍耐，若到不能忍耐的時候，就去尋我，或者給我寫信，若有必要我去看你也成自然有法給你幫忙，給你安慰，還有一件最要緊的，你無論處境多麼艱苦，不要對社會發生怨恨，以致受人引誘，走入邪途，你總知道往日學校裏面，有許多人

爲這個身敗名裂，千萬不要跟那般人學，我們只要立定脚跟作一個人，打起志向作一番事業就够了。其實你年歲大約比我大，學問也當然比我高，用不着我來說這淺薄的話，不過我因爲你受的刺激很大，性情又很熱烈，恐怕容易感情用事，再說你今天受這刺激，可說由我身上所起，你爲我動義氣，我怎能不爲你關心，希望你能把我當作老朋友，常常記着我的臨別贈言，洗凡說時目光瑩瑩的望着紹文，意思十分殷切，紹文感動得紅了眼圈，顫聲說道：你說的每一個字，我都印在心裏，直到死的那天，也不會忘，馬小姐，我……我啊，在學校裏雖有幾個朋友，感情並不十分密切，我的家庭，又跟我斷絕關係，現在我在世界上孑然一身，無所依戀，只有……請你恕我冒昧，我今日才跟你相識，絕不敢希望在你心內佔什麼位置，也不知道能不能在你心內佔個小小的位置，可是我從今以後，心裏永遠記住你是第一個朋友，便走到海角天涯，隔離十年八載，我也……」他方說到這裏，洗凡忽喊「聲小心，原來紹文只顧說話，竟把船蕩到路旁撞入墻壁和樹木中間，紹文只可把船倒退出來，再一轉彎，便已到了馬路，這裏船很多，人聲喧呼，走一不遠，只見對面有一家春台大旅館，是五層的高建築，底下一層已被大水淹沒一半，只露着大門旁的兩隻大圓燈，上面四層，每一個房間的窗戶全都開着，每一窗都重疊着男婦老幼的人頭，只在大門上的二樓月台立着三四個白長衫的茶役，正在指手劃脚，和下面說話，紹文忙撐船穿街心而過，到了旅館樓下，竟自不能近前，原來面面還擁着五六隻大小不等的船隻，每船上都映着一個或幾個家庭的縮影，人是從八九十歲，白髮龍鍾，耳聾眼瞎，氣息奄奄，行將就木的老頭老婆，直到幾十分鐘方才降世，初次開眼，便看到這悲慘世界，感到人生困苦，呱呱啼哭的乳嬰，無不齊備，物事則從，箱籠包裹，米麪煤柴，以至於鍋杓碗箸，馬桶痰盂，也都應有盡有，還有許多被水浸濕的衣服被褥，在船上堆壘如邱，這時只見各船老人抖戰嘆息，婦女拭淚嗚咽，兒童吵嚷啼哭，只內中的男子，都掬愁於面，忍怒於心，仰着臉兒，向月台上的茶役交涉，其實與其說是交涉，無寧謂之哀求，一隻船上有個肥頭大耳，能言善道的本地衞嘴子，似乎正以代表資格向茶役說道，我說衆位爺們，看看船上老的老，小的小，遭這份大難，還不焦心麼，我們一家子在房

上凍了兩夜，晒了兩天，連口水都沒的喝，更不用提吃飯，今兒好容易尋了隻船逃出來，從橋子河邊到這兒，只一送就是八十塊，八十塊大洋呀，到了這兒，你們又不收留，天快黑了，教我們往那兒奔哪，使船的還直說閑話，送到地方不下船，就誤了他的買賣，是不是要命，大廟不收，小廟不留，我們下船往水裏跳哇，說着又叫道，旅館的爺們，積點兒德，我們並不是白住，該什麼花什麼，十塊錢一間，我們也認頭，月台上茶役說道，我們早說過了，裏面已經住滿，沒地方住，買賣還有把財神爺往外推的，那衞嘴子道，得，我呀，簡直是唐山的土地爺，倒楣神，還財神爺哪，爺們，咱們這們商量，不用房間，給我們在甬道上打地舖，我們照房錢價成不成，茶役應聲道，甬道上從昨兒就人上壹人，連走螞蟻的地方都沒有了，衞嘴子搔搔光頭又道，至不濟樓梯底下也成，茶役道，樓梯底下啊，連樓梯上面，一級都有三四個人坐着，我們下樓得騎着欄杆往下溜，不留神就踹了堂客的脖子，挨一陣罵，這時另一隻船上有個滿面煙容的男子，忽然發生靈感，舉手叫道，我包一間電梯，一天給一百塊錢，成不成，一個茶役笑道，電梯你來晚了，兩間電梯，都是我們經理的親戚佔着，每間現按上三層本板，住二十多人，那人又道，你們廚房呢，下房呢，存煤存東西的小屋呢，只要有就成，我全能將就，茶役道，這些地方早有人先將就了，痛快說，實在沒一點縫兒，你趁早走上別家去看看，那男子哭喪着臉道，我去過六家了，那家都比弼場還擠，話未說完，那個衞嘴子又叫道，得得，我認了，你們廁所總該沒人哪，我賃一間廁所，擠出守着馬桶聞味兒，茶役同聲大笑，一個說道，你就別說了，廁所更擠，除去底下一層不算，上面四層樓，八間廁所，一共住了二十六家人，有一百六七十口子，裡面男婦老幼全有，這樓上好幾千人，每天都得上幾回所則，擁擠不動，那太不方便，還是我們經理出的主意，作幾個圓罩式的布帳，把馬桶遮住，廁所門口派人守着，只許女人跟小孩，一個個的進去，藏在帳子裏方便，另在後樓的太平梯上，鑿了一個圓孔，教甲子上那裏去出恭，你想想這種情形，就不必多說了，那衞嘴知道絕望，頓足一嘆，閉口無言，立刻五六隻船上的婦人孩子，都哭起來，那些黑心的船家又從旁逼迫，商量好了似的，各向坐船的叫先生，這麼就悞可不成，原說一送，到地方

沒我們的事，從太陽老高就到了，沒來由又給你們跑了許多冤枉路，現在天都快黑，還不下船，這該怎麼算，那衙癆子正在焦急欲死，聽了大怒，罵道，你們眞是萬惡，看不見這兒怎麼爲難，還儘自催，那個王八旦狗日的不想下船，可下得去呀，你妥等不了，就勞駕把我們一家老小推下水去，那知道衙癆子能說，偏巧他們那使船的最惡，發着南鄉賣地梨的腔調說道，憑啥往下推人，我作的是買賣，咱們講買賣，兩點鐘從嶌子河你家裏出來，到這裏還不到三點鐘那一點是八十塊錢，以後又載着你亂轉，從三點鐘到這會兒，已經七點過了，你算算該多少錢，那衙癆子氣得說話都不利落了，叫道，好的，你這是說一點鐘八十塊，兩點到三點，三點到七點，一共五八四百，簡直要造反搶人哪，你這隻船值多少，說出個價兒我買，那使船的道，你買我不賣，一萬也不賣，你不能按船算，告訴你，昨兒傍晚，我送了一家子上車站，沒一刻鐘的道，要四百，人家沒還價衙癆子叫道，人家是人家，人家就許花兩座金鑛，也許多賺了十萬袋麵粉的行市，給兩千也不在乎，我花了八十就家產淨絕了，使船的道，我們賺的就是工夫錢，你耽悞了我的工夫，就得給錢，衙癆子跳脚道，多一個也不給，你要錢沒一錢，要命有命，這隻船上吵嚷，別的船上也同樣吵嚷，和婦孺啼哭之聲，紛然並作，紹文看着，不由切齒發恨道，好一群混賬東西，眞是趁火打搶，他們都是外鄉人到此地找飯吃，如今本地遭難，他們沒一個可憐的心，反倒使出强盜行徑，無怪有這天災，眞個的大水爲什麼不把這群壞人先收了，去他正說着，旁邊有經過的空船，正停住了看熱鬧，上面一個老年船家，聽了紹文的話，就說道，先生，你別這樣說，我也是使船的，可不懂得訛人，你看看那些訛人的，都不是我們本行，十個裏有八個是洋車夫，平常他們看貴賓地的人吃盡穿絕，舒服過了頭兒，早就氣得慌，再說他們平常拉車，跑三里五里，到地方道多少聲謝心，還不定能多討倆銅子兒，如今發了水，他們釣了船，可就要趁這一水發財，外帶解恨了，我常聽他們被地講說，誰若不趁這回落個小財主，就算對不着龍王爺的恩典，紹文道，好，好良心，這樣發了財，將來也有報應，那船家笑道，先生這話錯了，世上趁火打搶，傾人害人發財的多了，怎麼單窮人發財，就有報應，紹文道，這麼說，你也發財了，船家笑道，我發不了，

這隻船是人家銀行的，我是僱工人氏，只吃工錢，他才說完，忽然聽後面是汽機震動之聲，遙遙而來，回頭看，原是一隻嶄新的小汽船，上面坐了一對西洋男女，女的打扮得花枝招展，袖采飛揚，指着一班難民，向那男的說笑，那船走得極快，瞥然沒有影兒，洗凡瞧着不勝嘆息，就向紹文道，這旅館既不許人進去，你當然也沒指望，這怎麼辦呢，紹文搔頭道，這個……你得趕緊回家，天就黑了，我……我……底下吃吃的說不下去，洗凡見他爲難，就道，要不然，你就跟我回去，我現在住在一個女朋友家裏，是發水那天投到她家，才結成朋友的，還有個男朋友，正害着病，也在那裏，紹文搖頭道，我和人家素不相識，絕不能去打攪，洗凡道，在這時候，也講究不了許多，紹文道，我一定不去，洗凡道，那麼咱們再尋一家旅館試試，紹文道，你沒聽人說已經去過了六家，都是一樣麼，說着見天色已漸漸黑下來，再一會兒就不好辦路了，心中恐怕洗凡歸途危險，又知她必要把自己送到個安身地方，絕不肯半途捨去，情急無術，就打了個說謊的主意，向洗凡要道，你住在什麼地方，洗凡道，我住青陽里，紹文裝作忽有所悟，拍手說道，哦，我想起來了，在南十字街有我一個朋友住着，你回去正是順路，快往回划吧，到南十字街我下去，洗凡道，怎麼你早想不起這個朋友，那裏能容你借住麼，紹文道，是從小兒時朋友，怎會不能，我眞糊塗，怎把他忘了，說着就划船離開這熱鬧區域，穿街過巷，走了一會，天色將入黃昏，對面僅能辨人，才到南十字街，紹文心着急，就隨便指了一個人家，說這就是我朋友的宅子，把船划近，他立起伸手攀住墻頭，一躍而上，騎在墻頭上說道，馬小姐，趁着還有一點光，你快走吧，路上可要留神，咱們後會有期，洗凡起不放心他，問道，你容易進去麼，紹文道，很容易，你快走吧，洗凡才說聲再見，又說聲保重，才把槳划動，漸漸沒入黑暗之中，紹文看她走了，不中好似失去個多年相依的良友似的，一陣悽然欲淚，伏在墻頭，失魂落魄的望着她的船影，但那船駛出丈許，便瞧不見了，只可再聚精會神再聽那打槳之聲，及至連打槳聲也消失了，他才坐起來，向墻內瞧看，來到了什麼地方，他只顧急於使洗凡回家，所以自己胡亂指個地方便飛了上去，其實他和這人家前世也不相識，當時看看墻內，却有微光，照着小小的院內，水高與街上

相平，却浮了許多破爛東西，還有兩隻已經浸死的鷄，看得頗爲清楚，急忙仰頭尋光線的來源，才見樓上一隻窗內，有微黯的燭光射出，這時電流不通，惟以照明的，也僅有燭光了，那窗內還掛着粉色紗帘，瞧不見裏面的情景，但由窗帘上看，似是女子的住房，紹文四顧考察地勢，見由這矮墻可以轉到一間屋頂，由那屋頂可以跳到一架鐵遮簷上，在那鐵遮簷上便可以看到那有燭光的窗內，但他想這樣很像盜賊行爲，甚爲畏怯，無奈自己不能終夜騎墻，勢非向主人借宿不可，猶疑一會，才起了決心爬到矮墻盡處，攀上屋頂，又由屋頂伸下一隻脚，踏踏那鐵遮簷，甚爲結實，就握住壁上一隻掛蓋籠的鐵釘，跳到遮簷上，稍爲喘息，才抬頭向上看去，自己的頭頂，恰和樓上窗沿相齊，料着伸手可以摸着玻窗，只是看不到裏面，這時除了敲窗，更無辦法，心中籌告這樓中主人最好是個男子，或是一對夫婦，千萬可別只有女人，籌告着伸手向內一敲，竟沒燭着硬的玻璃，倒燭着軟軟的紗帘，原來窗子開着呢，紹文心想，這只得開口說話了，但恐驚着房中的人，就低聲叫道，裏面的先生，連叫了兩聲，並沒人答話就提高喉嚨又叫了一聲，這次可得了效果，猛聽裏面呀的一叫，隨又噹的一響，有女子聲音抖顫着問道，誰呀，幹什麼的，紹文聽是女子說說，而且沒有男人在旁，心中大爲失望，但他只可說道，請您不要害怕，我是……說到這裏，只得還說謊吧，就接着道，我是個走路的人，走到這裏，因爲道上太黑，差點兒翻了，船實在不敢走了只可爬上墻頭，借個地方過一夜，請問可以麼，裏面的女子聽了，似乎驚惶稍定，高聲說道，不成，家裏就是我一個女子不能容留男的，你快上別處去，紹文聽她說得理由甚正，自己絕不能强迫，但看看四外漆黑又沒別處可去，只得再央告道，您教我進去，在陋台上坐一夜就成，那女子道，不成，說不成就是不成，你趁早走，紹文知道不能再說，默默怔了一會，心想自己要進入女子獨居的房中，本是無理的要求，怎能怨人家拒絕，現在只有上這屋頂過一夜，總比在墻頭上好，想着聽那女子又道，你還不走，紹文諸諸的道，對不住，小姐，我走了，說着就由遮簷上攀回屋頂，方才立定，却猛見窗口燭光一耀，照得兩目生纈，閉閉眼再走，才見窗口現見個美貌的少女，擎着紅燭，向外瞧看，紹文以爲他是查看自己是否已走，就點這道

，小姐，打攪您，抱歉的很，不過我實沒處去，想在這屋頂上坐一夜，您能允許麼，那女子同他端詳一下，忽然臉上現出笑容紹文又問了句可以麼，那女子秋波一轉問道，你倒是幹什麼的，家在那裏住，紹文道，我是個新畢業的學生，家在二馬路住，那女子又道你姓什麼，紹文道，我姓唐，那女子忽嫣然點頭道，唐先生，你請進來坐吧，我方才不知你是幹什麼的，怕是久人，所以不敢留你，對不住，現在請進來，那屋頂上怎能過夜，紹文想不到得「謝謝」一聲，又由屋頂跳鐵遮簷上，那女子說道，你等等兒，我去取個接脚的東西，你好上來，說着退下去，須臾回來，把一隻矮凳遞出，紹文接過放在脚下，踏了上去，胸口已齊窗沿，毫不費力便攀援而上，跨過窗子，跳入房中，因爲久在暗處，這時房中雖只一支燭光，也看得很清，見是一間很華麗的女子妝閣，但陳設却很簡單，窗前是一套綠錦的沙發，左邊一几兩椅，屋角放着衣櫥，右面是物事櫃，和一隻很華美的妝台，對着窗戶那面，是一隻大銅床，上面冰簟涼枕，中間還有一套烟具，烟燈點着，火燄如豆，紹文看着一怔，心想我到了個什麼地方，這女子又是什麼人呢，那女子這時已退立在床邊，笑着說唐先生請坐，紹文鞠躬道，對不住，打攪您，您這兒有什麼沒人住的閒房，借我坐一夜成，那女子笑道，不要客氣，現在還不到九點呢，誰能睡得這樣早，你先陪我說會話兒，這兩天把我快悶死了，本來只一個老媽跟我作伴，發水那天，她不放心她的妹子，定要上河北去接，那知水來的急，妹子沒接來，連他也給沖得沒了影兒，只剩我一個人住着，好在吃的還有，可是什麼事都得自個兒動手，夜裏沒人作伴，又怕得慌，方才你在外面說話，可把我嚇着了，紹文忙道，對不住，我實在不知房裏只您一位小姐，那女子笑了笑道，你可坐下啊，紹文就坐在沙發上，那女子斟了碗茶遞過紹文道謝，又問小姐貴姓，那女子振着嘴兒，笑道，我啊，就算姓趙吧，而且我也不是小姐，紹文聽着這話奇怪，人姓什麼就姓什麼，我有算的，就稱呼一聲道，原來是趙太太，那女子搖頭道，我也不是太太，你要叫我就叫名字吧，我叫素菱，紹文更爲納悶世上女子只有兩種，不是小姐，就是太太，便是不够資格的，也要自稱爲小姐太太，也有本是太太，而假充小姐，她如何兩種都不是呢，那自稱素菱的女子，看見他的神情，就格的一

笑，自坐在床上，招手叫道，唐先生，你來，這邊坐，咱們好談，紹文見她教自己坐倒床上就推託道，我坐在這兒很好，素菱道，不必客氣，唐先生，我今兒很高興，在這煩悶時候，居然來了你這樣的人，眞是想不到的緣分，你別拘束，隨便談談，你會吸烟麼，紹文道，我不會，素菱道，那麼過來看我吸，再不來，我就拉你去了，紹文心思這是什麼道理，大約今天要有意外麻煩，恐怕她眞來拉，只得走過去在床邊坐下，素菱先從桌上取來一盤水果，放在床中間，便自倒在枕上，一面用烟籤挑煙燒着，一面問紹文的家世，和在何處畢業，紹文一一回答，素菱吸了口鴉片煙，又燃上一支紙煙，含在櫻唇，才笑道，方才我說不是小姐不是太太，你很納悶麼，我一說你就明白了，你看我住着樓房，穿着綢緞，好像福人兒似的，其實我比誰都苦，好像個鳥兒一樣，關在籠裏，給人當玩藝兒，唐先生，咱們才見面，論理不該跟你說這個，只是我這一肚子氣，存得太久了，難得遇見你這樣有資格的人，所以忍不住婆訴訴苦，你可別笑我是神精病，紹文聽着這話，正合了他的思想，覺得這女子必是久受男子凌踐，內心痛苦，故而有觸即發，心中很表同情，並不感覺冒昧，就道，我怎敢笑話，你就說罷，素菱點點頭道，你知道有個唱戲的江素菱麼，紹文想了想，好像聽說有這麼個人，素菱又道，那就是我，前年在天津北京唱過些日子，也很有人捧，不想鬧了一場病，把嗓子壞了，再不能上台，坐吃山空，把點積蓄也吃完了，家裏還有快六十歲的爹娘，得我養活，你知道我們女子掙錢的道兒很窄，我平日舒服慣了，自然不能進工廠作工，沒法唱戲，就得去當妓女，我又不肯，幸而有一位來捧我的主兒，要娶我作小，我也認命了，那知嫁了沒幾個月，就被大婆兒尋事給趕出來，又沒了倚靠，直到今年才遇見個姓趙的，花錢賃了我的身體，放在這兒，當作外宅，也不算大婆，也不算小婆，就糊裏糊塗的混，他每月給我二百塊零用，還得勻出一半給我爹娘寄去，他隔三五天才來一趟，怕我悶得慌，就給置了一套烟具，買些烟膏，放在這裏，給我解悶兒，他本人可是一口不吸，我很明白他是怕我閑極了生事，給他丟臉，所以用鴉片烟管住我簡直不安好心，無奈我每天實是悶得難過，只可用烟解悶，到如今眞上了癮，他平日總說怎麼愛我，這回發水都不來瞧瞧，我眞傷透了心紹文聽，心想這

女子竟把隱密事對我這陌生人說，大概眞是有神精病吧，但也難怪，一個少女，被禁在空樓之中，男子又對他冷淡，積日累月的抑鬱凄涼，悶在心中，無可告語，莫說遇見個人，就是沒人也許對空氣訴說呢，就安慰他道，您的境遇眞是可憐，不過在這時候，也只得忍耐，素菱道，我忍到何時是了，我今年才二十歲，難道一世就這樣交代了，紹文就發揮他的學生思想道，我替您建議，以後最好要求上學讀書，一則解了寂寞，二則也可以學得技能，將來隨時可以獨立生活，不受男子的欺侮，素菱搖頭道，這怕不成，上學得十年八年，才學得出能爲，那時我也老了，再說他也不肯供給我呀，紹文道，女子學專門職業，並不用多年工夫，譬如編織綉花，有一年半載就會了，素菱道，學那個，將來給人當那針線婆子去呀，有什麼出息，我可不幹，紹文一聽，簡直話不投機，她雖然不滿現狀，但終是喜好繁華，就沒逸樂，並不肯艱苦自立，又看她一張瓜子臉兒，細彎彎的柳眉水玲玲的俊眼，嬌柔嫵媚，眞是個嬪太太的模型才悔方才的話說得有些不睜眼，紹文正在想着，那素菱忽坐起來道，提起上學，我小的時候，也上過兩年，那還在北京，記得那時學名是文珠，這名字誰也不知道，今天想起才告訴你，紹文心想這未免太親熱了，我實不敢承當，就又說道，時候不早，您該安歇了，請指給我個睡覺地方吧，素菱道，你難道是鄉下老兒，天一黑就睡我還在晌午頭上呢，你若累了，就在那邊躺下歇歇，不必客氣，更不必介意我，我每天都到亮了才睡，紹文道，那如何使得，我絕不敢放肆，還是請您借給我一間閑房的好，素菱皺眉搖頭道，罷了罷了，我這兒悶得要死，難得有個人作伴談心，你就這麼不厚道，說着嫣然一笑，就從果盤裏取出一隻桃子，用刀削去了皮，遞給紹文，紹文接也不好，不接也不好，口中才說出謝謝我不吃，但桃子已被强塞在手裏，只得吃了，素菱又遞過噴香的綉花手帕，敎他拭手，鬧得紹文侷促不安，素菱還笑他客氣，紹文知道自己既已在人矮下，只可低頭，在可能範圍中敷衍她，素菱又倒在枕上，定敎紹文躺在對面，隔燈而臥，素菱遂即詢問紹文家世，紹文一則鑒抑，有觸即發，二則想把自己說壞，敎她知道是無家浪子，可以避免危險就道，你問我的家，我並沒有家，素菱道，怎麼，方才你不是說家住二馬路麼，紹文道，不錯，那是我的家，不過我已被家

裏趕出來了就在今天，實在告訴你吧，我母親早已去世，父親娶了姨娘，就一直跟我不合，我一向在北京上學，這是畢業回來，才在家住了不多日子，已經跟父親吵了幾次嘴，今天又鬧起來，我就聲明脫離家庭，負氣出門，因爲滿街是水，只可搭別人的船，想上旅館投宿，無奈旅館人都滿了，不肯收留，天又黑了，人家的船，又忙着回家，我無可奈何，走到這裏，就攀着墻頭上來，想投人家借地方過一夜，那知恰到您府上，方才說門外有船的話，都是假的，請您原諒，我今天在您府上借宿，明兒還不知上那裏漂流呢。素菱說完，向紹文臉上打了個轉兒，忽然哦了一聲道，原來您是跟家裏賭氣出來的，其實沒有什麼，父子終是父子，早晚有個人出來周全，你還得回家。紹文道，不見得，我父親脾氣極暴，再說我也立過誓，寧在外面餓死，再不回家。素菱道，這不對啊，只顧你一個人出來，把你的太太拋在家裏麼。紹文一時沒想到她這句話帶有試探意義，就沖口應道，我還沒有結婚，那裏來的太太，素菱聽了，微笑點頭道，那你一個人兒孤孤單單，未免太可憐了，簡直比我還可憐，以後打算怎樣呢，紹文道，以後只可四海爲家走到那兒算那兒，運氣好能找着職業，自然沒的可說，便找不着，仗着實力氣也可對付活着。素菱笑道，呦，大學畢業，還會找不着事，要賣力氣吃飯麼，說着忽的握住紹文的手問道，你打算先上那兒，紹文道，我得先上北京。素菱接口道，我也跟你去，紹文大驚道，什麼你說什麼，素菱道，我說跟了你去，紹文瞪目張口的道，你怎能跟我去，啊，你說笑話啊，素菱正色道，不是我說的眞話，我現在實在心裏苦悶，覺着給人當外宅小老婆，簡直出賣身體，永也熬不出頭兒，何況姓趙的把我當玩物，如今連玩也不耐煩玩了，我還跟他什麼勁兒，今天咱們遇見，也是天緣湊巧，我一見你就從心裏愛惜，你又孤身獨自，沒個伴兒，我也是個可憐人，咱們湊合一塊兒，不是正合適麼，你若願意，咱們明天就雇船出去，一同上北京，先接出我娘，尋個僻靜地方賃房一住，我手裏有千八百塊體己，還有幾箱衣服和一匣首飾，足够咱們穀一年半載的，這樣欠水姓趙的也未必追我，就追我也找不着，你看好麼，說着緊握着紹文的手，又把臉兒貼將過來，紹文正在年青，得到這意外艷遇自然難免有些迷惑，但是他心中已被明爽懇摯清高美麗的洗凡給佔據了，無有餘地容

納他入，而且又看出素菱，是個沒有知識，性情浮蕩的女子，尤其在初次相識，還不到一點鐘，便相約私逃，未免交淺言深的過度，更由驚詫而生鄙薄，但又不敢得罪她，只可向彼閃避着說道，謝謝您的好意，不過我不敢作這種事，你要知道這是犯法的，你是捲逃，我是誘拐，犯了案就不得了，我並非不感激您的好意，只是男女結合應該走正路，這樣太危險，不是辦法，素菱道你眞胆小，依你怎樣呢，紹文道，依我，慢慢的來，我明日自己上北京去找尋職業，你這裏慢慢的想法和姓趙的脫離，將來你得了自由，我們遇上，再結合不遲，素菱聽了，才搖搖頭還沒說話，忽聽對面有人哈哈大笑道，何必慢來，今天你們就結合了吧，素菱和紹文聽了這突來的第三者語聲，都嚇得一抖，急忙坐起看時，素菱好似見鬼一樣，嚇的叫了起來，紹文雖是男子，較有胆量，也嚇得毛髮森豎，脊背披冰，原來方才在紹文進來的窗子外面，又發現一個怪物，半白半黑，猙獰可怕，房中又只有一隻燭臘，一盞煙燈，光線照不到窗外，黑越越的看不清是人，鬼，紹文顫聲問道，你是什麼人，外面又笑了一聲，說道，不用怕，對不起，我來得太熱風景了，說着也跨窗而入，越過沙發，到了床前，紹文才看見是個身體魁武的中年男子，身着西服，却沒穿上身，頭上好像受傷，斜纏繃布，但在繃布上又加了一頂灰色呢帽，所以遠看半白半黑，又悟到方才自己進來時，忘了把踏脚矮凳携入，所以這人踏在凳上，能露出頭部，但他是什麼人，半夜跑來呢，紹文心中一動，立即明白來者何人，身上不由出了冷汗，再看素菱已是粉面焦黃，縮身倚着床欄，呆如木偶，心裏更明白來人必是，素菱所說的那個姓趙的，也就是他名義上的丈夫，但可異他竟恰巧在這時突如而來，又在頭上裹着繃布，好似受了創傷，正在錯愕無計，來人已過去向素菱肩上拍」一把，說聲不要怕，親愛的，你這件事作得不錯隨又轉身向紹文伸出右手，似要把握爲禮，紹文恐怕他要拉住了自己動武，瑟縮不敢出手，那人笑道，先生，你不要疑惑，我並沒有惡意現在請你把我當作朋友，咱們定了交誼，還有話談，紹文無法，只得伸手和他互握一下，那人又殷勤讓坐，紹文想退坐在沙發上，那人定要他仍坐煙榻，紹文沒法只得坐了，那人自坐在素菱身前，向素菱道，謝謝你，給我們倒兩杯茶，素菱戰戰兢兢的應聲起立，忙去倒茶，那人很和

鵲的向紹文笑道，還沒領教貴姓大名，紹文知道自己有着奸夫嫌疑，怎敢吐露姓名，但又勢逼處此，不能不答，正要說謊撰個假名那人已看着他笑道，你還是不信任我，這也難怪，大概你說也不是眞的，暫且不必說了，我且自己介紹，我是趙率吾，你也許知道，我並沒有好名罵名多少有一點兒，紹文果然曾聽過趙率吾這個名字，記得這個惡少，更加毛髮悚然，趙率吾笑道，你久仰吧，說時素菱已然端了兩杯茶來，放在烟具盤上，趙率吾點頭道，勞駕，嫂夫人，素菱聽了這個稱呼，嚇得倒吸一口冷氣，屏息無聲的退立一旁，趙率吾指着她對紹文道，這是小妾素菱，你當然早已認識，不用介紹，不過她這小妾的名義，從現在起已然解除，應該稱她作嫂夫人了，老兄，是不是，紹文聽他說得尚恍迷離，更測不透是何用意，仍閉口不敢答話，趙率吾倒十分隨便，好似和知己朋友歡聚，神情喜悅，舉動放浪，倒在榻上，吸着紙煙說道，老兄何必這樣拘束，未免太不漂亮了，請你信任我，方才你跟素菱說敎她爭得自由，到北京去尋你，其實何必費那些周折，她不用爭，本就是自由身體，隨時可以自由行動，老兄，你要明白，她並不是我的妻，就算妾，也很勉強，本來我把她丟在這裏，不理不睬，實在很不人道，長久下去，她就這樣把青春消磨，紅顏老去麼，難得她善自爲謀，居然交結下老兄這樣一個人，我很佩服她的眼力，贊成他的行爲，這也算替我卸責，給我補過，現在我正是對你們聲明，我跟素菱的關係，算已完全斷絕，願意你們兩個從此結合，白頭到老，這座樓房是租賃的，另有房主，我無權奉贈，至於這樓裏一切衣服傢俱都是我當初給素菱所置，現在完全奉贈你們，你們在這大水時候，不必東走西奔，就安心在這裏度密月吧，還有我方才在窗外聽老兄說過，要上北京尋朋友謀職業的話，冒昧說一句，老兄處境也許不甚寬裕，說着從衣袋裏取出一疊鈔票，擲在床上道，這是一百元一張的三十張，共是三千元，算我送素菱的奩資，好在二位是一個人，可以共同用這筆錢，現在話已說完，你們還有疑惑我的意思，就拿紙筆來，我可以給立個永斷葛藤的字據，他的話才說完，素菱忽然撲到他身上，抱住哭叫道，不，不，我不，我死也不離開你，趙率吾聳肩一笑，柔聲說道，現在這種話可以不說了，我這是敎你如心適意，以後她事別人，不必以我爲念，後來有日相遇，咱們

仍是朋友，素菱眞是女心善變，方才在二十分鐘前，正怨恨趙率吾，要跟紹文逃跑，這時趙率吾許她嫁給紹文，並加資助，她反死命抱住趙率吾，大有誓死不離之勢，嗚嗚哭起來，趙率吾向紹文道，老兄請你教導夫人那邊坐，這樣很不應該，紹文心裏暫了許久的話，可再按捺不住，立起正色說道，趙先生，你的慷慨仗義，實在教人感動，只是把這件事完全誤會了，實對你說：我姓唐，名叫紹文，是留生唐化人的兒子，今天下午因爲父子鬧了意見，被趕出來，我搭了一位小姐的船，想上旅館暫住，無奈旅館不肯收留，天又黑了，人家小姐急於回家，我只可在半路下船，不想恰巧到你的府上，想要借宿一夜，明天再走，一敲窗戶，才知樓中只有你的如夫人獨居，無奈已退不出去，多蒙你如夫人的好意，讓我進來歇息，至於她要隨我私逃的話，不錯是有，不過你也不能過於怨她，你既把她據爲己有，却又放在外面獨守空幃，日子長久，自然難免心裏發生變態，鬧出軌外行爲，她本沒受過教育啊，至於你聽見我所說的話，那完全是推託之詞，只希望應付現時，明天走開了，便算一了百了，絕沒有絲毫不道德的居心，趙先生，請你也信，，把方才的話收回，你們夫婦仍是夫婦，我也抱歉，無端闖進府上，煮你們夫婦發生誤會，你二位多多原諒，若能容留我過一夜，請仍照我最初懇求你如夫人的話，指給一間空房暫住，若是不願容留，我可以立時出去，趙率吾聽紹文侃侃而談，似很注意傾聽，及至說完，素菱又哽咽着插口道，他說的全是實話，你別疑心了，快放他走吧，趙率吾點點頭，忽又搖頭說道，教他走啊，怕他永不能走了，紹文老兄，你們的話並非我不信，實在不相信，一則，你說和素菱不相識，在天黑後方才進門，可是世間有男女初次見面，就商量同逃的，你們二位是戀愛速成學校的同學麼，二則，……我說實話吧，今天我帶錢到這裏，專爲辦素菱的的編遣而來，便不遇你唐先生，我也要把她遣散，既遇見你，我自然要把他改編了，素菱哭着道，你原來安心不要我，倒是爲什麼啊，趙率吾道，你問原因麼，我得對唐先生說，唐先生，你總知道我往日行爲很壞，仗着薄有家產，時常胡作非爲，就只對於女人，不道德的行爲已經很多，我的髮妻就是被我氣死的，她死後我更放心了，在外面交結了許多女人，都是行雲流水，沒有眞心，趙率吾看看素菱道，你沉住氣，聽

我對唐先生說，我自從遇見素菱，把她收作外室，起初倒很愛她，想要長久把她佔有，但因不能日日住在這裏，怕她有軌外行動，就彷效老年富翁，對付青年姨太太的法兒，勸她吸上鴉片煙，可是過些日以後，我漸漸把心冷了，這原故且不必說，也許是我性情淳薄，容易變心，也許是他沒有長久維繫我的力量，好在我和她並不是正式結合，很可以隨意分散，不過我想到當日一念之私，害他染上嗜好，我若把她拋開不管，未免太殘忍，良心有虧，所以打算兩條道路，或是養她一世，或是先替她把嗜好戒除，再給錢打發她走，不過無論怎樣，都得慢慢的說，而在這兩三個月裏，我對她並沒什麼表示我也就不常來了，那知昨天發水，今天我就遇到一件意外事情，這件事逼得我非跟素菱斷絕關係不可，所以趁夜間自己划船來跟她談判，不料來了正遇見老兄在這裏，這眞太好了，我雖然行爲很壞，聲名不佳，可是天良並未泯沒，而且多少念過幾年書，知道是非，今天又是一生最要緊的關頭，萬不敢再作虧心的事，所以爲着素菱，很是爲難，我容留她，便要失去終身幸福，錯過振拔的機會，要拋棄她，又怕她日後淪落無依，不能生活，弄得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如今有了老兄，這難題就解決了，眞是天賜其便，我今兒實在得到佳遇，好事接踵而來，悅着欣然而笑，又指着鈔票道，我原意並非只給素菱這一點兒，因爲大水阻隔，銀行不能辦公，家中只有三千多現款，就姑且帶了來，你們先收下，等幾天銀行恢復營業，我再送三千過來，至於你二位結婚時，我另外還有薄禮奉贈現在我把原由說完，你們總明白了吧，紹文正要答話，素菱已拉着趙率吾的胳膊，搖搓着道，我一點不明白，你爲什麼不要我，不說明白，我今兒死在你跟前，趙率吾搖頭說道，我有不得不跟你分離的苦衷，說了只教你難過，你也不必問了，素菱咬着牙道，我非問不可，死也得死個明白，走也要走個明白，趙率吾撮唇微嘯一聲，嘆氣說道，你一定問，那麼就告訴你，我要結婚了，素聞菱言，似乎墜入夢境怔了半天才道，什麼，你結婚，娶姨太太啊，那也不得我事，趙率吾道，怎麼不得你事，這話跟你說，你也未必明白，正式由愛情結合的婚姻，萬不能容第三者，我對於敬愛的人，也萬不能有絲毫欺詐，所以預先必須打掃我的舊汚，洗淨了愛情，好眞獻給她，素菱好像不大明白他的話，瞪着眼兒道，

我向來沒聽你說過，現在忽然……你要跟那家姑娘結婚，趙率吾道，這個人啊，告訴你也不認識，而且我也不知道是那家姑娘，因爲今天才識面的，素菱愕然道，什麼，今天才識面，就定妥了，趙率吾點頭道，不錯，定妥了，你沒見我們的訂婚戒指，素菱望着他手上道，瞎說，那兒有戒指，趙率吾指着頭上繃布道，這就是訂婚戒指，素菱聽着茫然發怔，趙率吾笑道，你不懂麼，我把這件得意的事告訴你吧，我這人向來自負硬心胸，從十七八歲到現在，一直和女人打交道，可是只有佟慾，並沒愛情，所以自己起個外號，叫作西門二官人，不怕你生氣，就是對你，也和標班子姑娘一樣，只於長期包月罷了，不料我今天意外的遇見一個女子，方一見面，她的眼光朝我一看，就好似一把利刃，射入我肚裏，把我向來堅硬的那顆心，給割開了，我那永沒發生過的愛情，立刻湧了出來，變成一團烈火，幾乎要把我焚化，我在一瞥之間，就知道遇見主宰我命運的人了，不過我的習氣太壞，油腔滑調慣了，當時對她說了幾句調逗的話，被她正顏厲色的臭罵一頓，這頓罵顯出她的人格，更增加我的愛心，因爲她同居的婦人先曾向我借船，便去買辦食物，我就把家裏存的糧米，和一切吃的東西，隔窗拋了過去，爲着對她盡點兒心，聯絡感情，那知她倒惱了，把我拋過去的水果，又擲回來，打在我臉上，跌了一交，受傷流血，我心裏更增加了一百分的愛，覺得她這一下打擊，簡直是一個長吻，我的性命靈魂，也隨着這一下打擊飛到她身上，而且由這一下打擊，把我的良心也給打醒了，對着她好似一個萬惡的罪人，仰面望着天上純潔的仙女，可是這罪人對仙女有高攀的野心，這未免太不自諒，可是我知道罪人既遇着仙女，再離開了便不能活，當時慚愧悔恨，幾乎要哭出來，在那幾秒鐘內，覺悟了自己以前太不是人，決定立改前非，作個好男子，好得攀附那高潔美麗的人，並且借他的力量，幫助我上進，拯救我罪惡，就先派僕人送信謝罪，並且求她以朋友相待，幸而蒙她允許，居然不念舊惡，肯借我的船用，我自己獨坐深思，這是上天給我的轉機，賜我的希望，雖然不知她是否也能愛我，以及她的愛情是否已有所屬，可是我已把命運交給她了，就得拚命爭回我的命運，倘然能如願得到她，自是如天之福，若不能得到她，我以後也就失了生趣，很可以把這叢罪之心消滅，不必留在世上傷心

，既是前途性命所關，我只有鼓起勇氣，就把她看作已經訂婚的愛人，努力追求，直至得到爲止，可是先要把自己整理好了，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變作個不愧不怍的人，才配作她的配偶，於是就想到素菱，現放着一處外室，若不取消，莫說沒有愛她的資格，簡直想念她都是罪過，於是就決意來打發素菱，但轉想我現在正要悔過遷善，以求無愧於她，却先爲她作一件負心事，這件負心的事，若在昨天，我可以毫不在意坦坦然然的作出來，今天可就不成了，無奈不作這件負心的事，便要滿盤皆空，我也只可拚着多用錢安慰自己良心，那知正遇着老兄在此，把我的不安，完全解消了，老兄眞是我的救星，我眞沒法申說我的感激，方才我進來的時候，你十分害怕，覺得我定把你當作仇敵，現在總明白你是什麼地位，過幾日我定然打個赤金的盾，上面刻上患戴二天四字，作爲賀禮，並且留個紀念，我還希望你們二位趕快舉行婚禮，使我親眼看見素菱得着終身歸宿，我也心安，至於婚禮用費，由我完全擔負，不用你們操心，紹文聽他這長篇大論，心緒論轉，知道他全是對自己講說，素菱絕聽不明白，在他以爲自己和素菱是一個人，說與自己便等於告訴素菱，聽他語意，看他神情，實是出於誠心，並非虛僞，因他愛上別的女子，預備自滌汚染，改換生命，所以把外室推讓他人，情願厚加資助，以求自慰天良，世上的奸夫淫婦，遇到這樣大量厚情的本夫，可謂千古難逢的幸運，但我和素菱素無交往，今日邂逅相逢，竟遇到這樣奇事，被他硬給結爲一體，盡力成全，還教正式結婚，我擔了個奸夫的聲明，還得領受本夫的恩惠，眞是陰錯陽差，天昏地暗，他越寬厚，我越冤枉，難道就這麼糊裏糊塗的跟這性情淫蕩未受教育的女子結婚麼，紹文便說道，趙先生，你說了半天，只是你自己的事，並沒替我設想，現在請問你對我方才說的話，可能相信，趙率吾搖頭道，不能相信，我曾親耳聽見你跟她定約會，她嫌日期遠，不能等待，定要跟你同逃，及至我露了面她又哭哭啼啼的不肯捨我，你也不承認跟她有關係，請想你的不承認，跟她的哭啼，有什麼分別，唐先生我勸你不必再說，這種違心的話，你總可以看出我心意眞誠，應該光明磊落的承認一切，我並不是定要你承認以前說他的關係，只要你承認以後你他結婚，結完了大家哈哈一笑，再坐下喝兩杯酒，慶賀一下，以後我回到家中，神

安夢隱，你們住在這裏，也心滿意足，那是多麼好呢，紹文道，你說的實在是好，倘然我以前曾作過你所說的那種事情，現在一定樂於遵從你的命令，無奈我實是才進來沒一點鐘，如何能依你作這種事趙率吾聽了冷笑，紹文急於洗刷自己，脫過這道難關，自思我把今日所遭遇的事，對他細說，再指出一個證人，或能得他相信；就拉着趙率吾道，你請坐下，我把細情對你說，現在我正在患難之中，絕沒心情作越軌行爲，而且我可以指出個時間證人，證明我到這裏的時間和原由，說着就先把自己家庭情形和父親的習性，以及自己怎樣積憤在心，今日去探視姐夫，見他貧病垂死，回家央告父親幫助，又遭斥拒，當時又有位小姐，去請父親看病，父親定要訛索很多的金錢，自己實忍不住，直言諫諍，鬧得父子反目，被趕出來，父親不許用他船隻，只好借搭那位小姐的船離開，因爲旅館人滿，無處可投，又值天晚，怕就悍那位小姐回家，我才無可奈何，只可姑且指着道旁一處人家，假稱朋友所居，跳下船來，那知恰巧竟到這是非之地，紹文把經過說完，又道，趙先生我雖不敢自稱高尚，不敢自稱有道德，但總還受過教育，這教育對於愛情對象，總算擅得選擇，您的如夫人當然很可尊敬，不過您請想想，她是否能成爲我的對象，再者……不瞞您說，我在搭那位小姐船的時候，我很愛慕她的學問人品，她也認爲我被父親驅逐，多半起源在她身上，所以互相發生好感，已經定了交際，我現在是一個窮而無業的人不敢有什麼奢望，可是我敢發誓，從遇見她以後，眼裏再不會有別的女子，直到爬上你家墻頭許久，我的心還沒有收回來，好像隨她走了一樣，怎會一回頭看見你家如夫人，就又發生愛情，約着同逃呢，紹文說到這裏，猛悟只顧求趙率吾相信，竟把自己隱蓄的情感說出，未免唐突那高潔的人，就又道，這話我本不該對人說，不過要證明我這無意中進到這裏，並且進來時已在天黑之後，只可告訴你你，如果不信，可以去問那位小姐，我說的是不是實話，那位小姐姓馬，住在青陽；……趙率吾在他未說完時，已插口說道，什麼實話，簡直廢話，紹文末一句恰和他同時開口，所以沒說完便咽住了，但趙率吾聽見青陽二字，也把原來要說的話咽住，瞪目問道，她住在什麼地方，紹文道，青陽里，趙率吾道，姓什麼，姓馬啊，青陽里多少號，紹文說我沒有問，只知他住在一個女朋友

家裏，趙率吾道，她坐的船什麼樣兒，紹文道，係公園划船的式樣，不是普通小船，趙率吾聽了無言，轉身踱了幾步，面壁小立，好像去看牆上字畫，隨又轉身走回道，你是說已經跟那位姓馬的小姐有了愛情，所以不會有跟素菱私逃的事，對麼，紹文點頭道，請你信我，趙率吾道，那麼你很愛那馬小姐了，紹文在良心上不敢承認這句話，但在事勢上又不得不認，只可點點頭，趙率吾道，他對你呢，紹文道這話你問得沒理，我愛她是我自己心裏的事，並未現在外面，她愛誰不愛也是她心裏的事，我如何知道；再說初次相識，只有片刻的交談，又怎能談得到這個，不過她因我失去家庭，很爲關切，曾像老姊對幼弟似的懇切教導，我覺得十分感激罷了，趙率吾手摸下額，似有所思，過一會忽然豎眉瞪眼，厲聲叫道，你簡直是滿嘴胡說，編出這套話來欺矇我，我敎你敬酒不吃吃罰酒，說着猛然伸拳向紹文臉上打去，紹文只覺那拳頭似鐵鎚，來勢甚重，眼前一冒金星，頭上轟的一聲，便向後跌倒，昏然暈去，過了不知多大時候，方才甦醒，又覺頭重如鉛，岑然作痛，身上似被重物壓着，喘不出氣，但鼻中聞得脂粉之味和髮香汗氣，睜眼一看，竟先瞧一雙漆黑的眼睛，和一隻鼻子，鼻下還有猩紅的嘴唇，原來是一個人的臉兒，和自己相對相貼，心中一驚，想要掙扎起來，才覺身體已被捆縛，而且身體一動，上面那臉兒也隨着搖頭，同時又看出那臉兒是素菱，心中明白自己和素菱已被面對面的捆到一處，這時只覺臉上發濕，似乎有水流到耳後，原來素菱正在哭着，流出的淚，像落雨似的落到紹文面上，紹文聽素菱悲聲說道，你這是怎麼着，餓了我吧，話未說完，只聽拍的一聲，似乎什麼東西打在她身上，素菱痛得身體一抖，隨聽趙率吾聲音喝道，不叫你開口你還說話，紹文側目看時，見趙率吾坐在床邊吸紙烟，手裏拿着藤桿毛瑟，那當然是方才打素菱的武器，紹文才知自己是臥床在上，便叫道，趙先生，你這是什麼意思，快鬆開我趙率吾聞言笑道，你醒過來了，我打了你，很對不起，素菱這樣，你怎肯服服貼貼讓我綑上，素菱方才也是被我打了一頓，才捆上的，紹文道，你爲什麼捆我，再不解開，我要喊了，趙率吾笑道，喊啊，喊來警察，倒給我省事，唐先生，這不能怨我，只爲你們要好倒了同逃的程度，反倒對我假惺惺，推三阻四，蔑視我的好意，逼得我不好不使强硬手段

，把你們結合起來，組織起來，因爲我這人向來關心風化，所以暫且給你們留着衣服，再過一會，我就要回家安歇去了，臨走時把你們衣服全剪破扯下來，你二位願意安靜也好，願意喊叫也好，這左右十幾家都逃水走了，並沒人住，就有也進不來，街上更不會有行路的，可是你們放心，至遲到明天早晨，我準打電話給警區，請幾位警察來解放你們，你們耐心等着，好在這涼爽的夜裏，不會受暑，你們若是怕冷，我可以給蓋上被，說到這裏，素菱又哀聲央告，趙率吾又用譚柄打她幾下，罵道，你還沒嘗够滋味，再開口我不把你弄爛才怪，素菱不敢作聲，只自哽咽流淚，那流下的淚水，直給紹文洗了臉和鼻子，紹文此際自覺被趙率吾逼入絕境，眞有跟他拚命的心，苦於手足被縛，不能動彈，只有切齒發恨，趙率吾在床前負手來回踱着，神態安閒，忽的蹲下，開了冰箱的門，取出幾隻瓶子，放在桌上，自語說，自從發水送冰的都絕跡了，這不涼的汽水，有什麼喝頭兒，不如喝喝酒吧，就開了酒瓶，倒在杯中，舉起轉身叫道，二位乾一杯麼，紹文知他奚落，負氣不理，素菱畏他威稜，不敢答聲，趙率吾見他們都不開口，就笑道，你們不喝，我有偏了，說着一飲而盡，放下杯子，舉腕看看錶道，現在已經十一點了，我應該回家，不能奉陪，你二位要喝水，要吸烟請快說話，等我走後就沒人伺候了，說着就把烟具盤推到紹文肩旁，將燈火剔亮，燈光正映射在素菱面上，使她居高臨下，相離咫尺，却是可望而不可吸，又倒了兩杯茶放在盤上，一筒砲台紙烟和一甩火柴也放在近處，又從桌上取來一盒點心，打開蓋兒，合原放拉床上的水果盤，一同推到煙盤一起，佈置完畢退後一步，搓手笑道，我想預備很齊全，不缺什麼了，我要跟二位告假，再兒，再兒，素菱哭道，你眞就這樣……話未說完，立聞拍的一聲被寻柄把底下的話打回去，趙率吾接口道，不這樣怎樣，我現在只可這樣，若在前幾十年，自然另有爽快辦法，一刀切下兩個人頭，就算完結這件奸案，據說縣官還給賞酒披紅呢，紹文叫道，你爲什麼不那樣辦，趙率吾笑道，那是舊時代的辦法，現在法律只優待奸夫淫婦，不給受侮的本夫作主了，我的前程遠大，後福無窮，才不作那種傻事呢，哈哈，今天算全局已定，明天你二位到警廳，後天全天津報紙給你們作義務宣傳，不，我說錯了，天津報館多數被淹，未必能替你盡義

務，那就得由北京報紙代勞，再過幾天，你們就可以得着不花膳宿費的公寓，不過那是男女分座的你們恐怕得難開一個時候，等自由了再行結合，至於我呢，我預算在一個月內，跟我的愛人訂婚，一月後水若退了，我們就在天津結婚，水若沒退，我們就去上海，大規模的舉行婚禮，不過就在本地結婚恐怕也不能請你二位吃喜酒，你們住的免費公寓，向來不許客應酬，請帖也沒法遞進去現在已說得太多，對不住，我可得走了，說着撿起床上的鈔票，放回衣袋，就向窗戶走去，素菱似乎感到他一走事便無法挽回，但又怕打不敢叫喚，急得哇的哭了起來，紹文也切齒叫道，姓趙的我跟你無冤無仇，你何苦這樣害我，現在我求你自問良心，別作這種傷天害理的事，你若一定疑我是她的情人，必須報復，那就請你把我殺了，我此際正在末路窮途，並不怕受罪刑，只是毀，名譽，被那個契重我關切我的人，因此誤會我的人格，那可怎能忍受，姓趙的，您作作好事，或是殺我，或是放我若害我不明不白的受這冤枉，我日後只有一口氣，也要向你報仇，趙率吾哈哈大笑道，日後任隨尊便，我顧慮不到那麼遠，現在我既不能殺你，也不能放你，你若怕經官，治罪，身敗名裂，也很容易轉圜，本來我起始就網開三面，不是沒給你生路啊，你只要跟素菱結婚，我就把你放開，咱們仍是好友，我照舊話應前言，贈送我們這所洞房，給素菱六千元奩資，另外再送兩千元的婚禮籌辦費和蜜月旅行費，你可能答應，紹文心中一打轉兒，想到姑且應允，再圖逃脫的權宜辦法，便道你又來無理取鬧，我說過跟你的如夫人素不相識，你怎麼把兩個陌生人硬給牽合一氣，而且你的如夫人，也不願意，趙率吾道，就是你們眞個素不相識，今日弄到這種局面，得要屈你們遵從我的意旨，你只問你自己是否答應，素菱那面不成問題，她當着我自然惺惺作態，我一離開她就會立刻投到你懷裏，女人是沒什麼把握的，你且說你最後的一句話，紹文沖口道，好，我答應，你鬆開我吧，趙率吾走回床前，撫着頭髮笑道，你答應了，好極好極，不過放開你還得等會兒，你若在方才爽快應允，我並沒一點疑心，而且那時也沒綑上你啊，現在你這樣盛而後可，我却有些不大相信，似乎應該愼重，你且稍候，我寫三份婚書，你和素菱都親筆簽名，我以介紹人的資格，自然在婚書上留個名字，另外再請一位律師的朋友，證明一

下，也簽上字，歸你一份，素菱一份，我也保存一份，這樣手續完全，素菱既得法律保護，日後不致有被棄之慮，我也對你完全信任，已不三全其美，我那律師朋友住得很近，立刻可以接他前來，在半點鐘內便可辦完一切手續，那時你們就自由了，你若答應這樣辦法，我就去請那位朋友，紹文聽着，不禁倒吸一口冷氣，知到自己隱衷已被趙率吾看破，終無法逃開她的網羅了，他要我和素菱訂立婚書，並且證據齊備，手續完全，這婚書一立，我就和素菱成爲在法律保障下的正式夫婦，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無論那個心性不投，氣味差別的女人，作終身附骨之疽，是我寧死不能依從的，即使素菱是個有學問有品格的女子，我因爲今天新得了一樁希望，這希望雖然萬分渺茫，但我已心有所歸，絕不肯和別的女子訂婚，自斷希望之路，想着就掙了出去，高聲說道，我說答應，就算答應了，若正式訂立婚書，那可還得長時間的考慮，暫時不能從命，趙率吾道，你即答應了，還有什麼考慮紹文默然不語，趙率吾笑道，如何，我早料到你是假的了，那麼痛快說，你還是不肯答應，紹文應道，就是吧，我不能答應這速成的婚姻，趙率吾哼了一聲道，我明白你的意思這問題不在速成遲成，你只是借作托詞素菱這小女人，也並非不可愛，倘然你不是意中早有所愛，大約已欣然樂從了，實告訴你，從我這兒說你絕沒希望得到所愛的人，只能得到素菱，你不要素菱，就得身敗名裂，我已沒有什麼可說，現在再給你個機會，半分鐘內你若沒有表示，我就下船走了，趙率吾又道，不必再說，你既不肯，我可走了，紹文聽他要走，急得破口大罵，素菱只嗚嗚的哭，逍率吾却已爬出窗外，向內說了句二位保重，我走了，底下就不聞聲息，須臾又聽款款之聲，漸漸遠去，紹文知道他確已走了，就自嘆了口氣，素菱也止住哭問道，他走了麼，紹文道，走了，素菱悲聲道完了，他一走咱們就等着進法院吧，紹文道，他不走又得怎麼樣，還指望把你我騙了麼，素菱望着紹文道，我不明白你是什麼意思，在他沒來以先，已經跟說好了，怎他來了以後，實心實意的叫你娶我，還被幫忙許多錢，你怎麼抵死不應，難道你怕他是假的，紹文道，我知道他不假，素菱道，知道不假，爲什麼不答應，是沒心要我呵，紹文道你那時賴在他身哭是不捨，若答應娶你，你準折我個對頭鬟兒，素菱咳了兩聲道，你眞是實心眼兒，

當着他我怎麼能不那樣，紹文心想這女人眞是神於變化，趙率吾才走，她就又倒過這兒來了，素菱又道，你心裏有一個人，所以不能要我，可是眞的，紹文道怎沒不眞，實不相瞞，我壓根兒沒心要你，素菱聽了又哭起來，紹文覺得臉上頸際全是她的淚水，連襟領全浸濕了，不由叫道謝謝你，別哭吧，我已經壓的喘不出氣你的眼淚更浸得難過，又不得揩拭，一會兒就泡壞」，素菱忽的破涕笑道，你的臉是泥捏的，這麼怕水，紹文道，你若壓在底下，就知道什麼滋味，趙率吾到底向着你，給捆在上面，素菱道，我又不是胖子，就會把你壓壞了，你是壓不慣呵，紹文道，什麼話，誰壓得慣你……難道常這麼，紹文駁辯本出無意，但說到半截，猛悟此言大有語病，易因變關而生誤會，就咽住了，但素菱已格格的笑起來，雖被綑着，却笑得通身顫動，偏偏趙率吾把他兩捆得十分促狹，素菱變手捆到紹文背後，紹文變手綑到背後，頭面相對，胸腹相貼，腿兒相間，又加夏天衣服單薄，素菱這一笑，紹文也覺通身不得勁兒，就道，你眞有心情還笑呢，我受不住，寧可盼趙率吾快叫警警來，把我解開，就立時死了也好，素菱道，我的手也被你壓麻了，你想有什麼法兒，把繩子解開，紹文想了想，又看看旁邊烟具道，這個燈也許是救星，可以把繩子燒斷，素菱道，你燒呵，紹文道，我在底下，够不着那燈，只有咱們一齊用力，向烟燈那邊歪去，煙燈恰可烤着你胳膊上的繩，素菱道，菱着繩子，豈不連衣服也要燒壞，紹文道，豈止衣服，恐怕連皮肉也要受傷，這時也只好拚出去，素菱叫道，哟，我可害怕，那不得痛死叫，紹文道這不過只燒壞一點皮肉，只忍受一時痛苦，比進監獄長久受罪，身敗名裂不，便宜得多麼，我苦在上面早已燒了，素菱道那可不成，平常割破個小口兒還痛得要命，現在生燒活烤，誰受得住，我死不幹，紹文見她不肯，心中焦急，用力掙了一掙，覺得綑得甚緊，絕難掙脫，知道不能幸免，只是暗顧目前，看看常面是煙具，右面是床欄，就盡力將身體向床欄那邊傾側，素菱在上面一聲喊叫，兩人牽牽着向旁倒去，素菱落到床上，紹文也就側過身兒，釋去上面的重負，才喘出一口氣來，素菱罵道，缺德鬼，跌得我好痛，怎不早說一聲兒紹文又道，對不住，咱們若能再翻一下，我就到了上面，可以拚着我的肉去燒，素菱道怎麼再翻，我身後已緊抵床欄，你身後又貼

着煙燈，一點兒不能動彈了，紹文想了想，果無法可施，就嘆了一聲道，完了，我的運氣，我的報應，無端遇着這樣禍事，也許是上天給我不孝的懲罰，可是這樣把人毀，多們冤哪，素菱道，你冤還有我冤，這才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我招誰惹誰了，自己在房裏呆得好好兒的，憑空來了你這冤家，偏巧被趙率吾撞上，我覺着小命兒要完，誰知道趙率吾正要跟別人結婚，情願把我讓給你，這不是因禍得福麼，那知你這狼心賊，又拿糖要菜，把他氣急啦，如今只好等着受罪吧，我本來沒事，你給惹了事，我本有活路，你給鬧死了，我恨起就咬你塊肉，紹文道，你咬呵，我也自知對不住你，素菱聞言咬了咬牙，隨即張開了嘴，狠狠向紹文臉上湊過來，似乎要咬掉他的鼻子，紹文呀一聲，躲無可躲，只好閉上了眼，不料素菱那滾熱的唇兒，竟貼到他頰上，吻了一下，紹文才張目愕視，素菱已悽然嘆道，得了我吃了你當什麼，這也是我命該如此，也是自作自受，本來你敲窗借宿且很規矩的我駁出你去，也就完了，偏又把你讓進房來，進來以後若依你的話，給間空房間去住，也可沒事，偏要留你作伴，又起頭兒要跟你逃跑，才致趙率吾聽見，鬧得這步田地，這都因為我在窗口向外看時，心裏又愛上你了，別看你心中另有別人，並不愛我，可是我既愛你，就自己認命，他不胡亂埋怨，現在什麼也不必說了，只有一點兒怪傷心的，就是你不愛我，好像這點罪孽受得太沒趣兒，你若是愛我，便立刻死了我也安了心，閉了眼，紹文以前認定素菱是個給男人作玩物的浮蕩女子，心中厭薄，所以任她目挑心招，肌親膚接，絲毫不覺動心，但這是聽她把罪責全攬到自己身上，自怨自歎，並且忘了來日大難，只以不得見愛為憾，不由心中有些感動，嘆息說道，你也不必傷心，咱們一同受這冤枉罪，也是緣分，試想三點鐘以前，還互不相識，三點鐘以後，竟綑縛一處，能說不是前生冤業麼，現在你也不必管我愛不愛，趙率吾已經走了，無可挽回，我這時即使萬分愛你，願意娶你，不也是白說麼將來的事，等這場官司完了，咱們有緣相遇那時再說，現在你只把我當作患難朋友，在這短時候裏互相給些安慰也罷，素菱吁氣道，我明白，在這時候指望也沒有了，將來呢，咱們也未必遇得上，你出獄以後，還會找尋麼，得就不往後想了，你的話對，咱們哭也沒有用，叫也沒有用，不如說些閒心

，朝聚暮散草率婚姻，若去迫求洗凡眞是狂妄大胆，把洗凡遭踏苦了，只這一句說話已經該死何況還見諸實行，但洗凡既落到他眼中就算已遭魔難，固然洗凡性高潔，那樣學識，絕不會看中這麼個惡棍奸徒，上他的當，但只怕她不知趙率吾的底細，受他甜言密語假意虛情的誘惑，又怕趙率吾安排什麼圈套，運用惡勢力，加以迫害也許洗凡正受着威脅，無法脫避，不過白天我見着洗凡他還從容談笑似乎我所慮太過但聽趙率吾說話情形似乎對洗凡已有十成把握，倘然不是口妄誇談，那麼只恐災患便未加到洗凡身上正也向她走着，我既得知此事，必須設法挽救，起碼得晤洗凡一面問明眞相，她要已受誘惑就勸告她覺醒，她若已受威脅就幫助她抵禦，拚出我的性命，也要保護那天仙化人的高尚靈魂，清潔身體，萬不使奸人得志，但轉想自己困在此處，天光一亮，就是法院中的罪犯，如何還有方法去救洗凡，只悔我未能早知此事，否則趙率吾，逼婚時候，我就爽快答應，只求暫時脫出此間，把洗凡救出危境，以後就把終身幸福，牲犧給素菱，或把來日光陰，消磨於監獄，我也心安意得了，紹文想着，心中悔恨自己腦筋遲滯，不能早些醒悟，如今明白了，却已走天綫會，無法挽回，但是洗凡正在危急，自己無論如何，總得想法救她，即使救她不成，或者她不肯領受我的好意，反正我得見着她的面，把趙率吾的品格，行爲從實訴說，加以警告，方算報答，她自天臨行諄囑的關切之情，總而言之，我必得想法逃出這裏，趙率吾說，到天明才報告警察現在離天明還有三四點鐘工夫，我要不能憑着智力，想出辦法，眞枉是男子了，想着急得身體一動，忽覺脊背觸着硬的物件，知道是煙具的木盒，心中突有所得，就張目向素菱道，我不能回頭，你可以從脖頸下看看，那煙燈離我肩頭有多麼遠，素菱道，你問這個幹什麼，我方才問你的話還沒告訴我呢，紹文道，沒有什麼，我不過一陣頭疼，素菱道，你別把我當孩子，我早看出來，你從我聽說那兩個人都姓馬，就變了顏色，再聽說趙率吾住在青陽里，就又頭疼，這裏面準有緣故，咳，到了這步田地，你還有什麼可瞞，紹文心想自己若想逃跑，必須先得素菱同意，求她幫助既然我的神色已被她看破，若再隱瞞，勢必惹她氣惱，鬧得兩相陌路，便要誤事，但也不好從實相告她若知道我與趙率吾所愛同是一人，要逃出去給趙率吾破壞，她必謂

爲我破壞他人只爲要成全自己，任我說破了嘴，也不能教她明白我這純潔的動機，如今只有騙她一騙了，就道，你已經看出來我還瞞什麼，其實這事豈只不能瞞你，還必得對你說明，現在我已然把心灰透了，實告訴你，趙率吾要娶的女子，既然姓馬，又住青陽里，恰恰就是我今天遇上的人，世上眞有這樣巧事，那女子既和趙率吾相識在先，趙率吾又決意娶她，憑趙率吾勢力財力，自然包準成功，我這無財無勢的窮人，還有什麼希望，何況我本來就是妄想作夢呢，素菱聽着，初覺驚愕，既而蝯然笑道，這可眞巧，怎你跟趙率吾一天碰了兩回頭，在我這裏才明着碰上，又在姓馬的女子那裏碰上了，可是我這兒你算得了勝，我本打算拋了他跟你，他也答應叫我跟你，你不受抬舉，自己弄成敗仗，有什麼法兒呢，可是在那姓馬的女子那邊，你萬不是他的個兒，我現在因爲品出趙率吾的人心，又被他冷淡日久，有些怨恨，才生了外心，若在他初娶我的時候，便有個比你強百倍的男人，也引不動我，你那知他哄女人的手段多麼好啊，現在既然看上了姓馬的，就萬逃不出他的手，你便是也有錢有勢，仍舊鬪不過他的手段，這是我深知內情的話，你趁早死了心吧，說着又格的笑道，可是那馬小姐天仙似的正在你心坎裏供着，忽然被人挖了去，多麼難過，紹文搖頭道，我跟她只見過一面，既沒交誼，又不是我的未婚妻，跟了別人，有什麼難過，我現在除了自恨，糊塗得可笑，只有後悔，素菱道，你後悔什麼，紹文道，不怕你過意，我實在有些被她迷住了所以既辜負了你的好意，又失去趙率吾給的機會，落到這樣局面，如今明白過來，怎不後悔，無奈後悔也無用了，趙率吾已經回了家，我有什麼法兒叫他知道，我已經願意跟你結婚，再坐船回來，開放我們，唉，素菱，我眞對不住你，能答應的時候，我不答應，現在我願意答應，又沒法挽回了，只有等着明天警察來，把咱們送進法院治罪，求你不要恨我，我對你這分兒虧心，將來定要補報，好在咱們沒有大罪，到法院不必訴冤，那是沒人信的，只認和姦，莫認圖逃，至多不過一年半載的徒刑，只一釋放出來，我就跟你結婚，你在獄裏，無論受什麼苦，也得想開些，爲着咱們將來幸福，總要自己保重，素菱怔怔的聽着，面上現出感動之色，悄然說道，你這話可是眞的，紹文道，我知道方才太教你寒心，現在可怎麼能教你信我，說着連連

了兩聲，素菱將粉頰，貼着他的臉兒道，別着急，我信你了，不過還得問問，你是只覺對不住我，還是從心裏愛了我，紹文道，這話教我說着慚愧，才說過不愛你忽然又愛你，莫說你不信，我自己也不好出口，只可姑且這麼說，並不敢望你相信，我在初進這屋子，便有幾分愛你，只爲你對我太交淺言深了，反教我有些驚疑，又加心裏存着馬小姐的影子，才作出那冷酷舉動，及至趙率吾走後，我已證明你的可憐境況，把原來的疑心都打消了，就由同情又恢復了愛你的心，再聽那馬小姐和趙率吾的關係，我心裏好似浮雲全散，只看見你這一輪明月，只爲綢着不能動，若不然我早就跪下謝罪了，素菱聽着似已深信紹文的愛情，毫無虛僞，立刻珠淚盈眶，顫聲道，你不用再說，我明白了你二十分愛我，這就够了，我方才說過，死了也不冤，紹文道，咳，你還不冤，你太冤了，方才我若痛快答應了趙率吾，咱們現在已經度着蜜月，還有他幫助的萬八千塊錢，足够新婚後享受快樂，等大水退了下去，我再尋個職業幫補家用，咱們就永遠幸福下去了，只爲我一時固執，把你的幸福完全弄丟，反而害你去受罪刑，咱倆不知要分離多少日子，將來重新聚到一處，還不知得如何掙扎，方能組織家庭，實是害苦你了，素菱偎着他的臉兒道，不必說這個，只要你愛我，受罪吃苦，我全不在乎，反正總有熬出來的日子，不過……咳，咱們才見面換了心，跟着就給熱辣辣的分開，連音信都不能通，想着眞教人難過，紹文接口道，我也爲這個難過啊，倘然判一年徒刑，囚在獄裏，你想我，我想你，到出來時還不知……我眞不敢想了，素菱眞是多情善感，聞言已失聲哭起來道，怎麼得老天可憐，叫我們逃開這關呢，紹文見逼到正題就道，不是我又犯妄想，現在怎麼能通個信兒教趙率吾知道我已經願意，前來救開我們，仍照原來說的辦理，那眞得謝天謝地，若不能那樣，我們能自己解開那繩逃開這裏，只求不致經官受罪，便一處討飯也是樂的，素菱道我們若能出去，就可以去找趙率吾說話，他就不會再報警察，我們還可以照樣得他幫助，紹文道，是啊，說的有理，只要能逃出去，就能轉禍爲福，可是有什麼法兒逃呢，素菱皺眉半晌，才道，我沒一點法兒，可惜方才沒依你的話，若感我壓在你身上的時候，把肩繩繞斷，這時早出去了，紹文道，可惜什麼，你那時不肯忍疼，現在何必後悔，素菱

道，那時我心灰意冷，滿心恨着你，怎肯爲你受那樣的苦，你若早把這話對我說了，就是燒掉一隻胳膊，我也拚得出去，紹文道，咳，過去的事，都是怨我，不必說了，現在還是請你看看我身後的烟燈，離着多少遠，可能燒着我胳膊上的繩子，我豁着試一下，素菱聞言，就力伸玉頸，把眼光從紹文頸下的空隙望將過去，搖頭道，不成了那烟燈已將熄滅，只剩下一星火兒，再說離你的脊背還有尺多遠，怎麼也湊不上，紹文知道無望，長吁一聲，側目望望桌上，見燭光騰騰耀耀，雖然賸不到蠟燭本身，但由發光地方測度，已知所餘無多，不久將儘，就嘆息道，只怕沒希望了，現在我們若能趁着殘燭未滅，從床上起來，借那燭火也可燒斷繩子，無奈兩人捆在一處，怎會立得起來，素菱試着掙扎一下，果然係絲毫難移，不由也絕望說道，完了，我們只等着罪刑期滿再見了，現在且斷了逃走念頭，趁這點工夫，打算將來的……說到這裏，眼光猛射到紹文臂上，心中忽有所觸，略一沉吟，便改口叫道，等着，我試試看，紹文道，你試什麼，素菱道，你臂上捆着兩道繩子，我的嘴也許够得着上面這一道，倘能咬斷，就算老天保佑，說完便竭力抬身俯頸，將櫻唇去就紹文臂上綁繩，費了半天力氣，纔得香汗淫淫，連紹文身上都浸濕了，他身子捆得雖然緊，好在女子肢體柔軟，微有伸縮性，居然櫻唇吻着麻繩，張口緊緊用牙咬住，但那麻繩是白麻所製，約有手指粗細，極爲堅靱，素菱的嘴兒，恰合繩子成交叉形，已然難於嚙住，又加他側目低頭，更使不上勁兒，何況他在咬住繩子以先，已然筋疲力盡，只可將牙齒重重點擦，可憐齒力微弱，那繩子又是自數千根麻絲合爲一股，由五股擰起合成一股用鈍些的刀尚恐不易割斷，她磨擦半晌，雖然把表面的麻絲咬斷幾十根，但那麻絲也是硬性的，一斷之後，就變成鋒利的針，刺破她的齦肉和櫻唇，有些細碎的就塞入牙縫，須臾滿口流血，把紹文的襯衣染紅一片，素菱疼痛又加疲乏實不能支持，噗然一呻，就把頭兒撞在紹文肩頭，好像昏暈過去，紹文大驚，忙問怎樣了，連叫數聲，素菱才徐徐抬起頭兒，撲的落在床上，紹文和她一對臉兒，只見她滿面淚痕，滿口鮮血，連鼻尖下頷香腮玉頰都沾滿了，好似帶了一掛紅鬍，不由心中一慘，方要再問，素菱也哭着說道，繩子太硬，我的嘴都磨破了，還絞絲不動，哥哥，我實不能了，紹文聽着更

覺她楚楚可憐，誠摯可感，忍不住偎住她臉兒也不顧血跡沾污，顫聲說道，親愛的，不要着急，我們逃不了就不逃，你可覺疼得很麼，素菱搖頭道，不疼，只是牙縫裏塞進碎瓣，有些難過，說着側轉臉兒，向着床褥頭兒來回搖動，把嘴上血漬稍爲拭淨，又向紹文道，你臉上也沾上血了，怪難看的，來，我給你揩去吧紹文道，你又伸不出手，怎麼能揩，且由他去吧，素菱不語，微把臉兒往下一湊，伸出舌尖在仲頫上略一盤旋，紹文微覺一陣濕熱柔膩，素菱已笑說道，給你揩乾淨了，紹文此際只覺精神迷離惝恍，心頭歷亂跳動，望着素菱，大張兩眼，無可言說，在理智上很明白她和自己學識品格，性情習慣，都有着極遠的距離，絕沒有相愛的可能，這時的一切言語舉動，只是與她幫助，自己脫離好給洗凡送信，但在情感上，却覺有些憐她愛她，因而慚愧自己的欺詐行爲，似乎一顆火熱的心要跳出來投給她了，於是理智壓迫情感，情感又反抗理智，兩者內心交戰很爲劇烈，但外面却相反的倒現出冷靜態度，怔了一下才自己作第三者，給理智情感解和，決定此事既以虛僞起首，只可仍舊敷衍下去，後來如何，等命運和時間裁判，自己不作主張，正想着忽見房中突然兩倍明亮，燭光跳動了兩下，隨即熄滅，立刻滿目黑黑沉沉，只剩烟燈的微光，同時壁上時鐘敲了三下，素菱悄然道，三點了，我們大概還可以廝守兩三點鐘，天亮警察就來了，哥哥，咱們不用再想逃跑，安心說會正經話吧，紹文想想，也實無可逃之機，只可依她珍重別前的短暫光陰，互求安慰，就道，親愛的，我也不想逃，你有什麼叮囑的話，請告訴我，素菱道，我們準定入獄受罪，可是咱們倆罪過不能一樣，你判半年，我判八月，一塊進去不能一塊兒出來，這樣就該定個約會，到時候省得亂撲頭，你說是不是，我若早出來，就先回北京去，跟我父母想法子弄點兒錢，再回天津等你，這麼說吧，你出獄時，若知道我已經出來就上南馬路文成旅館找我，那是我一個親戚開的，可以不花錢白住，若到那裏我不在，就給北京陝西巷苟家胡同五十八號去信，能親身去更好，你的住脚兒呢，紹文道，我告訴你，已經沒有家了，那有準住址，不過可以這樣許你，倘然我出獄在後，一定上那兩個地方找你，我若是先出來，知道你還在獄中，無論要等幾個月，我任是討飯，也要等你出來相會，寧死也不離開，你一出獄門，必然能

見着我，素菱道，你可一準這樣，別教我找不着你急死，紹文道，你這時還不能相信我麼，素菱偎着他的頰兒，聲音中迸發萬種深情的說，我信你，信你，咱們這定下的約會我心裏很坦然了，下一年獄，不算什麼，我今年才二十一歲，只當能活六十年，在獄裏耗費一歲，還有三十八歲跟你廝守呢，紹文聽她的話很令人動心，幾乎忍不住要吻她一下，但結果終於沒吻，這時烟燈也跳了幾跳，倏然滅了，只聞得油味刺鼻，抬頭看看窗外，見天空已由深黑變成暗藍，知道秋初夜短，少時便將天明，夜色被曙光欺得節節消逝而去，那陽光也就帶着警察步步逼近而來了，自已這一入獄不知要受何等困苦顛連，而且不知有若干時候，和人間世界隔離，家中的老父幼弟，正在艱難中的老姊姊丈，都算從此渺同隔世，就是我的關心洗凡，也已無法救她，只有聽其自然，看她自已命運，將來我出獄之後，也許佳人已歸沙叱利了，還有現在這個素菱，行爲雖然荒唐，情形却可憐惜，過去不管，對我總算一見鍾情，雖弄出許多陰錯陽差，却可看出她十分愛戀，絕意相從，以前我逕然拒絕，給她許多難堪，及至我口頭表示接受她的愛情，她歡喜得直要落淚，令我看着又感動又慚愧，但她這虛空的歡喜，能維持幾時一會警察到來，就把我給她折開，只有到獄中去作美麗的夢了，正在想着，忽聞素菱悄然說道，你又想什麼，想你的馬小姐麼，紹文忙道，不，不，我正想不久就要離開，自已心裏難過，素菱發嫉酸鼻聲音，却笑着道我不難過，我正想咱們出獄以後的樂兒，紹文聽了這話，又不由得心神微動，注目瞧她，這時天已黎明，窗外一遍魚肚白色，映得房內青虛虛的，素菱的臉兒，在曙光中顯得又青又白，眼圈兒微腫，目眶含淚，却微現笑容，那一張小嘴閉得很緊，合那眼中的光，合成堅決而又熱烈的情態，但是又覺楚楚可憐，似比夜中艷妝齊整時分外動人，紹文一陣心旌搖搖，凝目不瞬，心裏自己似對自己說道，沒有多少時候了，以後來的事渺渺茫茫，難於逆料，我也只好付之不理，只顧眼前也罷，現在這眼前的人，被我連累得太已可憐，我在這個轉瞬即逝的時光裏，還不盡力給她安慰，預先補償她將要受的痛苦，這樣一想，立刻感情發動，不能自制不容再思，叫了聲親愛的，你眞太愛我了，就將嘴唇向前一努，恰恰觸着素菱的櫻口，科學家說人身都有多量的電，又說電是同性相拒，異

性相引，要證明這兩種學說，實驗起來很費手續，但這時她二人的接吻，就很簡單的把電學原理實驗證明了，紹文的唇方一接近，就把素菱的唇兒引得就了過來，緊緊貼住兩唇上又並沒有膠水漿糊，居然黏着了好幾分鐘，這當然是電的吸引力量，在這幾分中間，二人都入了昏迷狀態，全閉着眼，好似睡着，而且腦子也和睡眠時一樣，豈止把將入獄的恐怖完全忘掉，簡單暫時停止思想，連五官四肢，好似也失了存在，兩人只覺相携上升，在室中飄飄飛舞，但若問飄到什麼地方，感到何種滋味，她們也茫不自覺，好像這樣任靈魂自由行動，就要越去越遠，直入無何有之鄉不復歸來，但這世界似乎還在需要他們，不肯任其飄逝，房中忽然微有聲響，才把二人的靈魂驚回軀殼，二人悚然如夢中驚醒，意識中覺到驚醒的原故，是由耳官受了震動，但都迷迷惘惘的，不去考察聲音的來源，好似自然醒來似的，不過嘴唇已經分離，眼睛已經睜開，互相望着，素菱眼光中似乎射着火燄，不但烘熱紹文的心，還灼乾她自己喉嚨中的津液嘅聲說道，你明白我太愛你了，我也不枉，可是你自己問問良心，也像我愛你一樣的愛我麼……這話若在十分鐘前，紹文頭腦尚在冷靜時說出，紹文必覺難於作答，但這時竟冲口說道，我不用問良心，原就是良心教我愛你，可是我越愛你，越恨自己，毀了你才愛你，眞眞……素菱猛用櫻唇堵住他的嘴，從唇縫發出含混的音聲道，又是對不住我，不許再說這個，紹文點點頭，等她的唇兒離開，又道，我實在良心抱愧，現在又想起一件事，你本有鴉片癮，到獄中身體怎樣受得住……說也奇怪，素菱本已一夜未曾吸烟，一直在驚急愛恨的感情內，綑縛掙扎的狀態中，却並未想到煙癮，也未覺得難過，這時一經紹文提起，立刻打了兩個呵欠，眼中流下無關情感的淚，但仍咬牙說道，你放心，沒關係，我沒烟抽自然受罪，可還不致癮死，拚着熬些苦日，倒可以把這毛病祛除，將來我跟你在一處，難道還像作姨太太一樣，成天躺在床上抽煙麼，紹文道，話雖如此，只是你體並不强壯，怕……素菱接口道，不怕，我見過這種事，我當初有位叔叔，在梨園行管戲園，他那烟很癮大，一天總得半兩，瘦得人像似的，平常少抽一口就沒力氣走路，簡直是，頭號兒烟鬼，那知一次他跟班兒到天津來，得空兒就到烟館過癮，不想點兒太低，竟被官人抓去，罰錢沒

有，判了三個月苦力，我們知道消息，都說叔叔這回準死無疑，他那樣身體，那樣大癮，怕一天也不能活，誰知過了三個月，叔叔竟回北京了，不但沒死，反養得又白又胖，可見這種東西，是有鬼作祟，有得抽便少一口也不成，沒有抽也照樣熬得過去，何況我年紀還青呢，紹文聽着，知道她這樣好志氣，完全由自己而生，不由更增愛惜，但耳中正聽素菱說着煙，忽覺鼻中吸着烟味，略一瞬目，又瞧空中有一絲烟縷，裊裊上升，心中大爲吃驚，只疑爲是蠟燭或烟燈的餘燼，燃着什麼東西，若起了火烟，自己和素菱被綑着不能脫逃，說不定要燒死，就叫道，你聞聞，有煙味兒，素菱道，我也聞見了，不是燒着什麼，話未說完，猛聽脚下有人笑道，什麼也沒燒着，是我在這兒吸雪茄烟，二位誇得眞高興啊，紹文素菱都聽出是趙率吾聲音，吃驚非小，借着急勁兒，抬頭一看，只見趙率吾正坐在近床的矮沙發上，縮身仰首，悠然自得吸着雪茄，二人只一聲頭兒又落回床上，但在這剎那之間心中都得到一種希望，感到事有轉機了，在幾小時前，還都把趙率吾，看作惡魔但此際已變成救主，二人眼光相觸，各自用喻無言，紹文心中一轉，便先對素菱使個眼色，教她不要說話，才揚聲說道，趙先生，你幾時來的，趙率吾含着雪茄漫瞧道，我在你二位睡着時候來的，紹文道，我們……我並沒睡啊，趙率吾道，也許沒睡，我進來時，瞧見你二位閉着眼也沒張嘴，那是……說着哈哈一笑，紹文和素菱都紅了臉，趙率吾道，二位這一夜過得可好，大概談得很投機吧，紹文道，你把我們綑了一夜，還說這奚落的話，你不是姿叫警察來捉我們麼，趙率吾道，我原本想叫警察，後來又變主意，另請別人來幫忙了，紹文道，你又變了什麼鬼主意，請誰來助桀爲虐，趙率吾笑道，言重了，你在這時，怎還下這難聽的字眼兒，今非昔比，我已親眼看見你跟她接吻，又那麼海誓山盟，當然已經願意娶她，咱們就是內親了，你還忍心罵我，說着伸手向衣袋內一掏，取出一疊紙張，揚着說道這就是我請來幫忙的人，你們在上面簽個字，蓋個章，這件事就解決了，紹文道，那是什麼，趙率吾道，兩張是婚書，等於龍鳳大帖，你們簽了字就各有一份，作爲鴛鴦牒券，另一張是你給我立好手續，因爲我是素菱的法律上監護者，現在她嫁你，又是我的介紹人，主婚人，證婚人，我得保證素菱的前途幸福，責任重

大，所以要你給我立一張手續，說明與素菱由愛情而結合，情願娶她作嫡體正妻，終身不論，我手裏有這證據，就可以長久作素菱的保障，這上面也沒有什麼罰約，絕不能挾制你訛詐你，只於是你表明愛情眞實的證據，你既眞心娶她，當然贊成這個，紹文聽着，心中明白，趙率吾要自己立這額外手續，並非用以保障素菱，只要用以隔離洗凡，他因我愛慕洗凡，疑惑我與她已有相當情誼，故而施這伐魏救趙之策　逼我和素菱發生關係，成爲有婦之夫，便失去追求洗凡是資格，他便去掉惟一的情敵，這樣還嫌不足，又於通立婚書之外教我另留下切實證據，到他手裏，日後好用作離間我和洗凡的工具，和抵制我再愛洗凡的柄握，他的用心可謂良苦，可惜誤會了我對洗凡的關係和心意，我現在只求能逃脫出去，給她送信，使她知道種種劣跡負於上當，於願已足，並不希望她能嫁我，而且我已拚犧牲一身順從你的意思，與素菱結婚，以換取拯救洗凡的機會，你這樣防我，未免太虛費腦思了，想着便道，你幾時預備下這種物件怎麼知道我能答應，不怕白費事麼，趙率吾用牙咬着雪茄，嘴唇一動，雪茄便上下抖動，笑着說道，不會白費事的我是知道的——不，嫂夫人的魔力，你和她縛到一處放上一夜，百鍊金鋼化作繞指柔了，所以夜裏我出去以後，就假定你已經應允，逕直奔我的朋友大律師史丙光家中，立逼着他把兩份婚書寫好，連你該給我立的手續，也由他一手代書，並且請他作證，這三件東西上，我和史補光已都簽字蓋章，給你二位留着空白地位，現在只一舉手之勞，就算完全成功，說着又從衣袋中取出一個很大的紙包說，我跟史補光暫借了五千元，合上我原有的三千一共八千，現在話應前言，一起送給你們，你們就簽字吧，紹文道，我們現在據着，怎能簽字，再說我也得瞧瞧，上面寫得什麼啊，趙率吾把鈔票包兒，放在桌上，立近床前，俯身問道，當然教你先看明白，還得解開繩子，才好簽字，可是你得切實說一句，現在已經眞心和素菱結婚，麼，紹文暗鼓，鼓勇氣，咬了咬牙，答應道，我情願，趙率吾道，沒反悔了，好，我信你，又向素菱道，你呢，素菱紅着臉，回答不出，趙率吾又問，紹文道，你何必逼她，請想你們以前的關係，現在的情形，教她怎麼能說，這願意嫁我，好在她就是不願，現在已不能由他了，趙率吾笑道，妙極妙極，還沒完成大禮，就已伉儷情

深，這樣的保護嚴密，擋雨遮風，不許稍有侵犯了，看着你們如此恩愛，我倒有些嫉妬後悔，其實這是糊塗，到你是一秣雙心，在我仍是同床異夢，此之謂各有緣法，哈哈，不過我終難免惘悵，恨不得作詩一首，可惜作不出來，說着搖頭幌腦哼了兩句道，春光到手輕消遣，過後思量又可憐，紹文聽着心中詫異，趙率吾說話常常掉文，已自奇怪，如今居然又犯起酸來，這樣壞人，竟有名士氣習，我倒難於斷定他是個什麼東西了，想着便道，請暫停詩興，回家閒着再作，我們這兒還捆着呢，趙率吾忙斂容道歉，才解開繩子把二人鬆開，二人捆得肢體麻木，活動了半天才能坐起，素菱一眼瞧見烟具，忽又泗涕橫流，叫了聲我的媽，推開紹文，便滾到烟燈旁邊，顫着兩隻手劃着洋火，去點烟燈，無奈燈內的油已然耗乾，再也點不着，她急得直叫要命，趙率吾道，嫂夫人別着急，我給你去添油，油瓶在那兒，素菱道，不用，你開抽屜看有剩蠟頭兒，給我一塊，趙率吾果然尋着一塊給她，素菱點上，替代油燈，居然甚爲合用，就燒着吸起來，這裏紹文掙扎坐起，覺得渴得很，向暖瓶內斟了一杯水喝下，素菱叫道，你也給我斟一杯來啊，紹文便斟一杯放在烟盤，見素菱面上淚痕縱橫，就由衣袋中取條手帕，擲到她面前，素菱看了他一眼，拾起手帕把臉拭淨，趙率吾在旁嘖嘖喝采道，比我強，比我強，這才叫靈犀一點，相對無言，將來閨房靜好，如鼓瑟琴，我這裏先爲預賀了，素菱雖不解他說的什麼，但只聽頭一句已經紅了臉，紹文也覺不好意思，就道，請你把那些文件給我看看吧，趙率吾隨手遞過，紹文見兩張婚書，都是一樣普通格式，普通言詞，裏面新郎新娘，簽名地位，尚在空着，但介紹人趙率吾，證婚人趙率吾史精光，都已簽名蓋章，另一份却格式新奇，詞句特別，既似享貼，又像伏辯，上寫立據人唐紹文，現以愛情結合，業與韋素菱女士正式結婚，誓願白頭偕老，永不分離，惟素菱年幼，向由趙率吾先生養育扶持爲法律上之監護人，向對素菱關愛極深，茲素菱出嫁，監護人既喜其克宜家室，得立命而安身又恐誤適僉壬，或始亂而終棄，中懷惓惓不能或釋，紹文與素菱既已聯爲一體對監護人之舊義宿恩，久已惑同身愛，茲爲仰體趙公擊念之殷，愛爲血誠之誓自今以往，願與素菱盟山誓海，期於永好於百年，共夢同牢，耄耋如一日，貧賤不渝，寧牛衣泣賓而反斯敬，效鮑

案之相莊，倘有負心，天誅人殛，一言發口鬼靈神臨，故酒熱血爲書，作爲齊匹雙之劵，兼邀良朋作證，如山河礪帶之盟，下面留三行空白，當然是宣誓人簽名地位，後邊却有兩個證人，一個是韋素菱一個是史精光，史精光已簽名蓋章，韋素菱三字却只用鉛筆，輕描在上，想是再預備用墨筆描的，紹文看着，心想好一篇小題大作的文章，你叫我立一張認韋素菱的字據，也就罷了，何必又弄一篇駢四驪六臭文，把天人鬼神都拉來作見還比作山河帶礪之盟，眞算極胡扯之能事，想着不由嘆惜一笑，趙李吾問，你笑什麼，紹文說，我笑這篇文章，趙李吾道，作得不好麼，紹文道，好，好得很，只是値不得費這大力氣，趙李吾道，怎麼値不得，這是我作的，因爲你們終身大事，自然作篇冠冕堂皇的文章，紹文心想這還冠冕堂皇呢，只可强忍着不笑出來，趙李吾道，你都看完，該簽字蓋章了，紹文道，我沒有章，趙李吾道，只簽字也成，說着由身上取支自來水鋼筆給他，紹文接着道，她呢，她不會寫字啊，趙李吾道，你怎知道不會，別小看令正夫人，她每天看報上小說，眼前的字很能寫，更莫說自己的名字了，你就快簽吧，紹文低頭望着那變相伏辯和婚書，心中暗想這可到了山窮水盡，不容猶疑的時候，只要名字落到紙上，自己就正式和素菱成爲夫婦，永遠與洗凡渺若山河了，固然自己並不敢對洗凡發生妄想，並且已決定爲洗凡作此犧牲，但事到臨頭，終難免有些遲疑，就如同忠臣殉國，烈婦殉夫，雖然立志甚爲堅決，但到臨命之時，終要不自主的遲頓思量，很多人就在這須臾之間，改變節操，據人說庚子年聯軍入京某祭酒決志殉國，先與家人置酒訣別，然後走到後園井邊，向下望一望，又退回數步，似有所怯，但終於奮身一躍，直墜井中，這並非心志動搖，而是人情難免，但是在變節的人，在退步遲徊之後，就沒有奮身一躍了，紹文這時雖比不得忠臣烈婦但心情却有相似，想道這一落筆，就如同判定自己充配另一世界，和洗凡永隔人天，就執筆遲遲不下，趙李吾在旁催促道，快簽啊，丈夫作事須要決斷，不要，話未說完，紹文已由他的話觸起自己信念，倏然心中似乎自說道，你不是借此救洗凡，還猶疑怎的，紹文被這心聲悚動，立刻叫道，不錯，丈夫作事須要決斷，我簽，我簽，說着走筆如飛，在這三張紙上完全簽上名字，手給趙李吾，趙李吾接過，跟他握手道，老弟，

我佩服你，這才够味兒，從此咱們是親戚。紹文擲筆哈哈大笑，趙率吾也笑道，老弟你這時心緒，也該作詩一首，咱們心照不宣說着又作揖道，承讓，承讓，我欠你天大人情，將來有機會必然報答，紹文明白他的意思，以爲自己既允與素菱結婚，就算把洗凡讓給他，他這樣有禮相謝，正是得意狂態，又那知洗凡並無關係，根本談不到讓字，而且你也萬得不到洗凡，現在賣狂未免太早些兒，想着心中暗笑，素菱也明白趙率吾的心意，却是又笑又氣，笑的是他白送個姨太太，又賠贈奩資和新房，還說承紹文天大人情，氣的是他這樣說法，當然因爲紹文把那姓馬的女子讓給他　儻素菱加上八千塊錢，還抵不上那姓馬的女子，另外還得承情，但這時趙率吾已坐在床邊，俯身湊近，把三張紙和筆遞到她的面前道，嫂夫人，你也簽了把，素菱因爲心中有氣，就報復他一下，沉着臉兒道，趙先生，請你坐開些，我自己會慢慢的簽，趙率吾聽了，不覺一怔，他雖口口聲聲叫素菱嫂夫人，但言中很有作弄之意，又以爲素菱雖已身屬他人，對自己的舊情猶存，羞臉難抬，却不料她居然眞個的情隨人遷，語隨心冷，說出這樣又冷又硬的話，眞有些反面若不相識，祝登出於意外，繼而啞然失笑，立起鞠躬，退到一旁，自去吸他的雪茄煙，素菱看了看那三張紙，又瞧瞧趙率吾，就向紹文叫道，喂，紹文那裏正望着窗外，似有所思，素菱又提高聲音道，喂叫你呢，紹文方才聽得，回頭問作什麼，素菱道，你過來，紹文便轉身湊近了些，素菱將身兒向後挪了幾寸道，這兒來，問你話，紹文只得伏在她和姻具中間，素菱指着那三張紙，問在那裏簽字，紹文告訴了她，素菱又說不會寫字，要紹文把着她的手寫，紹文因夫婦名分已定，就依她照辦，喂着臉兒，把着手兒，一張一張的簽，地下的趙率吾，這時才覺不大受用，從聽素菱的兩聲喂喂，就有些震心刺耳，因爲這喂字代名詞，向是女子稱呼丈夫和愛人所用，有時足以令人聽着銷魂，譬如一個萬人羨愛的美人，在房屋中叫她的丈夫作喂，丈夫也許習慣了而不覺得意，但若在大庭廣衆喂上一聲，就不知有多少人聽了心旌搖動，所以有的色情狂詩人，仿着古詩上顯在帛而爲衣，顯在絲而爲巾的句法說，願在舌而有唾，願在口而爲喂，可見這喂字的魔力，素菱口的喂，趙率吾本已專利多時，好似燕菜魚翅吃得慣了，不覺滋味，這時忽然專利期滿，移轉所

自權，向別人喂了起來，他自難免悵然惆然，外加爽然，又見素菱把紹文喚近身旁，作出親暱狀態，還裝不會寫自己名字，要他把着手兒，同時嘖嘖喁喁，低言悄語，趙率吾雖明知她是因爲自己明言移愛他人，把她輕易拋捨，毫無顧戀，她在女人嫉妬天性中，又加上感覺被輕視侮辱，雖然改嫁紹文，原是新歡勝舊，深悔心懊，但對棄她如敝屣的故夫，却不無怨恨，故而以此相報，趙率吾雖明白這個道理，但心中却仍不能恝然，這就如同一件做舊的衣服，主人已棄置，但一朝別人取去，收拾整潔，穿在身上，主人見了就會想到這衣服原來尚還可穿自己拋棄得可惜」，趙率吾也是這樣心理，但他終以爲和紹文作着走馬換將的交易，想到另一個高潔的人，另一樁得意的事，便把嫉心減退，自居是個勝利者，望着他二人微笑，毫不着急的等候，過一會素菱把字簽好，紹文替她交給趙率吾，趙率吾只將那張紹文立的字據收在身上，指着兩張婚書道這個不能歸我保存，請你二位各存一份，紹文應了一聲素菱却似未聞，趙率吾又單向她道，你把這婚書收好了，這是你一生幸福的把握，素菱哼了一聲道，我用不着把握，男女要想長久，只憑愛情和良心，若男人愛情變了，良心壞了，莫說只憑一張破紙，管他不住，就是管住了，硬把個仇人鎖在屋裏，又有什麼意思，趙率吾在表面上本以保障素菱作威逼紹文的烟幕，如今聽她這樣說法，不由臉上發訕，勉强笑道，你倒想得開，這樣說我不是白替你賀心了，素菱笑道，那就不用說了，噯叭對打燈虎兒，你的心照，我的不宣，何必往深裏說，趙率吾雖還明白她言中何意，但覺深受刺諷，心想這小婦人可算把我拋開她的怨恨，全發洩了，我花八千元，竟波買着她的好兒，就搭訕着道，我不怨你多話，紹文兄，你收起來吧，紹文還未答言，素菱已又插口道，他更用不着，若仗婚書管着老婆，作丈夫就太險了，當初多少謀害親夫的女人，那個不是媒紅婚證俱全，若厭根兒沒有龍鳳帖，老婆可以拍個屁股就走，還不致於死那些丈夫呢，我們的事，多謝你成全，以後怎樣就不勞你費心了，紹文聽素菱言詞犀利，而且冷語冰人，給趙率吾很大難堪雖覺太過，但想她對趙率吾只以玩物自居，並無情感可言，如今趙率吾又爲着追求他人，把她當作制伏情敵的工具，隨手拋擲，也眞無怪素菱如此相報，趙率吾那裏却有些不得下台，冷笑道，我本管不到將來

，而且現在你已經得入而事，後福無窮，也不會再勞我費心，說着對紹文道，現在大局已定，我算完全交卸就要走了，在我們分手以前，大家喝兩杯酒，慶賀這椿美滿婚姻，預祝你到白頭偕老，素菱冷笑道，我看，免了吧，紹文心中只希望把趙率吾數衍走了，以便自作打算不願過于給他難堪，免得更生枝節，就向素菱使個眼色道，我們就陪趙先生來乾一杯吧，素菱懶的起來道，喝什麼酒呢，趙率吾道，就是葡萄露荷都成我記得還有存的，素菱無語，走出房門，過一會提了隻長頸酒瓶進來道，別的酒都在樓下被水淹了，只尋着這瓶白蘭地，趙率吾道，好極，白蘭地更好，素菱道，樓上也沒有杯子，只可用茶盌，說着，就尋了兩隻茶盌，放在桌上，趙率吾道，怎只兩隻，素菱道，我不喝，趙率吾道，你是這一局的中心人兒，怎能不喝，說着就又取一隻放在一處，紹文開了酒瓶，因爲茶盌較大，就都斟了三成滿，趙率吾却是大量，奪過酒瓶，一一添滿，然後舉起杯來，懸在空中說道，紹文素菱也只得舉杯和他碰了一下，趙率吾先說了句這一杯賀你們婚姻美滿，就舉杯就口，一飲而盡，又瞧了瞧杯道，乾，紹文素菱都含混着，吐出個謝字，隨把酒咽了一口，趙率吾道，這一杯定要乾，不要滑頭，素菱道，我向來沒有酒量，若喝乾這杯，起碼得病三天，趙率吾向紹文道，她倒是誠然不能喝，我不勉强，你老兄可沒有駁我的道理，素菱按住紹文的杯道，他啊，他比我還沒量，咽了一口足不少了，趙率吾道，他沒量，你怎麼知道呢，素菱和他言外針對自己夜中所說與紹文並不相識的話，不的有些怪倪，但仍不背輸嘴，沒好氣的道，反正現在我們是我們了，他的事我全知道，若問怎麼知道，那你……誰也問不着，趙率吾又吃回沒趣，只有暗自出口長氣，仍向紹文逼飲，紹文只欲速了此局，就自行讓步道我再喝一口好了，趙率吾道，不成，須得乾杯，紹文無奈又道，我喝一半總可以了，素菱道，不成不成，你看看，半碗是多少，這是德國老牌白蘭地，不是紹興酒呀，趙率吾這時倒答應他減半了，素菱却竭力阻，紹文因話已說出，就舉碗喝了一半，趙率吾又給各人斟滿，仍先舉杯請乾，視以白頭偕老，才飲盡照乾，見他二人只舉杯近唇，淺嚐輒止，就又叫起來，紹文這次被素菱用脚踢了兩下，暗示他不可再飲，紹文恐辜她愛護之意，就堅辭不勝酒量，趙率吾這時並非有意作弄，

只是天生豪縱脾氣益發狂興，竟把這個烏合局面，當作良朋歡聚，定嚷紹文乾杯，因紹文屢次告饒，素菱代爲捍禦，只得又自行讓步，要他仍飲半碗，並且以此爲度，不再相勸，這樣僵持許久，紹文見不飲終非了局，只可拚着再飲一些，讓他快走，就又喝下半碗，素菱已阻不得，只可向趙率吾屢橫白眼趙率吾大笑而起道，哈哈這算結束了一樁公案，二位珍重我要走了，說着忽然身體一側撞在床上樸地坐下，咦了一聲道，怎麼頭暈起來，我向來喝整瓶白蘭地，都沒醉過，怎今天……哦，我明白了昨天頭上受傷，夜裏又通宵未睡，所以精神虧乏，敵不住酒力，說着看烟燈，就倒在枕上道，不恭的很，我只好借鴉片煙解解酒提提神，好划船回去，嫂夫人只好勞動你給燒一口了，素菱聞言撅着嘴道，我伺候不着，別借酒撒瘋，誰請你喝來，趙率吾央告道，嫂夫人，多費心，多受累，我若不難過，絕不敢麻煩，紹文雖不常飲酒，却是天生巨量這時只覺頭上微暈，精神上反受到酒的興奮力量，望着趙率吾到在床上很想過去飽以老拳，但轉念還是善爲應付，使他快走的好，就對素菱使個眼色，教她給趙率吾燒煙，素菱委委屈屈嚇嚇嚷嚷的走過去，不肯倒下，只斜坐床邊，拉過煙盤，挑燈胡亂燒溶，弄得胡臭難聞，紹文負手在房中亂踱，無意中踱到窗前瞻望，一見昨夜自己進來隅一矮牆，和街上的碧樹蒼波，不由想到昨今日遭遇變幻離奇，大有人生如夢之感，忽然向下一望，只見門外泊着一隻白色划船，和昨日洗凡所坐那隻完全一樣，現在確由趙率吾使用，立刻心中一動，想到這正是乘機逃走訪見洗凡的絕妙機會，他仗着酒氣衝動，只想坐了這船逃走，趙率吾暫時無法追趕，可以從容尋洗凡訴說一切，至於以後的事如何收拾，拋下素菱和趙率吾在這裏，如何歸着，全未窒念，就一躍出窗外，由鐵蓬轉至屋頂，跳至矮牆之上，慢慢溜下船去，解下繫在門上的綑繩便搖雙槳，將船搖開，那知就在這時，急聽樓上素菱高叫着自己名字，接着一陣奔跳聲音，抬頭見趙率吾和素菱已探頭窗外，素菱招手亂叫，你幹什麼去快回來，趙率吾却頓足厲聲喝問你是什麼意思，紹文回頭說我去辦點事，不過一點鐘就回來，趙率吾似已有悟，叫聲不成，快上來，要不我可追你去了，叫着自己一躍出窗，紹文急忙用矮一支矮牆，船泊倏轉，離開門前，蕩入中流去了，趙率吾一見急的什麼似的，不由踏足

道，冒積，這可怎麼辦，再看紹文船已去遠，不提紹文前去，作者押聽筆尖，向奈河苦海隘巷蓬門中去搜尋，本書的關係人物，隨着故事的演進，再繪一幅流亡圖畫，且說在這次水災中，千萬人流離失所，成爲難民，但難民正分三六九等，本有財產，只是住宅被水，或投親暫寄，或遷地爲民，一得安身，便復常態，這是頭等，有戚友家可供逃避，但是職業喪失衣食漸窘，雖可安身，確難立命，這是二等，至於本是窮人，却居近貴族區域，大水一來，就逃至富家樓上，苦求收留，隨着僕役吃這殘羹剩飯，倒可無憂無慮，成爲難民中幸運者，這是第三等，其餘那些房舍全淹，衣物盡失，無處可投，只得一步步向無水處投奔，風餐露宿，啼飢號寒的，那是最苦的一等，但也以這等爲最多，只要是幸未被水的乾燥區域，就有成千上萬的難民，麕集街頭，這種難民，和普通災民不同，內中各種階級俱有，因爲大水並無勢利之見，絕不擇利貧富，一視同仁，窮人住的蓬門蓽牖，固然在却難逃，便是富人，還得住着高樓，若是樓被洶塌，也得和窮人一同逃難，故而人群中，男人有的長袍馬褂，西裝革履，女人許多燙髮描眼，金戒手錶，還有些中產家庭的舊式婦女，和不正當職業青年女子，都雜在窮乞丐一處，啼聲成雷，淚流成雨，最可慘的是白髮老人和黃口童稚，列坐街旁墻下，人人帶付鬼臉，眞是慘不忍覩，地方當局，自然不能袖手坐視，又有一般慈善之士，與官方合力籌謀救濟，向幸免災害的居民舖戶，勸募集資，先買大宗糧食，維持他們的民生問題，過一日趕上天降大雨，把難民都淋成鷄，善士們怕他們或有死亡，釀成瘟疫，連不難之民，也要遭殃，才又借地方給他們居住，因爲人數衆多，安置爲難，幸值暑假期中，學校未開課，開水期間，劇院也難唱戲，於是這兩種地方，都作了難民公寓，但滬大地方終究有限，繼來難民爲數無窮，處處人滿爲患，仍不能完全安挿得所，只可另想辦法，尋個空地，由官方給與工料，搭蓋窩舖，供難民居住這樣的窩舖集團，在華界各有數處，就中單有某地方的一處，在大水第二日，便已開始搭蓋，那時在這一隅的難民，尙只數百，而且是大市住戶，多半是有職業的人，所以官方頗與優待，僱工購材，建築窩舖，無代價給他們居住，而且每日兩餐，都是雪白大餅，難民們和管理人員，相處也十分融洽，以後又由四鄉擁進許多難民，滬

其中，多是春夏耕種秋天收穫，冬日進都市討飯的聰明鄉人，和一些强悍狡詐之徒，一入都市見到黃金滿地，恨不得圖財害命，所以現在農村破産，雖由天時人事，但也有些地方是由於人心所感愈是鄉愚愈是奸欺狡詐試，看鄉下被災居民，逃入都市可以受到救濟，但都市人若遭變亂，逃到鄉下，便不慘遭刼奪，也要受到欺僻剝削，無論如何熱心的人，只要曾至鄉間避難回來，對於賑濟事業就不再熱心了，自從這般人來到窩舖集團秩序即漸紊亂，爭奪吵鬧，鎮日不絕，而且這班人每日吃飽，還要出去討錢存儲，隣近住戶紛報失竊，鬧得官方痛心疾首，只可限制行動自由，變更待遇辦法，連累得那班規矩難民，也受到不白之冤，眞是殊堪痛恨，如今且說開始安揷難民之日，官方查點人數，共蓋三千餘間窩舖，一家人在四口以上，就得享受一間，人數少的就兩家合住，或者使三四個婦女同住一間男子別作安揷，倒也安排得井井有條，但到末後遺剩下不到十個人，三間較小的窩舖管理人指定兩個帶懷抱小孩的婦人同住一間，還有三個男子，一個六七歲女孩，一位六十歲的老太太，要安揷在兩間之內，因爲男女關係，人數無法平均，論理應該三個男子一間，老婆和小女孩一間也就勉强湊和，無奈那個小女孩和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是父女，女孩拉着父親不願離開，管理人說那就沒法兒了，只可你們父女跟那兩個男的同住，數這位老太太自住一間，明兒還可以安揷別人，那少年男子，身穿夏布長衫，西服白褲，脚下皮鞋，相貌頗爲清秀，只是面帶愁容，這倒沒甚奇怪，在這窩舖集團之中，沒一人是滿面春風，怡然自樂，可怪的他在患難之中，還露俊俏不群態度，竟皺着眉向管理人說道，這只怕不大合適這三個窩舖，爲着就將材料，比那幾十間小得多，住三個人已然太擠，怎能再加二個，再說我這孩兒，雖然很小，終是女性，和陌生男子在一起也不大方便，你給另想個法兒，偏巧這個管理員，是個被請來幫忙的，本來是拉包月車，有着浮氣刻薄，外加勢利的衞勞子特長，聞言就冷笑道，你逃難還挑撿哪，要講究，要舒服，住高樓大厦，到這兒白吃白住，比討飯的强不多少，還自覺不錯呢，不住你請，這兒不伺候大爺，那少年男子氣紅了臉，方要說話，那個小女孩似乎怕被趕出去，忽拉住他哇的哭了，那少年男子立刻也目眶含淚，閉口不語，這時南邊那老太太走了進來，撫着女孩

的頭，連說實貝別哭，隨向那管理員說道，這麼着吧，教他們爺兒倆跟我住一間窩舖，就分配開了，那間歸那二位，每間都是兩個人，管理員道，只要老太太你願意，我這幫人家行好，何苦作難人，那少年男子看看那老太太，見他約有六十多歲，頭髮全白，身體尚還健壯，像個納福的老太太，看樣兒以先很肥胖，新近才瘦了些，額上的重下巴，好像折疊布袋，但臉色氣顏紅潤，眉目含藹慈祥之氣，身上穿深藍綢單褲，淺藍鐵華紗大褂，褲子想因倘水沾污，大褂還極潔淨平貼，由衣服上看，便知是富厚當家的老福人兒，却不知爲何也成了難民，又知道他教自己和孩兒同住，全出於慈善之心，代爲解圍，就鞠躬道，謝謝老太太，不過您不嫌不方便麼，那老太太笑道，不怕你過意，你今年多麼大了，我的大兒子若還活着，今年都四十五歲，就是小兒子也過了三十，又指小女孩道，我的大孫女都出嫁添了孩子，初一才過的生日，我還怕不方便，你們來吧，說着就領女孩子進了一間窩舖，那窩舖是用木條和葦蓆搭成，外面塗泥，形勢和小船艙相似，前面也有遮隔，頗可擋蔽風雨，地下舖着稻草甚爲綿軟，老太太坐到裏面，摟着女孩，那少年男子也弓身而入，坐在門際，這才互問姓名，老太太自言姓郭，少年男子姓姚名叫景仁，女孩名叫玲玲，那郭老太太很愛玲玲的聰明俊美，不住問她幾歲，上學沒有，姚景仁聽着，忽然似有所觸，顏色驟變，好像怕她再問下去，就迎着說道，老太太我看您慈眉善目滿臉福氣，正享着兒孫的福，怎會也落到這裏來，那老太太笑着，我不敢說有福，兒女還算不錯，都很孝順，家裏有碗飯吃，這回是打了嘴了，我家裏的祖產房子，是四合平房，前年翻蓋，我兒子要起三間樓，我怕錯了上樑兒規矩，阻着不許，若蓋了樓，現在也不致受罪，我的倆個兒子都在北京作事，家裏兩房媳婦伺候我，從前些日，兒子就來信說天津恐怕要鬧水，教我快上親戚家住些日子，我不肯去，前幾天鬧得更緊，兒子天天來信，兒媳婦也勸我快走，我是捨不得那破家爛業，就說我活了六十多歲，只見過一回大水，也沒把我淹死，水有河管着，河有堤管着，這麼容易就來了，我離開了家，交給誰管，我活得很够本兒，你們年青的趁早走，留我一個人看家，大水來了，我也不離地方，兒媳們還一死勸我走，我便叫輛車子，連罵代趕，把她們和孩子都送到親戚家去了，家裏只剩

我一個人，兒媳們寫信給我兒子，兒子急了，來回信說要告假回天津接我，那知過一天水就來了，眼看着進了院子，進了屋子，跟着就要上炕，我才害了怕，慌了心，街房教我快逃，我什麼沒有拿，跟着就淌水出來，到了街上，他們都擠散了，我隨着難民到了這兒，昨兒餓了半天，凍一夜，今兒才吃了頓飯，又有了住處，這回眞打勞，往後準得受兒子埋怨，也沒臉見兒媳婦呀，姚景仁道，您的兒媳婦，都這麼孝順，只怕他們要着急焦心，倒說不到埋怨，你應該快尋兒媳去，或者投到就近您親友家，給他們帶個信兒，郭老太太道，他們都在隔河居住，近處也沒親戚，這樣大水連天，我怎麼去得了，只好等着他們來找我吧，姚先生，你在那兒住，怎麼逃出來的，姚景仁道，我在禮堂街三畢里住，昨兒實是萬幸，因爲我在河北大興銀行作事，離家很遠，早晨出去，天夕才能回來，若不是爲着……出了點兒事情，我告假沒上銀行，才得跟玲玲一同逃了出來，若拋下玲玲一人在家，就被大水把我們父女給隔斷了，那老太太聽着，忽然哦」一聲道，怎麼孩子一個人……你的太太，她的娘呢，這句話還未說完，玲玲忽哇的聲哭起來，姚景仁也倏的面白如紙，目眶紅濕，猛將手掩臉兒，郭老太太大愣，不禁睜大了眼，叫道，怎麼了，怎麼了，姚景仁淚如雨下，先攙過玲玲，勸她止哭，才自拭着淚道，老太太不必問了，玲玲的娘已經……說到這裏，忽又咽住，郭老太太看這情形，若非玲玲的娘已然身故，他不忍訴說，便是另有別情，羞於告人，便不再問，只幫着哄玲玲，玲玲住了哭啼，拉着父親說道，我娘還回來麼，這麼大水，她回來上那裏找我們去，姚景仁含着淚作了個苦笑道，她回來自然會到這兒來的，等大水一退，她就來了，說着微聲嘆息，才向郭太太道，你既問到這兒，我也不必瞞您，這是我家一段醜事，玲玲已經沒有……只剩我一個親人了，說起來也有一半是這場大水害的，說着就把他的故事訴說出來，原來這姚景仁是江蘇原籍，天津生人，她的父親在天津作了三二十年機關差使，携着妻子，買宅置產而居，已然無形落戶，姚景仁是獨子，自幼在父母撫愛之下，上學讀書，在小學便交了個同學學友，名叫周廣祺，甚爲要好，直到中學卒業，總是同校同班，朝夕相共，周廣祺家中，門當大綢緞莊，甚爲富厚，約當十年以前，二人同入北洋大學時候，周廣祺把他

的一位表妹，名叫何玉珉的小姐，介紹給景仁，何玉珉生來美秀活潑，很有時代姑娘的風格，但只家境困寒，常倚周家資助，玉珉又受了時代姑娘迷病，有些兒愛浮華好虛榮，還生來帶點兒嬌貴的脾氣，除此以外別無疵點，景仁對她頗爲傾倒，由友誼一步步的生出愛情，踏着戀愛途徑，循序漸進，過一年便定了婚，又過一年結婚，在定婚之後，結婚之前，景仁竟發現玉珉在先已有了兩個戀人嫌疑的男友，一個便是周廣祺，他和玉珉本可親上作親，結爲連理，但在兩情未展之際，廣祺父母已代他定下了名醫唐化人的第二女兒，廣祺抗議無效，又不忍過傷父母之心，只得對玉珉斷念，又代她尋覓歸宿，轉薦給良友，另一個却是玉珉的女同學的令兄名叫符慰曾，此人是位闊少，仗着父親是大百貨公司的大股東兼經理，廣有資財，就利用金錢，交結女友，而且有百貨公司作工具，更爲便利，什麼叫巴黎名牌的香水，印度特產的綢緞，新式樣的高跟鞋，等等爲女人所歡喜而欲求得的，他都可以予取予求，慷慨投贈，大凡女子多愛小便宜，即一般微有家財的小姐，也常願得到男女授贈的名貴禮品，就不必說本無奢華的財力，至爲虛榮驅使，不得不竭蹶從事的平常少女了，譬如看到別人穿毛絨大衣，也想來一件，它人着銀光小履，也想來一雙，只苦無力備辦，正在心焦氣短，感覺人生無趣之時，忽然有人把她所希望的，全代爲辦到，試想要感恩承情到什麼份兒，斐斐微物，已然如此，更莫說價過千百的皮裘鑽戒，能使女人心理生何等效力了，而且除了極有學識，極有身分的小姐，受到男女厚值禮物，而不在心裏打個轉兒的，恐怕很少，因此符慰曾女友極多，他那部最新式大汽車上，常有少女同坐，陪着酒館舞場，恰情遣興，但每人芳心之中都似乎希望符慰曾吩咐車夫開到公司請她們挑選些東西，帶回，倘然挑了，他一天到晚上還未聽到他下這命令，到舞場打烊之後，他便再想起來，公司已早上了門，有的女友就許一直陪伴下去，繼續作來日的希望，符慰曾因此在社交界中聲名洋溢，無人不知，據人傳說，玉珉也是他女友之一景仁發現這兩件傳說，心中甚爲懊惱，玉珉父親是個某局的小職員，月薪不足百元，又無恒產，區區收入，贍養家口，已苦苦拮据，絕對無力供給女兒揮霍，而玉珉衣飾的講究應時，不下於富貴家小姐，每逢節候改變，她總有新裝穿出來，身上常帶有貴價

香水氣味，足見她另有來源，即使周廣祺家中肯加資助，也只逢年遇節，對何家作有限的饋贈，絕不會單獨對玉珉特從豐厚，或者周廣祺能供給他，在自己想來，已覺難忍，但定婚以前的事，尙可視爲過去，付之不理，無奈定婚以後玉珉奢華仍如故態，只有自己贈她金戒，她當然常帶在應帶的指上，但數月之後，她的別一指上又添了一隻上品的翡翠戒指，起碼也值五七百元，去年冬天她還只穿水獺領大衣，今年竟換上灰鼠的，居然比上第一流的女性冬衣，一隻鱷魚皮夾，又是最流行的貴品，這都是從何而來，若是周廣祺仍如舊日一貫供給，雖然他和她有肴感誼，施受全在情理之中，但內中已然很多可疑，周廣祺若始沒有特殊關係就不會如此犧牲，即使以先有過隱情，在她和我定婚以後，雙方就該各自收斂，若仍維持原狀，未免太對不住我，只是周廣祺雖然家富厚，但近來生意賠累，內部甚爲空虛，周廣祺也沒有財權，可資揮霍，好似玉珉來源，不出於他，可是除了她，就更不堪設想，符慰曾聲名狼藉，倘然玉珉果與交往，這婚約可以取消了，景仁在這猶疑的苦境中，過了許多日子，終因所聞不過流言，尋不着眞實憑據，玉珉對待景仁又眞性流露，看不出絲毫虛僞，而且她除了這節短處，儘有可愛的特長，景仁也實在愛不忍釋，只好用偉大的愛情，來化解這疑猜的痕跡，陽光在苒，到了喜期，就正式結婚了，結婚之夜，景仁發現了他久以懷疑，恐怕發現的重大發現，由於玉珉肉體上的提早變遷，引起景仁精神上的極度痛苦，但他當時並沒有什麼表示，過後經了多日思量，覺得現代男女之間，若這樣的講究狹義貞操，未免過於頭腦腐舊，而且觸處皆是苦惱，除非回舊式頑固家庭，或遠鄉僻邑，與文明隔絕地方人家，尋取那種還遺留在十七世紀，深閨誡烈女傳炕頭上習女紅的大辮纏足女子，或者還能石心抱璞，瓜可食味，但我生在文化進步都市中間，還擇配偶，既然要容貌美麗，裝飾摩登，還要舉止活潑，愛情熱烈，最好能像銀幕上女影星，那樣善於表演，那樣具有魔力，能把自己陶醉在她懷抱之中，才算人生樂趣，但是這樣的人，既有如許特長，難道個個都是生而知之麼，從襁褓中便挾着女性魔力技術以俱來，勢必在芳年既長，情竇初開之時，經過相當修養，相當訓練，才能漸漸成熟，但修養還在自身，訓練却必有對象，這種啓發教導的情科者，既可和學校中的教

真把學術教給學生，只望其致用於國家社會，不需要對老師盡什麼義務的，絕不相同，這種情科老師，倒有點像教戲師傅，收個徒弟，要他狠長期限，學成以後，先不能爲自己掙錢，必須爲老師唱幾年，以爲報償，但兩者每有幾微不同，教戲師傅必到徒弟學成，方能取償，情科老師却沒那樣耐性，一面教授，一面就要取得報酬，所以教戲師傅，還許有「歌舞教成心力盡，留與他人作少年」的傷嘆，情科老師萬沒這種遺憾，因爲他教授和報酬，是互相連繫，不會分開的，只要教完一課，同時也就取得一課報酬，也可說在他索取報酬，同時教了一課，這樣老師，在世界上是太多了，隨處開課，隨處取酬，他們不爲報酬，又何苦教授，但若眞有廉潔的人，想要義務教授，平常是不可能，因爲他的徒弟，只要經過教導，就不許不受酬了，由上面這許多閒話，得到一串結論，就是那般美麗活潑熱烈，而又有迷人魔力的女子，既非生而知之，那麼能得到這樣成績，必然經過師傅，就自然和上過學一樣，由教師授以畢業或肄業證書，不過這證書並非印紙上罷了，所以在這時代，既要尋有學識的人而又要她沒上過學，又要她身上沒有學力的記識，這不是太矛盾了，景仁想到這宗道理，便覺減少一半痛苦，又恰巧讀到一本西文雜誌，上面有篇談貞操的小品文，主張貞操是有時間性的，是對人負責的，是相對負責的，一個女子尙未結婚，而她已經有了生理上的需要，這時很可以不講貞操設法應急，因爲她沒有可爲守貞的對象，守了有誰知情，不守又對誰不住呢，但到已經結婚，那就得切實而爲丈夫守貞，對於任何男子，吻不許潛接，手不可擅握，心更不許亂動，可是丈夫也得如此嚴格自治，刻苦守貞，倘或一方失貞，另一方立刻也不保守，若丈夫一直貞下去，她也永久奉陪，直到過些年丈夫死去，她失去守貞的對象，才又可以爲所欲爲，但須在丈夫維實斷氣以後方可自由，若丈夫還含半口氣未咽，她便得等看，若丈夫臨死還開玩笑，最後一口氣，拖延兩天，還不肯斷，她就得數約定的情人，在窗外等兩天，若是等得不耐煩，寧可把丈夫幾喘扼斷，也不可在他死前失貞，這是女人必須守的道德，世界上必須用這種道德維繫，否則人類將淪於禽獸，這種高論，當然除了新大陸的學者，不會想得到，講得出，頭腦古舊的東方人看了，眞可嚇成瘧疾，但景仁看，雖不贊成這理論的

全面，却取他所謂守貞有時間性一節，把來印證到玉珉身上，很是恰當，玉珉這樣出色的女子，一朵青春魅惑之花，在理應含苞時代就開放得嫵媚嬌紅，好像冬天的玫瑰，當然出於花客經過花匠的烘焙，這對於現時的我當然是很大侮辱，但當年她在接近花匠的時候，又何嘗知道被侮辱就是我呢，當年她要知道，也許爲我而不接近花匠，當年若已和我相識，也許我就是那個花匠，總而言之，過去已成過去，我所希望的只是將來，看玉珉對我情形，也許雜誌上那位貞操論者的同志，從此以後她有了守貞的對象，便要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力滌前污，作我的賢妻子，景仁這樣自己寬慰，玉珉居然很能如他所願，自結婚後，將守婦道，除了愛好修飾的舊脾氣，不能會改，隨使景仁每日耗費以外，並沒有什麼不好行爲，景仁暗自欣慰，愛情日增，一日因爲醉後沒有遮攔，向玉珉問起她的舊日男女朋友，並且提到周廣祺和符慰曾的名字，雖然並未說出過於刻露的話，但玉珉的神情語氣，明白了他的疑心，當時就提早承認，自從幼年，便和周廣祺青梅竹馬，耳鬢廝磨，到較長時，自然未免有情，他曾有過愛我的表示，不過絕無越禮的行爲，我確實在並不愛他，只由廣祺定下親事，我一點不受刺激，就可以證明，不過我從認識你以後，對他到增加了感情，因爲我得到可心的丈夫，是由他介紹的，飲水思源，當然不能不感謝他，至於符慰曾，因爲我和他妹妹同學，所以認識，也確實同吃過兩次飯，同划過兩回船，不過都有他妹妹隨着，他也增單獨約過我，可是我都推辭了，景仁聽她說得如此乾淨，仍是半信半疑，尤其由她感激廣祺介紹的話，觸起一種念頭，以爲姨哥春姨妹介紹男友，並非奇事，但是廣祺介紹玉珉給我，好像是負責的行爲，好像他本負着玉珉歸宿的責任，因爲中途生變，自己不能履行舊約，又爲責任心所迫，不能拋開不管，才只得另尋替身，他這種責任，當然並非只由親誼，而是另外的原因，使他不能脫卸責任，景仁這樣一想，把疑心又勾起來，但玉珉立刻又發表了解釋疑心的消極辦法，她說符慰曾那面，本無問題，我以前就不見他，以後更不會見他，可以無須談起，只有廣祺，我們本是親戚，以前來往，以後也要來往，只怕我一到他家去，你便能信任我，也許難免不快，可是平白無故我不能斷親情，你也不能斷友誼，只好避免單獨來往，遇有喜壽慶弔，咱倆同去

同回，我絕不自己踏進周家一步就是廣祺來訪你在家中哨俩一同接見，你不在家我就教下人擋駕景仁聽她這樣表白，就反說了幾句完全信任玉珉毫無疑心，請她不必多想，把這篇兒揭過去，但玉珉由此看透丈夫懷疑已久，就更自謹慎，果然不再到周家，這時景仁還在大學讀書，每日與廣祺同班聽講，同桌吃飯，同室睡覺，到星期六才能回家，景仁也不會猜疑，因爲廣祺在校，玉珉便去周家，景仁也不會猜疑，然而玉珉實在沒有去過，就過一個多月，約當婚後第四月中間，一天是星期三，學校開二十週年紀念遊藝會，預備許多熱鬧節目，並有一餐筵席，延請學生家族聯歡，景仁本不想教自己家人參加，但到開會那天早晨，又臨時邀定幾位西洋小姐表演，內中有一位小姐恰是玉珉在中學時的英語教員，景仁聽得消息，就臨時趕回家去接玉珉，到家走到房中，看見玉珉正在對鏡理妝，景仁與沖沖的報告學校遊藝會的事，問她可想去看，玉珉點頭回答願去，請你稍候，便可同行，景仁便旁邊看她妝飾，忽見妝台之旁，她下落着一隻淺碧色的信封，俯低頭拾起，景仁素很守夫婦間的道德，向不察閱玉珉的私信，這時拾起將要交回玉珉，不料目光一掃，看見信封下款，寫着符緘二字，立刻心中一跳，自那符字的激刺，使他失去自制能力，拿住了看明信封上寫着何玉珉女士親展，却沒有住址，沒有郵票郵戳，顯見由人送來，不由顏色大變，用抖顫的手，很快的抽出裡面的信箋，紙是粉紅顏色，上面簡單的幾行字，寫着珉妹妝次別來已久，思念非常，今日有暇，請午後四時至海河公園一晤，祈勿令我失望專此奉約，即問近好，曾啓，景仁看了這一封信，決定是那符慰曾約玉珉出去相會，表明了玉珉的不貞，直是給自己決大侮辱，當時氣沖牛斗刷的把信向地下一擲再看玉珉仍在對鏡徐徐畫眉，好似並沒注意自己的動作雖然背身而坐，但從鏡中總可看見一切情形，這時是故作鎮靜，表示無愧於心，正要說話，玉珉已低聲悄問道，怎麼了，嚇了我一跳，景仁指着地下的信道，這封信是那兒來的，玉珉低頭一瞧，再仰起來已添了滿面笑容和好笑的神氣，微聳香肩道，你就爲這個呀，這是剛才送來的，景仁道，誰送來的，玉珉道我不知道，是王媽交給我，說是有個下人送來，我看完就丟在地下，景仁道，不錯，我是從地下撿起來的，請你痛快告訴我，你和符慰曾約會過多少次了，通信也很

多吧，現在你梳洗打扮，自然是赴他的約會了，玉珉柳眉一皺，隨又展開，舉起玉手，指着壁上的鐘道，你看，現在什麼時候，現在才午前十一點，不嫌打扮得早些麼，說着遲遲立起，握着景仁的手，拉他同坐在床邊道，親愛的，這又是一個誤會，當然不怪生氣，你生氣正是表示愛我，我很明白，不過你先沉住氣，聽我細說，若是我說的不對，或是對你欺騙，你再生氣也不遲，要不然，氣壞了多麼窩啊，說着驀然一笑，又道，說實在的，我在近一年裏，絕沒跟符慰曾見過面，他的信上也說別來已久，你自然已經看見，不過我不想用這信證明，說到這裏，忽揚聲高呼王媽，叫了幾聲，有個女僕進來，玉珉問他說道我有件事，問你你不許說一句假話，不許說一個錯字，回頭我一定賞你錢，那王媽征征的問道，太太問什麼，玉珉指着地下的信道，你把從門口接到這封信直到交給我，我看信什麼情形，說什麼言語，仔細學說一遍，快着，用不着尋思，那王媽似乎有些疑惑，翻着眼光說道，我正在院裡洗衣服忽然有人叫門，出去一看，是個穿灰布大褂的老爺們，拿着一封信給我，說交你們太太，我說要回信不要呀，他說不要，就扭頭走了，玉珉插口道，這個送信的，以前可來過，王媽搖頭道，淡來過，這是頭一回看見，玉珉點點頭道，往下說吧，王媽說，我就送進來給太太，太太接過看看，就擱在地下了，玉珉聽他說完，就住口不語，便道，你可細說我那時怎麼個情形啊，王媽似乎不慣於這種課堂面講，偵探問話的對符方式，搔頭想了想道，不是太太看見信封，就咦了一聲，好像納悶似的，跟着抽出信來看了看就罵……說着眼望玉珉道，你老罵句什麼話，我可記不清了，反正是罵了一句，哦，對了，你老罵不是人，對不對，玉珉見他停頓，似乎要等自己答覆，說道，別管對不對，你就說吧，王媽道，沒什麼說的了，你老把信又裝上，就給扔在地下，我也就去了，玉珉看看景仁，又對王媽道，好的很，有你五塊錢，要不就給你量身裁褂，隨你揀吧，王媽說道謝謝太太，又立定尋思，五塊錢一身衣服那樣便宜，玉珉道，你去慢慢想，打好了主意，再告訴我，王媽才歡天喜地的走出去，玉珉向景仁道，你聽見了，我們不會預先跟王媽通同合謀來騙你吧，你起初見了信，必然以為我沒料到你突然回家，才把私信擺在明面，被你看見，既然如此，我也就不會預先跟王媽合謀了，

你想世上可有這麼蠢的女子，丈夫本沒疑惑的心，他可把私情信露出，再設法抵賴的麼，我若料到這信被你看見，預先賄通女僕欺瞞，何如預先不把信藏起來呢。現在我把可說的全說了，只問你信不信，景仁自聽了女僕的證明，和玉珉的解釋，實在不由不信，而且因玉珉鎮定不驚，辯證得法，顯示出聰慧和智力，更增加愛惜和歉仄心，當時忙抱住他道，親愛的，我十二分的信你，本來我就不曾疑惑，只是詫異，如今得你解釋，我更明白了，景仁口裏雖如此說，心中却暗叫慚愧，幸虧未曾莽撞，說出過分的話，作出過分的事來，玉珉聽了，把嘴撇了撇，笑道，謝謝你壓根兒就不疑惑我，你既信了，我再告訴你，這封信我實在夢想不到，符慰曾這種東西，當然知道已經和你結婚，却來這封混賬信，雖然沒有什麼，却已很够毀我的了，我看了起初只是生氣，可是細想又是害怕，本來打算把這封信燒了，也不告訴你，省得叫你心中不快，繼而轉想，這一封不理他，倘若再有第二封第三封呢，這小子派人彰明較着送信來，怎能知道恰巧遞到我手呢，不致被你看見，這信上又只寫何女士，不寫姚太太，還把他的姓註明，這不定安着什麼心思，我盤算半晌，打定主意，第一把這封信留起來，等你回家說明細情，寧可教你現時動疑，也別弄得日後生出大誤會來，第二我得去找符慰曾的妹妹符秀珊，我已經對你說過和符秀珊同學，由他介紹認識的符慰曾，現在秀珊還在北盛大學念書，我去找他，說明他令兄的混帳行爲請代爲勸告，我現在洗臉擦粉，正是預備上北盛大學去，你倒說我是預備赴約，咳，我因爲要維持我的愛情，忍着委屈，受着氣惱，恨不得挖出心來給你看，可憐不但沒人知情，反倒被人家直眉瞪眼像審賊的一樣對待，眞冤我的心啊，說着流下淚來，轉身伏在床闌，哽咽着哭了，景仁一見，立刻心慌神蕩，手忙脚亂，這本是女人的常態，也可說是慣技，對待男子以哭制勝，可是難於運用得宜，時機恰當，女子和男人的中間，常是擺着戰場，兩陣對圖，時時接觸，女子戰況不利，一派出眼淚的奇兵，立刻便能轉敗爲勝，强權即公理的話，用在這場合最爲妥協，因爲即使宇宙間的公理，全在男人方面，一遇女人眼淚，便如滾湯雪沃，消失無踪，一變爲理屈詞窮，只有澈底降服，更無勝挪廻旋之望，至於玉珉這時眼淚，却未用以爭鋒，先以由辯論取得勝利，本無須眼淚出場

，但他好似效法諸葛武侯南征，屢次得勝擒王，已算成功，却還要饗以酒食，縱使整軍再戰，看似畫蛇添足，實爲攻城不如攻心，心令誠服，方能長治久安，玉珉這付眼淚餘波，便是教景仁在認敗服輸之後，再加上愧悔感激，說出那句南人不復反矣的話，景仁果然見他一哭，立刻魂兒飛入無何有之鄉，身體大有液體化之勢，自怨自艾，且戰且慄，恨不得自己打一頓咀巴，恨不得挖出自己的心，煩名雖刻家在上面鐫上一篇千萬言的悔過書，一篇千萬言的信任狀，貢獻到玉珉面前，教他一目了然，立即轉啼爲笑，但這樣不可能，只好一面自詈自撾，一面苦央苦勸，費了無限言語，無限表情，才把玉珉央告好了，玉珉止住哽咽，景仁心裏一鬆，也無端落下淚來，玉珉看見，把拭淚的手帕擲了給他，景仁接過更感到玉珉的柔情，二人互相擁抱，又落了一陣淚來由而有效果的淚，似乎由這番對泣，所有隔膜芥蒂，完全被淚水溶化，渺然無踪，十分鐘後，二人竟並坐喁喁小語，二十分鐘後，玉珉已又對鏡重整啼痕之妝，對着鏡中景仁的影兒，嫣然微笑，景仁也立在後面，望着他鏡中倩影含笑遙吻，這一場風波，算完全度過風平浪靜了，從此以後，景仁既不忍再懷疑玉珉，也不敢懷疑玉珉，玉珉，眞對得住他，再沒有令他懷疑的地方，沒有令他不快的行爲，風浪之後，本該有一個平靜時期，但誰也有想不到會平靜得如此長久，竟有七八年未曾稍起頭波，不過所謂平靜，僅指着他夫婦的愛情波浪不生，情場風烟未起，至於外界的世界變幻，人事滄桑，在這七八年中，却經了許多，第一年是，周廣祺和唐化人的二小姐性蘭，舉行結婚典禮，婚儀甚爲富麗，景仁夫婦送了厚禮又同去賀喜鬧房，這在景仁心中，認爲也是自己一件喜事，因爲廣祺有着性敞的嫌疑，如今成爲有婦之夫，使他嫌疑消滅了，這第一件喜事，方才過去，第二件喜事隨着到來，轉年春天，玉珉懷了身孕，景仁也隨着初爲人父的懂懂，欣喜的程度，和玉珉腹中胎兒同樣繼長增高，直到仲冬十月滿足，胎兒成熟，呱呱墜地也景仁的快樂，也隨着初試啼聲，到了飽和點，原來是個美麗的女嬰，景仁愛如珍寶，起名叫作玲玲，每逢假日就和玉珉在閨中弄兒爲樂，又過了一載，到第三年的二月，玲玲降世百日，依照當地風俗，作湯飾筵，由他祖父母的主持，廣邀親友，張宴爲歡，當日竟來了一位稀客，是符慰會的妹妹秀珊，

他從旁處得知玉珉生女作筵，就不待邀請，自帶禮物來賀，景仁因特意會關係，自然對秀珊不甚歡迎，但那知這不受他歡迎的人，竟帶來他最歡迎的消息，秀珊在席上開話，說到他的令兄慰曾，已和一位外交官的女兒正式定婚，到榴紅芝碧之際，便是花好月圓之期，又說這外交官的女兒，新從美國回來，怎樣洋派，怎樣闊氣，怎樣喜於跳舞，怎樣好交際，秀珊似乎對這一樁姻緣，持着反對態度，言語中常露出他這位未婚嫂，並非嫁他哥哥，眞是嫁他家財產，爲作百貨大公司少女東而來，景仁聽着覺得從嫌疑名單上銷除了一個情敵，野馬盡已得禮，自己田園從此再無被擾之虞，眞是可喜，因對這送喜氣的人，也頓變好感，居然殷勤招待秀珊，連連勸酒，到他告辭，還帶玉珉邀他常來過訪，景仁從此外無情敵，內添愛女，精神怡快有加，到暑假時又以最優成績卒業於大學，穿着單衣領得卒業證書，到換上夾衣時，已進入銀行作了中級職員，月薪約有一百數十元，因爲家有恒產，無須他添補家用，就把月薪完全歸玉珉添置衣飾之用，玉珉自然感到錦上添花的得意，房幃中妻歡女笑，春意融融，景仁可算着實享到人生之樂，但他的快樂光陰，只限於三年之中，從這幾件喜事接踵而來之後，竟絕跡不再降臨，代替幸運之神，到他家拜過的，竟換了一位害人的魔鬼，第四年尾，景仁父親受人慫恿，幹了一回投機生意，初次小試牛端，竟然大得其利，因而引起貪心，悉索敝賦的大幹一下，不料上天弄人，竟因國際突生變化，激起市場風潮，開出向所未有的金融大動亂，這一水害了無數的人，許多的富翁破產許多商行封門，許多暴發的財主，暴落下成爲乞丐，許多新蓋的樓房，才築成一半，便因主人入獄而致停工，街面上投機份子，幾乎無一倖免，周廣祺家中也慘遭此劫，敗落得十分寃枉，他家的綢緞莊，在本市久稱鉅擘，向來店中延有極精幹的掌櫃，廣祺父親又親自監管，故而生意興隆歷久不衰，直到近年，那位老掌櫃告老還鄉廣祺父親又年老無力，不能自任繁劇，櫃上既沒獨當一面的好人才可以拔升，向外面另行聘請，又不放心，只得通融法，教幾位大同事分負責任，另派廣祺一位堂叔，以經理名義主持監督，不料千錯萬錯，只錯在付托家人面上，廣祺那位堂叔，是個善諛能的圓利小人，却又規行矩步裝着老成持重的君子，他早覬覦這個職位，已非一日，十餘年的小忠小信

，在堂兄面前說白表演，費盡心機結果居然如願以償，一朝大權在手，營私作弊，自不待言，這次又連用號中公款，大作投機事業，不略却遇上破天荒的巨瀾，賠折的程度，緞莊和周氏全部私產，尙且不敷償抵，那位堂叔兄事不好帶着他一妾一子，把向來吞蝕的現款，逃走無蹤，可憐周家還不知信息，直到工部局派警到他家傳案，廣祺父親方才得訊，到了堂上，知道業覆產絕，還有餘累，年近七十的人，那能承受得住，當時癱在地下，抬送回家，半路業已氣倦，可憐廣祺以獨子身份，固然有繼承財產的權利但也繼承罪業的責任，一面辦喪事，一面打官司，直拖了半月，方以破產完案，他和母妻空步出門，連件衣服也沒有携帶，又因在那堂叔欺瞞之中，事起倉卒，並沒得識起一張房契，一隻箱篋，所以離開家門，便遭困窘，幸而當時尙有親友可以求助，廣祺以大學畢業生資格，當這連敗時衰之際，費盡周折，托盡人情，才得一處小機關裏作起碼司事，月薪比僕役較高一倍，從此就變成窮人，可憐他的新婚妻，那位唐二小姐，才度了三年的富麗生活，竟一變而爲窮人婦了，這是周家的情形，至於姚家尙沒有那樣利害，但到清理之後，也只剩了身下一所住房，此外別無所有，只得把房賃出半所，收取租金度日，景仁的月薪，也得由玉珉手中拿出，全部移作家用，男女僕一概辭退，只留下一個多年相從的老僕婦，因而玉珉也得下廚房作飯，當戶洗衣了，誰知禍不單行，景仁的父親因悔恨成疾，未逾一年，便已亡故，跟着他的母親也因悲戚過度，相繼逝世，數月之中，辦了兩回喪事，更是元氣大傷，身下住的房子，押了出去，家中值錢什物，售賣無餘，一家三口賃了一間小房居住，一變而爲完全指身爲業的薪水階級，舊時小康快樂光陰，已經喪失無餘，和周家可稱六親同運，但景仁收入較多，比廣祺還算較勝一籌，不過華靡已慣的玉珉，已然因今昔光景迥殊，感到天地異色了，大凡人的環境，若是由貧入富，去年吃窩頭，穿粗布，今年吃大米，穿綢緞，明年吃燕窩魚翅，穿海龍紫貂，雖然步步上升，却可以視爲固然，不感到過去快樂，但若由富入貧，把以上過的程度顚倒過來，便又感到無常痛苦，不必說太劇烈的變化，即如並非生活必要的煙和茶，平日用慣上等的，一但改爲上上等，喝着並不感覺有特別滋味，若是改爲上中等，便要舌頭不依，心中不適了，所

以古人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雖是閱歷之言，玉珉自嫁到姚家，因要維持夫婦愛情，勉力遵守家庭軌範，雖然生活得很優裕，但實際也並未能滿足他那受虛榮的心，及至家中敗落，不但賣買力全部喪失，連他原來親同性命的衣服飾物，也因爲景仁清償債務補助家用，漸漸的當賣無餘，他自然難免私自悼嘆，但憑良心說，他把對景仁的愛情，終看得較虛榮爲重，所以忍着犧牲，而且他以嬌柔之身，乍由養尊處優的少奶奶，落到井臼親操的家主婦，每日作飯洗衣，早起晚睡，居然能勞認怨，也算很爲難得，這當然是愛情的維繫力量，使他甘心情願，若能長久維持下去，也還不失爲幸福家庭，但那知愛情竟有不能維持的時候，以致局面大變，說來倒並非愛情失去維持力量，而是愛情本身發生問題了，若問何以至此，當然其來也漸，景仁對玉珉愛情，如同一幅白地光明鏡，只惜上面落兩個黑點，成爲夫婦間不易消失隔膜，那便是周廣祺和符慰曾兩人，嫌疑情敵，雖然玉珉業經解釋清楚，周符二人又全已結婚，景仁也算疑然無猜，不想他心中終存着兩粒微小的種子，平常雖然退藏於密，可是遍尋無着，但若一起疑雲，凝爲細雨，立而澆灌而發榮滋養，到挂腹撐腸的程度，其實周廣祺確是好人，和玉珉當日雖有感情，並未越禮，玉珉實愛好浮華受物質的誘惑，失身於符慰曾，他在與景仁定婚之後，便已痛悟前非，和符慰曾斷絕交往不過既已失足，便苦不能自固，有時還不免因得慰曾殷勤投贈，强迫邀約，偶然和他晤面，但見面時也只淡然相對，求他莫再相擾，使符慰曾感覺沒趣，好在已結識的女友甚多，也就去而之他，把玉珉拋置不顧了，這就是定婚後玉珉仍不斷得到新衣飾，而爲景仁所疑的原故，而實際若依負操時間性的理論說來，玉珉並未對不住景仁，到婚後符慰曾函約敍舊，被景仁看破，玉珉所說也是實話，他並未打算赴約，又因符慰曾此舉有故意破壞的嫌疑，心中更恨了他，所好自此以後，符慰曾另外覓得對象，未在向他打擾，數年來一直風平浪息，玉珉也把舊事淡忘許多，對符慰曾不復置念，但對周廣祺却覺十分抱嫌，常常想到自己母家久受周氏輔助，自己本身又多虧他成全，才得到稱心夫婿，美滿家庭了，絲毫未得報答，反而教他背了黑鍋，良心上實下不去，而且自己以前爲解釋景仁疑心，曾言不與周家來往，如今已經年不登門兒，人家竟祺那樣熱心厚情，

反得到這樣酬報，想着多麼傷心，我和他沒半毫私隱，只爲景仁一句話，就這麼斷了親誼，眞個豈有此理，而且我既問心無愧，又何必如此躲避，反顯得無私有弊呢，這種思想，在玉珉心中已隱藏了許久，只因爲怕重翻舊案，再惹事端，一直遲疑着未曾有所表示，及至周姚兩家敗落之後，玉珉困於環境，無暇理會這些不關緊要的事，但對賡祺的情形，却十分牽掛，又過年餘，景仁因收入僅足度日，玉珉過於勞苦，要想減少他的工作了恢復他的快樂，只得多弄些錢，雇個僕婦雜役，使玉珉和玲玲也得稍置衣服，出去尋些樂趣，就設法托人介紹[illegible]在報館，得了個翻譯的位置，每月多了幾十元可收入，爲數雖少，却已給玉珉母女生活上稍加[illegible]他却須每日早起到銀行辦公，日暮回家吃頓晚飯，跟着又上報館，半夜歸來，疲乏欲死，連話也不願說，倒床便睡，次日仍是如此，因爲身體過勞，精神也受影響，漸漸變得沉默寡言，暴燥易怒，在表面上看，是脾氣日漸變壞了，這眞是貧賤夫妻日事哀，景仁本想改善玉珉的物質享受，不想同時來了精神隔離的打擊，兩者實足相抵，而又種上後患，玉珉感覺丈夫冷淡時，過於冷淡，暴燥時異常暴燥往日的溫存體貼，殘留很少，雖也明白他是疲勞所致，屢次勸他辭去夜間職務仁景却以爲失去這筆收入，玉珉將事復受苦，堅不依從，玉珉也可憐他，原諒他，但因夫婦間的冷淡，終覺抑鬱不歡，日子一長，因心理上的作用，竟只感覺丈夫的脾氣日壞，而不時常記憶他變壞的原因，向來熱熾如火的愛情，似乎遇冷而縮了，到了玲玲六歲那年的秋天，也是合該有事，玉珉一天早晨到街上買菜，經過一家當舖門口，看見一位老太太，挾着包兒，遮遮掩掩的進去，一看原是，賡祺的母親周老太太，玉珉又驚又慘，就在門外等候，過一會兒，見周太太眼中含淚，仍挾着包兒出來，看情形不是當舖不收他的東西，便是給價錢少，玉珉顧不得怎他難堪，跟在後面走到僻靜地方，方才向前說話，周老太太看見他，悽慘難言，玉珉先塞暄兩句，便問他在那裏居住，周老太太說就在不遠，玉珉央他領回家去，看望姨母姨嫂，周老太太色羞面沮，吃吃半晌，才說家裏破濫不好讓人，並且兒媳昨日小產後害痛，好容易央人開個藥方子先到藥舖問問價錢，拿，僅存的幾件衣服來典當，都給得不够藥價，現在還得上別處去撞撞運氣，還得買了藥才能回去，玉

珉聽了，忍不住落淚，忙問他藥方可在身上，周老太太拿了出來，玉珉接過，拉着他便走，進了限近一家藥舖裏，把藥買得，代付了價，便和周老太太一同回家，原來母子婆媳，只在一座破舊樓房裏，賃着一間後樓小房，房中四壁空空，只有一張木板床，一張活腿方桌，黑暗不透天光，在這早晨十點多鐘桌上還燃着螢螢如豆的小煤油燈，借那微暗的光，瞧見一個男子伏在桌上打盹，一個婦人躺在床上破爛被絮裏呻吟，玉珉心如刀刺，失聲哀呼道，姨哥我來了，廣祺由桌上抬起頭，看見玉珉，不由跳了起來，似要向前迎接，却又倒退後顧，似要尋地方藏躲，玉珉趕過拉住他的手叫道：姨哥你怎這樣，我還是外人，咳，我眞該死，到今兒才來，不想你們……說着落下淚來，廣祺也相對落淚，周老太太落淚說道，珉兒好容易來了，你怎麼儘哭，也不讓個座兒，廣祺方才醒悟，拭淚說道，我眞發昏，這兒也沒有椅子，妹妹床上坐吧，玉珉坐在床邊，看看廣祺，已瘦得骨頭一把，那還有舊日雍容華貴的美少丰神，再回顧床上的婦人，蓬頭黃面，如丐，年紀如似三十至五十之間，知道這就是見過一面的姨嫂回想前三四年他出過門時，寶氣珠光，鮮艷似簇欄芎藥，親友無不稱贊，如今遇上這個病婦，誰能想到就是當時號稱美人的唐二小姐，怎竟作踐到這般光景，那床上的少奶奶，初不敢抬頭看人，只縮在破褥中裝睡，及至周老太太告訴他是姨妹到來，才掙扎坐起來，有氣無力的招呼，玉珉急忙按他睡了，問候幾句，才向廣祺詢問道，姨哥怎麼這樣運氣不好，我是是想不到，以前不是聽說你作着事麼，廣祺嘆道那是去年的事了，我原在[illegible]署作個小科員，每月有五六十元進項，可以將就養家餬口，可是差使越小，事情越多，把我累得身體都衰弱了，那知這樣還不能長，年底換署長，跟着被裁下來，一直賦閑至今，你知道我們破產十分悽慘，一切東西也沒剩下，三口人直是光着身子出來，還有些老親舊友，在我們緞店裏零星存款，舖子一倒，他們全傾了自然不肯甘心，都向我逼索，可嘆我連飯都混不飽，怎會有力量還債，結果債主中較爲忠厚的，見我實還不起，俗語說，土居三十載，無有不親人，但我們空是三四輩兒的財主，這敗落，直好似流落他鄉，絕沒有一個肯幫忙，至於那些窮債主，存款少至數十，多不過千的，都是養命錢，棺材本，自然拚命討要，我知道他們實也可

憐，只可應着分期零償還，所以在我有職業的時候，每月薪水還倒分去多半還債，到失了業，就更可想而知了，因爲近來債主也看出我的情形，知沙不能求油，才不大來了，說着話指着他道，他的身體，就是被這苦日月毀的，平日已是飢飽勞碌，氣血全虧，這回小產，幾乎送了性命，玉珉聽着，心中悽惻，不由說道，姨哥，姨嫂的娘家不是很有錢才說到這裏，就聽床上病人似有似無的，發出咳聲，又見廣祺即容憒鬱，緊縐眉頭，似乎極怕聽自己的話，知道內中以有隱情，急忙打住，改口問道，姨哥，你失業這些時候，怎樣生活，也總有條路兒啊，廣祺搖頭嘆道，別提了，眞羞死人，起初依着他們娘兒倆當作外活，不是給線店織毛衣，就是給鞋店綉鞋面，到實沒法兒，連這附近公館男女僕人的衣服，全攬來作，不過從他身體一壞，我娘又眼花手顫，已經停工好幾月，以後就依着我給賭局作事掙錢，玉珉大愕道，怎麼，賭局，你會幹麼事廣祺笑道，我倒不是正式作賭局營生，從五月裏，租界夜花園開幕，有一部份詩謎，應名是文人遣興的玩藝兒，只用紙烟作賭，其實暗地也有很大的金錢輸贏，詩謎必須預備條子，每夜起碼百八十條，而且只能用一次，所以必得常川製造，我被熟人所約，給他們作條子，賭局也眞刻薄，每條得斟酌配合，費很多腦力，只能賞三分錢，還得負責不勾人作弊，不勾人洩漏，我初幹時，兢兢業業，每天只能作十幾條，以後漸漸熟習，也不過三二十條，每天進得六七角錢，說着話嘆了一聲道，你知我娘是吸鴉片烟的，雖破産以後，他老人家所受的苦，就不用提了，及至我作詩條，認識賭局的人，那個人一天到我這來，看見我娘犯癮睡在牀上，不能動彈，就給來來一點烟灰，以後我就向他求討，那個人竟把烟灰作了買詩條的價錢，譬如我寫了二十條，該值六角錢他只給三角現錢，另只就用一小包烟灰抵補，我也無計奈何，只可由他剝削，你就可想苦到什麼份兒，那知就這麼苦也這不能長久，秋風一起，夜花園關門，詩謎也跟着取消，內部的人全都賺得了整年饒裹，飽載歸家，只苦了我一個，頭天夜花園關着門，第二天就餓着肚子，這十多天的日子，簡直在刀山上爬吧，他已懷孕五個多月，因爲我着急，就背着我給附近一家新搬來的一位隣居，幫忙收拾房屋，想賺幾個錢吃飯，不知怎麼扭了腰，回到家裏就小產了，那隣居還不忍，給送過蔴充錢

來，給他買了些補養的品，還給老太太賞了一點兒烟，當天就花完了，誰想老天眞不可憐苦人，他產後又得了病，忍了兩天，到昨必實挨不住，我娘只可央求對門住的王大夫，給義務診治，開了個方兒……玉珉聽到這裏，忽又插口說道，姨媽的父親不是很有名的醫生嗎；怎不請他，倒去求外人，說着已悟到自己又把話說莽撞了，不由暗罵糊塗，只見廣祺好像沒聽見他的話，低了低頭，還接着道，開完方子，我們也沒錢買藥，把一家人的衣服，全拿出去典當，還當不出半價，若不是遇見妹妹呢咱們是老親，是從小一塊兒長大，才不怕你笑話，要不然這花子式的房屋，怎能住裏讓人呀，玉珉悽然嘆息，拿出手帕拭淚道，咱們眞是六親同運，前年還是很好的日月，一轉眼兒就敗到這個樣兒，說着見周老太太立起向桌上取了一隻沒嘴的破茶壺，向廣祺道，只顧說話，連茶都忘了沏，你上水舖跑一趟吧，買包三銅板的高末沏上，玉珉忙過去將壺奪下，連說不渴，周老太太拖他不過，連聲念叨，這怎麼說，姨媽窮得連口茶都管不起了，玉珉聽了又想起這位姨媽向以講究飲茶出名，所用的茶，都由杭州收買極品高貨，夾在綢緞舖中自行運帶，據說他每日夜間，烟榻之上，親自用孔明燈，煮沸由玉泉山帶來的甜水，或由無錫蘇州帶來的名泉，沏在百年以上的小宜興壺中，用康熙五彩小茶盌喝着，這一壺代價，比一桌燕翅席不在以下，如今竟會用三銅板一包高末待客，還似自覺特別奢侈，對人表白出來，眞太令人應嘆了，廣祺那裏也說妹妹不喝也罷，我們本沒有可以待客的茶，周老太太方才停止絮煩便問玉珉近況如何，玉珉嘆道，我們還算好些，景仁一直有着職業，經過兩回喪事以後，人口簡單了，費用也儉省許多，對付着還能度日，不過我要賭咒，實在沒想到你們落到這般光景，若知道一點影兒，早就來了今兒見面，我好虧心啊，說着就從身上儘其所有的取出十幾元錢，遞給廣祺道，姨哥，咱們這樣親戚，沒有什麼說的，這一點錢，你先墊補着花，過幾天我還來，說痛快話，我雖沒有很大力量，每月三二十塊錢，還拿得出，廣祺推着他的手說妹妹的好意，我全領了，這錢可不能受，景仁也是指身爲業，你的光景並不比我富裕許多，我如何能連累你，妹妹快收回去吧，玉珉見他不受只得婉詞謝辭，又述說景仁的收入數目，表明自己的力量，實有餘裕可助人，不但這次，以後

每月也要送錢來，請你萬勿推辭，廣祺仍堅意不受，玉珉急得滿面通紅轉身拉住周老太太，流淚說道，姨媽你也說說姨哥，他太教我難過了我從小兒到如今，是吃誰的飯長大，從小學上到中學畢業，是受誰的供給，當初我風風光光的出嫁，是得誰的成全，你還教我說什麼，現在我看見你們這樣，比刀挖五臟還難過好在老天保佑，教我多少還有些微力量，打算按月幫你們點兒，這要說報答，簡直愧死人只不過解解渴，盡盡心，姨哥就這麼心硬面冷到駁了我，哦，必是嫌我沒早來瞧看，惱了我了，廣祺忙道，妹妹，你這可是錯想，我實是不忍……玉珉接口道，你不忍我可忍啊，咱們痛快說，你們若再說一句推辭的話，我出去必死在馬路上回不了家，周老太太聽他發出這樣重誓，連忙攔住道，珉呀，你不必着急，好好的說，周廣祺也道，我實是不忍連累妹妹，並非有意外的心，你既這樣懇切，我也只好受之有愧了，玉珉聽了開顏說道，這不是應該的嗎，你們固執得教人難過，說着又問候了姨媛的病，說了會兒閒話，才才留下錢，告辭出來，自回家中，從此以後，玉珉每月都要櫃節一筆錢，給周家送去這也是他飲水思源，婚恩報德的長處，但是每月送給周家的數目，只稍小於景仁每月額外的收益，這筆錢本是景仁不惜自苦，賺來潤色玉珉母女的，玉珉作此義舉，本來問心無愧，可直告丈夫，但是一則因爲景仁對廣祺曾有猜疑，二則夫婦間久已隔離，景仁脾氣又來得爆燥，玉珉恐怕惹起是非，不願告訴他，就自己暗地行事，但是這額外花銷，約當景仁全部收入三四分之一，比較上並非小數，玉珉竭力省儉自己，把不必需的消耗和娛樂，都節免了，又借題把新用的女僕辭去，親自勞作，以來節剩餘資，報答周家舊恩，那知只把第一個月遮掩過去，第二月就破露了，景仁冷眼旁觀，初見玉珉重歸樸質，又耐勞苦，苦疑他是改變性格，學作人家，甚覺欣喜，但細一查點，玉珉雖然節省用費，然而自己所給他的格外津貼，絲毫沒有餘剩，不由的詫異起來，若在數年之前，遇到這種事件，景仁還許保持太太的尊顏，不遏揭破，但此際性格既變，情感又疎，就沉不住氣，向玉珉質問，玉珉在未破露時，雖不願宣佈，但既已破露，就也犯不上隱瞞，竟把實情說出，並且描述廣祺困苦情形，希望得到他的同情，景仁自己對廣祺本可表示同情，但因玉珉背着自己加以資助，就不由得因猜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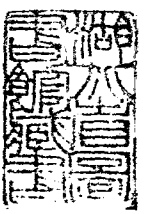
而生憤恨，口裏不好明說，只以家境衰落，自顧不暇爲言，並且說自己晝夜操作，受盡辛勞，原爲博得家人舒適，並非給外人效力，言外之意，暗示玉珉停止對周家的資助，玉珉只當作耳旁風，並不理會，依然我行我素，到第二月，景仁見玉珉仍把自己血汗錢幫助周家，使認爲他是和周廣祺曾有首尾，今日才如此熱心相助，否則以他那就逸愛美的性情，如何肯作無謂犧牲，不由更爲憤恨，就設法抵制，把自己額外工作入款，完全攝在手裏，不給玉珉，以爲他沒有錢，自然雖爲義舉，那知玉珉並不在乎，仍在正項日用之中，提出如數的款，給姆家送去，到下半月家用告罄，景仁不能看着家中斷炊，仍得把握住款吐將出來，玉珉又得勝利，於是逼得景仁使出最後手段，一氣把額外工作辭掉，斷絕這筆來源，看玉珉還如何上下其手，玉珉這可沒了法了，但知周家全倚自己資助爲活，變不能中途而輟，只得勉強在可能範圍竭力搜括，繼續供給，雖爲數已不足先前一半，但玉珉却受了百倍痛苦，費了百倍力量，他由此對景仁更爲灰心絕望，夫婦感情完全破裂，常常鎮日不過一語，家庭比冰洞還冷，玉珉這時處境惡劣至極，人到衰時，必見盛日，他時常慨嘆自己命運太劣，七八年前，何等青春美貌，又抱何等偉大的希望，作着何等美麗好夢，誰想一轉瞬間竟落到這般光景，再一蹉跎，便要紅顏老去，作這一世人未免太冤枉了，因而後悔到和景仁結婚的錯誤，有時走在街上，看見青春少女，活潑修飾，就想自己當年也曾是這個樣兒，看見少年夫婦，戲言戲笑，携手並肩，就不勝羨慕，又悲悼自己今世不知還能否再享這樣幸福，回到家中，對鏡一照，憔悴形容，更加難過，知道自己的黃金時代，已將飛逝而去，在這所餘無幾的時候，若不能得到轉機，恐怕萬事皆休，還不如及早一死，玉珉這時對景仁已經完全絕望，既不想他有日後發達，更不想重圓舊好，然而他竟希望得到轉機，這轉機是什麼呢，由何而來呢想見玉珉的心已經變了，只是空自變心，若不遇到對象，也不會發生事端，或者長此鬱鬱告終了，只是造化弄人，竟不肯令他勉全名節，長息風波，終於演出悲劇，玉珉在半死不活的苦境中度日，不知不覺又長了一歲，新年一過，玲玲已是七歲，也就是開水的這年，到了正月初八這天，玲玲因看見鄰家兒女都換了新衣服，隨着家人出門遊樂，就也央求父親帶去看戲，景仁本很

愛女兒，常時不斷帶出去玩，但這時因和玉珉才嘔了氣，餘怒未息，竟把玲玲責斥一頓，玉珉也是故意賭氣，竟哄着玲玲，自己整妝易衣，帶同出門，坐車直奔北洋戲院，到地方下車，因行走慌忙，並沒有看見門外的滿座牌，進門買票，才知座位已滿，無可通融，玲玲因平日不常看戲，今日好容易來了，竟遇現壁，就委委屈屈的立在門口，捨不得走，玉珉正哄着他，忽見門外駛過一部栗色新汽車，門開處，一個西裝少年跳了下來，直入門內，恰和玉珉對面，兩人眼兒一觸，玉珉已看出舊日熟人，急忙把頭一低，那少年已呀了一聲道，這不是何……姚太太，原來這少年便是玉珉初戀的情人，符慰曾，今日重逢，玉珉因爲久處逆境，覺得自慚褻黷，羞見故人，才低頭躲避，及聞他相呼，只可抬起頭來，假作才見叫道，啊，符先生啊，久違了，符慰曾望着玉珉面下身邊，眼中發出驚詫和憐惜的色，點頭說道，眞是久違你是來看戲麼，玉珉指着玲玲道，我帶着小女前來看戲，不想座已滿了，正要走開……符慰曾聞言就抱起玲玲道，走，同我走，我在樓上包了廂，玉珉見他相抱，倒未想到嫌疑，只想符慰曾未必獨自來看戲他的太太也許早在座，自己去了不好意思，就推辭說，謝謝你，我們要回去了，符慰曾不應，一直上樓，玉珉只得跟着，到了樓上，進了包廂，却是空着無人，符慰曾把玲玲放在前面，却向玉珉道現在正戲還設上場，我們先談談別況吧，玉珉點頭，就和他同坐在後面，當時茶房進來張羅一遍出去，慰曾一直眼望着玉珉，十分關切的說道，我還保持當年叫稱呼吧，珉妹，幾年不見，我以爲妳一定納福，怎倒有些憔悴了，玉珉問言，不由自感紛來，凄然說道，誰告訴我納福，你不知道姚家久已破產我現在只是銀行小職員太太了，慰曾道，我好呆也聽人說姚家破產却不料會……落到這樣，咳，咳，怎教我今天才跟你遇見，珉妹，你可以把細情告訴我麼，玉珉見他念舊，十分心感，但因惦記一事，就搖頭道，改天得便談吧，我坐不住，就要走啦，符慰曾很失望的問爲什麼，玉珉道，你太太不就要來嗎，符慰曾哈哈大笑道，你安心坐着吧，我眞沒有太太，你當然聽秀珊說，我已和一個外交官女兒結婚，可知這女人害苦了我，他完全是爲着我家財產來的，婚後三四年功夫，揮耗了二三十萬，跟我眞是仇敵，在家裏更吵得天昏地暗，前年我父親故去，也是被他

氣死，他見父親一死，百貨公司跟着收市竟趁機會跟我離婚，瞧養費又訛去三十萬，玉珉聽到這裏嘆了一聲，符慰曾看看他又接着道，所以就從這一次婚姻，我的家景，已經大不如前了，我也受了很深的刺激，覺悟以前的錯誤，後悔以前的失策，倘我不貪圖虛榮好看，與這女留學生結婚，又何致受這樣打擊，所以現在……我只有羨慕姚景仁，固然由你面上看得出持家操勞，但你也能得到家庭幸福也，算不寃，姚景仁更是天生福人，就是景況所差，都比我強多了，玉珉聽他論調一變而爲老成，好像得了好多閱歷，絕非昔日飛揚浮燥的符大少爺了，而且語氣間時時念昔之意，不由心中有些感動，符慰曾又道，你這幾年的經過，和現在的景況怎麼呢，玉珉聽了，覺得他將近況從實相告，自己也不該相瞞，又因精神上寂寞已久，數年憤恨，積成塊壘，正無人可述，這時突遇故人慰問，這故人既舊有恩情，這慰問也爲關切，他怎麼能忍而不言，就嘆口氣道，你方才說的說，扎我的心，我已經告訴你，我只是銀行小職員的太太，窮得不成樣兒了，這還沒關係，只有說我家庭幸福，實是致我難過，現在我們的家，就是地獄，我與景仁眞是同床仇敵，可以說苦到頭兒，你還說幸福幸福呢，符慰曾聽了一怔，繼而笑道，沒有的事，當初你們的愛情，不是很好麼，記得你爲他，把舊友完全絕交，連我經秀珊轉告，不許再通音訊，現在又何致變成仇敵，別騙我吧，玉珉聽着，想起舊事，兩頰微紅，你別提那個，那時我既嫁了人，自然該盡我的義務，怎能再交男朋友來往，我又那能知得到他變成這樣兒呢，符慰曾似乎方才相信，露出詫異樣兒道，這倒難怪，你們那樣恩愛的夫妻，居然會……哦，他是另外有了什麼人嗎，玉珉搖頭道，那個不是，我們中間沒有第三者，只是感情日漸其壞，可以說是氷凍三尺，非是一日之寒，景仁從破產之後，就換了一個人，陰沉暴戾，慳吝刻薄，簡直教人沒法忍受，我知道這一世沒有希望了，把心完全氷冷，只於爲着勉强生活……說着向玲玲指了指，嘆了一聲，符慰曾聽了，也望着他嘆道，眞想不到，在六七年前，我們都在人生的黃金時代，大家歡歡喜喜，無憂無愁，好似世界都有快樂等着我們，那時候眞是太美滿了，可是都在半空中墮落着，以後大家全向歸宿的途徑走去，滿打算天堂就在面前，那知道走進地獄，今日重見，竟變成同病相憐，眞是不

址回首啊，玉珉聽了自道，你我還不能相提並論，你就是進過地獄，現在地獄出來了，天堂的門仍開着等你，只要你尋到了；依然有着幸福，我却是完了，只有在地獄裏一層層的向下陷，幾時陷到最下一層埋葬了爲止，符慰曾道，你說得未免太頹喪了，倘然這樣下去不，太可惜麼，玉珉慘然道，有什麼可惜，我的青春時代已經過去，何況又作踐到這個樣兒，還有什麼可想，符慰曾湊進一些，凝眸望着他搖頭說道，眞是豈有此理的話，我看妳的青春一點也沒消逝，幼齒是當初的可人，你還記得這個外號麼，我給起的，拆你的姓作可人念字，特含着可人如玉的成語，妳現在除了消瘦一些以外，和當初何嘗有絲毫差異，我看倒比以前更美，好似一朵鮮花兒越發開得甜美了，玉珉紅了臉兒道，你別反說挖苦我吧，我家寒雖窮，還有鏡子，符慰曾道，現在我先恢復舊日的稱呼吧，珉妹，你不要疑惑我說的假話，你實在和當初沒有兩樣，我向來主張上天製造美人，是很費經營的，而且很爲稀少的，你不該自怨自艾，遭踏自己，辜負上帝的恩意，我並沒把你現在怎樣瑩腴光艷，並且從一見就驚訝你的憔悴，不過這是被境遇折磨的，只要你的心境稍一舒展，就要……對着你家的鏡子，還怕自己不識自己了，玉珉聽的芳容悽惻，啞聲說道，你說的也許不錯，可是我的心境，何日是個舒展啊，這就等於對乞丐說，他倘然有朝一日得了頭獎，也能成爲富翁，道理是不錯的可是永遠沒這希望，符慰曾道，你不要灰心，我用個流行新名詞勸你，你應該發揮大無畏精神，努力奮鬥，玉珉苦笑道，我啊，我跟誰奮鬥，往那兒努力，別說廢話吧，符慰曾忽然斂容正色，舉起手來，向玉珉跪上輕輕一拍，要知符慰曾說出什麼話來，請看第二回便知。

J096287



1096289

符慰曾用一語雙關的隱語說道，珉妹，你往前途努力吧，你知道我和你有一樣的痛苦，尋思一條幸福的路，不過在半點鐘前，還沒尋着，直到遇着了你，才看見你前面放着錦綉前程，我忽然覺悟，尋找了多日的東西，今兒才尋着了，珉妹，咱們一同向前走，猛然悟到他的意思，不由心中亂跳，知道他說的錦綉前程是什麼，這眞夢不到，但是看見他指引的前程，自己已立在雙岔路口了，這事將要決斷呢想着明白這非是咄嗟，成議的事情，就沉住了氣，望着符慰曾微笑道，我們只顧說話，也沒看戲，玲玲倒不辜負你的盛情，專心一致的看着臺上，這半點沒動彈呢，符慰曾聽了，知道玉珉已聽明白自己的話，不過暫時不願表示領受，故而用話岔開，也許要加以考慮，再作答覆就也跟着笑道，玲玲眞好，這小女孩太美麗了，我只喜歡兒童，可是自己沒有，說着湊到玲玲身旁道，親愛的，你也喜歡我嗎，可願意跟我常在一處，玉珉知他語中含着絃外之意，就撅嘴一笑，望着玲玲，那知玲玲只顧看戲，並不理他，符慰曾又握住他的小手兒，柔聲說道，親愛的怎不說話，你知道我太愛你了玲玲這才回頭看看他，猛把身兒一扭，臂兒一縮，滿面現出不肯款狎的態度，鼓着嘴一聲不語，玉珉見他給符慰曾難堪，就笑着道，玲玲，不許這樣，伯伯問你話，可回答啊，符慰曾說了聲過來，跟我談談，我給你買好衣服穿，玲玲仍不答應，符慰曾想要把他抱到膝上，强迫親善，那知玲玲不知怕他，還是討厭他，拚命掙扎不肯過去，符慰曾一加勸哄，他反而撇了小嘴，落下眼淚，符慰曾吃了沒趣，不敢再逗他，急忙解退，玲玲立即投入玉珉懷中，拉着娘的手連說回家，玉珉見玲玲這樣情形，心中詫異，他向來脾氣柔和，對生人也常有說有笑，今日對符慰曾何以這樣執拗，眞似天生沒有緣分，未免奇怪，其實玲玲並非知符慰曾無緣，他自己也不知何以畏惡這個生人，只覺不願和他親近，他那稚弱的心靈中，好似隱約覺到這二生人將要毀壞自己的幸福，把他

當惡魔看待，也許是氣機所感，發生於不自覺，當時玉珉在旁聽着符慰曾的話，心中不由愁到玲玲和他的關係，也許將來有連和的可能，也許玲玲有博符慰曾憐愛的需要，又見玲玲對符慰曾的不合態度，心中詫異，暗想這孩子，怎麼啦，平常並不這麼啊，就盡方哄着，教他向符慰曾叫叔叔，那知玲玲反似怕了符慰曾，無端哭泣起來，竟連戲也不再看了，拉着母親，只鬧着回家，符慰曾太覺不好意思，只得陪笑哄勸，又叫來賣糖果的買了許多零食給他，論理任何孩童，也可以哄好了，眞是奇怪，玲玲竟把符慰曾的笑臉看作鬼魔現相，把他給的食物，當作苦口藥品，連看也不看，符慰曾只一湊近，他就哭出聲來，符慰曾窘不可堪，玉珉心中也覺歉恨，但是哄勸威嚇，全都失效，玲玲哭聲惹得隣近座客，全都注目瞧看，大有擾亂治安破壞秩序之勢，玉珉也坐不住了，又因玲玲一死兒吵着回家，就忍着氣說好，回家，回家，你不要哭又向符慰曾道，對不住，這討厭孩子，又犯了性，謝謝你，我們回去了，符慰曾心中深恨玲玲，很好的局面，被他攪了，暗罵姚景仁生的謬種女兒，但面上却抑制着不露怒容，惆悵欲絕的道，咳，這是怎麼說，難道不會再坐一會兒麼，玉珉指着玲玲道，他已攪亂別人看戲了，怎能再坐，符慰曾道，咱們換個清靜地方去玩玩去好麼，玉珉聽了心想玲玲天生跟他反對，到什麼地方也是一樣，就道謝謝吧，這孩子犯了性，怎樣都不成，非得回去打一頓才能好，我們走了，改天見，符慰曾非常懊喪的道，你們走，我還坐個什麼意思，一塊兒回去吧，說着就取了一張鈔票，擲在橫板之上，玉珉也贊玲玲擦乾眼淚，領着走出包廂，符慰曾隨在後面，低聲道，珉妹，我眞失望，才遇見你，就又分手，你的孩子本是來看戲，又鬧着要走，眞是……玉珉回頭看看道，我們走，你怎麼也不坐了，符慰曾道，我自己怎能坐下去，玉珉道，咦，倘然不遇見我，你自己也不是獨自看戲麼，符慰曾道，我本因在家寂寞，來看戲解悶，不遇見你，我自己恨能看到散場，可是既遇見你，再叫我獨自坐下去，是受不住了，不但今天，以後我的前途，也是一樣，不遇見你，我也能在寂寞環境裏生活，可是遇見了你，我可就不能再忍受這寂寞生活了，玉珉聽着並未回答，仍自前行，符慰曾在後面，看不見他的臉兒，不知他聽自己的話作何反應，但這千鈞一髮，時機切迫，出戲院的門，

便是各自西東，必須在這短時間內，取得初步的希望，就又低聲道，珉妹，咱們幾時可以再見，我希望明天就……咱們還沒得敍說一點兒別情呢，這時已走下樓梯，玉珉領着玲玲，好似恐怕失足，只感頭瞧着脚下，默不作聲，符慰曾心中焦急，只得又說道，好妹妹，你總得給我個約會日期，好教我回去能吃飯睡覺，若不然，我就要瘋了，玉珉仍不回答，及至到了樓下，符慰曾才得趕上一步，和他並肩而行，覷察他的面色，只見臉兒扳得緊緊的，不喜不慍，毫無表情，只目光凝注前面，似乎瞧着什麼，而實際或者毫無所見，就又諂語道，你聽見我的話麼，快回答我，玉珉點點頭，符慰曾知道他點頭是說已經聽見自己的話，低頭却不知是不能回答，或是不好定約重晤，心中更急燥欲死，又附在耳邊說道，你別叫我失望，我只求你重見一次，快說話啊，玉珉仍是無語，但已走到戲院門口，符慰曾看見自己的汽車，就道，你回家嗎，玉珉又點頭，符慰曾道，用我的車送你們回去吧，玉珉搖頭，符慰曾這才想到絕望，心想玉珉初見時態度甚好，與我頗有似戀之意，却怎麼彼他的女兒跟我反對，他竟也變得一冷如冰，這是什麼原故，他便無意於我，不定約會，也該說話，怎麼變成啞子呢，說道，珉妹，你是怎麼啦，眞是不給我一點希望，就這麼分手麼，玉珉仍是不語，只怔怔的凝眸深思，偏巧那不得人意的玲玲，見自己所厭惡的人，仍和母親刺刺不休，就拉着玉珉的手，用力一拉，向南便走，玉珉被他曳得踉蹌南行，似乎這麼去了，符慰曾又是失望，又是氣憤，好望已虛，不由提起左腿，用力向下一頓，喉嚨中說道，完了，但只說出完字，下字還未露頭兒，却見玉珉走着忽然倒拉住玲玲，止步回頭，向自己瞧着，兩道秋水，微一轉動，似乎發出清脆的聲音道，來，你來，符慰曾緊縮成團的心花，突然開放，急忙施用三級跳的步法，飛奔到他面前，叫道，珉妹，你……玉珉面色眼光，仍然凝滯如前，只接口發出低啞而微顫的聲音道，我在明天下午見你，我……我個清靜點的地方，不能在這戲院，符慰曾趕緊點頭說道，那自然，這好極了，感謝上帝，我們在……你先說什麼時候，玉珉道下午兩三點，符慰曾沉吟道，下午兩三點不是吃飯的時候戲院你不來，說着向玉珉耳邊說了四個字，只後兩個字聲音高些，有音波播散在空氣中，似是好麼二字，那一字却完全深入玉珉耳

裏，外面毫無餘響可聞；只可靜諸待考之列，但玉珉聽了，却紅了紅臉，點了點頭，符慰會忙改口道，那麼就上……哦，我想起來在光陸影院見吧，玉珉牙齒朱唇，微一尋思道，不太擠麼，符慰會道，不會的，光陸這期片子，是最不能叫座的倫理片，叫作祖父的聖經，你想這個名字可能掛滿牌，昨天星期六，我在晚場去看，片子內容眞還不錯，只是觀客沒有二成座兒，明天星期一日場還會不清靜，咱們一定那兒見，我兩點半就先去等你，樓上最後排，玉珉聽着點點頭，說聲明天見，便携着玲玲走去，符慰會方知他冷冷態度，並非與自己無情，而是應決定約會充拒的問題，而引起理慾的交戰，但到底被愛戰勝，終於充了我的要求，這就成了，只怕他背着姚景仁和我約會，就等於是拋棄姚景仁和我結婚，我們倆個本是舊情人，當時兩方却似把戀愛看得隨便，沒想到過永久結合的問題，以致勞燕分飛，各自在婚姻上受到絕大痛苦，如今分隔七八年，又得重逢，重補舊時遺憾，也是佳話，而且他風韻不減當年，但已憔悴可憐，足知姚家很苦了他，正需要我用愛情和金錢，澆灌培養，復活這朵嬌艷的玫瑰，而我這已經被創傷的我的心靈，也正需要他來溫存補綴，當初我和他却是小孩子，只如任情縱慾，不解愛的眞味，如今歷劫歸來，舊歡重拾，兩人都已經過折磨，添了閱歷，當然更有一番濃厚深刻的情趣為以前所未經的，想起來眞幸福，我別無他念，只等我和他共同享受，謀取終身歸宿，從此結束荒蕩生活，無論如何，也得把他從之景仁手中奪過來，按下符慰會得了希望，自己反復思量，作那好夢，等待佳期不提，且說玉珉領着玲玲回家，在路上也是芳心展轉，情緒昏昏，他因玲玲得罪符慰會，大失女孩兒溫柔態度，本想斥責他一頓，但只願了思前想後，竟忘却數說玲玲，一直走回家中，進到房裏，見景仁坐着看報，玉珉也不理他，自入內室換衣服去了，玲玲却到景仁跟前，叫聲爸爸，景仁因方才遷怒女兒，心中早覺後悔，見他回家，又打扮得婉孌可愛，笑嘻嘻的叫聲自己，似乎忘記了方才所受過自己的呵叱，不由心中更覺憐惜，就抱他坐在膝上，撫弄頭髮問道，寶寶，你上那裏去了，這們早就回家，玲玲說道，我跟娘聽戲去了，頂好看的，有小媳婦，有大鬍子，大花臉比你領我去的那裏還熱鬧哪，景仁道，這麼好看，怎不看完了再來，現在才三點多鐘，便在正月節兒，也

不會這樣早散戲啊，玲玲道，是我自己要回家，景仁詫異道，你不是最愛看戲，怎不看完就回家來，玲玲鼓着嘴道，包廂裏有個人，總要拖我，我怕他，就拉我娘回來，景仁一聽愕然說道，怎麼，你們還坐包廂，還有人，那個是誰呀，玲玲道，是穿西服的，我不認識，景仁眼珠一轉，知道內中必有情由，就又犯了疑猜，低聲問道，那個人是男是女，是在包廂裏等着你們麼，玲玲道，是男的，樣兒跟你差不多，他不是在包廂等候，是在門口遇見，拖我上去，還是坐汽車去的呢，景仁聽了腦中轟的一聲，更把聲音放低　問道，他跟你娘說話了麼，玲玲道，我只顧的看戲，他們就在後邊說話，後來那人逗我，我才哭了，景仁道，你聽他說什麼話來，玲玲搖頭道，我沒聽見，話猶未了，猛見內室門帘一起，王珉驀然出現，滿面怒容氣憤憤接口道，說什麼，還有好話，你不用暗地套問孩子，簡直問我吧，景仁一見他這樣態度，也大怒罹開玲玲，立起說道，問你就問你，自然得問你，你出去跟野男子同坐包廂看戲，可是正當行爲，我當然有問你的權利，王珉道，你有權利，自然有權利，嘴在你頭上長着，有話攔不住說，有屁攔不住放，想問就問，我還怕問不成，景仁聽着，氣得面色鐵青，厲聲說道，我就問這男子是誰，王珉格的一笑道，男朋友，景仁道，什麼男朋友，說明白些，王珉道，你說是男子，自然是男朋友，你若說是女的，那就是女朋友，景仁道，你別打差，告訴我他是誰，是周廣祺是符慰曾，王珉道，你指誰就是誰，景仁見他這樣挺硬而又油滑，只氣得打戰一時到想不出應當辦法，王珉那裏不攻，見景仁無語，也就不作聲，自去劃火吸煙，原來他在內室正換衣服，聽見景仁詢問玲玲到何處玩，何以早處歸，就知秘密要由玲玲口中洩露出來，深悔未曾早囑咐玲玲一聲，這時已無法再挽回了，固然王珉和景仁的夫妻乏味，等於鷄肋，久已食之無味，棄之也不覺可惜，但王珉與慰曾舊雨重逢，一切尚在未定之先，自己正需要凝心靜意，切實考慮，不願和景仁先鬧起糾紛，所以頗存顧忌，只是這時已無法通知玲玲，令其守口，就側耳偷聽他父女的問答，及聞景仁果然因玲玲說出包廂中另有男子，犯了疑心，一步步追問，不由把羞心變成憤怒，挺身出室，跟他作正面衝突，以表示自己無所畏怯，這當然由於夫妻爭吵，負氣已久，遇事一觸即發，絕沒猶豫，絕沒忍耐了，但

景仁叮問他男子是誰，玉珉竟只答以游滑，未敢實說，倒不是怕說出來景仁有什麼暴作動態，而是他不欲在這時起太大的糾紛，他覺得先決問題，是在符慰會方面，景仁雖未必能把自己怎麼，却能使用現存的夫權，擾亂阻止自己與符慰會的會晤，自己雖有方法對付，但終有些討嫌，不如先教他糊塗着爲妙，那知景仁腦筋一轉，業已猜出眞相，他由玉珉近日的神情舉動，看出他雖和自己勢苦仇敵，而且他的舉動形容，蕭索意態，也未必有結識新歡的可能，若有毛病，必然起於舊時情侶，他的舊只有兩個，和周廣禧的秘密，早被自己發現，而且廣禧落魄不堪，談情說愛也必用經濟辦法，絕不會跟他在戲院訂約會，何況玲玲又說那男子坐着汽車，當然是符慰會無疑，就把周符二人都說出來，看他如何分辯，那知玉珉並不分辯，只說由他猜誰是誰，景仁不由冷笑道，那道何必猜，當然符慰會道，我只問你從什麼時候，又跟他來往，玉珉心中仍想作緩軍之計，就道，一點不錯，實是符慰會，若問幾時來往，我口裏說的不算，你還問玲玲，既然從他的話裏聽出是符慰會，自然也能研究出我跟他幾時來往，你就教玲玲把方才在戲院的情形，從頭至尾細說一遍，憑你的聰明，必能明白一切，若還有什麼地方糊塗，再來問我，就着轎身一挑門帘，又進內室去了景仁怔了半天，果然又向玲玲詞問，玲玲見爲自己說話妙處，知道說壞了什麼，就再不肯開口，才得玲玲把看戲情形說了出來，雖然說得枝枝節節混混亂亂，但是景仁綜合分析，仔細思索，才明白玉珉和符慰會實是意外相逢，並非有約，玉珉雖不該受他邀請，不願嫌疑到包廂同坐，但尚非幽期密約可比，景仁因玲玲的話這樣一想，似乎應該自覺莽撞，解釋嫌疑，玉珉的緩軍策略可以算成功了，那知這策略只成功了一半，而且發生流弊，因爲玲玲年紀太小，遞說情形，並不知利害輕重，加以選擇剪裁，一說就全說了，前半段可以替玉珉刷洗的話，固然合盤托出，後半段符慰會趕着玉珉要求復約的話，也未有遺落，所好者他當時因嫌惡符慰會，只想拉着玉珉快來，並未注意細聽，所以這時只能告訴說那個人還要娘跟他見面，景仁問定在什麼時候，約在什麼地方，玲玲說都不叫聽見，景仁問完了，尋思須臾，便找了玉珉去，向他說道我問過玲玲了，你跟符慰會倒是無意中相逢，不像預先有約，這個很可以不追究，只是你爲什麼跟他上

包廂去同坐，難到忘了自己是有夫之婦，玉珉一聽這話，立刻拍着胸口說道，你問明白了，知道我沒跟他來往，不是預先有約會了，這我可反過問你，憑什麼聽了一句話，就跟我胡鬧，好像我眞作了壞事似的，倘然我當時一想不開上吊死了，你應該怎樣還有臉問我閒白兒，我因爲是有夫之婦，才坦坦然然的跟男子同座看戲，若是沒出閨閣的大姑娘，才應該避嫌疑呢，你知這姚家這第日子，把我折磨到什麼樣兒，比老太婆還老，那個男子肯看我一眼，我若把自己還當天仙，直得害臊，比如姚家去年雇的老王媽，不願跟你說話，說是自己長得漂亮，怕主人我愛上我調戲我，你聽了不得嘔出隔夜飯來呀，不想想現在這花子的老婆樣兒遇到那又年青又有錢又有漂亮太太的符慰曾還覺得自己不錯，怕人家愛我，應該避嫌疑，噯呀，噯呀，憑這一說，就臊死我了，說着假作一兩次乾嘔，又道，要說我也不願意同他坐着看戲，你知道，這可憐孩子，成年累月也摸不着看戲，今天好容易去了樂得不知怎麼是好，那知正趕上沒坐兒，孩子差點兒沒哭出來，我看着多心痛，恰巧遇上符慰曾，他邀坐包廂，我怎能……誰還有我的苦算盤，白聽回戲，剩下錢够一天澆裏，我也少爲點兒難哪，玉珉嘮像煤豆似的，在辨自由加以奚落景仁面作倏青倏白，景仁厲聲說，我不嚼那些，請問符慰曾和你這次是無意相逢，下次的有意相逢在什麼日子，玉珉所怕就是這個問題，不由心中一跳，口中支吾說道，你這是什麼思想，景仁道，別裝糊塗，告訴我怎樣定的約會，玉珉道，約會，我憑什麼跟他定約會，景仁道，你不是教我問玲玲嗎，玉珉道，那你就問玲玲好了，小孩口裏討實話，只要他說出來，就算我作出來，景仁道，他說只聽符慰曾約你再見面，沒聽清約在什麼地方，什麼日子，你痛快告訴我，瞞也沒用，玉珉一聽這話，知道頗有抵賴的餘地，就哼了一聲道，本來用不着瞞，好漢敢作，敢當，莫說我跟他約會，就是跟他有什麼越軌行爲，你不敢把我怎樣，疑惑我還怕你麼，無奈我沒跟他約會，難道還假撰個地方，混說個日子，我犯不上自己糟跋自己，若說符慰曾沒約我再見，也是瞎話，他實在約我那一天有空兒去弔家妹家裏吃飯，我因爲第到這個份兒，沒臉再見舊時姐妹，就拒絕了，你居然捉風捉影的證賴我，好，你從此儘管留神我的行動，若是拿着破綻，算我不地道，若拿不着破綻，咱們可得

說，說我從到你姚家何曾享過一天好日子，爲難受窘，上刀山，下油鍋，什麼苦沒受過，再加上挨罵受氣，把我已遭踏得不人鬼不鬼了，如今可好，又添了精神刑法，你瞞子裏一犯猜疑，就往我臉上抹狗屎，也不想想我這人生，那件事對不起你，敢說窮了個叮叮噹噹，清清白白，換個別人，你小子早不知變成個什麼東西了，你倒這樣酬謝我，我的天呀，這可到頭兒了，我還活個什麼勁兒呀，隨說隨哭起來，玉珉這一哭固然是用的婦女馭夫大全中的第一妙着，但他的所圖的非僅壓仰丈夫，而且借着哭鬧，把這場爭執結束，換句話說，就是他不屑於和景仁爭吵，只急於靜心已事，景仁自聽他自誇清白，正在撇嘴冷笑，及見他哭了起來，看他的淚水，有如十丈深壕，自己便有利甲雄兵，也將攻打不入，而且他和符慰曾的約會，玲玲世未聽得清楚，自己無憑無據，再鬧下去，也未以博得勝利，不如乘機收兵，以後仔細偵察，等獲得把握，才可以把他制壓得伏貼在地，就冷笑說道，你不用狡賴，咱們走着看終有一天……說到這裏，哼了一聲，便頓足而出，玉珉見他走出，隨即止住哭聲，他本沒有冤屈，眼中所流的淚，本是婦人一種天賦特豐的多產物，用時一呼即來，浪費也不覺可惜，不必眞個傷心，只要合了上下眼皮，稍微一擠，就會分泌出許多，源源而來，在情場中的作用，頗有類於戰場中的自動機關鎗，若是女人眼淚，必須眞傷心才有，豈不和機關鎗一鬆裝一次彈，退化到舊式步鎗一樣，女人的魔力就要大大的減少了，當時玉珉眨了眨眼他把眼淚止住，立刻氣惱全消，連景仁也擠出思想之外，只把符慰曾置入心中思索，心坎上保存，至於他想的什麼問題想決了什麼結果，那是不得而知，過了一會，玲玲畏畏怯怯，看着漸漸的進來，似乎是自知罪魁禍首，替母親惹出糾紛，小心眼兒充滿不安，雖不知應該請罪求恕，但他遲遲頓頓的湊到母親面前囁嚅囁嚅的似要說話，却一字也說不出，只希望母親對他言笑如常，就可以得到安慰，玉珉若在平時，看見他這樣，定然原諒他可憐他，但此時都因一顆心已離開嚴冷的景仁，而飛到溫暖的慰曾懷抱中了，一見玲玲，不由憶起他對符慰曾的情形，感到這孩子和他父親一樣，天然有着反對自己的氣分，同時又想到這件秘事的洩露，糾紛的起源，完全由他所致，自己將要遭到種種不方便，也得由他負責，這樣一想，便對親生女

兒，起了一層隔膜，但却未發怒斥責，竟用一種最可恥的虛僞態度，假裝笑容和玲玲說話，玲玲見母親不生自己的氣，才把揪成一團的幼稚心靈，徐徐放鬆，但可憐他那裏知到母親的笑容，已不似往日一樣了這一天過去，到了約會之日，景仁整天到銀行辦公，中飯一過，玉珉便上了妝臺，刻意修飾，又換上他比較最稱心的衣服，到了約定時候，便留玲玲獨自看家，他隻身出門去了，玲玲很明白他是去見前天所遇的那個人，雖不能理會母親所行的事是否正當，也不知和父親有什麼關係，只覺自己自不以爲然，不過想起爭執情形，心中很怕再行發生，就決定不告訴父親，但又擔心父親回家，看見母親不在，難免又鬧，論起這樣年紀的小孩，本尚在渾噩無知，不會有這樣複雜的心理，但他生在這等不安靜的苦惱環境，等於成人的飽經憂患，竟由閱歷誘發聰明，有點兒變成早熟了，他正在憂慮，玉珉却只去了兩點鐘，在景仁返家以前後歸來了，進門換去衣服，洗去脂粉，掩飾一切曾經出門的痕跡，到景仁回來，果然毫無覺察，到了次日，仍是如此，一直有兩三月工夫，除了星期和放假日子，幾乎沒一天不出門，有時竟是午前出去，但歸時必在景仁之前，玲玲只見母親時常由外面帶來衣服首飾，秘密收藏，每出門必穿戴得花團錦簇、珠氣寶光，出門回來必立刻脫下藏好而且他的容貌，也是漸豐腴美麗了，玲玲看在眼裏，藏在心中，一字也不敢跟父親訴說，玉珉若長久如此謹愼，固然年久沒有不透風的墻，却總可把小康局面多維持些日子，但女人終沒太長的耐性，他漸漸可放肆起來，有一天午後出去，竟晚飯到後才回來，景仁早已下班歸家，正對玲玲追詢玉珉踪跡，玲玲只說娘出門沒告訴到那裏去，景仁方在氣憤，玉珉恰巧回來，他也知景仁在家，把珍貴首飾擲下藏起，但只一件高價的漂亮旗袍，一雙西式高跟皮鞋，和他的一付刻意塗飾的美粉，不曾把行藏招供出來，景仁氣了個半死，先詢問他這樣裝飾着出外何爲，再問這樣家境，珍貴衣履由何而來，最後又由今日的破綻，懷疑到往日的行止，一口咬定他必久已有了不規矩的行爲，景仁這話本來詐他，玉珉却又疑到玲玲身上，以爲他口又沒遮攔，把秘密揭穿，不由又加深一層惡感，玉珉今日原是受符慰曾邀到餐廳吃飯，故而歸遲，他本知道遲歸必生絕大風波，只因這日是符慰曾生辰，待他小飲幾杯，他爲取悅情郎，也就捨

出孀怒丈夫，所以晚來，早已有一應付的準備，景仁一發他質問，他立刻變成時代尖端的女英雄，把二十餘年來與會蒼生的萬惡名詞給歪曲着加以運用，像演說似的大發議論，先說美的人生是人人必要享受，必須追求的，而進求美的人生，既是天賦的權利，更有人權的自由，你既不能供我的需要，我就可以另外尋求，這並非什麼不名譽的事，我在家庭極受盡貧苦的生活，盡著極廣大的義務，自覺很够個賢妻良母的資格，可是我不能被這賢妻良母四個字壓死，我必須尋求人生快樂，家庭沒有快樂，就許我到外面找去，你這作男子的不知慚愧，反倒想限制我的自由，未免太不知恥，得得回話，說了個妙舌翻瀾，玉珉又說景仁無權過問他衣服首飾的來源，一個丈夫對於老婆的飲食服飾，原有其應盡的責任，若不能盡責，應該自己慚愧，老婆千辛萬苦的弄件衣服穿着，原爲維持自己體面，也給丈夫臉上增光，丈夫竟不知羞恥，反倒查問來源，眞是太無恥了，景仁聽了，半晌說不出話，以前夫婦翻臉，無論如何烈激，也只於就事論事，作家常式的口角，今日玉珉竟好似變了個人，又好似受了什麼新思想的煽動，用演說方式來作房幃口舌之爭，且已成爲昔年盛行打倒禮教非孝崇逆時代的英雄口吻，一聽就知道他已無法救藥，這一場爭吵是家庭劃時代的大關鍵，非同先前可比，只詫異玉珉何以變得如此的快，並道聽說他和什麼摩登人物來往，怎會突然發生這樣變態，而且自己所疑的只在符慰曾和周廣祺二人身上認爲玉珉和他們出期密約，符周二人也許能誘惑他跟我離婚，却不會致他變態這樣，難道他另有活動，加入什麼過激的團體了，其實玉珉毫無別故，只是爲慶祝情人生辰，歸來遲些，自知必露破綻，景仁一定追究，自己任說何說話，也難博地他相信，勢必吵鬧無休，不如給他個根本抗議，拋開現實不談，只談虛空的女權理論，告訴他無權過問我的行動，不許限制我的自由，任他說什麼我只把這個作擋箭牌，他也就無計奈何了，固然知他受此冷硬對待，心要不甘，但事至此，夫婦恩情既斷，勢必有決裂的一天，不管早來晚來，終有來日，我只可循着聽其自然了，玉珉也是因有符慰曾作後盾，有恃無恐，才敢於剛行逆施，悍然不顧，就把自己昔年在學校時，一知半解的荒謬思想和現代名詞，搜刮起來，湊以織補，回家就劈頭給景仁演說出來，在他不過是一種抵禦責罰的工具

景仁却大出意外，以爲他受了什麼壞人的煽動，腦中有二十年前的新思想，一面憤恨，一面絕望，以爲他近日雖劣跡屢現但不過女人的普通惡行未嘗無悔改之望，今日這一轉變思想，可實是壞到極點，再莫想能够學好了，當時怒恨至極，反而沉住了氣，一言不發，就走，出去，再不同玉珉說話，玉珉以爲得了勝利，得意洋洋，亮自我行我素次日就更變本加勵，早晨出門，半夜方歸，他覺秘密已揭破，再無守密的必要，何況昨日已將景仁戰敗，他對自己無計可施，只有看着，那知過了一日，景仁並無表示，第二日仍無表示，到第三天晚上，玉珉符慰曾流連舞場，早晨兩點方才歸家，到家見大門開着，又聽裏面人聲嘈雜，還夾看玲玲的哭啼，不由大吃一驚，急忙跑進內室見室內有五六人或坐或立正在紛紛議論，床上躺着景仁，閉目挺臥，玲玲伏在床邊痛哭，玉珉認得那五六人都是景仁行同事的，心知出了意外變故，嚇得心慌意亂，忙問怎麼了衆人一見他回來，都現出安慰而又鄙薄的態度，紛紛叫道，嫂夫人可回來了我直等你一天，快看看景仁吧，玉珉走近床邊，見景仁面似蠟黃，唇如紙白，目閉口張，微有呼吸之氣，不由心中也覺發慘，忙問衆人他得了什麼病，內中一個年紀較長的同事，才把細情告訴他，原來景仁自近半年來，因精神衰弱，性氣燥躁，在銀行中已然失去舊有優美名譽，一則他時常和人齟齬，鬧得遍地仇人，連行長對他也頗爲不滿，二則他精神恍惚，公事常常出錯誤，而且他經管部分，極爲重要，有幾次賬上弄差了很大數目，行長以爲他舞弊，幾乎要法律解決，幸而查出只是計算和手續的錯誤方才作罷，但只這樣一來，已有失職之責，若在旁人，必將失去地位，眞在行長念多年員司，曾樹勞績，又知他家庭頗爲隱痛，神經受傷，以致如此，就特加原諒，照舊維持，但他所得罪的人，一面向上司同隙進讒，一面對他又冷詆熱諷，他精神更受激刺，脾氣愈來愈暴，緣愈來愈壞，連行長也恨上他，有意去之爲快，這次他在職務上又辦錯了一件性質重要，關係普通的公事被某分行發現疑竇，展轉查訊，由別的各分行牽拉到同業銀行，又轉到本行董事會，再回到本行行長果然才查明了是景仁辦錯，雖然沒有弊端事情，但鬧得太大，傳得太遠了，行長認爲這是絕不該有的錯誤而竟會發生，對董事會既難交代，在同業中又是笑柄，勃然大怒之下，決計把景仁開除

，恰值一位號稱佛心的副行長在座，竭力替景仁緩頰，行長才特別從寬，把他降下三級，減去半薪，調赴某避暑區的新設辦事處任職，那辦事處只有兩三間房，一位主任，一位職員，一位司事，每年只作三四個月生意，其餘日子，只能袖手閒坐，而且當地生活極苦，凡是個到那裏的人，都是行中視爲老弱殘兵的廢物，永遠難望升遷，和專制時代大臣被罪遣戍伊犁庫倫一樣，但罪臣還有望召還啓用，這被調的職員，因在死寂之區，無功可立，除了等到老年，受照列長者的待遇，或是自行辭以外，永無離開的希望，何況景仁被降爲第末位的司事，更是壓到最下層了，景仁接到條子，幾乎氣死，就去向行長辦訴，他的理由，說是同事作就的圈套，撮弄他上當的，實際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行長以爲即使眞個如此，他自己負責的職務，怎能由他人撮弄，所辦不成理由，應無庸議，景仁滿心難苦，竟抑制不住感情，和行長吵鬧起來，結果被人拉出，未得結果，及至回到辦公桌上，總理又送來一張行長手諭，上罵姚景仁辦事鄙瑣，屢致誤事影響業務，遺笑同業，姑念舊人，特與矜全，熟意該員不知悛改，致仍肆猖狂，實屬生性乖張，不堪造就，該員應即去職，前議調用一節，亦着收回成命，行長諭，景仁看看，高聲罵兩句，繼而聲帶哽咽，身體顫抖，猛然噴出一口鮮血，撲地栽倒，同人們看見急忙上前救護，內中有兩位性情忠厚和他無惡感的，便去稟明行長，雇車送他回家，到了家中，本想把病人交給他的太太，便可回去，那知只有小女兒一人在家，太太並無蹤影，同事既不能拋下便走，只得等着，天到黃昏，太太仍未回來，但幾位和景仁素有嫌隙的同人，却結隊來到，明着探望，暗作快心的旁觀，先來的同事挽留他們，大家商議，以爲既送景仁回家，總該交給負責的人，就決計等候太太回來，那知直等到半夜，還沒影兒，大家心中不忿，連譏帶罵，玲玲眼裏看着病重的父親，心裏怒恨荒唐的母親，不住的痛哭，玉珉這時回來，同事看着他的神情打扮，全都暗暗搖頭，就把景仁的得病原因，對他報告一番，告辭而去，玉珉當時也有些驚痛，一則多年夫婦，終有潛伏的思情，見他病得甚重，自然不能置之度外，二則聞之景仁職業已失，知道自己和他便已倒了緊要關頭，但這突然發生的事，是足以促進自己的決心，抑或反而阻礙，那還不能預斷，不過在良心上不願有這樣風波，想

着只可先安慰玲玲，教他睡下；自己才坐在床頭，望着昏迷不醒的景仁，默然沉思，直到後半夜，景仁方才醒來，睜眼瞧見玉珉，怔怔的呆視不瞬，玉珉問他覺得怎樣，現在可好些了，景仁忽又閉上眼，兩行眼淚從眼縫流下，落到枕上，玉珉心中也覺難過，就收拾起向來狀態，發現了往年未聞柔和語氣，向他說道，你的同事已把細情都告訴我了，你也不用難過，只安心養病，將來總有法想，景仁只微微點頭，並無言語，玉珉也沒什麼可說，只告訴明晨去請大夫診病，景仁搖頭，似乎表示無須醫治，過一會就又睡着，玉珉也就自己安寢，到了次日，他出去請大夫，順便給符慰曾打個電話，報告景仁害病，自己今日不能出門，及至回到家裏，不大工夫，外面有人叩門，原來是符慰曾送來的信，玉珉拆開看時，信上寫着幾句安慰之言，勸他不要憂煩，另有三百元錢他作醫藥之用，玉珉心想符慰曾跟景仁是情敵，而且他因景仁和自己感情甚惡，今日却送錢供給醫藥，這當然只是怕我受苹，並非愛屋及烏，不由更感激符慰曾體貼，就安心等待醫生到來，那知自古以來，醫生的疎脯態度，和病家的焦急請求，永遠是反對的，固然有的紅大夫診務繁忙，挨家出診，勢必有相當然就慢，不能聞聲即赴但是不紅的也必仿效紅派，即便只有一家邀請，也要起一個佯裝樣兒，寧可在家枯坐無聊的看兩本閑書，說半天閑話，絕不肯早些出馬，給病家一點安慰所以昔日有人作名醫詩，有幾句說，望穿雙眼夜三更，紅燈前引興降庭，興降庭，先生至，病家早向靈床泣，這種習氣，眞是令人可恨，不過玉珉心情却沒那有樣焦急，只覺在家中寂寞難堪，本來在病榻前看護不愛的丈夫，又何如在舞場中擁抱可心的情郎呢，及至大夫到來，診過了脈，言說這病由於往日情神甚深，心臟已然受損，又加一時氣怒攻心，以致失血，看來尙無大礙，只要安心服藥靜養，不受刺激，總可以能復原，隨即開方走了，玉珉煎湯熬藥，料理飲食，在床前來往盤旋，宛然又恢復了賢妻的舊時模範，他只過了兩天，勾命的符慰曾又有信來，表示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三日不見如隔九秋的相思之苦，玉珉正和他打得火熱，見了信怎能忍耐，恨不得身生雙翼飛至愛人懷中，但家中病夫，就不能拋給孩子看守，抽身自去好在手中有錢，就尋了女僕，把看護病人管理家務的職責，暫時交卸，到第四日晚間，他早已又在舞場中去了，

却還自加節制，景仁忽睡忽醒，若明若昧，不知是故意不理，對玉珉的出入出止，却似無所見聞，玉珉此時對他慰問，他也很少答應，這樣一直過兩個多月節候入了暑期，景仁病體已漸漸復原，可以起座，在這養病時期，雖有女僕伺候，並不盡心，玉珉每天和情人有一度熱辣的聚散，回來又怎能收斂心神，伺候丈夫，表面雖然應有盡有，實際等於酬應，只玲玲把一掬天倫之愛，全放在父親身上，常常守在床頭，呼寒問暖包笑承歡，簡直不像七歲小孩所爲，景仁也把愛情全注到他身上，萬種悲愁全仗他排遣，說眞了景仁的痊癒，玲玲力量比較藥還大幾分，景仁漸漸下床試步，杖而能行，覺得可以支持，心中久已籌劃好的步驟忍耐已够，心經發動了，到這一天，正是正月初二日，黃昏以後，天忽下雨，玉珉仍悄悄教女僕喚來洋車，悄悄去了，景仁就和玲玲對座床前，東拉西扯的說了些閒話玲玲因父親自病愈以後，竟把暴戾皮氣完全改變，較以前似換了個人，除了當着母親，仍是沉默以外，別的時候常是又說又笑，並且哄着自己玩耍，這是他辦事以後，向未享受過的，自然十分高興，好像新得了個好父親一樣，却不知景仁只是對玉珉盡了心，愛情全注女兒，他雖新得了個父親，却將失去了個母親，當時父女談了一會，景仁見玲玲有些困倦，就教他上別室就寢，自己聽着窗外滴滴的雨聲，怔怔的似有所思，忽然發笑，忽然皺眉，忽然搖頭微嘆，過了很大時候，桌上鐘敲了十二點，同時聽得外面有踏雨的脚步聲，和踏雨的車輪聲，搖搖入巷，到門外停住，隨聞輕輕敲門，聽見女僕，蹣住脚步，去開了門，玉珉的高跟鞋很輕滑的走入，景仁心想每日玉珉歸來，都是這樣情景我已聽得慣了，到這時候，你何必對我如此顧忌，豈不等於入掉人的頭顱，却恐其害痛受風，給上刀創藥，加以包裹，未免可笑但轉想他何嘗對我顧忌，只是一種對病，懶惰罷了，想着聽玉珉走進別室，知道他是另換衣服，在平日每逢玉珉夜歸，景仁必假裝睡着，這是竟反倚床擱坐了起來，默默的等待，須臾玉珉悄然走入，看見景仁坐着，似覺驚異，勉强笑道，你沒睡麼，景仁也微笑點頭道，我還沒睡，正等着你呢，玉珉在喉嚨中哦了一聲，並沒說出話來，坐在對面，景仁很客氣的道，我病了兩三個月，太麻煩你，現在算好些了，應該向你道謝，玉珉因爲兩三月來，這是景仁對自己正式開口說話，既覺尤

3096289

異，又感到必有隱意，一時沒話回答，就道何必說這個啊，景仁道，還有這兩三個月的日用醫藥，更難爲你張羅，我眞慚愧沒法報答你，現在只有用這個聊表我的心，隨即伸手向褥下取出一張不知何時寫就的字紙，遞給玉珉，玉珉不知何事，悄悄說道，怎還說到報答，你這又是什麼，說着就把那張字紙一看不由不吃一驚，注目一看，不由目定口呆，這眞是出他意外了，紙上寫的，正是他久已希望，現在籌謀的事，但本想由自己發動，還預料有許多周折，却沒夢想不到由他先行發動，而且這樣不動聲色，突然給個迅雷不及掩耳，玉珉倒心慌體顫，好似驟遇意外變故，不知如何應付是好，就頹然坐在椅上，把那張紙，從頭細看，只見上面寫道，立字據人姚景仁，茲因與何玉珉女士結褵七載情感素佳，惟近來景仁工作繁冗，精神沮喪，因貧賤之日侵，致夫婦之遺苦，自顧頹靡已甚，振作難期，不忍累及玉珉女士喪失終身幸福，故自動主張各奔生路，永斷葛藟，既非由勃谿而至參差，又復無財產可資爭執心出自願，事本情商，故不須經由法律途徑，謹出以協議方式，約定自國歷八月九日，（即舊歷七月七日）起正式離婚，自後男婚女嫁，各不相關，永不相擾，至雙方所生之女玲玲應歸景仁撫育，玉珉女士倘若當顯對玲玲狀況儘有監察存問之權，景仁不得阻止母女天性之親愛行爲，但玉珉女士雖可探視其女，但景仁不得假借女兒名義，對玉珉女士不得有所挾持攪擾，此據全出景仁自己意思，書寫亦由親筆，並蓋章按手模爲證，因維護雙方名譽保守秘密，故未邀人證明，僅由景仁書立此據，交玉珉女士存執，姚景仁書，下邊蓋着名字章，還有左右手姆指兩個手模，下面還綴着年月日，也和正文中一樣寫書新舊歷，玉珉看了，雖然這正是他本心希望的事，但沒想到會由景仁突然先發，而且七八年的同苦關係，一但得到分離，這刺激很是利害，他起初心搖手戰，倒覺茫然不知所措，繼而定了定神，想要說話，仍覺腦筋麻亂，各本木强，就立起向桌前倒了杯水喝，才回坐原處，景仁却已燃了兩支紙烟，一支自吸，一支遞了給他，玉珉接過，不由自主的有些心酸，似乎在這一剎那間，把舊恨宿怨，完全勾銷，而只想着自己不好，對不住他，勉强把紙烟吸了兩口，才搖動着那張字據，向他證道，你寫的這……這……這……玉珉說着喉嚨似乎被痰堵塞，發聲甚低，急忙咳嗽一聲，接着說道

，這是什麼意思，景仁笑道，親愛的，我們已隔膜很長的時候，今日可到了開誠公佈的日子，何必還隱藏各人意思，這正是你所希望的，我和你的意旨辦到了，還有什麼可說，請你就爽快收受吧，這是雙方有益的事，玉珉這時情知不能推翻他的提議，雖然覺得不好意思，逕直承認，但若澈底不認，以後又將如何轉圜，不由躊躇無語，這也眞是人類心理上奇幻複雜的現像，玉珉本有與景仁待遇離異的決心，只等有一天時機合宜，便向他提出，這樣有惡意的離異，自不曾恭敬禮讓，預料必有一番爭吵他把凶猛悍厲的進軍戰術，久已籌備好了，但今日景仁這樣先發制人，他竟無形中在地位上變成被動，在情勢上變成弱者，反受景仁陣式堂堂，言詞侃侃，他心中抱慚，弄得不知如何應付了，尋思半晌，方才咬牙決定主義，趁這機會把事情解決了吧，就開口道，你是打算不要我了……說完才悔悟這句話好個沒勁好生無味，而且本想侃侃而談，不料說出來竟然期期艾艾，又見景仁聞言一笑，不由更紅了臉，景仁點頭說道，隨你怎麼說都好，我們這是由良心發生的舉動，大家全憑良心事已至此，我這個人本來完了，毫無可顧惜的，只希望你能保全前途幸福，我儘可以多多犧牲，任何惡名，我都不辭，玉珉聽着忽然仰起頭兒，他並非要看屋頂的灰絲珠網，而是因覺目中濕潤，恐怕有淚珠流下，被景仁看見，示弱於他，就仰起臉想把眼淚倒回老巢，但已出的淚和已覆的水一樣難收，他仰首猛一閉眼仍有流質從眼角擠出，落於耳後，知道景仁必已看見，就也不掩飾了，嘆口氣道，我說錯了，不是你不要我，是我太不好，擠得你這樣，景仁搖頭道，不，不，是我不好，這並非違心的虛言，實是我近來的脾氣行爲，都太壞了，弄得家庭變成地獄，我也是魔鬼，任何人也忍受不住，多謝上天教我害了這場病，人說害病能改脾氣，我却是由害病明白了自己的害處，明白你的一切都是我逼出來的，才翻然悔悟，剛出這樣最要緊最合理的事，說着向玉珉手中字據一指，又道，我想這件事須爽快，很簡單，本是勢所必至，我只於順應時勢，現在關於正題沒什可說，你收下就完了，不過關於這字據裏的小節，你若還有不滿意的地方，我都可以隨你意思更改，只有一樣是我堅決要求，萬不能改的，就是玲玲必得歸我撫養，這個你同意麼，玉珉聞言，忽然淚遂聲下的道，這個……我……我怎麼捨……

……捨得了玲玲……可……可……可是我又什麼臉兒非爭他歸我，孩子已經懂事，我怎能教他再認……說着臉上徘紅，立刻把話咽住，景仁知道他末一句是說怎能教孩子再認一個父親，但不知玲玲還另有一位候補爸爸，天生無緣，使玉珉根本不敢作先奪之想，景仁並不捨這女兒，只正色說道，這談不到爭的問題，然世上夫婦離婚，照例對兒女歸屬，要有一番爭競，就在法庭上，也要按情理看情形判斷，我要玲玲歸我的理由，一則使我太零丁孤苦了，以後若沒法引起我的生趣，恐怕要……起碼也永難振作，世上能引起我生趣兒，只有玲玲所以必得求你把他讓給我，二則是……我們雖然將要失去夫婦關係，但是暫時還能維持朋友情分，現在我以退作朋友的資格，對你不客的說，你要原諒我的冒昧，我們離異以後，你當然不久就另有個新局面，那時新婚宴爾……請你回想在我們婚後一年，初生玲玲時節，因爲愛情太濃，時常討厭孩子攪擾，嫌他來得太早，有幾次竟對無知的孩子兒罵，你總能記得古時有段愛情格言，是獨居則靜悒，變棲則美滿攢之則事端起，本來是不容許第三者的，不管第三者是誰，即便是親生子女，也照樣不能相容，不過由於骨肉天性，挽救了愛情的狂媚，所以還沒聽過於夫婦愛情過重，殺了子女，虐待子女的，但若不是親生，沒有天性維持呢，你得着新局面，閨房唱隨，那還有工夫照顧玲玲，再說玲玲已然不小，腦中舊印象恐怕很難磨滅，這對你的尊嚴，未必沒有妨礙，他也難免惹起了一個人的不滿，鬧得兩下不能融洽，你在中間可就苦了，玲玲更不能翻身，所以我爲你，爲他，爲自己，三面打算才決定必須這樣辦法，至於你難捨玲玲，我也很明白，故而在字據上仔細寫明，致你可以隨時照看他，却不許我藉兒女去攪擾你，這你總可以放心得意了，玉珉怔怔的望着他，任那雙眼熱淚下注，濕透衣襟，好似不覺，半晌才淒然答道，你說的都對，我直沒話可說了，現在你既這樣，我也不忍瞞你，實在我已經把錯事作出來了，自然是我不好，但有多半是你擠的，景仁接口道，豈止多半，簡直全是我擠的，絕不怨你，玉珉搖搖頭，看了他一眼道，過去的事，誰對誰不對，也不用說，現在既鬧到這種地步，我也只得落個對不住你，玲玲給你留下，當然好得多了，不過我只愁你現在身體很弱，又失了職業，以後生活怎樣維持，玲玲不致於……

：景仁見他格格不吐，明白是恐怕玲玲跟他受苦就微笑道，說到生活，我自己也沒把握，不過我想一個男子，只要努力作事，供養個小女孩，總還不致很難，你放心吧，我就去拉洋車作小販，也要教玲玲衣食無缺，玉珉點頭道，那好極了，不過我想在這時候，給你弄一筆錢，放在一邊，堤防有個青黃不接，將來也可以作玲玲的教育費，你看好麼，景仁大笑道，謝謝你的好意，可是請問這筆錢從何而來，當然出在你那新局面的主人翁，旁人知道的，是你關心玲玲，替他將來打算，不知道的還認姚景仁貪圖金錢，把女人出讓呢，得得，這個請不必說，我這些日裏因爲害病，已經欠下不該欠的債了，現時限於力量不能償還，已經萬心抱愧，怎敢再承受你的好意，心領謝謝吧，玉珉默然半晌，才嘆息一聲，指着那張字據道，咳，我也不必說了，一切隨你吧，這個應該……說到這裏忽又住口，只望着景仁，景仁知他已決定收受這字據了，但還不好意思逕直收起，仍要自己給他個台梯兒，遂說，你若完全同意，就請收起來吧，這字立刻發生效力，你這時已是自由人了，玉珉似乎知道這一收受字據，就算給自己的生命劃了時代，不由顏色蒼白，手兒顫顫的，摺折那字據，且折且看，才折上摺，忽又展開道，你怎說現在就自由了，這上面的日子是七月初七日，景仁笑道，你不必理會日子，那是我隨便寫的沒有關係，你若立刻要走，儘可走了，玉珉沉吟無語，似有所思，景仁道，你還要看看玲玲麼，就去那屋看吧，在他睡覺時分別也好，省得他跟你糾纏，玉珉聞言，忽然淚如雨下，景仁道，何必難過，你跟他以後並不是沒見面的機會啊，玉珉猛一頓足，悲聲叫道，你不用儘自趕我，我今兒不走，景仁道，我並非趕你，只於表示我給你自由是出於誠意，至於你的行止，儘可隨便，我絕不敢干涉，玉珉看了他一眼，隨即埋首臂端，似乎暗自啜泣，一會兒再抬起頭，面上淚痕已然拭淨，發着嘶啞聲問道，我不明白，你爲什麼單檢七月七這個日子，是故意諷譏我麼，景仁納悶道，什麼，我作夢也沒想到諷譏，你倒得說說是什麼意思，玉珉道，這還用說，七月七天上牛女變星，銀河相會，我却拋下你走，這還不是……景仁接口道，你誤會了，不錯，我也因七夕雙星渡河，所以特選這一天作將來的紀念日，不過我着意在牛女……說吧，七夕這天，是牛郎喜歡的日子，還是悲傷的日子呢，這

要分兩樣看法，教樂觀的人看，就只着意在經年別離，難得又相歡會，覺得可喜，但若教悲觀的人看就着意在一夕厮守以後，跟着經年別離，覺得可悲，你也只着意在歡會一面，所以覺得我是形容你，諷譏你，我却只想到別離一面，所以說爲用這日子留作紀念，恰好符合咱們的情形，玉珮說，好好，對對，我是樂觀的人，我只是有意歡會，我……簡直沒有人心，你這更把我挖苦死了，景仁道，我不過講說情理，敢賭天大的咒，絕沒有一點挖苦你的意思，你想咱們到這時候，可以說恩怨皆空，現在對面說話，到明天這會兒，就變成分飛勞燕，各尋歸宿去，同居了七八年，如今只剩了有數的短時光，就是沒有離情別緒，難道說還得爭長論短麼，你這樣挑字眼兒，未免太……說着兒玉珮又已淚珠長流，就急住口不向下說，心想他今日動不動就哭，眼淚眞多，方才是捨不得玲玲，這次想是我說話動感情，刺激了他的心，不由後悔多事，行將分手，何必又作這無聊之說，但那知玉珮所以流淚，並非因爲聽了他的話，而是因爲他說過了指摘挖苦的話，跟着便感自己說話口吻和當前情境不相吻合，而且對於景仁說話，久已未曾用過這種態度口氣了，又思索在什麼時候曾有過這樣口氣，不由回憶到五六年以至七八年前，當新婚燕爾琴瑟調諧的美滿時光，自己和他燈前索笑，帳底撒嬌，時常爲一件小小事情，便惹起紅閨舌戰，自己嬌情任性，總要占得上風，而是常常借題寃枉他，明明他低聲下氣，定額他敷衍，明日他小意殷勤，定額他冷淡，還是必得逼他，伏罪認錯，才覺心中怡快，數年來因爲愛情衰落，久成麻木不仁，舊時房幃風趣，幾乎漫隳不留餘痕，想不到今日在斷愛割恩的臨別之時，又會發現了舊時情致，玉珮也不解自己何以如此，但只由盲然的感覺，憶起」渺茫的影象，就忍不住芳心愴惻，淚下沾衣，景仁那裏知道他的隱衷，尙以爲說話使他感動，因爲景仁這次久經考慮，認定玉珮不可復留，今夜提離婚，雖然態度甚爲委婉，而內心却已十分堅決，萬不作轉寰之想，所以此際見玉珮感動，反自覺多事，就住口不言，玉珮凝思下忽然站起，用手抹去眼淚，冷笑說道，我今兒也太愛哭了，你可不要誤會我是捨不得你，景仁鞠躬致敬的道，我很有自知之明，決不敢樣誤會，玉珮望着他，咬了咬牙，頓了頓足，忽然背過身去，將那字據摺好，放入衣袋之內，跟着又轉過身。

望着景仁道，這是你病後第一次跟我說話，怎麼把人心全變，說話居然懂了情理，還有了自知之明，景仁道我不是說過麼，多謝這場大病，把我變了，玉珉似恨似嘆的道，你怎麼不早病，怎麼不早變，直到現在才……可惜晚了，也是命該着我的玲玲沒娘，說着一扭身向外走去，景仁道，你走麼，玉珉回頭道，半夜三更我往那里走，景道仁，好，那麼你就守着玲玲再睡一夜吧，玉珉似乎嘔氣的道，不用你跟制我，今我高興走就走，不高興走誰也趕不動在七月七以前，這還是我的家，我就許嘔氣住到七月七下午十二點才走，景仁心想匪上竟有這樣嘔氣的，就和聲說道，隨你的便，本原說你盡可自由行動，玉珉恨恨的白了他一眼用力一抖門帘，就走出去，就聽外間噹啷花啦，一聲巨響，景仁聽了一跳，忙問什麼，玉珉在外聞沒好氣的道花瓶，我給摔了，景仁聽着暗笑，也不說話，聞玉珉進入臥室，聲息悄然，就不再理會，只自擁衾倚床而坐，聽着窗外雨聲，景仁自己思量，和玉珉宣佈離婚，就和腹瘡出了毒水，認痛一割，況病頓起，倒不失爲痛快，固然七八年的夫妻，這樣分手，不免傷心，但事局如此感情如此，既不能言歸於好，又何必瞻顧因循，徒增雙方病苦，何況男女之間，首重在心，玉珉已心向他人，我留着他的軀殼有何意味，又何況連他的軀殼也難望久，終必有日決裂，若由他先行提議離婚，我的羞憤可就大了，如今由我搶先提說，在自身既是見機而行，不俟終日，對玉珉則博得精神上的勝利，他方才所顯的悲哀情態，更加深了我勝利的程度，這件事作得太漂亮了，只是我以前怎竟似迷着一竅，只願和他咔嘴嘔氣，明知他已有異心，不可復留，而偏要瞥拗着把他扳過來，因而感受許多痛苦，如今回想，實是愚蠢萬分，怎麼當時想不開呢，看來這場病雖對我的身體經濟，都極不幸，但却意外的啓建了我的智慧，轉換了我的心思，才使我運用聰明手段，把致命的毒瘡割去，從此海闊天空，大有遊行自在之樂，尤其玲玲歸屬問題，得了解決，更爲可喜，我以後便把愛情全部寄託在玲玲身上，父女相依，足慰晚年，再不去接近蛇蠍賢的女人，自尋苦惱了，雖然現時尚無出路，生活頗成問題，但思想努力振作下去，謀求相當職業，享受中等生活，尚非不難，至於玉珉，自然要跟符慰曾去安享高樓汽車珍饈羅綺的貴人幸福，從此一變豪華，一仍貧賤處境天壤相懸，就好

似天空中的星宿各有軌道，各在自己軌道上迴轉，萬古千秋，更無重逢之日，現在他雖對玲玲不捨，我也許他隨時來看望，但是他轉眼就要和符慰曾同居了，新歡燕爾之情，放縱豪奢之樂，都足以迷失本性，迷沒眞情，到那時怎還會憶及玲玲，即使起初母愛難消，居然加以關切，但也必由熱而溫，由溫而冷，終必置之度外，不過符慰曾那種少爺，是否能使玉珮長久幸福，却是疑問，現在玉珮和我已成陌路，我也不必替他擔心，只有以朋友情誼，祝他前途永遠光明，幸福無量罷了，景仁想了半晌，夜已將闌，仍難入寐，因爲他白天睡了很長久時候，夜裏又和玉珮辦了重要交涉，雖然他早已籌思妥貼，胸有成竹，但在發動之時，仍不免精神興奮，過後還不能立時恢復神經的寧貼，故而成了失眠狀態，魚目常開，那知在他倚枕無眠之際，竟也不斷聽到隔室有微細的聲響，或是低聲咳嗽，或是轉側床動，或是劃火柴，直到天明方才寂然不聞，想見還有個人陪着景仁失眠呢，到了次日，玉珮起床，却不甚遲，仍如往日一樣作午飯，大家吃過，他一切都保持常態，並不露絲毫形跡，想是守着和景仁的約言，不把傷心事告訴玲玲，但只有一樣似較往日稍變，他以前兩三月中，直把家當作旅館，深夜方歸，午後便出，有時早晨起床，梳洗之後，連飯也不吃，就匆匆出門，今天却居然在家中吃了午飯，後玲玲照例守在父親床前，說笑伺候，他父女都以爲玉珮在房中修飾，立刻便要走了，不料過了很大功夫，尙本見他出門，景仁深爲詫異，隨聞隔室高跟鞋聲音咯咯，連續不停，似乎玉珮今日突然講求衛生，要效法曾文正公，飯後千步的健康古法，但在室中舉動有些可異，又過了半霽，玲玲不由納悶，尋思玉珮遲遲出行，並在房中散步的原因，却一直想不出所以然，玲玲天性聰明，他以母親忽改常態爲怪，又不知他在房中作什麼，就過去瞧看，景仁見玲玲出去，心想他必是去看玉珮，回來使可問個明白，那知聽着玲玲脚步聲才跑入隔室，隨即有高跟鞋咯登咯登的走了出來，急忙由玻璃窗向外瞧看，只見玉珮收拾得脂光粉膩，打扮得色采鮮明，自窗外一瞥而過，走向門外去了，景仁咦了一聲，暗叫奇怪，自己明明聽得玉珮履聲直繞有一點鐘，並未停頓，却怎會已經修飾好了，難道他走着塗抹打扮換衣服麼，想着玲玲跑回來，景仁就問你娘在房裏幹什麼瞧見了麼，玲玲道，娘出門去了，我

過去一掀門帘，就見娘正低着頭在地下來回的走，不知幹什麼，他一瞧見我，忽然瞪直了眼，也沒說話，就從桌上拿了皮夾，飛快的走了出去，看樣兒好像生氣似的，景仁道，我們都沒惹他，他跟誰生氣，那不會的，你看見他不是已經打扮好了麼，玲玲道，可不是打扮好了，和往日出門時一樣，景仁心想這樣看來，他必是在飯後就已整妝易衣，預備出門，但不解何以下了妝台，竟又散步行走，景仁還檢枉自納悶，却作夢也猜不透，玉珉心意和行爲的聯繫何在，原來玉珉自昨夜接受了景仁的離婚字據，確定變方奇離事實，論理本該認爲勞燕業已分飛，恩義完全割斷，存亡生死，各不相關，却不料反而發生了變態心理，對景仁改變了原來厭恨思想，發生留戀，這心裡來源，十分複雜，本來人類多半具有矛盾性情，愈即愈離，愈離愈即，以前玉珉對景仁感情破裂，以爲自己所嫁的是世界上最壞的男子，連累得自己終身絕望，因而鄙棄日深，這時景仁一提離婚，一種斬截明快的氣分，先逼住了玉珉，使玉珉自覺喪失了尊嚴，連帶感到景仁並不需要他了，因而把自動心情也突然降低，俗語說，人到無求品自高，景仁既無需於玉珉，他的身分自然也在玉珉提高，不能再鄙棄他了，而且玉珉對景仁同居已久，雖然感情久失，但一種由長久相處而生的夫婦間潛伏眞誠，並未泯滅，這時景仁一提離異，他不由發生莫名的悵惘，而感到依戀，又加上這破敗的家庭和親生的女兒，都有着吸引力，而使玉珉動心最甚的却是景仁今日突然的變態，其實在景仁本身，並不能算是變態，只是由這一場大病，很微妙的恢復了他本身性情，但玉珉因爲久已未見他這樣情形，看着好似變作嶄新的人，舊時的冷酷暴燥，都已失去而只見委婉近情，這種改變，具有絕大力量，譬如聊齋誌異上恒娘一節，把這道理說得很爲透澈，恒娘因爲顏色不及夫妾美好，就獨出心裁，先把自己作蓬頭垢面，衣衫襤褸，經過多日，使丈夫看慣了他平白如鬼的樣兒，一天忽然重整鉛華，刻意軟綿起來，丈夫因爲比較上的觀念，覺得他艷美如仙，竟把他當作新婦似的迷戀起來，其實恒娘仍是舊時模樣，只於中間經過一度改變，又就只驚訝他的由醜變美，竟忘却最初的由美變醜了，玉珉對於景仁，也是一樣道理，因爲腦中把他的惡影印得太深，這時突見他脾氣全改，劣狀盡消，好似換了個人，不禁由驚訝而大受激刺，玉珉本因

景仁性氣太壞，才逼得生出異心，另愛他人，而想和景仁離婚，但是夢想不到今日一提離婚之議，而景仁竟已變得不是原來那個難得他非離婚不可的人了，這簡直和恒娘丈夫，初見太太變醜爲美，是一樣心情所差的是恒娘變美以後，丈夫仍得握爲己有，景仁變好之時，玉珉却已和他人另有所約，並且也已接受離婚字據了，而且恒娘想有心做作正期待丈夫回心見愛，而景仁却是決意脫離，並不希望玉珉轉圜，所以玉珉昨夜便已心緒百轉，有苦難言，竟忍不住對景仁發恨，說出你變得晚了的話，出屋時又隨手摔碎花瓶，正是一片傷心，爬搅不着的表現，回到自己臥室，對着榻上愛女，輾轉反側，一夜無眠，早晨起床，吃過午飯，回房易衣理妝，預備出去，和符曾慰作每日的例會，把離婚經過報告給他，同時共商大計，本來玉珉和符慰曾早有秘約，等待景仁病體全愈，便由玉珉發動離婚，符慰曾已在家中佈置好新房，籌備好婚禮，賃定了禮堂，開好了菜單，萬事俱備只待東風了，如今意外得如所願，正是求仁得仁，應該喜出望外刻不停留的跑到符慰曾面前，報告喜訊，那知玉珉竟遲疑起來，想到見着符慰曾，一訴此事，符慰曾迫不及待的要自己離開姚家，並且提前幾日舉行婚禮，這本是自己所最希望的，但在初作此望，初定此約時，腦中所印的景仁影象，好似初春草色，淡得似有若無，只有一個符慰曾橫亘在中，此際夙望將酬，鴛盟待踐，却不料那淡極欲消的草色，忽然積雨逢嗤草怒生，驟然繼長增高，和符慰曾並峙了，玉珉在這躊躇滿志之時，竟把滿志二字取消，只剩了躊躇，換好了衣服，一面梳妝，一面尋思，現在和景仁離異，已成事實，和符慰曾更無異議，我自然該把喜信報知，慰曾定然要即日結婚，我的幸福日子已算來到眼前，只是一告訴他，我就不能再在他家留戀，和景仁算是別了，離開景仁，本是我久已想思在念，毫無瞻顧，絕不困循的事，但是今日實現，倒覺有些對不得他，我也知道這是疑念妄想，事已至此，我還留戀什麼，無奈從昨天景仁和我一度長談之後，我心裏竟好像不安起來，自覺走得太寡情了，能稍留幾日，替他料理料理也好，我走後剩他一個初愈的病人，一個無知的弱女，可怎麼好呢，玉珉這樣一想，當時竟發生許多，尚未有過的顧慮和掛念，由他父女的無依，想到景仁的前途，想到他昨夜對待自己言談委婉和平，想必眞的因這場病把皮

氣變好，若是病前那樣壞脾氣，簡直不能處世，不能作事，恐怕玲玲要跟他受累，現在這一變，我倒不用擔心了，又想到昨夜景仁的情形，雖然對我仍不免於冷淡，那是因爲行將離別，不得不取此態度，至於神情笑貌，宛然恢復了三四年閒房燕好那個舊人，他洛一直保持那個舊人，我就是吃糟糟草，也不忍拋開他走呵，只爲他中間壞了幾年，竟鬧到這樣地步，現在他雖變回原樣，可惜我已改姓爲符，再不能改回來了，也是命該如此，你倘能早病半年，我又何致對不住你，如今算是晚了，玉珮想到這裡，忽的悚然一驚，自念眞的完了麼，我現在還沒跟符慰曾曾定婚，未嘗不能懸崖勒馬……玉珮被這念頭潮上心頭，立刻心裏跳如擂鼓，把粉撲一丟，立起來在房中亂度，竭力安靜心神，仔細思量，覺得這念頭起得很不應該，既已和符慰曾定約。怎能變心，未免太對不住他，回想自己正月在戲院和他重逢之時，何等憔悴寒酸，直無顏和他相見，想不到他公子，多情居然篤念舊好，重賞殘花，對我盡力安慰，竭誠幫助，並且爲長久相依，要求同心偕老，這情義眞是天高地厚，記得他初次向我求婚，請離開景仁和他結婚時，我竟感動得痛哭起來，實在夢想不到他，還這樣情重啊，如今只爲了景仁一席話，竟會拿不定主意，莫說對不住慰曾也對不住自己那時流的眼淚，再說我早先被景仁磨折得快變成了老太婆，幸得慰曾用愛情培養金錢潤色，又把好希望開豁我的心，我才得很快的回復了青春，重見了紅顏，如今竟把慰曾澆灌復活的花兒，重送回害我的景仁懷裏，教慰曾落場空麼，再說景仁有職業時，尙不能使我幸福，如今失業更是來日更難，我若留着，仍牛衣對泣，比以前還要苦惱，他才恢復的好性兒，也必不能維持長久，到那時，我又上那裏再找慰曾呢，玉珮這一轉想，在愛情加上許多私慾，就覺得這念頭完全錯了，自怨自艾，不該這樣胡想，愧對慰曾，決計不再躊躇，立刻出門，但不自禁了又反回原題，以爲對慰曾自不可稍生異疑，但對景仁也難忘舊情，總應該少留數日，替他料理家務並作久別前的暫時團聚，只是出去，一把字據給慰曾看，恐怕也就不能教我再回家了，想着正在爲難，忽門帘一起，玲玲走了進來，玲玲是個小孩子，不會作僞，因爲想要看母親的情形，進門就直勾勾的向他瞧着，玉珮一見不由疑惑他是奉景仁之命，前來察看自己，同時悟到景仁所以差

玲玲前來，必是爲着自己今日改了常態，往日飯罷即出，今日竟遲遲不行，他也許疑惑我有些捨不得走呢，想着不由臉上發熱，就賭氣拿起皮夾出門而去，坐着洋車，直奔他和符慰會慰幽會處所而去，這處所是他們租借的一處房子，因爲在前兩月，景仁未病之先，玉珉和符慰會的見面，地點已由影院酒樓漸漸移至旅舍，實行重拾前歡，但玉珉總覺着是耳目繁多，來去繁促，既恐有傷身分且嫌不得安靜，在景仁病後，他更得着充裕時間，可以常在外面流連，就提議遷地爲樂，尋幽僻境，覓溫柔鄉，符慰會尊重他的意旨，就向一位朋友家裏借住，那位朋友也是資產階級，住着寬濶的樓房，並因事全家赴滬，托符慰會代爲照管，符慰會利用人家的大房子，暫充作小房子，挑選幾間精室安置兩個僕役，便成爲很舒適的談情說愛之所，每日午後兩人準時赴會做長日纏綿，到晚上也許就在這裏吃過飯，厮守到夜裏方散，也許出去吃吃館子，跑跑舞場看看電影，玩得盡興才回，慰會駕車送他回家，這已有兩月工夫，玉珉幾乎把赴幽會當作上班一樣風雨無阻，半刻不爽，但今日却意外的破例遲到，他走到地方下車進門一直上樓，他進了他們的臨時洞房，見符慰會正坐在沙發上，很無聊的看着報紙，身上却披着睡衣，好像他就在這房裏居住，方才起床不久，瞧見玉珉進來，就放下報紙，一躍而起，將玉珉擁在懷內，摟着他的玉頸道，你眞殘忍，居然躭了我有一點多鐘，我等得好像受了感冒一樣，身上一陣冷一陣熱的，心裏恨得要命，決定要懲治你，現在先問問你來晚了的原故，玉珉把秋波一轉，微微搖頭，符慰會道，我猜沒有原故，就是不高興早來對不對！，玉珉不住點頭，符慰會嗷的一叫，做出發恨的樣兒，將玉珉推在床上，向他脅間額下一抓撓，玉珉素來癢癢，符慰會藉此以爲錦繡嚴刑，施行懲罰，玉珉笑得格格的滿床翻滾，嬌聲央告，符慰會才把他饒了，携手並坐床邊，玉珉因吃了虧，就含嗔俏罵，符慰會道，你還罵我，上月有一天，我因爲家裏來了親戚，只晚來半點鐘，你足有一整天沒好生理我，幾乎把我折磨的吐了屎，今兒我只……不成，玉珉撒着嘴道，瞧你這凶勁兒，難道把我吃了，符慰會道，那兒的話，可饒我喉嚨太狹，要不然，眞就把你吃進肚裏，教你永遠不能離開，現在你還得說出遲到的原故，倘若沒有要緊的事，只是誠心蹲我，那就得受罰，還得對我道歉賠

玉珉就凸起嘴唇，湊到符慰會面前，給他一個熱吻，兩唇方才離開，玉珉說道，這已經够了，我可不能受罰，符慰會道，不成，你怕受罰，就得說出個正式理由，玉珉道，我並沒有理由，可說什麽，慰會道，沒理由就得受罰，你快換上浴衣吧，玉珉粉面緋紅，星眸微啓，低碎一聲道，我就是不受罰，等等我慢慢想個理由，蒙哄一下吧，符慰會道好，你誠心露我，還臨時說瞎話蒙哄我，今兒非重罰你不可，說着就要動手動脚，玉珉將兩手拒着，柔聲笑央告道你先別鬧我說着玩兒呢，實在眞有理由，不是現編詞兒你聽着不在理上，我就認罰，符慰會和玉珉本來這樣調謔慣了，閒夜相守，時常搖道弄舌，深追輕挑，由門心思犯口角之中，平空添無限淫態風情，這時符慰會又不知玉珉怎樣調兒，取笑就故做嚴厲的說道，好，你說你說，玉珉翻着妙目想了一想，才款款待之，像閑話家常似的道，我今兒在家吃完了飯，正在對鏡梳洗，忽然景仁扶着根手杖，到我房裏來，這是他病好後，第一次下地走路，是第一次到我房裏來拜訪，我不好不理他，說了幾句閒話，他就坐在旁邊，看我擦粉，等我梳洗完了，他又倚在床上，說覺着鬱悶得很，要我跟他說會閒話兒，我本來忙着出來，可是聽他一說，就不忍走了，他害病才好，第一回我要求，怎好只爲看你就一點不顧他呢，說着就向符慰會瞟了一眼，似乎查看他的顏色喜慍，符慰會知道這是他常用的手法，借件事，故意叫自己生氣，他好取笑，自己有討他喜歡，常常故作癡呆，假裝生氣，好領略他嬌態的笑容，因爲玉珉在姚家，數年盈鬱，好似已變是沉默寡歡的人，把活潑天眞盡情消逝，但實際並非眞的消逝，而呈被阻於心坎深處，無綫披露，及至和自己重逢，芳心愉快，潛伏的天眞，重又伴同青春一同回復，而且由於物性愈受壓制，反動彈力愈大的原理，他的天眞在重新煥發之後，竟愈現活潑了，所以諧笑跳盪常隨感情的發動，中婦風情，又加以少女神態，自然越發迷人，只是他向來無論如何調笑，從未作景仁用材料，今日竟忽然提起景仁，用以嘔我，不解何故，致我也難以應付，該示何種態度，才算適宜呢，只可作出不介意的樣兒，靜聽他說出，玉珉又道，他跟我談了會閒話，雖然都是不相干的，但是我却發現一件怪事，你猜是什麽，眞連我也想不到，他的脾氣居然變柔和了，說話也很通情理了，話裏話外，常透出以前對不住我

的意思，又不知因爲什麼，竟而漸漸提到舊時歡樂日子，聯帶扯起我們結婚前後的許多事情，他又尋出許多婚前來往的情書，致我給他念，我在那時候，怎能不受感動，只願一封信的念給他聽，竟把你給忘了，說着又瞟了符慰曾一眼，符慰曾聽着他的話，雖然在理智上頗認爲是一種戲謔，但在感情上却受到深刻的刺激，有些認眞起來，本來眞在戀愛中的男子，最怕聽到情敵的名字，何況這情敵還是愛人法律上的夫權所有者，何況又親聞愛人口中說到他和情敵的情形，慰曾本已把玉珉當作終身配偶，視若禁臠，這時一聞玉珉和景仁意致纏綿，頗有重拾舊歡之勢，反以忘了自己，原是玉珉本夫，直如來個生人，要把玉珉從自己手裏奪去一樣，不由心中又是嫉妬，又是悲恨，但仍强忍着說道，你很高興吧，這當然是可心的事，玉珉笑道，誰說不可心，我眞高興極了，符慰曾心中如割暗想，玉珉怎變得這樣快，看起來，夫婦終是夫婦，天然有一種維持力量，他只把我當作失愛於夫時的短期戀精者，如他丈夫一跟他和好，他就把愛情原物交回，仍去作他的賢妻，但只苦了曾已有所約，不好反悔，故而作這非正式的諷示，教我知道盟誓已寒，不如早行退讓，想着不由悲恨得暗自切齒，却仍冷笑道，當然你心裏高興，要不然何致就誤這些時候，哦我說錯了，這不能算你就悞，現在診說，是我就悞你的時候了，不過你們今天言歸於好，總該還有許多久別勝新婚的戲謔風光吧，玉珉很得意的微笑搖頭道，那倒沒有，我也只念了幾封昔年的來往情書，符慰曾道，念念舊時情書，已經含情盡不在不言中，你們當然把以往的一切隔膜，都消解了，玉珉點頭道，不錯已經消解得乾乾淨淨，所以當我念完了，情書時候，雙方都流了眼，淚互相說對不起，符慰曾聽着，心中五味雜揉，不知是酸是苦是辣，百感紛來，不知是氣，是恨，是羞，只覺身體發麻木，鼻尖發酸眼睛發濕，喉嚨發澀，知道自己要不能支持，但又不願被玉珉看破，就立起轉過身，且走且說的道，這實是再好沒有的事，我眞不知道應該怎樣對你致賀，說着已到了衣鏡前就脫去睡衣，換他原穿的衣服，換着又說道，難得你在這日子，居然還百忙裏出來告訴我，我十分感謝，也太抱歉，，玉珉聽他所說，都是帶着訣絕意味的傷心負氣之辭，而且十二分客氣，這種客氣，在一雙慣於狎暱習於放縱的情人中間，除却反目睚眦，是他會聽

到的，又見他忙着換衣服，當然即將絕裾而去，只覺好笑不攔他，反又說道，說什麼感謝，你未免太客氣了，我既遇到這種痛快事，當然應該來報告你，符慰曾這時已穿好衣服，正向身上披長袍，聞言答道，你眞是周到，不過我想不應該再就誤你的好時候了，我今天恰巧還有個約會，要先走一步，說着也不瞧玉珉，直向房門走去，但玉珉已瞧見他臉色慘白如紙，身體亦搖搖欲顫，知道已氣得他不輕，心中不由十分疼得慌，却又覺得有趣，就高叫道，你怎樣就要走，等等兒，符慰曾立住說道，我實在得走，對不住，玉珉道，走也得等會兒，我還有話說，符慰曾只得走回他面前，問道，你有什麼話，玉珉望着他，聳聳肩兒說道我很知道你心裏難過，也覺得很對你不住，無奈我今兒遇見的事，實在太教我興奮，竟不能自制的惹你受若大激刺，實在是我不好，不過你也得原諒我的苦衷，這兒有個東西，就是方才我跟景仁在一處同看的情書，我帶出最要緊的一封，請你看看，你看了內中情節，一定能原諒我，說着從手皮夾的取出一張摺好的洋紙，遞給符慰曾，符慰曾垂手不接，淡然說道，我想我不必看，也無須乎看，好在一切全已明白，咱們各自心照吧，玉珉叫道，你一定要看，不看不成，你知道這裏面，關着多麼大的起落，你不看，就算把我毀壞了，我以後還怎能算個人，還有什麼活頭兒，今兒非得叫你知道裏面的事由不可，要不然我拚命也不能叫你走，可是看完了不許你說一句話，立刻得給我走，說着又放低了語聲，柔和的說道，你快看吧，還不就快時候，你又忙什麼，出去也是到別處生氣，那兒還有像我這樣的人等着你啊，隨說隨把他推到沙發上生下，將那張紙硬塞在他手裏，自己却退坐在床上，用半邊臉幛掩着身體，悄悄的卸下旗袍，脫下高跟鞋，換上浴衣，拖鞋，又悄悄溜下了床，一溜烟跑入浴室去了，符慰曾滿心悲憤，阻喪心頭抑塞欲死，只想奪出去尋地方痛哭一陣，發洩悲感，懺悔愚痴，方能喘一口氣，否則守在這裏，眞得墜樓自殺了，那知又被玉珉住，要他看他和景仁的情書，這可是古今來情場向所未有的苛政，符慰曾本想堅持不看，但因玉珉說得夫離恍惚，好似那封情書寫着有重大隱情，足以解釋玉珉負約的原故，但這未免令人難信，本來他是有夫之婦，既已有夫，就不該再嫁他人，這便是最大的藉口，最好的原故，除此以外，還有什麼不正當，更

有力的，不知這女人到底對我弄什麼玄虛，爲何不看個明白，也可得一種經驗，想着不由動了好奇之心，又被玉珉強推到沙發上，就趁勢取了那張紙，還未展開，心中暗嘆倒運，自已被玉珉拋棄，還要受他耍戲，舉讀他夫婦談愛的書函，想着幾要擲諸地上，但終於展開瞧看，才看了起首幾字，已知不是情書再看了一行，更明白恰和情書相反的東西，不由瞪了眼睛，停止了呼吸，一口氣看下去，符慰曾毫無察覺，只自愕大驚，險然直覷的把玉珉所謂的情書，而實屬景仁親筆所寫的協議，離婚的字據看完，他尙茫然不解，昏然如夢，繼而倏然，若覺恍然而悟，跟着莞然而笑，倏然而怒，霍然而起叫道，好，好，你個可惡東西，騙苦了我，我這兒不把你……叫着撞到床前，竟撲了個空，只見床上只有他的旗袍內衣，連高跟鞋也在床上高臥，只玉珉本人失踪，一急忙左右一瞧，立悟他的去處，二雙腳跳到浴室門前，用力一推，竟推不動，原來已從裏面鎖住，符慰曾發很敲門，裏面一直沒有聲音符慰曾又用力敲着叫道，你藏着也不成，快給我出來，叫了兩聲，才聽玉珉在裏面發出嬌媒的聲音問誰，符慰曾道，你是眞誠心搗亂，除了我還有誰，玉珉道，你呀，你不是走了嗎，符慰曾道，我爲什麼走，玉珉道，所不是說跟人有約會，符慰曾發狠叫道，何必還逗我，我情願約會不去，這兒算跟你賴上了，玉珉道，你憑什麼賴着不走，我方才已經說過，你看完就走，不許說一句話，符慰曾道，你說的不算，我豈止要跟你說話，還得狠狠得收拾你一頓，玉珉叫道，喲，你還要收拾我，我更不敢開門了，符慰曾頓足道，不非開不可，若再挨延，小心我加倍給你利害，那時可要央告我，玉珉喲了一聲道，什麼，憑我央告你麼，好，看誰央告誰，說完以後再不開口，符慰曾任說什麼，也得不到他的答復，倒聽他在裏面慢聲低唱，起來唱的是最近流行的四季相思調，珠唇低囀聲若鶯啼，聽着令人魂銷，又夾雜着水花微濺之聲，似乎坐在盆中，皓如霜雪的玉體，已在試浴蘭湯，符慰曾既因意外得知玉珉已成自由人兒，夙願將遂美滿之境，已蒸喜心翻倒，恨不得擁住玉珉狂吻一陣，歡蹈一場，又因玉珉剛才的刁鑽行爲，把自已賺得昏頭轉向，醜態畢露，雖覺恨得牙癢，但這恨却非比尋常，似乎還較愛熱烈百倍，字典中眞沒有這樣的字，可以形容符慰曾此際心情，他好像要對他痛打俏罵，又好像

要對他膜拜頂禮，實際換句話說，眞是愛得氣憤塡胸，恨得恩情刺骨」，在這時候，玉珉偏偏把他閉在門外，故意調逗，可謂毒虐至極，符慰會實在不能再忍須臾，又聽着玉珉妙曼歌聲，越發神經震動，情感與奮，心中焦灼，不能自持，越發覺得玉珉可恨，無奈他可恨得如此可愛，使符慰會不忍亦不敢發出惡聲音，着急半晌，忽大聲叫道，你眞太豈有此理，打算急死我呀，現在說痛快話，是開門還是不開，玉珉嘴似爆豆的道，不開，不開，就是不開，符慰會喊道，你眞不開，你可眞不開，玉珉道不開就是不開，你妥怎樣，符慰會忽的改變應度，柔聲央告道我敢怎樣，愛的，謝謝你，開門吧，我給你行禮，玉珉格的聲笑道，到底還是你央告我了，我問你你，忙着叫我作甚麼，符慰會道，我是急於對你致賀，你眞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女子，玉珉接口道，嗽，我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女子，瞧你方才把我恨得那個樣兒，若是手下有刀，準得給我一下，因爲沒有刀，才只可氣恨恨的要走，看那神氣，到來世也不再理我了，怎麼又回來說好話，你按着什麼心，打算叫開門罵我一頓嗎，符慰會道，親愛的，你別再折磨我了，難道還覺得沒把我撮弄够嗎，方才一切的事，都是你起的頭兒，我至多也只有生氣要走一件事，算是冒犯了你，那也是由我愛你的原故，我的罪名，也只有一個愛字，玉珉道，哦，因是我起的頭，你才不滿意嗎，符慰會滿口說道，滿意，滿意滿意的很，你給給我這樣好的消息，我怎麼不滿意，玉珉道，你既滿意，怎麼還跟我嘔氣，符慰會道，我當時還不知道啊，方才說道，實在是我太痴，玉珉道，你豈止痴，簡直沒眼沒心，咱們交了這許多年，你還沒看出我的心地，還不知道我對你是何等情分，你竟當我是那種水性楊花，時時變化的女人，外帶着還是忘恩負義的混賬行爲，我在姚家本已到半死的程度，自覺這一世沒指望了，只爲遇着了你，才得了轉機，你居然不嫌我殘花敗柳，仍和當年一樣恩愛，還又特別重視，跟我求婚，我得到你的愛情，才像病人得着靈藥似的，治好沉重的大病，慢說又恢復得像個人了，還有你待我許多的好處，別的不說，連景仁的病，都是你出錢治好的，這簡直厚道出了圈兒，我怎能不感激，如果他病好了，我倒要和他悔約，這不是誠心便詭計騙嗎，難得你居然就信我是那樣的壞人，我只和你開會玩笑瞧你生氣不生氣，那知你不但氣得要，

死，還妥立刻拂袖而去，我很明白，你所以想亦不想，就信了我的話，並不是一時糊塗，也不是愛我過甚，受不住這個，實在是向來疑心我沒眞情，把我看成不是人，所以我一說話，你立刻覺得恰好證明了我素常的思想，才毫不猶疑的走了，說着竟嗚嗚的哭起來，且哭且說道，可惜我這些日子使碎了心，並沒得着你的信任，這樣疑疑惑惑就勉強湊合到一處，又有什麼意味，將來更沒有好結果，我可怎麼好啊，符慰曾聽他娓娓啼怨已，心中又是寬屈，又是焦灼，急得撫心頓足，指天誓日的分辯了多半天，玉珉好相沒聽見，符慰曾急得沒法，以爲玉珉眞犯了小性兒，只往窄處着想，故而悲哀難過，但他在憂煩之間，竟沒注意浴室中玉珉哭聲，但水聲仍連續不斷，好相他哭泣工作，和清潔運動並行不悖，這種閒情逸致，却是可怪，符慰曾因未注意，只急得心中如擣，無奈隔着一道板門，雙方如若相見，無論說話表情都覺無可效力，他眞想和板門撞頭，但心中一轉，忽然屈膝撲地跪倒，撞的門板山響，隨即喊道，玉珉，你這不信，我跪下賭咒，我若有絲毫不信你的心，說我永遠得不到好……他才說到這裏，猛聽浴室的門開了，由裏面一陣旋風似的走出一個人來，符慰曾愕然一驚，眼睛只看見浴衣縫隙露出的一段雪白大腿，還未及仰首瞧看面目，却已一隻東西到臉上，何況水淋淋的物件，擲到自己嘴上，嚇得用手一摸，一把接住，原來是一條濕的毛巾，那人已從身旁擦過，轉到背後，帶着格格的笑聲，向床那邊就去了，符慰曾猛的看了他一眼，已竟又上了玉珉的當，就把毛巾擲地下，站將起來，直追了去，到了床前，只見床帳已然放下，中間接連嚴密却搖動不已，當然裏面有人拉住，地下又多一雙拖鞋，不問可知玉珉已藏在裏面　符慰曾得氣叫道我今兒若不叫你認識利害，把我的姓……裏面玉珉接口道，你的姓放在我的姓下面，叫你何符慰曾，明兒我給你印名片去，符慰曾道，你眞欺侮我了，我不跟你動嘴，說着就起去拉帳子，玉珉在裏面用力掀住，上下抵擋，符慰曾攻擊不入，就變更戰術，便由側面伸進手去，向玉珉身上抓撓，玉珉護癢，一陣格格的笑，便把力懈了，完全失去防守的力，但他仍掀着帳子，不肯鬆手，轉語央告道，得得得得饒了我吧，算我錯，成不成，符慰曾道，嘔要完了人，又說好話，我且問你，爲什麼故意氣我，敢說那離婚字據是情書，玉珉

道，那是我疼你呀，你沒聽說過，人若乍遇着如心的事，喜氣衝腦筋容易生病，所以你先給你添點惱恨，好抵銷過度的歡喜，符慰曾道，謝謝你，難得拿人開心，還有學理上的根據，這都是聽誰說的胡話，還有方才你在澡房裏，又爲什麼假裝瘋魔的哭，害我着急，玉珉道，我何曾假哭，是眞哭呀，你沒見一條毛巾却，被眼淚浸濕了，符慰曾道，胡說，我沒看見，玉珉道，怎會沒看見，給你堵嘴的那條，不就是麼，符慰曾發恨道，你還說便宜話，你的衣服都弄濕了，你居然哭出了那麼些眼淚，好，我狠打你一頓，教你再流一大盆眼淚，給你洗澡玉珉忙把帳子拉緊，叫道，你別着急，說我沒哭，就算我沒哭，本來在這大好日子，爲什麼哭呢，符慰曾道，那麼你怎騙我，玉珉道，親愛的，你可是騙我，實在因爲這件事太痛快，簡直出乎意外的痛快，若是進門就逕直告訴你，你也未免太便宜了，而且你也想試試你，你口口聲聲總說離開我就不能生活，誰知是眞話是假話，所以借這機會，假要裝離開你，看你到底怎樣，符慰曾道，你試出怎樣，玉珉道，試出你眞是愛我，倒不怪對不住你的，符慰曾道，沒什麼，我算服你這小鬼刁鑽，玉珉道，刁鑽鬼什麼話你敢罵我，我又要哭了，符慰曾道，請哭，我很會治，一伸手就教你變成笑，玉珉道了一聲道，可別價，算我怕了你成不成，符慰曾道，好……你把我囉嗦得昏頭轉向，醜態百出，倒說怕了我，玉珉道，你這個人眞不曉事，是我瞎了你嗎，原本教你腦裏，深深留個印象，永遠記住咱們戀愛成功這一天的情形，若你進門就把，那字據給你看了，你也不過張開大嘴樂一陣，再吻一下，那有什麼趣兒，符慰曾點頭道，對，把我擺弄得傻子一樣，忽哭忽笑，忽拜忽跪，這還沒有趣兒，現在請問，妳的計劃完成了沒有，還要我怎樣裝傻子，玉珉格的聲笑道，已經够了，你也把緊張的表情鬆他一下，歇會兒吧，說着就由帳中探出頭兒，笑着說道，不恭不恭，有罪有罪，隨即伸手把符慰曾身上披的毛巾長衣，給他解開紐扣脫下，符慰曾像連環套戲裏黃天霸拋外衣似的，把長衣擲出老遠，同時撳住玉珉叫道，我可捉着你了，我可得報報仇了，玉珉一面掙扎，一面笑着央告，符慰曾只是不依，兩人滾作一團，鬧得不可開交，但到五點鐘後，房中忽又寂靜，過了很大工夫，才重新有了語聲，原來是廚司來敲門，請示是否預備晚飯，二人才從昏

睡狀態中驚醒，互相商量今日不出門了，便令廚司備飯，又教侯人泡來新茶，在沙發上並坐清談，符慰曾又把那離婚字據看了一遍，向玉珉道，今天可謂圓滿之極，只有一件事，我以爲你不該讓步，就是玲玲歸着的問題，若能把他歸了咱們，多們有趣，咱們正缺個孩子，玉珉對符慰曾，雖愛情濃厚，但因骨肉關心，對於玲玲本身問題，却能運用理智判斷，聽着就道，他跟我們，固然是好，無奈在情理上應該歸父親撫養，除非他父親自己甘心放棄，我們是沒法爭的，你愛玲玲，我很知道，不過說句不怕你過意的話，世上除夫婦，是由陌生男女結合可以相安以外，凡不是骨肉至親勉强牽合在一處，大半不能維持長久，現在你愛玲玲，也不過一時感情衝動，日後保不定沒有反悔，固然你便反悔，也會在待遇上差不大格兒，可是到那時候，大家都要精神痛苦，又何必當初呢，好在景仁向來疼愛兒女跟着他我很放心，只於景仁現在失業，怕生活上難免受苦，你若爲着愛惜玲玲，只求能常常教我跟他見面，也算給我一點安慰，不教玲玲隨着景仁受苦，符慰曾道，當然應該這樣，你疼愛常去看望玲玲，至於他的生活，我亦可以隨時幫助，花多少錢却沒關係，玉珉道，那我可不能直接幫他，因爲幫他就有幫景仁的嫌疑，這種苦頭我已經吃够了，符慰曾道，難道你看我也是姚景仁那樣的糊塗人，玉珉道，你自然不像他那樣糊塗，可是我不得不自己留神，就和我明知你愛惜玲玲出於眞心，仍不想教他來跟咱們過活一樣，因爲我們中間，最要緊只是愛情，以得保護提防，不叫有一點污痕，一點裂縫好像一隻新摘的果子一樣，若是起初沒留沾一點蠅屎，將來必從一點發爛遍全身，我是有過經驗的，你越愛我，我越要小心的檢點，符慰曾聞言，狂吻着他道，「你很明白我的心，把我太看重了，其實這只是小心眼兒，任憑怎樣我的愛情，至死不變親愛的，你現在已經是和景仁正式離婚了，我們的婚禮，就得加緊預備，我恨不得在三天內就舉行，可是爲要尊重你，又絕不能草率，起碼得延遲十天半月的，才能像個樣兒，親愛的，你當然不必回去了，少時吃了晚飯，就出去開首買辦東西吧，玉珉見他這樣高興，本來不忍攔阻，但回想家中的景仁和玲玲，又覺慘然動念，自思今日若應符慰曾，就算和他們父女隔絕了，我不打算盡着字據上寫的期限，在家中斷守兩天，把應該料理的事物，替他們

稍爲清理，日後他們也可得着頭緒，自己走着也稍得心安，好在和慰曾結婚之後，盡是相守之時又何必爭這兩日呢，玉珉想着搖頭道，我倒很願意依你這樣，無奈這兩天還是得非回去不可，符慰曾道，爲什麼呢，玉珉指着那字據道，你看哪這上面寫明明寫到七月七日，條約才發生效力，在這日子以前，我還算姚家的人，必得回去，符慰曾道，這倒可怪，爲什麼單揀七月七，莫非要學牛郎織女，玉珉笑道，誰知道呢，他好像犯了神經病，硬要這麼寫，我因爲他既自動提議離婚，已經完全如了我們的意，至於小節，很不必和他執拗，恐怕惹惱了他，來個撤銷原議，豈不是小不……不……什麼……那句古語怎麼說來着，符慰曾道，是小不忍而亂大謀吧，玉珉拍手道，對！小不忍而亂大謀，你說對不對，符慰曾道，對是對的，無奈離着七月初七還有三四天，我眞等不得，玉珉撒着嘴兒道，你又等不得了，譬如景仁今兒沒給寫這字據，我們自行簽字，請問得多少日子才能成功，起碼得一兩個月吧，那你不是照樣也得等，符慰曾道，話不能這樣說，我沒有希望，就是一兩年也能等，如今有了希望，就恨不得立時把你鎖在我身上一時也離不開，一時也等不得了，玉珉頭兒偎在他肩上道，親愛的，我知道你心裏的火已然燃燒起來，很難忍耐無奈在這時候，我不得不敷衍着景仁，等度過這個期限，咱們就沒別的顧及了，現在你只當未見到這張字據，安心等幾天，符慰曾道，你倒說得輕鬆，我心裏可得能够只當啊，玉珉又軟語慰藉，說了許久，才把這問題解決，只談結婚的事，玉珉以爲自己是再嫁之身，主張婚禮無須鋪張，希望把力量用在婚後的享受上面，如居室的陳設，密月的旅行，生活的調濟等等，都要着實講究，符慰曾接受他的意見，但對婚禮，仍主張力求風光，不肯草率，玉珉知道他正是因爲自己再度結婚，才更恐委屈了愛人，故而堅持鄭重舉行，就不和他爭辯，任其自行辦理，玉珉却十分注意洞房，當時用鉛筆畫了三間房屋的草圖和符慰曾商議，何處宜搭床榻，何處宜置妝台，電燈該怎樣安排，傢俱安如何佈置，玉珉因符慰曾心急，就想只議個大概，教他先去收拾房屋，定製傢俱，但直商議到午夜將過，把三間住室的圖樣畫好，另外兩間起居室，却還未完成，玉珉聽壁上時鐘敲了十二下，心中想着回家，就向符慰曾道，我有些乏了，這起居室未完部分，你自己

掛的吧，符慰會道，你乏了躺下歇會兒，玉珉打了個哈欠道，我一歇就要睡着，不如回家去，符慰會道，那麼就等明天你來，爽性都由你一手決定，日後住着亦可稱心，玉珉搖頭道，不成，我明兒出不來，不但明兒連後天……直到七月七夜裏，天上織女牛郎洒淚的時分，我才能出來跟你見面，符慰會大愕道，怎麼……爲什麼，玉珉道，這是景仁犯了神經，他對我這樣要求的，符慰會憤然道，豈有此理，這不是無理取鬧，有意作難，玉珉道，我也這樣想，不過他作難，也只有這三四天了，我已經答應他，你也不必扭拗，回去趕辦咱們的事，只想着雖然分別三幾天，可是再一見面，我就永遠是你的了，符慰會鬱鬱不樂，玉珉又和他溫存片晌，披起大衣道，你也可以回家，咱們一同出去，這兩張圖你帶着，符慰會道，還是你帶回去仔細研究，務必完全可你的心，到見面時再交給我，不必愁怕誤日期，我有能力河舊日貨公司木工部鐵工部電料部的匠人，全召集了來，限三天一切完成，玉珉笑道，也無須這樣忙啊，符慰會道，我倒不忙，是離開你什麼事亦不能辦，寧可日後趕羅，也必等着你，玉珉把草圖放入自己衣袋道，那麼就等着我吧，好在沒幾天，符慰會恨恨的道，幾天還不够缺德我眞把姚景仁恨死了，何苦在臨別時候，作這樣不得人心的事，我還很擔心現在外面鬧發水鬧得挺凶今兒在東浮橋路過，看見河裏的水快平槽了，眞有些危險，我們早到一處，也省得我掛念你，玉珉格的笑道，你這才叫多餘呢，古時有杞人憂天，現在有混人愁水，那有這樣就容易鬧水了，我就不信，若大的天津會變成大河，至多街上像才下過雨似的汪幾寸，洋車漲點價錢，那又怕什麼，符慰會道，你這才叫混話，民國六年鬧水，你可還記得，哦，你年今二十六歲，玉珉接口道，那年我才三歲，正跟父親在關外錦州做事，沒有經着，就是經着，三歲小孩也不能記事，符慰會道，你不記事，我可記事，那年我六歲，我父親還沒發財，在南關街口賃房居住，大水忽然來了，母親正坐褥生我的二妹，眼看屋內水深一尺多，父親出去喊洋車喊不着，只可把方桌仰着，放在水上當船，叫母親抱着小孩坐在裏面，四邊用包裹靠住，他推着送到城裏親戚家去，家裏只剩我和六十多歲的老祖母，蹲在炕上眼看水很快的往上漲，漸漸的沒炕面，我們坐上窗台嚇得我亂哭，幸而父親又推着方桌回來，把我和

祖母抱上去，也顧不帶東西一大一小分量不勻，桌子只要往旁倒，祖母想往中間挪攏，叫我坐在他身上，那知道他一動彈，方桌歪得利害，我先掉了下去，祖母看見叫了一聲，跟着向前一撲，想要救我，沒想他自己落下水去，父親在旁急忙伸手向水裏亂撈，恰巧抓着了我的大腿，提出外面抱住，再撈祖母，已然沒有影兒，父親抱着我，又不能彎腰細找，只急得咧着嘴，站在水裏大哭，後來有人幫着把祖母撈起，已然沒了氣兒，結果父親仍抱祖母尸首放在方桌上，抱着我進到親戚家，人家看見死尸不敢進門，只好放在街上，暴露了一天，才買着棺材盛殮，你想想那情形慘不慘，怕不怕，現在我聽見又要關水，可擔心不擔心，你家裏又住着平房，玉珉道，這麼凶啊，難怪你擔心，好在日子不多，老天爺難道這麼跟咱們過不去，單在這幾天關水，走吧，天不早了，說着，符慰曾已穿上外衣，兩人一同下樓出門，仍由符慰曾伴送玉珉走着回家，到了玉珉家門隣近，站住分別，符慰曾諄諄囑咐在七月七日晚上早到原處相聚，玉珉答道，好吧，我按照條約，至遲到夜裏十二點出來，你早去候我好了，說着又戀戀不捨的對看了一下，方才分手，符慰曾自己回家去了，玉珉才敲門入內，向女僕問玲玲時，已經睡了，玉珉本來每日由外面歸來，都照例去看看景仁，陪他小坐，但這時不知怎的，竟於些怕和他見面，先進了自己房間見玲玲睡上床上，仰面伸臂，那天眞無邪的臉兒，現出甜美的笑容，似乎正作着好夢，玉珉一面看着他，一面換衣服，忽然間心中一動，旗袍才脫下一臂，便停住了不脫呆如石像，雙目淚珠直湧出來，想到自己和符慰曾今日相晤，已把命運判決，連帶這孩子，失去母親的命運，也算定了，呆立半餉方才覺得旗袍還有一半掛在身上，就脫下去，又換了拖鞋，坐在床上，心緒麻亂，更覺在這時去見景仁，是一種難堪的痛苦，就決定明日當着玲玲，再和他晤面，現在且自睡吧，就上床去倒在玲玲身旁，無奈那裏能睡得着，仍忍不住胡思亂想，想到三日後便要另換一種繁華境界，也覺忽然心動，但再想那時同床對面的已換了別人，和自己女兒猶如隔世，又覺凄然心惻，而在微弱的燈光中，望着愛女天眞的面目，上面似湧現出純潔的靈魂，不由又想起自己白天對符慰曾的戲謔風光，感覺過於輕狂，在女兒面前，赧然生出母性的慚愧，再加尋思景仁前後情事，千頭萬緒，

簡直不能入寐，這一夜又在失眠中度過，和昨夜一樣，黎明方睡，將午方起，起床之後草草梳洗，便到景仁房中，先很客氣的詢問病狀，本來景仁病早好了，不過玉珮已成了習慣，一時難改，仍順口說出來，景仁也很客氣的答應着，二人都因先曾有約在分手前不敎女兒得知離異的事，所以當着玲玲都不覺得偏促，只隨便說着家常話，及至吃過午飯，景仁看玉珮必仍出門，那知玉珮竟沒有行走，只在家中整理衣服什物，並且一面整理，一面寫清楚某衣放在某箱，某物放在某處，預備將清單交給景仁，俟後可以一檢即得，不愁散失，景仁初還納悶，後的明白他是預備交卸的手續，當着玲玲也不便說什麼，只可遂其自然，玲玲却以母親忽改常態，守在家中，既覺歡喜，又感新奇，就趕前跑後，在母親身邊膩乞跳跳，景仁看着，反覺難過，覺得這局面就如一個病人，延遲到就死之時，忽然回光返照，又有了精神，進了飲食，表面似有轉機，實際事是瀕顯露孱弱無知，尚以爲沉痾將起，大爲歡笑，這才加倍叫人看着難過呢，這一日就在玉珮盡力工作，玲玲活潑異常，景仁在笑心悲的況中度過，到了次日，就是舊歷七月五日，玉珮仍安然在家居留，景仁就明白他已決定在七月七日的規定日期以前，不再出門，只守在家中，辦理結束工作了，這也就是表示他去志已決，所以料理清楚，要走得沒有遺憾，沒有牽掛，因而對他更爲寒心，不加聞問，那知正在這時，外面警耗頻傳報紙登載，人口傳說，各河水勢大漲，雖有指揮軍警，和河務人員，地方民衆，以不眠不休的精神，拚命防堵，無奈水勢過盛，眼看洪流爲災，將不能免，景仁住宅附近的街坊，照例起了街談巷議，許多老人，便回憶民國六年的水患，雖難免談虎色變，但有的從民六向前計算，經過百餘年才鬧一次水，從民六到如今，才只二十多年，還不够年頭兒，這說法竟把河伯爲災，當作昔日城皇出巡，認爲昔日期限制，不會錯了舊規，也有的歷舉某次戰禍，某年水災，都是起初鬧得甚囂塵上，結果，幸告無事，因爲認爲天津百餘萬紳商官民之中，有着厚福天爵的人，足以制壓災禍，這說法是依照鎭國之寶鎭山之寶的迷信例兒，以爲天津有鎭市之人，大家可以托他的福，不患刀兵，不憂水旱，至於年青的人，聽老人說得大有把握，也就放了心，仍自各尋所樂去了，那知到了次日初六早晨，巷中一家住戶，忽然移居北京走啦，

門口且堆集車輛，搬運箱籠，人們看着又慌了心，其實，這一家因爲家主在北京新就職業，前去謀生，並非避水，然而隣居却以爲這一家預先得了龍王的警告，獨行逃避，於是人心又慌亂了，許多人出去奔走打聽，又有許多人在巷口守望，又有些人公開辯論，有的觀察現勢，認爲大水必來，有的仍固執舊說，爲認萬不至此，但是主張水患難免的人，未作即行避遁之計，一則因爲因循顧慮，二則還需要相當時間，三則他仍似乎誤認滔滔洪流，有着和自己一樣的個性，從上流奔了來，一路上還要遊山玩景，到處流連，不會來的太快，那知到了晌午才過，巷中嘈亂的議論未終，街上洪水的先頭隊已經到了，也不知由何而來，先是路旁微見水流，好似平常水管爆裂的情形，人家院中的暗溝，也有地泉湧了上來，人們正在來往相告，水眞來了，不料又聽這遠遠一陣如牛吼之聲，漸漸逼近，須臾工夫，大水掩波而至，水流蓋了街道漫入巷口，隨即進入人家院落，登堂入室，倏已深至尺餘，玉珉正在景仁房裏，聽着外面嘈雜的人聲，又經女僕屢次出入報告，知道水患必已難免，但還沒想到水勢會大到這樣程度，更沒想到逃避，只以爲其來徐徐，可以慢慢相機應付，不料院裏陰溝先已冒上水來，外到人聲嘈雜，却說大水來了，那個女僕因有個女兒在別家傭工，放心不下，竟向玉珉支了月錢，告暇前去瞧看，玉珉打發他走了，就和玲玲爬上景仁的床，由街窗戶向外瞧看，只見窗口堆了很多的人，向街上張望，又有許多人來回亂走，却沒有携帶東西搬家的，想是都想着水勢不致過大的心理，但這條巷橫通兩街，甚爲濶寬，平日車輛不絕，此際却不見一輛，也有人急待出門，雇不着車，在巷口急得跳脚，玉珉看着便知街上必有水了，正想也出去看看，忽聽人們車棘的一聲喊，紛紛倒回來，只見大水已由街上進到巷中，追着人進來了，眼瞧水流蕩漾，到了門前，逾限而入，和院中地泉接合一處，巷中居民，亂叫亂跑，有說水入房中，希圖苟安，有的忽在這時發生遠慮，恐怕水勢還漸增大，將要被圍不能出門，倒倘着水向外跑去，備辦糧食用品，一入這樣，別人也都想起來了，跟着一陣大亂，精壯男子携籃抱罐，都向外走，許多婦人跟在後面叫喚，這個叫別忘帶鹽，那個叫切記買米，也有些婦女拉着男子，把日常應用的東西，一一數說，好像說相聲的報菜名一樣，也有婦人家無男子，央告

婦人代賈，一面報着品名，一面念着好話，也有的男子已經走出老遠，婦人又想起要賈什麼，三番兩次的喊回來，鬧得一團烏亂，玉珉望着外面，心裏頗笑他們庸人自擾，就回頭向景仁道，瞧他們這鬧法兒，雖然來了水，也不會大到怎樣，況且到了有需要務時候，自然就有供給，倘若眞個大水斷絕交通，自然會有投機小販，撐船售賣東西，在這大都市裏，那就會餓死了人，何必這樣忙着呢，好在咱們米麵油鹽，還存着不少，足够十天半月用的，難道吃完了水還不下去，說着忽然瞧到地上，大聲叫道，屋裏都有水了，怎這樣快，叫着見地下的幾隻鞋子，都像小船兒似的，飄了起來，急忙伏下身去，一一抓起，放在床邊，隨又脫去襪子，景仁問道，你幹什麼，玉珉道，那邊屋裏地下放着許多東西，我去收拾起來，玲玲在這夏天，原本赤足不穿襪，聞言叫了聲我去，就跳到地下，玉珉道，還是我去，可以仔細看看，景仁對他擺了擺手，玉珉一遲疑，玲玲很高興的赤足踏水，吧唧吧唧的走了，這裏景仁向玉珉道，你莫輕視這水，大起來也許淹沒房子，民國六年就是榜樣，我曾經歷過的，玉珉聽了，忽然想起符慰曾的話悵然說道，那可怎麼好呢，景仁苦笑道，也許不至於那樣厲害，不過我以爲……我對你痛快說吧，你本已不是這家裏的人了，我在那離婚字據上寫明七月七日的期限，只是隨便寫的字兒，並不作準，你隨時可以走的不過我得謝謝你的好意，你還不肯就走，趁這幾天餘剩時候，賛我整理家事，現在已差不多全理清了，那知只差一天，就鬧了水，我本不想對你說什麼，無奈遇到這樣情形，可不得不勸你走了，你趁水還不甚深，趕快出去，尋輛車子　上符家去吧，不要固執守着期限，冒這無謂的危險，玉珉聽了面色慘變，雙眶凝注視他，怔了半晌才道，你說的什麼話，我走，我走了，你們呢，景仁搖頭道，你不必管我們了我們的家就在這裏，能逃開自要逃開，若是不能逃得守在家裏，有危險也無可奈何，你看衚坊隣居，不都是守在家裏，聽天由命嗎，至於你就不然了，你已經不是這家裏的人了，並沒有守在這裏的必要，而且你還有光明燦爛的前程，在這水火無情的境地裏，你自己怎能不珍重，再說你守在這裏，也未必有益於我們，可是另外有一個人却要爲你焦急死了，你怎能不出安慰他，你到了他身邊，就算到了你安身立命的地方，再有危險，也覺心裏貼實

了，何況那個人又必能保護你，不教你遇到危險呢，我知你雖然已然絕了夫婦關係，可還有那很深的友誼，我現在是立在朋友地位，對你作誠懇的進言，你可不要誤會我存着什麼譏誚的意思，玉珉聽了，眼望他滿面誠懇的顏色，知道他是出於善意，當時只點了點頭，却茫然不曉不知所答。景仁又道，你不必遲疑，也別管我們爺兒兩個趕快走吧，看水已越長越高，再不走真要截住了，玉珉低頭一看，恰瞧見地下一隻細小的脚兒，脚面已沒在水中，他才意識到這隻脚是玲玲，不料玲玲已撲到他身上，哭着叫道，娘要走呀，娘別走呀，哭喊在水中亂跳，濺得水花四溢，景心仁申一動，才知自己只顧說話，竟沒留神玲玲回來，被他全聽見了，玉珉却已顧不得思想，彼玲玲一哭，立把心中久蘊的骨肉之情，和生死離別之痛，勾了起來，不由也把着他嗚嗚的哭了，景仁見對玲玲已不隨臨，心想終必有此一日，現在又見時機迫急不容猶豫，只可不管玲玲，快教玉珉自尋歸宿，否則把他撇在家中，曾恐遭受危險就誤他的前途而且自己和已經離異的女子，作毫無意味的共同生活，也太無聊，只可請他快走，我父女另作言談，想着就叫道，玲玲不要哭，爸爸這邊來，娘……他有事得要走，你不要攪他，玲玲年紀雖小，却好似自己超越年歲的悟性，知道母親這次出門，將要一去不歸，哭得力竭聲嘶，堅堅把住玉珉，好像一放手就要飛去，口中還哀叫道娘別走，我不教娘走，玉珉也哭得不能抬頭，景仁只想把玲玲叫到自己跟前，好教玉珉脫身自去，俱玲玲一直沒有聽見，景仁只得大聲連連叫喚，可是眼瞧着玲玲對娘戀戀的樣兒，不由眼淚也流了下來中聲音漸漸低澀，把喊聲幾乎變成哭聲，他只得強很着心，且不理會玲玲，只向玉珉說道，你不要管他，他過一會兒就好了，你推開他快走，這會兒還可湯水出去，到街上叫車，過一會就不成了，快走吧，不能再就誤了，景仁說了半天，只見玉珉頭兒越來越俯，伏到玲玲背上，哭得聲氣倒咽通身抖戰，對他的話，不知是否聽見，却是他理不會，景仁心中焦急，就過去拉玲玲，玲玲賴在玉珉身上，不肯移動，景仁發恨叫道，你這孩子，怎這樣獃，我可要打你了，話方說完，玉珉猛然抬起了頭，臉上淚痕交織，却現出忿恨之色，咬牙瞪目的叫道，你打打……憑什麼打孩子，你……你別管我，我不走了，說着手撫頭髮叫道，我眞該死，這是怎麼

說的，不能走了，我不走了，又撫着玲玲道，你別哭，娘不走……玲玲聽了，猛由床邊向上一撞，直撞進他懷裏，玲玲叫道，娘別走吧，娘眞不走麼，玉珉這的眞是心亂如麻，眼着在這危急之際，實不忍拋下多年廝守的丈夫，和親生自養的愛女，自己獨善其身的走開，但要眞個不走，又覺捨不得歡情正濃的符慰曾，和光明美滿的前途，欲待暫且含混下去，無奈玲玲那裏又不住聲的問，似要得母親一句確實答復，好得安心，玉珉想想又相哄小孩似的姑且漫應說不走了，只苦於當着景仁，不能亂說，爲難之下，終是母子連心，他雖然是滿心繫連着符慰曾，但符慰道當時不在面前，而玲玲却撲在懷裏痛哭，他實在受不住這神精上的酷刑，又見地下的水繼長增高，漸漸將沒床脚，玉珉知道暫時已落到危難之境，和符慰曾的關係已被大水遮隔，而對於景仁和玲玲，却由大水造成患難相共的局勢，自己只得且顧眼前，而且他父女一個病體方愈，一個年紀太小，遇到這樣難，自己天然有照顧的責任，只得先不管符慰曾，且跟他們同度患難，至於後事如何，只有暫且不想，也許須臾之間，便被大水淹死，我難道在臨死之先，難和景仁立在敵對地位，還叫玲玲抱恨而終麼，想着就抱起玲玲，連聲應道，娘不走，不走，一定不走，你放心，咱們總在一處，死活在一處……景仁聽他這樣說，急忙叫道，你還爲他儘自躭悞着呀，這時不走，一會兒再想走，走不出去了，後悔可晚了，到那時可該怎樣，你不是白白爲他犧牲，你不要……玉珉接口道，得，得，你不要教我走，我怎麼走，我就不是走了，也許我以前把事作錯，現在大水連天，死活還不知怎樣，咱們且求個死活在一處吧，什麼也不用說，只爲了玲玲，大家且同心合計的打個正經主意，是逃出去，還是在這院裏想法躲避，先逃走這一關，以後咱也許……剛說到這裏，忽聽窗外一陣水聲騰湧又夾着嘟匕踏踏的機器聲音，甚爲刺耳，同時有人喊叫玉珉，玉珉……景仁一聽這聲音，立刻心中似有所悟，哦了一聲，玉珉忙爬到窗口去看，窗上玻璃窗原本關着，只隔一層鐵絲紗窗，他頭抵着紗窗，向外看時，只見一部紫色汽車，由水中徐徐開過來，車輪已被水淹沒，還掐掐前行，搖搖曳々，眞似一部甲虫式的小舟，玉珉一看這汽車，便已認識，猛覺心中火熱，忍不住叫了一符慰曾，便見那車已窗邊騁馳過來，前方坐着司機車夫，後

面車廂有人自窗內探出半身，搖手向玉珉招呼，一面高聲指揮車夫，把車靠牆停住，車窗恰和屋窗相對，玉珉也就和符慰曾正相對面，玉珉面上餘淚尚濕，自覺慰曾到來，心中愛情，焚烈如火，想着他在危急時候家中必也厲端待理，竟能都拋開了，拚命前來看我，豈止看我，眞是前來接我，這情意眞是粉身難報，想着就恨不得立時躍入他的懷裏，但由符慰曾前來接取的念頭，不由便觸起方才對玲玲所說的言語，心中立似一團熱火一塊冷冰，互相激戰起來，於是把滿腹的熱情，都壓抑下去，滿面的笑容，却消散無餘，只剩一對他發怔，這裏符慰曾望着玉珉含淚的臉兒，以爲他被驟來的大水嚇壞了，先對他低聲說了句我來了，你不要怕，又大聲說道，幾乎急死呀，從水漫了街市，我就坐車來接你，無奈路上逃難的人太多，擁擠不動，水越長越高，沒到車輪軸上面，就走不動了，好容易才到了這裏，你嚇壞了吧，玉珉心中只想難題，扭頭低語道，謝謝，我到沒甚害怕，不過……可怎麼好呢，慰曾因在明處，並不能看到屋中景況，只瞧到紗窗內的玉珉，就又向前探探身，低聲說道，現在沒什麼說的，你快跟我來，不必管那字據上的日期，就的打官司告狀，也是日後的事，快出來，跟我走，玉珉心方一動，忽覺身上旗袍的角兒，還被玲玲拉着，像怕自己飛去，不由又怔住無言，只呆呆望着慰曾的臉兒，這時地上雖然滿都是水，但陽光却照滿巷中，符慰曾汗珠滴滴的臉兒，也被陽光照映顯得紅潤光華，同時他不徒回顧，只在意識上便已感覺身後面的房中，陰陰沉沉一派暗淡之色，還有個面色陰慘的景仁，眞是前望光明，後顧黑暗，他的身體不由自主便向前傾，靠在窗紗上，但是玲玲的小手兒，在這時似有萬鈞力量，牽動他不使向前，而方才從他口中發出的諸言，此際更作一種有力的口罩，掩緊了他的嘴，使其不能說出允許慰曾同行的話，符慰曾見他不語着急叫道，你是怎麼了，這水越長越高，再就誤就回不去，你還作什麼，快走吧，以後有什麼事，我一人承當，快出來，跟我走，說着伸手抓住玉珉胳膊，用力一曳到窗外，幸而慰曾手快，把他抵住另一手抓住他的肩頭，叫道別怕我拉着你，你自己從車窗進來，話未說完，玉珉身後正在注視如呆的玲玲，見符慰曾隔着窗子，又抓住母親，要向車裏拉曳，覺得母親就要被這强人搶奪走了，立時嚎的哭起來，更死命拉住玉珉不放

，忌珉感到生離死別的慘味，心中一痛珠淚直湧，同時把心一橫，將身一縮叫道，你走吧，我不……

……符慰曾在車裏頓足道，你……你怎……要我一頭撞死在這裏，這不是要我的命，玉珉望着他，知道他萬分難過，不由亦覺亂箭攢心，却是進退艱難，無法自主，就抓着慰曾的手嗚嗚……痛哭起來，慰曾也急得淚汗交湧，却沒哭出聲來只在車內頓足，這時玉珉母女，哭聲，加上他的頓足聲，直似靈堂舉哀一樣，景仁看着也忍不住淚下如雨，他對玉珉本一直在負氣之中；自見符慰曾駕車到來，並不感覺妬恨，反以爲眼前難題得了解決的途徑；本想幫助符慰曾慫恿玉珉快走，但看玉珉慘戀不捨的情形，和玲牽衣痛哭的慘狀，不由把心軟了，心想玉珉這樣情形，也許是彼骨肉之情，戰勝私慾之心，已經把念頭轉回，可與爲善了，自己原是因爲他心地改變，不可復留，才竭力主張分離，如今他若眞個能翻然改悔，我看在玲玲面上，又何必一定主持，致他母女慘別呢，但是玉珉方才所說不走的話，是發於符慰曾未來以前，現在符慰曾前來接他，雖仍表示不肯相隨同去，但只恐是是僵住了的原故，內心未必如此堅決，我若信以爲眞，馬虎着任他留下，恐怕日後仍有糾紛，仍受痛苦，不如趁此對他作個澈底的試驗，他若眞個堅心不走，就得跟符慰曾關決裂了，以後也免得藕斷絲連，他若仍有心於符慰曾，就可趁坡兒跟他走，無須再惺惺做態了，想着主意打定，就湊近窗前，向符慰曾叫道，符先生，久違，恕我不能讓你進來，符慰曾看見景仁十分發窘，吃吃的叫了一聲姚先生，景仁和聲說道，符先生你方才的話，太誤會了我並沒拘定七月七日的限期，從寫字據那一天，就跟他說明，隨時可以請便，方才大水一來，我還慫恿他快去尋你呢，你現在來了正好接他走，我這兒絕對沒有問題，符慰曾沒話可說，只得點點頭，謝謝你，對不住，我……倒是接他來的，只是他……說着又向玉珉道，你聽見……聽見姚先生的話了，可快走呀，玉珉這時越發躊躇，說不出話，玲玲在後面又緊緊抱他哀告，玉珉只急得銀牙亂挫，五內如煎想說去吧，實捨不得，哭戀的愛女，對不住方才發出的諸言，想堅執不走，更捨不得當前的情人，放不下日後的享受，正在萬分無奈，符慰曾又逼他道，再等一會水深就不能走了，你到底走不走呀，玉珉兩眼發直，呆呆的說不出話來，玉珉慰曾逼問，

就像個被審訊的減犯相似，待招供又怕受刑，在這緊張的當兒，只想着避開問官的眼光，稍緩須臾，就低下頭去，忽然看見玲玲帶淚的臉，由自己脅下伸了出來，正把淒苦而帶希望的眼光，向自己望着，口中還哀呼娘別走，玉珉在這一瞥之間，心上猛似被劃了一道深痕，再也忍不住，立時把心一橫，猛然將手一擺叫道，我決意不走了，你快回去，不用再說這算我對不住你就是，說完話似身體軟癱，向下一溜，頭兒伏在窗沿不知是昏是哭，只見肩頭起伏不已，他說這幾句話，自己既萬分心痛，又覺着必給符慰曾極大刺激，故而說完便已柔腸欲斷，更不忍見符慰曾作何狀態了，那知符慰曾對他的言語，竟未感到若何刺激，也沒有什麼悲慟的表現，因爲在玉珉看着玲玲的淚臉，發出絕言辭的時候，符慰曾的注意力正被景仁吸收過去，景仁先對他擺手使眼色，又指着玲玲作出個無可奈何的樣兒，表示玉珉所以臨時變卦，完全由於玲玲纏繞的原故，接着又作個姿式，向玲玲身上虛攔一下，又向後一拉，又指扒伏在窗沿的玉珉，再指符慰曾作個抱住拉曳的姿式，又指指自己雙手向外作勢推送，最後手一揍，才向符慰曾點頭，問他可能明白，符慰曾却是明白了，景仁是說着玉珉完全戀着玲玲，才不肯走，現在最好不用多話，由他拉開玲玲，使其不再糾纏，外面符慰曾同時動手，把玉珉强拉出去，他也從旁相助，由窗口將玉珉推入車內跟着便教車夫開行，這事就解決了，符慰曾明白雖然明白，但還不明白景仁何以這樣幫助掠奪他太太的人，不過事到如今，也只可依他主意試辦一下，這時景仁已開口說道，符先生也只可如此了，我們已沒有再維持下去的可能了，何況契約已經定了，今天又趕上發水，實在不得不這樣辦，趕快辦完，你們的事，我們還得想法逃避呢，符慰曾道，你老兄可要用我幫忙，景仁不回答他的問話，只擺手說出就快……二字，立刻冷不防抱住了玲玲，向後一拖，玲玲嚇得嗷的一叫，已放開了玉珉，景仁抱住身後，用身體攔住他，不使再奔過來，同時回身幫符慰曾，玉珉在玲玲被景仁抱開之時，也吃一驚，抬頭瞧着，外面的符慰曾已開了車門，上探出身，到了窗內，冷不防抱住玉珉的脖項和肩背，用力向外拉去，玉珉方知符慰曾施用綁票手段，急忙叫着掙扎，但才叫出一聲你別拉，我不去，符慰曾的身體已縮入車門，玉珉的頭兒也隨着到了車內，車門和屋窗間

，約有一尺幾寸距離，玉珉的小腿還在窗沿上架着，身體已懸空了，他因爲低頭向下看見，車子和塘裏中間的蕩漾水波，似乎當做萬丈深淵，立刻嚇得住口不喊，也不敢爭扎，只緊緊握住符慰曾的頭，景仁却還料着他必有一番抵抗，恐怕符慰曾一人獨力難支，或要跌落水中受傷所以放下玲玲，就急忙轉身撲到窗口，那知恰瞧見玉珉身體橫於車門窗口之間，好像架了橋一樣，他只掙扎一下，就不再動彈，服服貼貼的伏在符慰曾身上，只聽口中低聲說嚇死我了，你可握住我，符慰曾那裏也不敢再向車裏拉他，恐怕下身失却窗沿的支持，便要驟然落水，眼巴巴望着景仁搖手，景仁看着，不由慘然一笑自心想自己的最後試驗完全失敗了，玉珉正巴不得有，這機會進入慰曾車中，這一來正如了他的意否則他若眞個不願遂慰曾同去，定要高聲叫喊拚死掙扎，莫說下面只有點淺水，就是刀山劍林，也不會嚇得如此噤默貼服，何況入到急時，有危險也不會看見，譬如現在搶他的不是慰曾，而是什麼可怕的菲洲野人，大約他總不會對野人就抱住我叫肆看我吧，今天可算把女人的心試驗出來，但也把個結髮之妻試驗出來了，這就好像用一個女人，買一樁經驗，這交易固然未見得上算，但事已至此，也說不上不算了，暗自把牙一咬，心裏說聲完了，去吧，就向玉珉的足踝握住，向符慰曾叫道，你往平裏拉，我給扶着下身，符慰曾點點頭，就側過身將玉珉向車內拉去，這時景仁身後的玲玲，拚命捶着景仁的腿哀呼我娘，我要我娘，景仁將身塞住窗口，不容他近前，一面握握玉珉的脚，向前推送，玉珉的上半身進入車中，景仁的上身也探出窗外，俯首推送，直到玉珉全身進到車內，伏在符慰曾身上，景仁才把手一鬆，玉珉的脚才落入汽車的擋泥板上，倏的氣笛一響，水花四濺，符慰曾跟着又往裏一拉，玉珉的脚才踏入車箱，符慰曾再抱住一推，他就撲地跪倒，伏在座位上，嚇作一團，好像是昏過去了，符慰曾看看，疑惑他受驚受傷，急忙慰問，景仁却不禁又一陣苦笑，知道玉珉此際定然清清楚楚，神經和身體都無傷損，所以如此並不是需要符慰曾的慰藉，而只是避免對自己羞慚，到這時候，他若不裝作昏迷，該跟自己說些什麼，對玲玲說些什麼，最起碼也要作一場虛僞的表演，多費許多心力，實不如這樣作法，施可把羞臉遮藏，也可以省却無限繁文，倒是聰明得很，我還是體貼他些，趕

快結束這場悲喜劇吧，想着也不顧身後玲玲哭喊，就見符慰曾揮手道，請快走吧，不要耽悞了，符慰曾望着景仁，現出很感激的顏色，舉手說道，景仁兄，我現在眞沒話對你說，我是多麼抱歉，多麼……我不說了，老兄你也該早躲躲吧這裏房子恐怕危險，我很知道你的景況，若用……景仁聽了，知道底下他要說什麼，忙擺手道，請快走吧，快走吧，說着伸手將車門替他關閉，符慰曾也不再說，着手揷入衣袋，着手敲着車夫後背，教他快開，車夫轉動機關，車子發出轟的一聲，方才開行，符慰曾猛然將揷入口袋中的手，伸了出來探出車窗，把一叠鈔票向屋窗中擲去，景仁這時才縮回窗內，抱起玲玲，要對他撫慰，猛見一團物件由窗外飛入，掠過一旁，落在床邊，墮到水中，急忙爬過從水中拾起，原是一叠鈔票，猛覺面上燒熱，就如飛轉到窗口，見汽車已開出三丈許，只可大聲叫道，這個不成，你快拿回去，符慰曾由車窗探出頭說道，不要客氣，請收下吧，景仁叫道，我萬萬不能收，這簡直是侮辱，符慰曾在那搖搖蕩匕，越走越遠的口中，應道，老兄你不要誤會，這是患難相助的一點意思，你就當我是個陌生人，不要拉扯上別的問題，不說你也用得着，請看玲玲……當我送給他的吧，景仁看見慰曾擲入鈔票，感到絕大侮辱，眞將他激怒了，見他不肯收回，就打算拋擲出去，不管是誰拾了，自己却要自潔其身，那知才伸手要對準窗外拋擲，忽聽符慰曾說出請看玲玲的話，景仁不由立刻把心軟了，猛然轉臉瞧看玲玲，想到自己手頭甚爲空虛，當此大水屯門，不知逃避何方，不知命盡何所的時候，自己總該盡力保護玲玲，但若沒有足用的錢，恐怕寸步難移，片刻難活，現在既得了這錢，關係着玲玲的性命安危，難道就忍出拋棄了他麼，想着那隻已經揚起的手，不由緩緩落了下來，這時景仁也來到窗口，探出頭兒，望着汽車的後影哀呼，景仁心如刀絞，那隻握鈔票的手，就拉住玲玲衣服，防他投入水中，另一手却按住他的嘴，同時也向前瞧，見那汽車已駛出巷口，轉變進入大街，像小舟划在河心一樣，漸漸被房擋住，看不見了，景仁把自己全部情感，遂作一聲長嘆，心中決定從此以後，再也不想起玉珮，再也不因玉珮有所傷感，只把全部心，放在玲玲的身上，盡我作父親責任，直到老死，就撫慰玲玲，柔聲慰藉，想先止住了哭泣，那知他望着巷中涓涓秋波，悲泣欲絕

，似乎要那汽車把母親再送回來，景仁沒法，只得向他恫嚇，指玲玲說，你不要哭，這水一會兒就要上床，把咱們淹死，等你娘回來，他看不見了，玲玲方才止啼問道，我娘還回來麼，景仁點頭道，可得我們先出來到一個地方等他，他不不再回這家來了，玲玲道，咱們往那裏去等他，他不再回這家來了，玲玲又道咱們在那裏去等他，可快走呀，景仁道，那自然得去，只是你別哭，等我想想，收拾點兒東西帶着，玲玲果然不哭，只催父親快走，景仁低頭略一沉思，再看床下水已眞個離床只差一寸多了，勢已不能再忍，眼前只有兩路，或者冒險出去，或者搬到屋頂暫避，只是屋頂受風吹日曬，恐怕玲玲不能忍受，而且家中雖有些許食物，既不能往屋頂上運，亦沒法把他弄熟，何況食亦是問題，不如還是冒險出去，或能尋出安身之處，至於投奔那裏，那就後顧茫茫，只有看玲玲的命運，借着我拚出死命，給他持護，借着符慰曾留的一點錢，給錢我父女壯胆了，當時主意打定，看着房中的什物，覺着大半應該攜帶不了，只好且擇隨身衣服，包了一包，才要往外行走，又覺分量太重，與其半路捨不動，要全部丟棄，不如起首少帶一點，就又重新整理，將玲玲的襯塞衣服，多帶一些，自己只帶單夾兩套，且顧目前，他把包裹抗在背上，纏得結實，便跳入水中，四下一看，不由法然欲淚，心想上天對我眞是慘酷至極，不但奪去我的結髮之妻，還把我的家毀滅了，若沒這場大水，玉珮雖去，我還可以和玲玲對付着生活下去，環境不致有劇烈變化，如今不只室邇人遐，連這家亦要和我分別了，這個家雖然沒有什麼，但是從父親到我兩代的心血所成，數十年精力所積，俗語說破家值萬貫，我跟着若想重建設這樣一個家庭，恐怕不是易事了，但又轉想這家雖然可惜，在玉珮心上所想却是傷心的遺跡，就任大水沖滅，沖的越乾淨越好，說罷，想着就轉身來抱玲玲，玲玲才伏到他肩上，他那幼稚的心靈，似亦感着離開久居之家的留戀，望四下看了看，忽然瞧見桌上所放的一件洋娃匕，就叫道，爸，我要帶着那小妹妹，你給我，景仁回頭看見他那呼作小妹的洋娃匕，不由又起傷感，這件玩具是很精緻的舶來品，棕髮桃頰，眼和手足都能活動，身上更穿得很華美的衣服，玲玲後前二年在洋貨肆門窗中看見，就愛得發迷，屢次要求父母替他購買，景仁以爲那是貴族化用品，不敢問津，玉珮却有一

次領他進去問價，及知和一擔米差不多同價，就給騙得回來，所以玲玲要這玩具害了一年相思，終未到手，直至今年，玉珉和符慰曾重逢，錢財寬裕，才買得這件，遂了玲玲的心意，玲玲得了之後，一直供在桌上，捨不得玩弄，紙匣表面的玻璃紙，至今還完整如初，玲玲一要這玩具，使景仁不由又想起玉珉，想念到房中什物，比這玩具貴重的還有許多，偏帶這無用的玩具出去，未免可笑，但不忍傷玲玲的心，只可拿過來遞給他，玲玲抱着洋娃娃，悲聲稍止，撫着紙匣，連說小妹妹不怕，我帶你找娘去，景仁聽了眼中熱淚又自湧出，相下雨似的落到水中，亦顧不得拭，就前抱玲玲，後抗包裹，往外走出，到了院中，這蕩到的水波，已經齊到膝蓋以上，他走着頗覺艱難，但也只得勉力前進，到了巷口，水又深了些，了到街上，水更齊了股際，他覺得水流很有力量，雖然表面只有微波鱗鱗，又似河水的滔滔流着，但却暗地有着沖激之力若是稍不留神，便要倒，只可戰戰兢兢，扶牆摸壁，勉力前行，玲玲在他肩上，看見日常經過的大街，完全變了樣兒成爲大河，街道好似加寬許多，房舍好似矮了許多，望下瞧面的水，了得叫將起來，景仁只得撫着他不要害怕，不要動彈，玲玲倒也聽說，居然不再作聲，只把慘白的小臉兒，望着景仁頰上，淚汪汪的眼兒，望着下面水波，縮頭屈身屈作一團，把景仁緊緊抱住，景仁口裏哄着他，眼睛望着水，全身用着力，一步步向前挪移，所好走在路旁便道上，水還較淺，至於街心，就更深一些，時常有汽車停在街中，裏面空無人影，車輪全沒水內，只露出像大甲蟲的車身，想是水高到相當程度汽車就不能走了，車中人只得棄車涉水而逃，好在車子不致被人偷去，尙可放心，景仁瞧着忽然想到玉珉和符慰曾是否也遭遇這個樣命運，他們也許走得稍早，可以勉強回到家中，也許半路拋棄，玉珉纖纖弱質，要他涉水奔波，却是難事，想着忽又啞然自笑，我在此際怎還想到他的甘苦，他既不管我了，我又何必管他呢，這時路上汽車雖未絕跡，但是能活動的却沒有了，人力車也很稀少，因爲水沒車箱，坐車的人兩脚却在水裏，拉車人的艱難，但更可想而知，但偶然也可見一兩輛，上面坐着婦孺，或者放着箱籠包裹，男子都隨車擁護而行，至於船筏，却還沒有，只見有兩扇門板釘在一處，上面舖着被褥，睡着個人，也用被子蒙蓋，由下面露出的脚，看

出是個女人，懷裏還摟着個週歲的嬰兒，却不知是病人還是產婦，由一個老人和一個少年推着，咳聲嘆氣的走，看着十分可慘，還有輛洋車，上面坐着個通身泥水，滿面鮮血的白髮老嫗，似已氣息奄奄，頭兒垂到後面，被一個中年人用手捧着，那中年人嗚嗚的哭，還要和前面屢次停步翻鬧的車夫交涉，聽那車夫似乎不願再拉，那中年人只央求他隨便送到一家醫院就成，那車夫又要求多加三元錢，還是只管尋到醫院，不管收不收，放下就走，景仁看這情形，兒是母子二人，那母親不是因塌屋着傷，便是跌到受傷，兒子把他送醫院，那知又遇着狡惡的車夫，眞是世界更成地獄，獄中惡鬼出來吃人了，接到又聽那車上老嫗，似在昏迷中聽到車夫跟兒子口角，竟喃喃的說，快把我拋到水裏，別累苦人了，我不想活了，兒呀，你別管我……景仁聽得心酸淚墜，又無法相助，只得住步，讓他們去遠，方才繼續前行，這時車輛雖少，涉水走路的人却是很多，都在便道上擁擠，携男抱女，呼爹叫娘，有的一個婦人抱着兩三個小孩，有的男子携帶十多個包裹，有的兩三個男子，共舉着一張四足朝天的方桌，桌心擠滿了家屬和家產，最可憐的是一個老婆兒，也抱着一個三四歲的小女孩，另一手還提着兩個包裹，那包裹不知怎麼竟鬆散了，內裏東西紛紛下墜，輕的衣服都浮在水面，較重的却沉入水底，他彎腰去拾，另一隻只包裹也浸了水，而且水量太深，他的手伸下去，還未能够着地面，他的頭和所抱小孩的頭，却已挨到水面，那小孩兒驚哭起來，他聞聲急忙伸直了腰，但是善財難捨，仍然彎腰下去，這次似乎摸着了地下物件，只顧用力拉曳，竟把小孩的手鬆開了，那小孩一聲沒哭出來，已被水堵住了口，立刻沉沒下去，老婆哭叫了聲我的兒，跟着也一頭扎在水裏，只見水面一陣波動，又冒上一串水泡，附近行路的人看見，都喊叫起來，却因人手中都抱着兒女，或帶着物件，沒一個上前去救，但大家都立住了叫喚，景仁看着也只能將人類同情，發於高聲慘呼之中，在勢也不能拋下自己孩子，去救旁人的孩兒，幸而這裏有個小販模樣的人，由遠遠涉水跑來，一把將那老婆兒提起，靠在牆邊立住，隨即彎下腰向水中亂摸，摸了半晌，只撈着幾件破爛東西，而那女孩子已在街心浮出來了，那小販並未看見，經衆人一喊，才踏了過去，把女孩子撈起來，已是滿腹澎漲，早已死了，他抱着回到老

婆跟前，那老婆兒一看，便順着牆又溜倒下去，那小販又丟了女孩屍首，去拉那老婆兒，弄得手忙脚亂，旁觀的雖多，仍無一個上前，好像這小販既管了閒事，就成爲他自己責無旁貸的義務，與他更不相關，小販着急喊道，你們衆位可都幫把手兒呀，別瞧着呀，他這一叫，衆人反都像恐怕受到牽連似的，紛紛舉步走開，景仁看着直憤恨這些人的冷血，但自己也是一樣的沒有能力助人，以爲站着旁觀，而不能相助，反倒難過，還不如走開，圖個眼不見心不煩，於是也隨着人群，轉過街角，走到聽不見那老婆兒哭聲的地方，方才立住稍息，心中非常慚愧，但覺自己的見死不救，實在出於力不能及，急忙躲避，也是出於心中不忍，和他們那些冷血人絕不相同，差堪自慰，但轉想自己也和別人一樣的行爲，何能以此自解，又焉知旁人也不像我這樣想呢，人類終是自私的動物，遇事退縮求安，事過又多方自諒，未免可恥，我不如就老實承認是自私吧，想着就更緊抱了玲玲，但病後身軀，走了這一程水路，已然累得過力氣喘吁吁，倚墻休息，望着對面就是墻子河的長堤，那堤約有八九尺高，堤上樹木尚如半日蔥蘢，堤上的草坪，也仍碧綠如茵，那堤上已有難民群集，心想這倒是個好地方，我何不上去稍作休息，再定行止，也勝似泡在水中，但他在北面的便道上，走在南面，中間尚隔有三丈多寬的街道，也就是三丈多寬的大河，須要橫涉過去，在這深可沒膝的水中，自己可有這樣長的氣力，想着正在猶疑，玲玲已指着那堤上道，爸，你看那堤上有好些人，咱們也上去吧，你瞧裏直拉鋸，得歇歇兒了，景仁點頭道，等等兒，我喘過這口氣就過去，說着向後仰身，把自己和玲玲都靠在墻，正在喘息，忽見一個人由面前，走過，濺得水嘩嘩的響，景仁見那個扶助老婆兒的小販，就向他問道，老兄辛苦，那老太太怎樣了，那小販微一駐足，望望他道，他一直哭叫還不肯走，我也管不了，就自己走開，這當兒還抱着小孩屍首哭哪，景仁心中忽然一動，就道，老兄，我想求你件事，替我把這孩子給抱到對面堤上去，我害病才好，沒有氣力，那小販一聽，立刻瞪圓了眼，好似觸動怒氣，大聲叫道，我不管閒事，景仁道，謝謝老兄，只當行好，那小販叫道，行好呀，得了，我行夠了，方才救那老太太，兩隻手攥着死的，拉着活的，叫乾嗓子，也沒個人幫我一把，到我管不了拋開他們，旁邊可有

了說話的，罵我不該半道撒手，既管就管到底兒，媽的不把人氣死，我再管閒事，是大夥的舅子，景仁聽他賭了這樣重咒，也不敢強迫他作大衆內兒，只得望着他與波作浪而去，玲玲看見問道，這個人怎這麼了呀，他方才不是救那老太太，怎麼不肯管咱們，景仁搖搖頭，心想人心冷酷，所招致的結果，把個僅有的熱心也給激冷了，不過報應落到我的頭上，未免寃些，我方才雖也在旁觀之列，但只是幾百人之一啊，但當這時候，人人如顧自己，想求幫助本無希望，我只可勉力走罷，拚命保護我這可憐的女兒吧，想着便教玲玲緊拖自己頸項，自己也緊抱了他的身體，猛然一咬牙，便離開墻根，向對面的堤走去，他不敢走走，一步一步的試着前進，左脚方上一步，必待右脚並齊，再往前邁，衝心水波較爲有力，並且常有零星竹物漂流而下，與人相撞擊，較流重的落在水底，不留神便可把人絆倒，幸而仗着穩健步法，才躲過很多危險，到了中流，忽見由西面沖來沖具少婦的屍首，死面仰天，好似安睡一樣，毫不顯著腫，很長的頭髮，鋪在水面，逐水波紋蕩漾，身上穿着青紗旗袍，被水浸得緊貼身上，膚色從紗孔中外透，想見是摩登少女，一隻手向前伸着，還握沖沖隻白色皮夾，景仁見這屍首將近面前，忽忙叫玲玲閉上眼睛，又向前緊行了兩步，不料那死屍已到了他的身旁，想是因爲水流關係，竟隨着他的身打了轉兒，好似景仁有引吸力，使那死尸轉了過來，跟着他一同在水邊移動，景仁一着想沒到異性科學原理，瞧見那死屍跟着他轉，嚇得滿身冷汗，身上不知那裏來的氣力，脚下不由就加了速度，往前一跑，雖然被水力阻攔仍難甚快，但是拚死當前，不敢回顧，居然大不工夫，就到堤邊，也沒有便道階級絆倒，但上了便道，再向前走，竟被陸在水中保護草地鐵欄撞在膝蓋，因爲撞力甚大，他往前一撲，就跌入鐵欄之內，把玲玲也鬆了手，他自己跌在了和草地的交界處，幸而都是柔軟的，急忙爬了起來，見玲玲正伏在三四尺外的草地上啼哭，景仁從泥水裏面出來，到玲玲身邊，見他並沒受傷，只頭和腰被震了一下，有些酸疼，景仁坐在草地上，抱住他撫摩一會，只見堤上的人已有幾個圍着來看，原來堤上難民，已組成許多臨時家庭，有的把携帶的被褥，鋪在地面，一家數口就擁擠在那方丈之地，有的還較爲貴族化，把床單或線毯，繫在沿堤樹上，作爲天幕，以遮當頭的

日光，但也有空手而來，只可席地而坐，總計人數十歲以下的兒童，約占全數二分之一，所以啼號之聲，十分囂雜，景仁看了看，便亦離開草地，到了堤上，在許多臨時家庭單位之中，尋找一塊空地，倚樹而坐，把包裹取下來墊在身下，玲玲緊貼在父親懷裏，還抱着他的洋娃娃，這時初入新秋，氣候不殊盛夏，日光雖已西斜，但猶熾如火傘堤上樹木枝疎葉稀，並不能遮掩陽光，幸而堤岸當中，兩旁皆水，微風蕩漾，還不致於甚熱，景仁坐着只顧喘息，連玲玲說話也不顧答應，但耳中却對旁邊的囂雜人聲，聽得十分清切，那些難民除了年紀過老過幼，無力說話和不能說話，以及勞乏得停着喘氣以外，大家都在發着聲音，男子對男子，誇耀着自己的勇敢和急智，怎樣，在千鈞一髮的時候，搶救緊要東西，怎樣在水中扶着老娘，懷裏抱着小孩，怎麼逃命，婦人對婦人，却大致分爲兩種，一種叫着張大嫂李大娘，喊着老佛爺，老天爺，怕死了，怕死了，我那經過這個呀，這一種是才逃到堤上的，另一種是逃來較早，已把心情稍爲鎮定，在那裏痛定思痛，說着可惜我新製的一件華達呢大衣，還沒上身，就給丟了，我的箱子一隻也沒拿來，我的首飾匣子半道兒落在水裏，我不着了，至於男女間也起着交涉，這邊男的埋怨女的，不肯早走，水上了床還儘自挨磨，這件想帶着，那件捨不得，簡直恨不得把房子安上四個古轆，給推了走，可是那辦得了呀，等到對門房子倒塌，聽得跌交爬滾的跑出來，連根草刺兒也沒拿，那邊女的埋怨男的，你這男子漢簡直膿包，一點也靠不了我倒在旁邊像催命鬼兒久的緊纏，開得我心慌意亂，好些東西都沒顧拿，手表丟在箱子裏，高跟鞋還在脚踏上，這不要命麼，在傍男子頓着脚罵老婆，你也不提我一聲當票兒都在炕蓆下面，準被水淹了，今年棉衣服一件沒有，可怎麼辦，右邊一位老太太哭着數落你都不帶着，你可得把我的金九連環帶出來，那是我苦熬半輩子，才存下的，預備死後到陰間開地獄門的，這要丟了我死了也閉不了眼，你一定得回家，給我拿去，傍邊另一位婦人罵他的婆母，老該死你的命比人值錢，忙着往外逃，連孩子的奶瓶奶罐，都沒帶出來想把我的孩子餓死呀，還有兩位老太太，眼淚汪汪的對喊要了命，怎麼辦好像有着絕大的困難，衆向他們詢問，才知一位臨逃出時，忘了關門，就心有城進去偷東西，一位是把半袋麵粉給鎮在不

通氣的樞窶，這時想起到水落回家時水濕生蟲，不能食用，後悔不如放在屋頂，諸如此類大事小事，值得不值得的事，都紛紛於衆口之中，再加上兒童的叫喊，話會說的不是喊渴，就是喊餓，不會說話的就用啼哭來代表，總而言之，這堤上數百人從呱呱初生的嬰兒，以至齒危髮禿，行將去世的老人，都發着傷嗟悲嘆的聲音，合成一種特大的蚊雷，若是神經衰弱的人，可以被吵得發狂，但是害他們到這般光景的水，却是十分鎮靜，寂悄無聲的在那裏，自行流動，自行增漲，對於他們造成的慘狀，簡直視若無睹，俗語說水火無情，但兩種還有分別火是人造成的，若不造它，就根本可以沒有，即便造成了，若不惹惱他，也不會無端發作，並且發作時也不過轟轟烈烈開一場，也就完了，惟有水才是陰毒酷，沒有絲毫熱情，沒有片時休息，只從有世界的時候，便有了它，它一面使人類生存，一面也使人類死亡，數萬年來，在世界上循環流轉，看着人類生生滅滅，不特毫不動心，反倒因人類的强弱易逝，表示它的永生不滅現着無聲的驕傲，景仁望着河中和街上的水，心中發生一種莫名的怒恨，但是瞧着它的偉大能力，覺得不是人類所能抗拒，即使在科學十分發達的國家，他不能完全避免水災，自己恨也無用，正在想着，玲玲忽向他道，爸，我渴了，景仁聞言左右顧盼，是堤上的人並且一個持着水具，只有幾個男子正蹲在河邊，用隻小盌取水解渴，景仁素知這條小河是臨近住宅區穢水管的尾閭，十分不潔，但街上的水也未必潔淨，不過總可好些，就去到那幾個男子身旁，說了些客氣話，借得小盌，自向臨街這面取水，那知向下一看，又瞧見方才追他的女屍，原來那女屍漂到路旁，不知怎麼被水底的鐵闌掛住，竟停住不動了，景仁一看立刻又退回來，重到河邊取水，遞給玲玲時，玲玲看了看水中，就問怎麼盡是泥呀，景仁聽着不由嘆息，心想案日無論如何貧窮，對女兒衞生向極注意，連欠沸水的水，都不敢給他喝，今天竟要飲這明知有微菌的污水，想到平日那樣注意衞生，不潔的食物，不沸的水，向不敢使他入口，那知今日竟瞧着他服用這泥湯，但也只得哄着他道，你稍爲少喝一點，玲玲道，你給尋點茶不成麼，景仁嘆道，好孩子你還想茶呢，咱們若能逃到別的地方，或者能有，現在只可對付着，玲玲也是渴極了，就又皺眉飲了一口，仍搖搖頭，推開了，景仁心想，對於兒女

養得太嬌慣了，也有害處，倘若自己對他的飲食起居，漫不經心，任他在街頭巷尾，去度頑童生活，也許早已慣於這等境遇，今天也不致看着他難過了，想着自己也喝了一口，覺得十分腥氣，不由哇的吐了出來，但再一尋思，除此更無飲料，而且飲具也得歸還原主，只可提着氣飲下一些，稍解乾燥，杯子還給那位男子，便仍倚着樹根坐下，無事可爲惟有望着街道上漸漸上漲的水，和陸續向堤上逃來的人，一面撫了玲玲，一面思索自己家中此際作何景況，和玉珮此際是何情形，大約他已隨符慰曾到了他那高樓大廈的家中，居在三四層樓上，享受珍羞供養，僕婢的侍奉，如處世外桃源，絲毫不受水的侵害，而且他和符慰曾綺夢初圓，歡情正濃，更不知如何幸福，符慰曾又廣有金錢，可以不爲環境所限，也許立即帶着他離開災區，去作蜜月旅行，或是上海，或是北京，這場大水，直和他沒有關係了，他自去快樂，不知可能想到我父女受此顛連，我和他還只是由陌生人結爲夫婦，本無淵源，如今情分一斷，自可雲燕各飛，而不相顧，玲玲可是他親生女兒，居然狠心拋下，自圖享受去了，這固然是他骨肉無情，但也不能完全怨他，有幾成是我逼他變心，因而一發不可復制，使玲玲受了連累，還有幾成是因我强主留下玲玲，使他無法抗議，才落到這樣局面，現在想起來，實不如教玲玲跟了他去，到了符家，雖然父非親父，差好娘是親娘，總不致受着虐待，即使應了有後娘便有後爹的諺語，而成爲有後爹便有後娘，他也只於受精神上的冷遇，不致有物質上的欠缺，起碼也可躲過眼前這場災難，他以雅弱之身，長此風餐露宿，不知何日才覓衽席，重獲飽暖，倘若承受不住，得了疾病，又上何處尋醫診治，若要不幸喪了小命，豈不是我害了他，固然此事起因在玉珮身上，他比我還要多負良心責任，但他的良心是否存在，就是問題，而且他已不在近前，還負什麼責任，也只剩我一人傷心至死了，想着心裏難過，不由更發生了對玲玲相依爲命的心，覺着玲玲若有個意外，自己對這世界更無他慮，只有隨他同赴別一世界，所以今後的生命和前途，完全在他身上，眞是關係重大，但在這種危險境地，又有何法能保全他不出意外呢，景仁想着，起初緊緊抱住玲玲，似乎恐怕他自從已手中逝去，繼而轉念自己徒怕無益，應該盡力想法保護，一個男子若還無力維護女孩的安全，竟爾委諸天命，

豈不可恥，在這危難之中，更是男子發揮智力之時，我平日自負聰明，正好乘此自加試驗，想到這裏，忽然勇氣大生，昂首四顧，似乎夢尋見一條上天堂的道路，把玲玲和自己拔出地獄之中，那知看了半天，依然左面是河，右面是街，兩面俱是洪流包圍，水中又無舟楫，堤上的難民雖然越聚越多，却只添了嘈亂，那些人都是愁眉苦臉，咳聲嘆氣，絕無思想，只有等待，等待着或是淹死餓死，或是別人前來救濟，景仁看着很鄙薄他們，但自己亦自振作勇氣，依然不得辦法，實際也和他們一樣，不由慨然垂頭，這時那幾個在河邊飲水的男子，已湊到景仁附近，相向蹲踞而坐，互作談論，這幾人好像稍有知識，內中一個抱怨着說，天津從民國六年大水以後，就由曹省長修了圍堤防水，這牆子河就是圍堤的一部，只爲以後當局不加保護，堤防全都塌陂，以致這回大水不能防堵，成了巨災，不知要害多少人命財產，這二十多年裏的當局，全得負陰陽上的責任，另一個說事情不是這樣簡單，委實因爲這次水太大了，即使圍堤仍舊完固，也是抵擋不住，你看現在中外軍警費了多麼大的力量，仍然徒勞無功，可見出於天意，第三人就說不管怎樣，既然已經成災，當局就該設法救濟，怎到現在還沒信兒，那個主張天意的人回答道，你也未免太心急了，大水午後才來，現在還沒天黑，就只四五點鐘功夫，當局便是趕忙救濟，也不能這樣快，他們得先搜船隻，預備食物，分派人員，那樣都得很都費時間，再說這麼廣大的災區，又那容易走遍呢，二人這樣談了一陣，接着又提到民六那次，某處水深淹沒房舍，某處水淺只有丈尺，某處竟然沒水，不知此次何處人有福，何處人遭難，當時又有傍聽的人，紛紛插口，這個說河東某處無水，那個說南市一帶水已淹沒二層樓這個說某某幾個村莊，都已蕩沒無存，那個說由此東行，到萬國橋一帶盡是乾地，景仁聽着，雖不信他們的話，但自思本地地勢高低不平，也許竟有幸免的地方，自己和玲玲避到堤上，只是暫圖托身，萬難久居，最好能向無水區域遷移，使玲玲得護飽暖，自己也得安心，好在我身上我有符慰曾轉給的一筆錢，這錢雖好似鬻賣玉珮的代價，也是損害家庭的賠償費，對我舍有重大侮辱性，實在不該動用，但現在爲着玲玲也說不得，只可暫且借用，日後再謀償還，既決定用這筆錢，一切費用俱可有着，無須愁了，但看着街上河中，既

不通事，也無舟楫，即使有目的地可以投奔，有錢瞧供使用，仍是寸步難移，眼瞧太陽漸漸西沉，不久便將轉入黑夜，絕沒有離開堤上的希望了，景仁既愁且悶，又恐玲玲少時飢餓，打算先給籌備一點食物，無奈堤上沒人售賣，仔細留神，忽見在丈許外有一簇男女，看樣兒是一雙父母，帶領三個兒女的家庭，居然正在很舒適的用着準時的晚餐，那晚餐雖然簡單到只有饅首一種，但在堤上却已成了首富，許多沒東西吃的人，都瞧着他們暗生羨慕，連景仁也看那白麵製的饅首，似乎特別潔白光潤，而且發着芳香，又看那家庭的中間，放着個很大的白布包裹，大家時時伸進手去，取出饅首，可見帶得甚爲充足，這一家想是分外幸運，今天午前正蒸熟了饅首，將要用飯，恰巧大水到來顧不得吃，就帶了饅首逃出來，到得着按身之地，方才享用，景仁想這一家眞是運氣，在一兩天內可以不致挨餓，否則便帶來若干的米糧，在這堤上無法作熟，有心前去向他們討個饅首，留給玲玲吃的，想着方要移步，却見已有人走了先步，兩位老婆兒走過去伸手乞討，又有一個中年婦人，帶着個小孩兒也去瞄瞄祈請，似乎指着小孩兒說話，哀懇主人發惻隱之心，那邊還有幾簇飢餓的人，在那裏待機，等別人乞得，他們也要循例要求，景仁到了那吃饅首的家庭近前，已見有許多人圍上了，那物主的夫婦，似乎看出來者太衆，給了一個，便得也給別人，善門易開，却是難閉，就來個根本拒絕，那個男子像是個小商人，說話限爲淺薄，揮着手向衆人道，諸位對不起，這點兒吃的我們一家五六口，還指着度命哪，在這時候可不算我不厚道，平常日子，幾個饅首又算什麼，現在一點渣兒都是性命相關，我們不爲自己度命，又何必怪累贅的帶出來，你們不會也自己帶嗎，自己不經心，只仗着求人，求人也得看時候，現在是爹死娘嫁人，個人顧個人，誰也管不了誰了，再說我就發善心，給你一個，那就開了例兒，再不給誰也不成了，這點東西，一分散就完，你們也飽不了，我們倒要受罪，世上沒這個理，我任誰也不給，諸位免開尊口，快散散吧，衆人聽了，只得失望散去，連那婦人也把哭喊的小兒拉開了，景仁在一邊聽得明白，心中也知無望，只爲着疼惜玲玲，仍便着頭皮上前，向那男人道，先生，你的饅首可已均給我們小女兒一個麼，那男子一翻眼皮，很不快的說道，你沒看見我把別人全駁了，怎能單

單給你，你眞不知……景仁不等他說出下文，忙接口道，我不是白要，是想跟你買點兒，那男子搖頭道，我不是賣饅首的，景仁道，我知道，不過實在無可奈何，只得求你賣給，那男子道，你不必再說，我不賣就是不賣，那男子的老婆，這時忽然開口，却不知是有心授機，還是要把他嚇走，揷口說道，這個時候吃東西能值金子，給你一個，我們就少一個，你給兩塊錢買一個，我們也不合算，景仁忙道，好，就算兩塊錢一個，你賣給我兩個吧，說着就取出符愈曾給的錢包，要向外取錢，那一雙男女對看了一下，那男子說道，不成，那女的也改口道，我說過兩塊錢一個，也不能賣，你給……說着稍停頓，瞧見那男子暗把左手伸出三個手指，他才接下去道，你給三塊錢，就勻你一個，景仁忙不迭的應道，好，就是三塊，就着打開錢包，想尋三塊錢給他們，那知包內不但沒有零票，連五元一張的也沒有，一律全是十元大票，只可拿了一張，遞給那男子道，這是十塊，你給我四個，總可以吧，那男子接過錢去，先放入衣袋內，又和女的用眼睛互相商量一下，才從布裏中取出兩個饅首，交給景仁，景仁接過，以爲他只肯賣給兩個，自思也可度過今宵，就也不再請求，只等他找回四元的零票，那知那男子竟變成沒事兒一樣，再不理他，景仁等了一會，忍不住問道，你可找回給我啊，那男子仰首道，找什麼，景仁道，三元一個，你收我十元，給我兩個，不是還該找回四元嗎，那男子縐着眉頭，好似深嫌他無理取鬧，喋喋不休，不耐煩的說道，我沒有零錢找，你願意就拿這兩個饅首去，不願意就退回你的錢，景仁聽着，氣得瞪了半天眼，才說道，你不找給錢，總得多給饅首呀，那男子好似忘了業已收錢，倒像景仁跟他白討，搖頭說道，我們還留着吃呢，不能多給你，景仁知道遇着貪婪狡猾小人，深感無法對付，想妥嘔氣把饅首退回，又怕無處再賣，使玲玲挨餓，想妥忍耐吃虧，又覺那男小的行爲直如搶奪，萬分混賬，實沒法受這口氣，但他怔了一下，眼光轉到玲玲身上，竟默然無辭的把錢包裹好放回身上，領玲玲走到回到原處，那男子好像得了絕大勝利，對着妻子，大爲歡喜，旁人看見他的饅首價格貴得出奇，那布帶中的幾十枚，幾乎是一筆不小家産，自然都望而生畏，莫說上前乞討，連購買也沒人敢作忘想，這樣他到避免了攙擾，所以恨心作惡的人，因着沒有良心，不解懶

愧，常常作出惡事，反以爲得到善果，越發自以爲是，非到極惡的地步，撞着報應，不肯休止，就是這種道理，當時景仁回到原坐之處，映着玲玲說會兒閒話，太陽已愈沉愈下，雖未沒入地平線，但被高樓遮住，天空仍很明亮，低處已現出蒼然暮色，又加地下的水照映，顯得一片鬱鬱蒼蒼，大有潮來天地青的況味，只見東西四層高樓屋頂玻窗，要西沉的陽光反射，成爲金色，隔着幾十丈還照得入眼生畏，景仁指點着給玲玲看，玲玲也指着那樓頂上幾縷紅霞給景仁看，這種景色，在平日本是常常有的，但他們向來不曾領略，今日在這患難之中，很仔細注目，二人都爲美景所動，沉寓的心靈，忽然活潑起來，飛入天空，玲玲拍掌叫好，景仁翹首凝神，看情形直好似變成二個詩人，同把靈魂融入大自然中，那裏還像難民呢，但這詩人的美境，並不能享受長久，過了不大工夫，夕陽下落，樓頂金光驟滅，紅霞也變成平淡無奇的白雲，並且在青天之上，好似經畫家用水筆宣染上一層灰色，起初灰色尚淡，還掩不住青藍原底，繼而再宣染一層，天空就全變成鮮的如銀的灰色，跟就又從下面染上深灰，漸漸展到天空，尚還濃淡不同，倏時暝色四合，天上好似遮了一層黑幕，天是已至黃昏了，他父女閒廢了極短的一段時光經過的行程，正覺頸項發酸，低下頭來，看到堤上景緻，才又落回現實，覺悟自己正在度着難民生活，這時晚風徐徐吹來，掠過水面，搖動堤上楊柳樹的柔枝，景仁悚然覺冷，就由包裏取出件衣服，替玲玲換上，玲玲望着遠處，似有所思的問道，爸爸，怎這樣黑，電燈還不亮呢，景仁聽着，想到果然每日到了黃昏，這條沿堤的長街上，電燈齊輝，密若繁星，遠望有如一條長龍，甚爲美觀，但今日却是天然能力暫且戰敗了科學文明，大概是電流遭了阻窒，要不然就是當局恐怕發生危險，禁止發電，大約全市都要成爲黑暗世界，不但在這堤上，便是外望遠近樓台，也看不到一線光明，只偶然發現一星微耀，搖如鬼火，一瞥即隱，那必是人家用燭光照明呢，這時天光已完全默暗，堤上的人互相不能看見，全變成獰鬼影，在黑暗中搖動，人們的談論大半都已停止，只聽見大人呻吟嘆息，兒童的哭喊，和作母親催促兒童入睡之聲，但沒人唱什麼催眠調和搖籃曲，只聽見呵斥着罵該死東西倒下鬼，快挺屍，快咽氣，或是震嚇着說大狼來了，老虎來了，再不睡河裏出水鬼來拉

你了，這樣雖然不合教育原理，却是能收實際效果，不大功夫，就已哭聲漸減，只偶然聞到這個男子把褒子讓給女的蓋着，女的說我不冷還是你蓋，推讓許久，才不言語，大約是取了公用制度，利益均沾了，這當然是一對恩愛夫妻，也有爭吵的，男的說把被子均給我點，我格得骨頭生疼，女的就說不成，我跟孩子還墊不嚴，你知道難過，爲什麼不聽我的話，再回家取一次，男的說不過，只得嘆口氣忍耐自睡，這當然是一對怨偶，還有老年人在自言自語，說二姨娘那裏不知怎麼樣了，三舅也不知逃到那兒，也有人高宣佛號，或是念皇王經，年青的小夥兒，因爲睡不着，居然還苦中作樂，低聲小唱，昔日有個三大賢，和又來了開店的馬寡婦的歌聲，夾着人雜雜，雜雜身，一切災殃化爲塵的誦聲，遙相應和，還有摩登的姑娘，也被勾起吟興，唱起電影新興的歌譜，高興再饒一段何日君再來，但這些聲音都是安靜的，不甚吵人，景仁聽着，忽然憶起自己小時，夏夜在庭中乘涼，爲怕招引蚊吶，不燃燈火，仰首只見辰星照耀，高臥竹榻，睡意惶忪，聽到幾位母親，着面說一閑話兒，一面唱催眠歌，呵兒童入睡的情景，不由把玲玲輕輕拍了兩下，問他睡着沒有，玲玲答說還沒睡着，景仁就取出個饅首，給他道，你吃些東西，就睡吧，玲玲接過饅首，咬了口一，說口乾不能下吶，景仁只得教他少吃細嚼，用津液潤濕下咽，玲玲勉强吃了一角，便說飽了，景仁自己也吃了一些，把餘收起，便仍教玲玲橫在膝上，自己也斜倚樹根，預備就這樣睡下去，但是時候尚早，距離平日入眠時候，相差還有二三點鐘，再加午經刺激，新換地方，下面堅硬冰冷的土地，又極不適於他病後的瘦消骨格，自然難於入夢，過了很大功夫，堤上醒着人已很少了，滅聲也全被水聲代替，玲玲不知何時已夢入黑甜，景仁喚他不應，就也澄心安睡，無奈只睡不沉，正在矇矓朧朧，半睡半醒之際，忽覺右邊身體被人觸了一下，他立刻驚醒，想到自己坐的地方，周圍二三尺內，並沒有人，怎忽然有人相觸，就伸手向右一摸，不料右面果然有人在着，並且直撞過來，頭顱撞到景仁肩上，景仁忙推他道，你是怎麼了，那人似乎也正坐着打盹兒，身體失了重心，就向旁倒過來，被景仁一推，才從夢中驚醒，吧唧了兩下嘴，怔怔的道，怎麼……怎麼，撞着你了，對不起，對不起，景仁聽他道歉，就回了句沒關係，但心中

納悶，附近並沒有人，這人幾時挪了過來，想着就聽石邊悉悉碎碎，拖拖沓沓的聲音，似乎那個人已離開身邊去了，猛然感到這人有些行蹤詭異，就伸手去摸包裹，那包裹放在自己兩腿之間，並由玲玲身體壓住，伸手摸仍然存在，就也不再理會，又過了一會，才重入夢鄉，這次却睡沉了，直睡到午夜已過，忽被喊聲驚醒，只聽着個人叫過，噯呀，怎麼身底下水冷，噯呀，不好，水上來了，跟着別個被驚的人也亂叫起來，這個喊可不是有了水，那個喊我身子全濕了，立刻全堤都騷動起來，衆聲鼎沸，婦人兒童都跟着亂號，景仁初醒，聽得衆人都喊堤上有水，心中不大甚信，以爲這堤頗高，在天黑的尚見距離水面在三尺上下，何致半夜工夫就漲了許多，而且自己怎不覺察呢，那知他是因爲身體坐得太久，又被玲玲壓着，下半身已麻木了，浸着水也不知覺，及至用手一摸，才知果然有水，雖僅止少許深淺，已令他嚇得昏了，和別人一樣張惶起來，這時玲玲亦被吵醒，景仁只可教他先站在地下，自己掙扎一陣，才忍着痛苦，扶着樹立了起來，耳中只聽在哭喊之中，有人叫道，這隄上不能住了，只可奔橋上去，橋比堤高得多，上面一定沒水，這人一喊，立刻就有人涉着水向橋跑去，但是這時水已高漲，河中的水和街上的水，已在堤上匯合，連成一片汪洋，更無方向可循而且這些人乍從夢中醒來，神智未清，只想橋上地方不大，若去晚了，恐怕得不着地位，都想搶足先登，但在黑暗中看不清方向，信步一闖，只聽涉水花啦之聲，連續而起，有幾個人落到河中，有幾個人墜到街道下面，在這黑夜當然無人救護，只有順流而下了，因爲爲人落到河中，呼號之聲四起，跟着就有較爲鎮定的人，大聲喊叫，大家不要怕，不要動，堤上的水很淺，並沒妨礙，若倉皇亂奔，恐怕倒要掉落深處，衆人本是乍從夢中驚醒，故而亂奔，及至一聽這話，才都安靜起來，內中有眼光好的人，借着水氣微光，由堤上的行走，辨別方向，告訴衆人循着橋欄向前走，便可到了橋上，這時人們因着性命交關，一點亦不騷亂了，遲慢而有秩序的，向橋頭走去，只有幾家有人落水的，仍立在原處哭叫，男人亦不顧他們，各自逃命，景仁抱着玲玲，跟隨難民隊伍徐徐移動，徐徐移移，步步踏實，只怕一脚落空，所好玲玲這時已驚得好像呆子，一聲不哼，別的兒童哭叫的可很少，好容易挪在橋頭，那橋上的高度比

堤上較高尺許，未曾被水浸及，衆人到了乾地，才相得了命一樣，各自尋覓地盤佔據，因爲地面地方甚小，倏時擁擠起來，景仁去橋欄邊坐了，急忙撫慰玲玲，叫了幾聲，玲玲才哭了出來，不知他是驚糊塗，還是說着夢話，竟哭着叫娘，娘呀，我們在那兒了，怎麼不點燈，景仁才知道他還戀着在家中和娘同睡呢，不由心如刀絞，含悲說道，玲玲你，醒醒，爸看着你，玲玲似有所語，抱着景仁脖頸，更哭放了聲，景仁只好竭力哄她，這時橋上人已滿了，擁擠非常，大家才得了命，又都自私自利起來，這個數那人讓點地方，那個嘱着這個的泥脚踏污他的衣服，這邊呼兒叫女，那邊首東覓西，直鬧了好一會，才有些人又繼續入睡，景仁抱着玲玲，也倚着橋欄睡着，但人們再不能睡得安穩，都恐怕大水再漲上來，有的睡着忽然跳起，喊叫大水又浸上來，有的在朦朧中摸着自己的濕衣服，就叫着有水有水，簡直鬧得一夜數驚，景仁連被吵醒了幾次，到夜閑時候，就坐起不睡了，望着天上一點點由黑轉成灰色，曙光初透，似乎就要亮下去，但忽又減低光度，好似又要重入黑夜，這一耍的功夫，俗名叫作某人偷鍋，這是一天二十四小時最冷的時候，景仁悚然覺寒，方一着縮，天已由黑轉明，天空星晨，隨着黑夜陸續消失，須臾由東方先現出魚肚白色，整個天空也都變淺灰，好似蒙着一層密雲，再過一會，天空漸呈淨明的淡藍，雲露盡消，只剩下天邊一顆明星，映帶着數縷流雲，再低頭看，除了橋上一方乾地以外，俱都被水浸浚，成爲一片汪洋，但已不復洶湧，波平如鏡只被曉風吹拂，顯出萬際魚鱗，這時日光也由東方升起，照着高樓巔上，和昨日薄暮所見相似，不過朝旭夕陽，情形絕不一樣，這鮮紅的日光，還只到地平面上，只能照着高處，但有時由兩座樓的夾隙，穿射出來，光線落在水上，一長條的金光，映着起縐的波紋，眞好似龍蛇出水，景仁看着一陣心神軒爽，忽見遠遠由街角轉過一隻小船，被那赤膊光臂的少年撐着，向橋頭續續而來，到了數丈以外，方才瞧出那船只是一塊木板，板上放着一隻圓籠，還騰騰冒着熱氣，這時橋上的人已有很多醒來，看見來船好像是售賣食物的就都擠到水邊瞧着，有的就問他賣什麼的，那少年從圓籠中取出一個圓如球形的物件，舉着說道，賣土豆兒，衆人立刻騷亂起來，原來土豆是最下等的食物，在昔年向不入於庖厨，登於盤碟，只有極

貧的人食用，由西餐流入中國以後，才得着豬排牛尾，爲人們所品嘗，名子也由土豆兒改爲番芋有，和番佛番餅番紙，一樣的名貴起來，貴家庭上也用作他餐之品，與珍饈並列，同時普通人也了承認他的價值，也都吃了，不過這土豆兒終因栽植太易，產量太豐，雖然有了銷路，而價值總難提高，平常只賣幾分錢一斤，仍是蔬菜中的賤品，但這次水災，他却是十足的發揮了救濟的功用，就因爲產量多，價值賤，又能久藏不壞，水中住戶，無論貧富，幾乎家家都賴他延續生命，所以說起來，治水的官府，其功不在禹下，土豆兒却是其功不在米麥雜糧以下，眞是豐功偉績，值得大書特書的，不過這裏面却生出一樁寃獄，就是土豆兒有了濟人的力量，人們對他並不感戴，反而厭棄，因爲水退之後，人們是互訴當時苦情，每個人都疾首感額的說，在水中僅能得到土豆，天天日日，用爲常餐，把胃口全行吃倒，以後情願生生世世，不聞番芋之名，不見土豆之面，而有的人再吃西餐，亦要把那一小塊的番芋剩下，絕不入口，試替土豆設身處地想來，眞是奇寃難訴，恐怕再遇到水災的年頭兒，土豆爲對人們報復，必要預先歉收了，這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當時橋上許多飢餓的人，一見這煮熟的食品，不由都喊起來，叫那少年過來賣，但一問價兒，就全怔了，那少年回答，論個兒是一角錢一個，論斤是八角一斤，衆人想不到土豆竟會和肉價一樣，明是投機勒索，和昨天那位賣饅首的先生，同一路數，就有的人想買嫌貴，不買怕餓，急得飢火中燒，大犯肝氣，罵少年訛人，那少年倒不生氣，笑着說道，諸位別只罵我訛人，亦得替我想想，我一家五六口，從昨天來時，就都爬到屋頂上躲避，好在我是窮人，什麼也沒有，只趁這一袋土豆兒還是前些日從鄉裏親戚家弄來的，我平日幹作皮鞋的手藝，這一發水，作坊都不知沖到那裏去了，一家人又都仗我養活，不想生意掙飯可得成呀，無奈我實想不出道兒，看了這一袋土豆兒，吃也不够活幾天，只好就跟他身上打主意，在房頂上煮熟了，帶出來賣，你們諸位嫌貴，不錯，我也知道太貴，可是諸位想想，這一袋土豆兒，怎麼變成熟的，我們在房頂上，可容易把鍋竈拉上去，去這遍地是水的時候，什麼都是濕的，可容易尋着柴禾，我是把泡沾水的房椽子劈了燒火，等到弄熟，又爲了難，沒有船怎能出門，也只可玩命，把一張鋪板當作筏子，

撐了出來，這一丈多深的水，栽下去準死沒活，就這麼揪心弔胆的到了這兒，砂土也值金子了，你們還按往日三分錢一斤的行市算哪，痛快說，我們一家老小的吃穿，全要靠這袋土豆兒，不怕諸位過意，我還是言不二價，有買的就賣，沒買的我帶回去吃，衆人聽得他說得理直氣壯，全沒了話，只有個絮叨老太太，還跟他商量減價，那少年咬定牙關，毫不通融，衆人望着籠裏熱氣騰騰的食物，全都饞得發恨，許多孩童眇着要吃，內中就有忍不住和餓不來的，先告了屈服，出錢一買，這一來人們都隨着買起來，七嘴八舌，這人要兩個，那個要一斤，紛紛擁擠吵鬧，購買的人一多，人人都想到籠內貨物甚少，恐怕旁人搶足先將，自己挨不上個兒，就更爭著上前，那少年直如拖捨一樣，態接不暇，他是先收錢後付貨，而且雖然論斤出售，却並未帶秤，隨他抓幾個就算，若有人嫌少爭競，他一聲不語，把錢給還，土豆也抓回去，這個人還得向他說好話，自承再不計較，才能買到手，這眞是自有商業以來未有的現相，凡是商人，照例對主顧低聲下氣，惟恐其不買，如今竟是主顧對商人卑躬屈節以求其肯賣，儘是這樣，還有許多得不到手的，因爲那少年的一籠土豆，已經變成半籠鈔票角票了，貨物完全淨罄，許多買不到的，自然失望，但內中最難過的却是景仁，他抱着玲玲拚命向人叢中擠入，好容易擠到水邊，叫着我要一斤，同時伸手向袋裏取錢，不料手伸進去就縮不出來，袋內竟已空空如也，他立刻驚得面如土色，再向周身亂摸，仍是沒有，便覺頭上嗡的一聲，似乎整個身體都向天空升了上去，他病後，虛弱身軀，屢經激刺，已然精神大傷，這時又遇着絕大的打擊，如何支持得住，一陣眩昏，幾乎跌倒，幸而立在人叢中，左右前後都被抵住了，他腦中也還記憶正抱着玲玲昏沉中竭力自支，半晌才緩醒過來，只見那少年的食物已買盡了，人們也紛紛後退，景仁知道無望，就把玲玲放在地下，緩緩退回，玲玲還問爲什麼不買，景仁搖手教他不要說話，退到橋欄邊坐下，自己證目尋思，明明記得昨晚買了饅首，把符慰會所贈的那一包鈔票，放入衣袋之內，怎會無端丟失，自己一直遠離人群，睡覺也很警醒，並沒有可丟的道理，如今竟然丟了，是什麼時候丟的呢，想着忽然恍然有悟，夜間初睡之時，身旁有個人座着打盹，身體傾側，把我撞了一下，我一驚醒，他就悄悄挪開，回想

我入睡以前，曾注意身傍在三尺以內並沒有人，看來必是我在臨睡首時，把鈔票全部顯露，就有多人生心，設法偷窃了去，本來我的生機和希望，全在這筆錢上，現在失去，玲玲立刻便要受罪，我眞是走死運了，想着焦急欲死，看着橋上層層被難的人，心想窃賊必然就在這一群人裏面，從夜裏到現在，除去了幾個落水的以外，絕沒一個人離開的機會，我能挨着個兒搜索，一定能把錢尋回，但是自己無權無勢，怎能教這裏三二百人甘心受我搜查，景仁心中爲難，明知萬不可能，但想到這筆錢是玲玲和自己養命之源，失去之後，玲玲勢將顚連因饑餓而死，否則自己因急生病，因病致死，玲玲就必流離失所，更是不堪設想，想着不由紅了眼，就立起叫道，諸位，對不住，我丟了一筆錢，必是有人偷去，你們大家得明明心，衆人聽，，都把驚詫眼光望着他，好像瞧看一個瘋人似的，景仁又叫道，諸位多原諒，這個偷錢賊必然仍在這裏，我把衆人搜一下，好人樂得洗清自己，說着就向前走，要向最近立的人伸手搜索，不料數尺之外，有人開口道，你丟了錢要搜人呀，先等等兒，你丟了多少錢，有什麼記號，景仁聽了這話，猛覺一口冷氣倒灌入腹，知道自己還未開始，已先失敗了，曾符慰曾給錢時，大水已將上床，那有工夫細數，更不能在鈔票上看出記號，現在人家問起你，可有什麼話說，氣急之間，被見對面賣問的正是昨夜賣饅頭那個刻薄商人，忽然心中一動，想到昨晚他曾看見我取錢，窃賊莫非就是他，他方一沉吟，那商人已冷笑道，你可說啊，到底是多少錢，什麼票子，景仁吃吃的道，是聯合準備鈔票，錢數我可不記得了，大概有……好幾百，不過我認識那包鈔票的紙，那商人大笑道，這叫什麼話，自己的錢會沒有數兒，你說是準備票子，倒虧你會說，現時除了準備票子，那還有第二樣呀，這回大水漫天，人人都携家帶口逃了出來，，誰身上不帶着錢，依你這一說，凡是身上帶幾百塊錢的，全算是你的了，景仁道，我怎能胡賴，方才說過，我包錢的紙有記識呀，那商人道，你別胡扯了，用紙包錢的多着呢，你隨便一認，那又有什麼憑據，莫說你的話未必是眞，就是眞有人偷了你的錢，他還不早早把紙包丟掉，留着教你識認哪，景仁聽着知道他所言不錯，自己的錢已無返璧之望，自己自在符慰曾跟前丟了臉欠了情，結果竟便宜了別人，不由心急如焚，向那商人叫道

你怎麼還疑惑我說假話，我昨天買你饅頭時候拿出錢包，你不是搖頭道，沒看見，我的眼不管閑事，景仁見他這樣說話，心中更急，頓足說道，你說話別屈心，我實在丟了錢，一定要搜，還是先搜你，那商人道，你搜也成，可得在大家跟前說明錢數多少元，鈔票多少張，再說搜不出怎樣辦，景仁這時已紅了眼，就向前撲去，那商人用手相拒口中喊道，你要搶我呀，二人這一支撐，旁邊便有好事的人過來拉拉，玲玲見爹爹和別人打架，嚇得放聲大哭，景仁聽見恐怕吓壞了他，急忙越坡兒退下，抱起玲玲那商人還不依不饒的罵，一個勸解的老頭兒，攔住商人，向景仁說道，這位先生，我看你也是局面人，當然眞丟了錢，才急得這樣，我們同在一處，遇見這種事誰也願意明明心，不過你得先說出錢數，才能搜查，若是不知道數兒，就讓眞個把你丟的錢原封兒找着，有什麼憑據認是你的呢，我可不是說你無中生有，這種事本來難講，就是我身上帶錢，也常常沒數兒，可是不丟萬事皆無，一丟那了就算是沒法找回，這事怨你一來馬虎，二來失神現在說，不出數兒，誰也不肯教你搜，就教你搜，也是枉費，再說你從家裏出來，一路奔奔忙忙，到堤上又東逃西竄，就許自己失落了，也不能定額別人偷的，我勸你自己忍個肚子疼吧，別自討麻煩，白傷和氣，景仁聽着他說的十分有理，漸漸把頭垂下，想思這錢無希望尋回了，即使從那商人身上搜出來，他欺我沒數目，必不肯歸還，若是他人所偷，也是一樣，何況並沒法遍搜衆人，想着猛一咬牙，頓足說聲你說的對，我認了，就返身走回，衆人都哈哈大笑，有的窃竊私語，說這人明是窮得沒路想要詐一水，被人說倒了，只可順風收舵，若是眞個丟了許多錢，又怎肯善罷干休，寧死也得究個起落兒呵，景仁隱約聽得更氣得要死，但知跟他們鬥口也是無益，就忍淚吞聲，回到玲玲身旁，望着洪水滔滔濁流，依着此際心境，且想跳下去尋個清靜，逃開痛苦，但看懷中玲玲，心中一慘，眼淚一流，便撲地坐下，玲玲見爸爸哭泣，吓得不敢作聲，只慘慘慘的含淚相望，用小手兒拭他臉上的淚，越發難過，呆了半晌，心神稍定，自己勸着自己看在玲玲身上，只可把心放寬，我只當根本沒得到符慰曾的錢，把這件煩惱事忘却了吧，但雖這樣想，心頭終於拍塞難開，有錢在手，不特助胆安心，又可以自圖生活，自由行動失去了錢，就算被困在這橋上

，寸步難移，只自等待官方和慈善家的救濟，至於救濟何時能來，還在渺不可知，但也只得强忍悲傷向人借隻茶杯，弄了些河中濁水，父女各飲了兩口，稍潤枯喉，這時河水已與街上的水連通一片，似乎比昨日更加汚濁，這都市多年的藏垢汚穢，都被水給揭發洗濯，因而水就增加了濃度，起碼有二成雜質融合其中，顏色變成黑綠，但也有時夾雜各種顏色，忽然流來一股紅水，或一股黑水，好像涇渭合流，界限仍清，直到流出很遠，方才混爲一色，而且淹死的生物，也漸漸增多，死猫死狗，和帶籠的鳥，在籠的雞，或者還有二三人屍，一同隨波飄蕩，好在河中比街上還較爲潔淨，所以景仁從河中取水，但水中竟有不少小虫，這小蟲向來生於死水中，不知何以竟在這流動的河中發現，他和玲玲都閉着眼喝了些，就把昨夜吃剩的兩個饅首，給玲玲吃了一半，景仁自己只咬了兩口，就又收藏起來，這時紅日已然高升，天有八點多鐘，忽然有一隻小船，由東向西搖來，衆人還是第一次眞正看到的船，在陸上行駛，認爲是前來救濟難民，全都大聲歡呼，內中有資財的人，就希望是渡人之舟，可以出錢搭乘，離開困境，去尋生路，景仁在一點鐘前，還有些希望，但此際却已自知沒有資格，倒和窮人一樣盼望救濟，而不願是渡船，枉惹得自己傷心了，那知船臨切近，才看出是隻小船，上面坐着一家男婦老幼，載着許多包裹箱籠，一望而知是逃水的難民，不過是高等的，衆人看着，雖感失望，但全向船上問話，這個問他們從何處來，那個問何處沒水，這個問河北淹了沒有，那個問上城裏可能通行，也有人喊叫舟子靠近，商量搭乘，但那舟子帶答不理的說，這是本家自用的船，不能載人，就便快的撐過去了，人們才知道船上必是有錢人家，所以能自己備舟逃難，但是即便有錢，怎會早就備有船隻，於是議論紛紛，全說現在最需要的就是船隻，倘若能有幾千隻船，像開洋車廠一樣出賃，定能得到極厚的利潤，橋上恰巧有個開木廠的，聞言急得跳脚，對人說只恨現在沒法到木廠去，否則把所存木料，完全造船，賣給有錢人家，可以得到汽車的價錢，可就發財了，旁邊又有人說，這時只要自己有隻小船，幹甚麼全能賺錢，天津的人太多了，雖有這些逃難的，若能撐船賣點吃用東西，以至於紙烟火柴洋燭等等應用之物，就照本兒加幾倍，也有人買，至不濟賣清水也成，這時人家裏的自來水，

大約全淹沒了，嬌慣的人那能喝這濁水，見着清水，一元錢一桶，也不會嫌貴，景仁聽衆人在這患難之中，還全忘不了投機營利之想，看來人類的惡性根，無時無地不在發動，每逢社會上有什麼變動，或是某個人遇到什麼危難，就有那幸災樂禍，希望由這上面獲利，譬如以前數次兵燹，必有匪人天天搶掠，每逢金融不穩，必有那倒把投機，某家失火，隣居借着救助爲名暗搶財物，某人把錢包落在地下錢全洒散，行人全帮着檢拾，暗地藏幾文到自己懷中，再說深些，訴訟的婆糾纏欲死，訟者却因而得利，病重的人，饒轉將絕，便宜的却在醫生，瘟疫流行，藥材店獨能歡笑，喪家過市，棺材店反倒欣然，全是一樣道理，現在這橋上的人，雖然已被困住，並沒有謀力力量，但却仍不能不發謀力之想，這群人倘若得着盤剝機會，還能希望他們略有人類同情的心稍存厚道麼，景仁暗自慨嘆，反把自己悲慟忘了，及至天到午時將近，居然來了救濟的船，是官方和慈善機關合辦，載着新蒸的饅頭和白麵，衆人見了，全都爭着向前搶攘，船上人說因爲難民太多，饅頭趕蒸不及，所以帶得數量甚少，而且到處全有難民群集地發放，到此已所餘無幾，所以只能按變通辦法，每一位五十歲以上的老人，和十歲以下的兒童，可以得到饅頭一個，至於少年或中年人，却只能每人給六兩乾麵自去弄熟，他們聽了，全是大爲失望，喊着我們沒有鍋竈，怎能弄熟，還是給饅頭吧，船上人說，這是今天權宜辦法，官方已在籌劃大規模的救濟，不久就實行了，你們若嫌麵粉沒法弄熟，今兒不領也可，饅頭却只有這一點，只能發給老少，衆人聽了方才沒話，因爲起初聽說發給麵粉全感不便，要求改發饅頭，及聽船上人說不領麵粉，也不給饅頭，他們立刻想到麵粉雖暫時無用，但終是食品，又不要代價，現在不領白不領，何苦替他們節省呢，於是全向前爭取，船上人上到橋頭，數難民移到左邊，一會由面前經過，領到的就由左面移到右面，以免紊亂重複，但空自這樣注意，終因橋頭地方太窄，人數過多，有些領到的人，領到食物，由左移右之後，又偷由後面遠遠回到左方，再領一次有個男子被船上人看見他腹部凸起，衣上又沾了許多白面，起了疑心，拉住一搜，由衣下搜出一二包面粉，原來已領了三次，又來領第四次了，就給責罵一頓，把搜出面粉收回，並且取消他所得的份兒，那男子跪下央告，船上人

也不理他，景仁也挨着個兒領到一包面粉，一個饅頭，自和玲玲躲到後面空隙處歇息服着領得的食物，嘆息從此以後，恐怕要長久倚靠救濟生活了，玲玲還問他怎麼這坐船來的帶這許多東西，白送給人不要錢，昨天那個人又怎向咱們要那麼多錢，景仁對他無法解釋，只好說現在來的是好人，昨天那個是壞人，玲玲說，爸爸你去跟這好人說說，央他幫咱們去找娘成麼，景仁聽了，更覺淒然，你的娘現在已成爲闊太太，在符慰曾家中，享受水災不能侵害的快樂，我們父女却已是眞正的難民了，你還要去找他，你可知道我已接受了幾百元錢，把你娘出賣給符慰曾了麼，現在這筆羞恥的代價，已經丟失，可是我的羞恥一世不能洗滌，你的苦處也永遠不易脫離了，想着心中有如刀絞，仍强忍着搖頭道，不成人家不肯帶人，再說我也不知你娘在那裏，沒處去尋，只可等你娘來尋我們，玲玲道，娘可知道我們在這裏嗎，景仁點頭道，他知道早晚必來，玲玲才不言語，只把小眼望着遠處，似乎希望着母親能坐着小船前來，景仁也只看着他發呆，過了一會，救濟的人發放賑務完畢，離開橋頭走了，這時街上的木筏已經漸多，不知全是從那裏出來，大約各河中的小船，全已隨水入市作投機生意來了，景仁和玲玲就這樣默然相對，到了三點多鐘，官方的船又來，這次却是安置難民，給他們圖謀棲身之所，言說在某某等處的空地，搭蓋窩舖，教無家可歸的人去住，橋上的人聽了，大爲歡躍，爭向船上擁擠，雖在官警心喝之下，仍是秩序大亂，擠得兒啼女喊，官警起初本對災民客氣，但因他們過於不聽約束，只可武力鎮壓，無奈仍是攔擋不住，一會兒船上擁滿，沒了空隙，還在兩相咒罵，官人見載重逾量，恐有危險，而且船工也無法撐船，就教上去的人退下幾個，但衆人全不肯下來，官人只得改取嚴勵手段，叱令一齊下去，誰也不許停留，衆人受了嚴令，這才遵令走下，把船騰空，那兩個官人自立在船頭，檢着老幼婦孺，一個個的向船上放，有些男子仍向上擠，全吃了鞭子，須臾船上已滿，官人才走上去，開船走了，這次載走的不過二十餘人，未得上去的人全罵辦理不公，景仁却以爲應該如此，料着救濟的人必然還來，就安心候，着果然過了沒一點鐘，那船又返回來，載取二批的人，但船上盡是一家一家的眷屬，不願離開，官人先載婦孺的辦法，漸漸不能實行，只得任其自然，於是秩序道

亂了，也許一兩家人便佔滿了一船，也許船上人數本已够了，但已上去的一家，還遺下數人還在橋上，船上的叫，橋上的哭，官人也只得從權教那個人上去，這樣又往返了兩次，天已垂暮，橋上所餘的人尚多，景仁因爲沒有氣力爭扎，耐心等待，但日暮時最後一批船走後，天色漸漸黑暗，變成河身的街道上，沒有點燈，行走極爲危險，當然不能來了，橋上的人知道沒了希望，全喃喃咒罵，或是抱怨運氣不好，混成災民，還是不如旁人，人家被載走的，這時必然有了吃喝，有了住處，好像進了天堂，只我們還留在地獄裏，沒吃沒喝，風欺露虐，眞是全嗟怨不絕，景仁暗想他們心理眞是可怪，昨夜逃到堤上，毫無希望，大家倒還能安心任命，今日已有官方前來救濟，只不過因爲船少，不能盡數載走，明天當然還能繼續辦理這些人，只被遺下一夜，就忍不住了，這原因就在於心地狹窄，貫於爭强鬥勝，看到別人比自已得了優越地位，便要氣憤難當，怎不想到倘若我們走了先步，旁人也要怨姤，現在就只當官方未前來，明日才開始救濟，豈不心平氣和了，景仁這樣設想，自然沒有怨尤，但別人却不能有這樣襟懷，唧匕了許久，方才漸漸停止罵聲，景仁仍抱着玲玲睡了一夜，到次日早晨，救濟船便又來了，人們仍是照樣爭先擁上，跟着又添了一隻船，往還數次，橋上人才漸激少起來，到了正午，橋上已剩了二十餘人，一隻船便可載走，但這次船上人想是去用午飯，隔了很長功夫，到午後將近三點才來，景仁在這次一批中，隨着衆人上船，向東駛去，據船上官人說，災民甚多，官方和慈善機關所預備的收容所，已經佔滿，幾處露天收容所已沒了餘地，現在又另尋了一塊空地，安插各處容不下的人，現在你們這一批就是到那地方去，景仁聽了，知道自已要到一個新收容所去住，和橋上兩夜共患難的人們，不能再相聚會，這倒好自已對這班人並無好感，何況害我落入窮途的窃賊，也在裏面呢，想着反覺胸中開豁，只和玲玲觀覽街旁光景，玲玲時常指點路邊樓房，喊說矮了很多，又見高樓巨廈之上，常有艷裝婦女倚在平台欄邊，向下眺望，神情歡悅，好似遇到什麼新鮮的事，足供刺激神經，調劑平凡生活，他們當然是資產階級，可以用金錢抵抗天災，衣食住行，全不受水的限制，自是沒有愁煩，翻然歡笑，景仁看着，想到玉珉現在就是樓上，這一層人物，看來他是對的，倘若不明

暫保身，自圖善策，現在也跟我一同在這災民身上，怎能忍受，想着又見街上作投機生意的居然增加，有船的很少，大都用木板作筏，或是在水中擇淺處行走，把竹籃或木盤頂在頭上，所售的大致不外食物和日用必需之品，景仁一路觀看着風景依稀的街道，時時發着感慨，須臾就到本回書開始所述的那塊地方，行近乾地邊沿把船停住，大家上岸，由官人領導，走入劃定的居留區域，這區中已有不少災民，同時也有許多工人，在建築窩舖，景仁窩舖內和一位老太太同住，當時老太太因見景仁孤身携着幼女，甚爲憐憫，就問起玲玲的母親和家庭狀況，景仁因見那老太太慈祥，心中一陣感傷，就撫着玲玲入睡，把自己遭遇訴說出來，一半答復老太太的詢問，一半消解自己胸中的積鬱，那老太太聽完，不勝嘆息的道，「這年頭兒實在壞了，年輕的姑娘媳婦，眞是一天比一天浮華，受不得窮，耐不得苦，只想穿戴得花枝招展，到外面胡鬧，一點規矩也沒有，在我年青的時候，那見過這個，簡直睜不開眼了，我常說就是這些年鬧自由鬧開通，鬧出來的毛病，在當初姑娘媳婦，若關在深宅大院裏，永遠見不到外人，偶爾走回親戚，一年也沒幾次，那樣還常出不好的事呢，如今女子都大撒手的放出去，濫交男朋友女朋友聽戲看電影，外帶跳舞，滾成疙瘩鍊成塊的，還會作出好事來，所以我在家裏立下規矩，不管女兒媳婦，並不放鬆，這年頭兒，年青女子那有不好漂亮趕時世的，我也不能太拗悖人心，他們外面穿戴，儘管講究，只要不弄成奇怪樣兒就成，可是心裏古板，作事得穩重，還守着家裏的老門風，好在他們還能聽說，向來沒給我抹過臉，也是祖宗保佑，不過我的心機也快使碎了，景仁聽他才把自己的事聽完，竟引出一篇自誇的議論，不由感到他是犯了老年人常有的絮叨脾氣，但在這種心境之中，對於他那老舊頭腦的主張，倒有些同情，說道，老太太你是自然是治家有法，不過世上人那能均像你呢，老太太接口道，這話不錯，我管教媳婦，是怕給自己丟臉，管教女兒，是怕他去害人家，女兒嫁出去不作好事，人家也要罵他的老家兒啊，就像你這位太太準是在娘家就沒管教好，只顧他任性胡鬧，缺了這麼大的德，把你害個家敗人亡不算，最可憐抛下這六七歲的孩子，沒了親娘，多麼慘哪，眞難爲他這樣狠心，就是以後住高樓坐汽車，成了頭等闊太太，心裏好受不了，也覺着這種

人比凶手强盜還要心狠，你離開他倒是不錯，好在這年頭兒時興離婚，女的一變心，就可以走開，男的也沒法子他，若在當初，這位太太有了別心，不願跟你過了，無奈又沒有活離這一條，他就得來個謀害親夫，你沒聽過雙釘計那齣戲麼，所以我勸你也不必想他，更不必煩惱，只趁着年青，好生作事，只要病好了，要什麼樣的老婆沒有，這孩子你還得用心痛愛，他的命太苦了，已經沒有娘，爹再不痛，那可怎麼活呵，說着將手撫着熟睡的玲玲，低喚寶寶，老淚縱橫，連聲音都岔了，景仁他更爲感動，連聲應着道，我現在只有這個孩子，怎樣不痛，從此也只帶着他過下去了，絕不再娶，這一回的滋味還沒嘗够麼，那老太太搖頭道，你也不能那樣，俗語說男子無妻家無主，總得有個家小，才能成份人家，不能因爲一個人不好，就把世上女子全看壞了，本來這頭兒就錯在你身上，不該要那樣飛揚浮燥的時麼人，往後尋個老根舊底人家的姑娘，克勤克儉幫你度日，幾年就混整了，接着又舉出許多例子，證明舊式姑娘儘多賢慧，同時又痛詆摩登人物，景仁只得聽着，心中却覺好笑，今天想不到遇見這一位守舊的老太太，他的論調，却也未可全非，不過若被新人物聽見，一定駡他腐敗落伍，自輕自賤，是女權選舉的障礙，中國五千年來，女性不能抬頭，固然一半由於男子壓迫，但也有一半由於這班自甘腐敗的女性，太不長進，即以玉珮而論，他離棄我的理由，足可以寫成一張演說報稿，到前進的女性陣場中去宣佈，必博熱烈同情，他要自由，他要享受，他要任從自己的意志，不受束縛，他要尋求新鮮的境遇，不甘寂寞，他得重視自己，前途，不能爲他人犧牲他，得要求水平線以上的現代生活，不能辜負青春，這許多理由，若對這老太太講說，一定把他氣成半瘋，倘然這時有玉珮在座，和老太太作一回新舊而極端的辯論，倒是可觀，接着又談了一會，郭老太太得知景仁的家世景況，甚爲同情，並且勾起他本身的不幸，發了許多年騷，景仁聽着更爲刺心，談到午夜，郭老太太也覺疲乏，方才都在稻草上睡下，郭老太太撫着玲玲睡在裏面，景仁在門邊打橫兒，雖不舒適，但比露天地中受用多了，次日起來，景仁走到外面，見許外難民也都在曠地上遊散，雖也是貧富不齊，但是鄉民較多，秩序更亂，污穢更甚，這些人簡直不明公德，常有中年男子，隨處便溺，一點沒有避忌，而且哭

喊之聲，比市集還要熱鬧，景仁覺得頭昏，但也無法，只可領着玲玲到較空曠處躲避，天近中午，管理員發散食物，每個難民可得兩個蒸食，兒童減半，但在發放時，難民紛紛擁擠搶奪，若不是管理員用皮鞭鎮壓，眞可擠出人命，景仁看着，心想天下事眞是難說，倘若把這情形傳說出去，必然有人批評：以爲人類遭到天災，成爲難民，領受官廳和慈善機關的救濟，已是萬分可憐，竟要挨打受罵，未免有失救濟本意，這話自然立論極正，但若教說話的人身臨其境，親加考察，恐怕不但要原諒管理員的行爲，是出於因事制宜，未可厚非，也許改變論調，認爲這般難民必須嚴厲教訓，使其保守公德和秩序呢，因爲他們若是餓極了，出於爭搶，還有可原，然而並非那樣，只是發動了惡根性，作無意識的爭奪，或是想很多領一份罷了，這還不算，這收容難民的區域，本是一塊未經建築的空地，四面多是住宅區，起初管理本很寬大，許多難民隨意遊玩，但是三日以後，忽然行動受了限制，因爲這班鄉下逃來的難民，多半有着惡劣的習慣，本來在原籍有房有地，足以生活，但他們在每年看秋收以後，糧食打在囤裏，銀錢帶在身上，只留一兩人看家，其餘老幼男女，就全行奪往都市，在街頭行乞，作上三四月的仲手生涯，到來歲春暖花開，業已腰手充盈，才抱載歸去，一些不誤春耕，我們常見街頭有三五成群的乞丐集團，個個衣服暖厚，面色豐潤，自稱飢荒難民，追人乞討，就是這種經濟學大家，我們慈心加以救助，却不料他們實際比施捨的富厚多多，向來都市中取締乞丐，整頓市容，以這種不窮之丐最感棘手，實是市政的阻礙，社會的倒亂者這時他們被了水災，提前到了天津，雖然得到救濟，却是不能滿足，每個人在領受應得食物，飽食以後，就出去向附近住戶乞討，沿門討要之際，若見有值錢的物件，便趁人不見，順手牽羊的拿走，數日之後，附近住戶既乎家有所失，紛紛向官廳報案，官廳見報案突然增多，還以爲來了什麼大盜積匪，及至考察情形，方知收容所中竟隱藏着許多暗操副業的君子的爲，無奈不易澈查，正本清源的限制行動，那些三手將軍，自然大感不便，景仁也受了連累每日只可週旋於允許活動的地方，不能越雷池一步了，這收容所又日漸污穢，全部變成了病菌發源地，本來管理設備眞得井井有條，某處是食息之所，某處是排洩之區，並派有專人管理，以重衛

生，無奈災民不肯服從，白天還好，夜裏竟行已意，但也知道在自住窩鋪附近保持清潔，跑到別家窩鋪左近便溺，明日被主人發現，大罵之後，自然也趁黑夜加以回敬，既乎家家知此，日久關得糞跡滿地，臭味連天，連管理員也沒法收拾，又加附近尙有積水，停聚不流，又被傾倒穢物，日久變成黑色，再經日光一晒，惡氣薰騰，空氣中加帶了毒質，人們經這氣體薰炙，臉上又掛了一層黑皮，在住戶中的銀器銅器，也完全變成黑色，可見毒氣何等利害，人們又害怕將要釀成瘟疫，傳說起來，不知要死亡多少，只得在無可設法之中，勉思預防，用石炭酸等防毒藥品，噴酒屋室，這樣竟照顧了藥房一批好生意，立刻防疫藥品價目狂漲，直到十倍以上，但是普通居民還好，收容所中的災民，因爲本身自造出不良的環境，再經惡氣薰染，受到雙料的害處，於是收容所中便有傳染病發生，一天忽然有兩個患類似虎列拉的病身亡，管理員急忙備棺收殮，不料跟着連三並四，死亡迭見，棺木既苦趕辦不及，又因四外是水，交通不便，葬埋也成問題，因此常見死者裸露待殮，和已斂的棺木積置待運，於是收容所中竟成了生人死者的公共居留區域，景仁的窩鋪，左列棺木，右陳死尸，既然害怕，更苦怕病，鎭日戰戰兢兢，不知死在何時，恐怕一被傳染，立刻便成腐尸，又愁着玲一個女孩，受到這般磨障，既怕他生病，又怕自己死亡，將他無所倚賴的，且玲在這惡劣環境之中，連磨折帶害怕，已是倦倦厭厭，無病也帶三分病，成天躲在景仁懷裏，不言不語，景仁愛心如焚，想要離開，又無處投奔，急得景仁仰天太息，只盼上天垂憐，使父女一同得病死亡，不要留下一個，或是前後參差，同住的郭老太太，這時也因驚恐愁苦，改變了樂天知命的常態，鎭日價鼻涕眼淚，每聽到臨近死喪的哭聲，或是看到慘苦就哭叫着自打嘴巴，痛罵自己老悖，不識抬舉本來兒子兒婦都那樣孝順關切㊀三番五次勸自己移居，自己竟自強拗着不肯，如今落得成了災民，骨肉分離，不能見面，兒子定然回天津探望，到家見我已經失蹤，豈不急死，這幾日不知怎樣東尋西找，那知我這老業障竟困在這死亡堆裏，受了大罪，不定那天就也像別的災民一樣，得病身亡，可憐空有一群兒女，臨死沒一個在跟前送終，死後用薄皮棺材一裝，拋到河裏也就完了，說着不由痛哭起來，郭老太太觸景生悲，當作傷感之語，把

這樣的話，每天不定數落多少次，景仁也無法勸慰，不料一天早晨，景仁還在稻草堆中高臥未起，忽被哭聲驚醒，嚇了一跳，坐起看時，只見在窩舖門口，有兩個中年男子和一個少女，正把郭老太太圍圍住，抱頭大哭，心裏知道是他的家人尋了來，頗爲代他欣慰，郭老太太拉着三個男女，哭了個沒完沒結，本來人到老年，漸漸還歸本原，性情變得和兒童一樣，他一見了親人，就把委屈全勾起來，又加自愧不聽兒女勸告，落到這般光景，對不住他們，就哭了個痛快淋漓，還是他的兒女竭力解勸，方才停止，跟着各訴所遇，又忽哭忽笑的鬧了一大陣，他的兒子言說在北京得知天津大水成災，還以爲母親先已隨着兒婦到岳家躲避，稍爲放心，不料跟着接着妻子快信，報告母親不肯移動，只强迫他獨自歸寧，才知母親一定困在家中，不由急得要死，立刻就告假回津，幸而來得急速，再遲一日天津便被當局劃作病區，禁止入境啦，可回是到天津，又被大水阻礙，在車站就候了兩日，才雇車奔回家中，到家只見大水滿院，更無人影，不知母親逃到那裏，着急也沒辦法，只有先到岳家，見着媳婦，責罵一頓，稍爲休息，就又坐車向各親友家探問，無奈他們也失迷得沒有影兒，便有仍住在家裏的也打聽不出母親音信，的而尋着弟弟妹妹，合家商量着分頭上收容所尋找，這幾天把本地的收容所全尋到了，連各處裏被水的街巷，全走一個過兒，仍尋不着，幸而昨天聽見說這邊租界裏有些難民窩舖，我們是起早兒趕來，不想居然得老天保佑，把你尋着，你的罪可受够了，快跟我們回去吧　郭老太太拭着淚點點頭道，我眞無臉見你們，你們很孝順我，我老婆子却老悖晦時，害你們着急傷心，咳，我只當這一世永遠見不着了，說着又哭，他的兒女正在解勸，不料郭老太太身旁又有抽咽之聲，衆人看時，原來是個小女孩兒，景仁這時已躲出棚外，見玲玲跟着郭老太太哭泣，知道他必是聽見郭老太太要走心，小心眼裏發生依戀，恐怕攙援依人家骨肉談心，他伙身伸臂，想由空隙中拉他出來，郭老太太這時已經止泣，看見玲玲啼哭，又見景仁過來拉他，遂把玲玲抱在懷裏，向景仁道，姚先生，別管他，你看我的兒子姑娘尋找來了，我這時要走，你……說着忽然若有所思，把話咽住望他的兒女說道這位姚先生，帶着小女兒跟我在這窩舖裏同住，這些日很得他照應，郭老太太的兒子忙向景仁道謝，

景仁護送出邊，跟着郭老太太又引見地的家人，原來是長次兩子和一個出嫁的女兒，景仁看他們的相貌氣度，俱很端方和厚，更認識郭老太太是積善之家，只看兒女，便可知他福澤正長，他又客氣了兩句，郭老太太向兒子問道，咱們回去吧，可是回那裏，回家麼，他的長子答道，家裏還有八九尺深的水，怎能回去，只可先回岳家去借住幾天，郭老太太搖頭道，我不去，郭家在發水以先，屢次派人接我，我偏不受拾舉，辜負郭家好心，又因爲我自己執拗，害了姑娘受累，如今我落得這付神氣，好像老乞婆似的，有什麼臉兒見親家母，一定不能去，那個長兒聽了十分着急，勸了幾句，郭老太太仍不答應，他的女兒說道，娘不願上嫂嫂娘家去，就上我家住吧，我家雖也有水，好在樓上還可以勻間房子，郭老太太搖頭道，你家裏更不能去，這樣兒人家也接過我，二樣你才過門一年多的新親，萬萬不能登門攪擾，何況我這模樣，怎麼見你婆婆呀，那個次子道，在這時候，還能講究這些麼，就去吧，郭老太太終是不肯，他的兒女只得又提出親友，請他選擇，郭老太太都指出個理由，結果表示全不去，他的兒女着急非常，但任憑怎麼解說，郭老太太仍執意不從，不特他兒女徬徨無計，連旁觀的景仁，也覺郭老太太過於執拗，在這是候逃死求生，只求有地安身，便是萬幸，怎還有許多講究，無論到誰家裏，總比住窩棚强，又何必如此挑剔作難，豈不是想不開，這樣教兒女受罪，眞有些太悖人心了，但是郭老太太早日慈祥和藹，在這幾日的短短時期中，我已看出他對人最能體諒，作事慣於屈己從人，怎忽然變了脾氣，難道他天性各別，對外人倒能議和，待自家骨肉反而不體諒麼，世上確是有這麼一種老婦，對外十分好感，齋僧佈道救苦濟貧，看到一個沒衣食害疾病的苦人，可以疼得落淚，好像心比豆腐還軟，但是在自己家中，可以把兒女折磨得不成人形，聯帶把兒子也給擠得沒有活路，這種不重人格的老婦，所在多有，就像舞台上常見的家庭劇，常有丑婆虐待了前房遺孤，還是每日跟着就合掌誦佛，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爐香的下場詩，實在並非形容過度，現在郭老太太這樣對待他孝順的兒女，教人看着深覺不平，莫非他竟也是那種人，我同住許多日，到今朝才看出來，可見知人不易了，景仁這樣想着，又那知郭太太平日絕非如此頑梗，今日所以突變態度，却是爲着景仁父女二人，景

仁作夢也不能想到，反而對郭老太太生出輕視之心，又因跟郭氏兄妹很表同情，實在看不過，就代爲勸告道，郭老太太，你別教少爺和姑奶奶爲難了，在這大水滔滔的當兒，莫說親戚，就是素不相識，擠住了脚，也只可厚着臉皮打攪，別的更不用介意，在荒亂年頭兒，沿路討飯去投親靠友的還多着呢，誰能笑話誰，不是趕上這時候了麼，你就快跟少爺們走吧，要不然教他們可怎麼辦，你府上大水沒退，你又不肯投親，難道教他們陪你住在這裏，郭氏兄妹聽景仁代爲進言，說得明爽有力，以爲必生功效，都很感激的望着他，靜待母親發話，那知郭老太太對景仁的忠言，仍不聽納搖頭說道，不成，姚先生你是其外不知其內的事，我實不能去打攪親戚，俗語說親戚遠來香，一去依存，立刻就沒了趣兒，他的長子聽了頓足道，娘，你怎想不開，咱們又不是窮得沒飯吃去倚存親戚，不過爲着鬧水，借住幾天，怎麼會沒趣，再說咱們親戚那一家不把你看得萬分貴重，你去了保管像接財神似的，你若不願去叨擾親戚，咱們去了，自己開火作飯，住房給房錢，用水給水錢，一清二白，不承他們的情，你說好不好，郭老太太搖頭道，那麼更不合算，我們雖然塵土不沾，外面上還得落個住親戚的名兒，何苦來呢，景仁聽着心想這老太太敢情又乖情又蹊蹺，胡攪蠻纏，好難對付，今天可原形畢露了，那郭氏兄妹相對爲難，又都現出詫異神色，似乎對母親的如此作難，還是初次遇到，故而倍感驚疑失措，對呆了半晌，那個次子才向郭老太太道，娘你不願意上親戚家去，反正也不能住在這裏，你打算怎樣呢，那女兒道，你快打主意，及早離開這裏，這種臭氣不把人薰死，郭老太太道，我住了這些日，也還活着，你們怕臭，就先去吧，不管那裏，給我一間房子，沒水的地方最好，有水地方在樓上也成，賃着了再來接我，我既然自己花錢，何必還落個叨擾親戚的名兒，樂得租間房子清清靜靜的住呢，那長子聽了叫道，這時租房子，怕不容易，就去找也怕三兩天裏不能找着，難道還把你拋在這裏，好娘，你只當疼我們，對付點兒，先跟我們走，到我岳家或是妹妹家暫住兩天，我立刻出去找房，找着立刻搬開，你看好不好，郭老太太仍然搖頭說不成，我說過不願見人，你們別找我，景仁聽着，心想老太太你眞對不住兒女，他們苦央苦勸，把心使盡，把話說盡，你老人家還儘自搖頭，這不要把他們逼

瘋了，眞是豈有此理，想着正要再行開口，那郭老太太又說道，不要緊，我在這裏已經許多日了，想再住幾天也不致於喪了老命，壽數是閻王殿生死簿上註定了的，該死挪到那兒也活不了，不該死裝進棺材也照樣活着，你們怕我受罪，不會趕快找房，今天找着，明兒就可以離開這裏，搬進去了，那個長子瞪着眼睛發呆，忽然叫道，有了，你就跟我們走吧，郭老太太道，我不走，跟你上那兒去，又是……那長子接口道，不是上親戚家，是去找房，我想開了，現在沒水的地方，連街上都擠滿了人，萬分沒有閒房，倒是有水的地方，短不了有全家逃開的，空閒樓房想必不少，不過在這時候不會貼招租條兒，我們不怕費事，拚着花錢坐船，挨家詢問，總可以尋着房子，當面說妥你就搬進去，我再箱法運舖蓋家俱，郭老太太聽了，他的頭兒這才初次點了一下道，這倒是法兒，不過何必這麼忙，就等兩天又怕什麼，那女兒拉着他道，娘你依着大哥的主意，我們這些日都快急死了，大家只眼淚不知流了幾缸，今兒好容易找着你，還能把你拋在這裏，好娘你就去吧，郭老太太道，好，好，走，走，說着已被他女兒挽扶立起，玲玲本在郭老太太懷中，這時立了起來，知道郭老太太要走，又被景仁在對面用手相招，就抹着淚眼，要離開奔向父親身旁，不料郭老太太一把將他拉住，向景仁道，你們爺兒倆也跟我走吧，景仁聽着，以爲他只是虛讓，就鞠躬說道，老太太，你請吧，改日水退了，再去給你請安，郭老太太正色道，你別客氣，快拿東西跟我走，若只你一人，我也不讓，我是爲着這小孩兒，再住下去不把他折磨死呀，說着又向他的兒女道，姚先生這個姑娘，聰明知事，很得人意，又可憐又沒娘，我早打算認他作個乾女兒，現在他父女也沒處投奔，就先請他們一塊住，以後再慢慢想法，他的兒女聽母親這樣說法，都十分誠懇向景仁勸駕，那位女兒把玲玲抱起，催促同行，景仁因爲和郭老太太只是萍水相逢，跟他的兒女又素不相識，絕沒投奔之理，就仍竭力辭謝，郭老太太道，你不用多說話，老實跟我走，我愛玲玲，早打算跟你認門乾親，萬不能看着乾女兒受罪，你爲着孩子也不必客氣，景仁道，你認他作個孫女兒，還在理上，乾女兒可不敢當，反正日後我準領他去給你叩頭，現在可不敢打擾，郭老太太道，不管乾女兒，乾孫女兒，咱們現在總是乾親了，還有什麼說的，你就快跟

着走，別叫我着急，景仁心想，郭老太太確是一片熱心，只恐自己不肯無端叨擾，故而表示要認玲玲作乾女兒，使兩家發生情誼，好教我父女隨去同住，但這老太太作事未免矛盾，他自己對於眞實親戚，尚不肯前去叨擾，反教我以乾親的資格去叨擾他，想着仍要再辭，郭老太太道，你就不必說了，玲玲不走，我也陪他在這裏住下，你方才怎樣勸我來着，在這時候，講究不了許多，誰沾着誰點兒，用不着介意，不是趕上災難了麼，說着就教他女兒抱玲玲先走，郭氏兄弟一個扶着老太太，一個拉着景仁，就向外走，景仁不好再辭，只得說道，老太太這樣好心，我只得從命，可是也得跟管理員說一聲啦，郭家長子道不用，我們來時已經說過了，他們表示難民可以隨時退出，並不限制因爲裏面疾病死亡的太多，一切不能保守常態，景仁聽了，就從窩裏取了包裹，跟着同行，出了收容的範圍，到了街上，景仁雖覺此去要托庇他人籬下，有些不安，但是脫離苦境險區，好似逃出性命，又見玲玲被郭家姑娘抱着行走，他那小臉上現出多日未見的生氣喜容，不由大爲欣快，就叫玲玲下地來走，不要勞動姑姑，郭老太太在旁招呼教他近前，低聲說道，姚先生不必管他，往後也客氣不了許多，你跟我去找着房子，就安心住着，要明白是在我家裏住，我是一家之主，你叨擾的是我不是別人，永遠不用客氣，若是我去住親戚，壓根我也不邀你。景仁聽了這才恍然大悟，郭老太太的執意矯情，竟完全爲着自己和玲玲，若只他一人他定能毫撫異議的到親戚的家去住，只爲不忍把玲玲和自己拋下，又不能帶着外人叨擾親戚想要另租房子，無奈不好對兒子明說，更怕說了從自己這方便要堅辭，所以故意挑剔，這也不好，那也不成，弄得百轉千迴，逼來逼去，落到租房這件事上，還是由他兒子口中說出，直到計議停妥，將要離開收容所，老太太才說出要帶我父女同走，好像臨時想起，才要帶着走似的，這位老太太眞是心思細密，體貼周到，我可怎樣報答他啊，想着不由感激涕零，但又不便明言只可答道，老太太，你待我們眞太好了，必是我家祖上有德才遇着你，郭老太太一擺手不教他在說，轉向長子問道，咱們上那裏去啊，那長子道，我岳父家買了隻船，雇人撐着，借給我用，現在正在碼頭上停着，等待我們上了船就去尋房，郭老太太道，碼頭那個碼頭，大河邊的碼頭麼，長子笑道，不是下邊河

上的卸貨碼頭，這是大街上臨時的碼頭，從發水以後，遍地汪洋，却也有幾處沒水，這種乾地大概都成了市場。人烟輻輳，人們坐船到此地來，到了水邊，就得下車，船自然在水邊停着，還有許多出賃的船，在水邊等着主顧，所以船隻擁擠，人們都從那裏上下，和碼頭一樣，所以就也叫作碼頭，說着由街上轉個彎兒，已到了繁華區域，街道兩旁俱是售貨攤，所賣貨物非常齊全，不但臨時拔攤販，就是正式商店，也有許多因爲本店陷在水區，無法交易，竟不惜屈尊降貴，爭取街上一隅，和小販爭利，滿目都是白布黑似的軟匾，寫着某商店臨時售貨處，連大飯莊的掌櫃，也叫賈黨鶏，綢緞莊同人，也賣了布頭兒，鼎鼎大名醫院大夫，平日在報上以留美留德大博士宣傳的，此際也在街上幹起生意，利用醫院所用白色床單，連綴起來，捲成垂幕，作爲臨時醫室，並有白衣女看護在內執役，令人看着，贊佩這博士院長救人不倦，雖遭水患也不歇心，但在臨時醫院對面，又有一家飯店改設的街頭酒館，裏面還特備女招待，對行人搔首弄姿，施行誘惑，未免對醫院神聖事業，大有形容侮辱之意，景仁走着自思，遇到郭老太太善提携，實是我父女的幸運，若不和他同行，仍守在收容所裏，眞不知命盡何時，如今爲逃活命，也顧不得許多，只有跟着他們，過一日算一日，雖然受恩須有分寸，但在患難之中，只可隨遇而安，試看眼前前後世界都已大變，人人在將就圖活，像我這樣的人想必不少，我自己又何必想不開，景仁這樣自行寬慰着，便把玲玲由郭家姑娘手上接過，領他在地下行走，過了這一帶臨時商業區域，便已到了水邊，也就是所謂碼頭附近，因爲有水和無水區域，同在一條馬路之上止由於地勢高低之分，所以走着便見地上漸漸潮濕，漸漸有水，眼望前面，已是一片汪洋，但馬路的坡度，是很緩的，船隻便停在水深處，距離尚有五六丈之遙，中間一帶水淺之處，成爲瓯脫之區，既不能行走，又難通舟楫，於是人力車就應運而生，在中間代司轉運之役，由岸上把人送到船上，或是由船上把人送到岸上，只這數丈間的往返，便須一二角的代價，郭老太太等到了邊停住，他的長子遙望着尋找自用的船，無奈船隻甚多，擠得密密層層排出多遠，只在馬路中心，空出一隙，作出入之道，大約三國時曹操下江南，結寨江中，舟楫相接，和此間情景大致相彷，在這窄隘地方，無須廳統獻

連環計，這許多船隻，自然已擠得不能活動，若有周郎縱火，只怕難於逃脫，兩旁的商店都變成赤壁第二了，郭家長子尋找叫船，只得先坐洋車到那水深處去，穿過船陣，才得尋着吩咐駕船之人等候，重又回來，先請景仁父女坐車上船，景仁謙讓，請郭老太太先上，郭家長子道，你先請吧，家母跟着就到，你在船上可以照顧他一下，景仁只可抱着玲玲先上洋車，耳中只聽往來行人車輛踏得水聲嘩嘩，身體也虛飄的別有一種意味，在大街上踏水行車，也是奇觀，及至穿過船陣，到了郭家自備的船邊，駕船的先抱下玲玲，才把景仁扶下，景仁踏着船板，只覺船動身搖，急忙坐下，向四面一望，只見黃波蕩漾，被斜日照着，騰躍金光，向前看一道長街，烟波浩渺，只有三五小舟，穿行在壞墻之陰，枯樹之下，景況頗爲蒼涼，向後面來路看，却是十丈紅塵，萬分熱鬧，咫尺之間，便是喧寂懸殊，盛衰異致，再看看所坐的船，長有丈餘，恰可容受六七個人，就攙着玲玲，向駕船的說道，現在船眞不少，不知都從那裏來的，這隻船是買的麼，總得幾十元吧，撐船的笑道，幾十元，差得多，三百哪，景仁吐吐舌頭，暗道好貴，這丈多長的小木板船，竟要三百，莫怪外洋一隻鐵甲軍艦，動不動就費幾千萬了，那撐船的又道，這是才發水時的價值，現在稍爲好些了，從發水到現在，十多天工夫，凡是賽船的，那個都有了千八百，那時是幾步路，就敢三十五十的要，船變成了聚寶盆，誰捨得賣呀，現在船多了，價值亦落下去，像這船自百八十元可以買到了，說着郭老太太已坐車來到了景仁扶他走下坐好，跟着郭家兄妹也陸續來齊，撐船的見人數加多，就分派大家坐勻停了，不要稍動，免得頭尾輕重不等，發生危險，跟着郭家長子打發了洋車，便命開船，景仁身上連給車錢也不够，沒法爭讓，暗較不安，撐船的把船划開一條路，便問到那裏去，郭家長子遂道天不早了，我們還要儘今天找房子，你就往附近有住宅區的地方去，我們並無目的，只要尋一處出賃的樓房，底下有水也沒關係，撐船的應着慢慢而行，經過幾個轉折，便到了一條很清靜的街，兩旁很少商店，多是朱門巨閥的住戶，內中也夾着幾條里巷，撐船的道，你看，這裏就有幾條胡同，都是樓房，可是牆上沒有招租的條兒，知道那一家有閒房呢，郭家長子道，這時候自然不會有招租條兒，不過我料着空房必然不少，咱們來個笨

法朝胡同裏喊嚷，有閑房的人家，自會出來答腔，郭老太太道，也好，你就喊吧，這時船正駛到一條巷口，那長子就向裏高聲喊道，借光諸位，我們是來尋房的，那位有空，房兩三間三四間全成，請出來商量商量，這街上本很靜寂，家家樓下浸水，樓上門窗靜掩，好像沒有居人，但他連喊了兩遍，大家聽見，又是天津口音，很是響亮，只極刺耳，把街旁死樹上的棲鳥都驚飛了，抱葉高吟的秋蟬也唧的曳着殘聲飛到別枝，在房簷上晒暖打盹的小狗，也被驚醒，抖着毛向下面狂吠，同時各家樓上窗戶陸續開放，探出許多男女頭兒，跟着晒台上也發現了人影，郭家長子見已把人喊出來，就又高高聲說了一遍，那些樓上的人，全都望着他，好似觀賞新奇景緻，却沒一人答言有的面面相觀，或是竊竊私語，過了半天，郭家長子得不到答復，就向臨街的一個窗戶中的男子問道，借光，你可知道這巷裏那一家有房出賃麼，那男子搖頭道，我不知道，只怕沒有吧，你可以到別處去問，其實這答話的男子，他本宅中便有空房可以出租，不過看着他們這一船上形跡可疑，說是逃難的，並沒有一件行李，却又坐着船各處尋房，眞猜不透是何來路，而且租房例須有保，看這船上人形色慌忙，恐怕難於覓保，若胡亂容留，日後出了意外糾紛，將要無法對付，何必惹這麻煩，於是推說無有閑房，不肯出賃，郭家長子再向別家詢問，所得到的結果，都是搖頭，連回答都很少，景仁就勸他道，這兒既然不成，咱們到別處看看吧，郭老太太也叫移船前行，重新放乎中流，景仁這才和郭家兄妹接談幾句，詢知那長子名叫鏡泉，在北京大來公司作外事主任，次子名叫汝泉，新從學校畢業，在北京和人合夥作照相材料生意，那位小姐名叫芷芬，嫁給本地開紙莊的東家，丈夫還在大學肄業，景仁也把自己原在銀行作事因病退職，現在賦閑的話說了，那位郭汝泉就問你的太太呢，怎麼沒在一處，莫非被水冲散了，景仁覺得難於回答，待要實說羞於出口，要假說他已經去世，又恐玲玲在旁聽着，必然要哭起來，只得含糊應了聲他在娘家呢，說完還怕他們再問，急忙改變話鋒道，我們上那兒去賃房，天不早，總得快想法，郭鏡泉道，你對這一帶地方很熟，請想想那兒去好，景仁正在低首沉吟，這時船走到十字街口，方要由東往西，穿行西過，却由北面駛過一隻小船，漆作黃色甚是美麗，好像是貴家園池的釣艇，船

的中部支木爲架，掛着雪白的布幕，這看好似張帆，但船帆沒有這樣低的，只是作隔離之用，幕後坐着撐船的人，徐徐搖櫓，幕前却並坐着一對男女，男子身上穿着整潔的西裝，口銜紙煙，正在指着路旁人說笑語，女的却是濃裝艷抹，臉上黃脂塗頰，紅膏塗唇，翠盛描眉，烏烟劃眼，其餘不着彩色部分，也都撲着雪白的粉，再加上漆黑的秀髮，眞時五彩分明，身上穿着印度紅綢製的旗袍，參酌中西成爲新樣，腰肢特瘦，下擺微作摺折，長僅及膝，露着白膩豐肥的大腿，赤足不襪，穿着白皮所製鑲花露孔平底鞋（拖鞋）一隻脚翹伸在船板以外，由透孔中微露着點點猩紅，當然是指甲上塗着鳳丹，上身在旗袍以外，還罩了米色薄紗的小馬甲，瘦得好像三四歲孩童所穿，料想他在穿的時候，必然大費氣力，或者曾經拜過什麼劍仙劍俠爲師，學會縮小絲歌巧的工夫，才能穿上這件小衣服，若在常人，只怕連袖子也伸不進，還難免撕裂衣服，或是扭腰忿氣，總而言之，這女子可謂時代尖端的打扮，在悲慘污穢的災區水域中，居然發現這樣在高貴社交場中也會特出風頭的人，當然引人注意，郭鏡泉首先看見，他生在舊式家庭，有着傳統的舊腦筋，雖然年紀不大，又常在社會上閱歷，却只不斷接受過度的物質文明，十足的摩登風氣，例如只愛舊式四合房，而不愛英式洋樓，好吃慣家常便飯，而不願嘗試西餐，雖然許他太太剪髮，而不許燙成亂鷄窩，雖然承認女人要有誘惑力，才能管住丈夫，不作壞事，但只贊成在房裏秘密進行，却反對打扮得妖形怪樣，在馬路上作普遍的誘惑，所以這時看見船上女子，竟犯了肝氣，嘖嘖的叫道，你們瞧，那船上女子的輕狂樣兒，大概忘記是在街上，還當在他家裏，眞缺德，整根大腿在外面露着，還翹起來，預備着翻了船跳下去就浮水呀，眞莫怪老天爺發水，他們早光着大腿，預備涉水了，景仁聽着，不由抬首瞧看，那隻新船已經走近，相隔不到三丈，由距離上看，那船離十字街的中心較近，勢須讓他先行過去，於是這邊船上就把速度減低了些，那隻船却加了速度，船上女子正把一隻全裸的玉臂，架在男子肩上，另一隻手向前面船板上所放許多紙包紙盒中間，取了一把新紗熟的熟栗，一個個向水中擲去，聽取響聲看那震動的水紋，格格笑着，口中還似正在咀嚼，想見他所買的香栗，也不盡拋入水中，多少吃了幾個，景仁向他一望，立刻顏色大變，兩頰

發熱，有如被人打了嘴巴，猛然擧手去擦眼睛，但同時心中一轉，立即把手放了，一轉身就伸手掩着玲玲的臉，又用身體把他擋住，景仁這一連串的動作，甚爲急驟，船身大爲動搖起來，衆人都吃了一驚，撑船的叫道，別這麼動呀，不是玩兒的，幸虧我這端正撑到底，若在深處，可就糟了，景仁紅着臉說了句我……我沒留神，這時船上的男女，聽到這種驚呼，都轉臉相望，景仁已然轉過身，把玲玲也給擋住，那個男子沒能看見他父女的面目，不識何人，就沒理會，但那女子只看見景仁的背影，和由景仁身旁露出的玲玲下半截身體，已然有所認識，猛然改了原來活潑嬌嗔的態度，變得呆若木鷄，那神情就好似神怪影片中所見，一個女子獨宿，突然驚醒，瞧見床前立着個鬼怪，驚得兩眼睜的加倍，嘴兒張成圓形的神情一樣，却只缺少那尖銳慘厲的一聲呼叫，而且他這樣神態，只表現了很短的時間，因爲看了看這邊，就回過首來去和他說話，那女子似乎怕他看見，先已竭力抑制感情，恢復常態，又加船行甚速，已穿過街心，向南而去，景仁這邊只看那邊船上的功夫，那對男女已被布幕隔住，料想那女子也被布幕遮住視線，便回頭也瞧不見這邊船上了，原來那新船上坐的正是玉珉和符慈曾，想因在家清閒，就坐自備船隻，到外面游覽，並且購買東西，不料在街上竟而故劍重逢，玉珉看見景仁，雖不知心中是何意味，但只瞧那張惶情形，未必不有動於中，却也因爲恐怕符慈曾看見景仁和他的神色，故而盡力遮掩，結果幸而符慈曾茫無所見，船走過去以後，玉珉作何思量，就不可知了，景仁這裏在意外遇見已離之妻，和自己地位的繼承者，自然百感雜揉，萬分難堪，尤其聽到郭鏡泉，對玉珉的妖媚態度，大加鄙薄，好似自己受了絕大侮辱，幾乎無地自容，但這還只在他心裏的騷亂，外面還看不出來，最要緊的關鍵却在玲玲身上，突然他看到母親，一聲哭叫，立刻便把秘密全行揭破，教郭家的人，看到玲玲所叫的母親，悟到是景仁的太太，却同別個男子那樣親狎無忌，不知作何猜想，景仁隱情一被發現，便不致羞得投水自盡，也無顏和郭家再行相處了，還有郭鏡泉方才咒罵妖媚女子，忽然發現正是景仁的太太，他那舊腦筋，更不知作何想相，幸而景仁思想和動作都極迅速，一想到若致玲玲看見玉珉，便要壞了，立刻轉身抱着他遮住他的視線，自己也不敢回首，玉珉那隻船走

得很快，穿過街心，郭家這條船也就橫馳而過，全船上人都望着玉珉，中間雖被景仁瞥了一下，但跟着又把眼光追逐那船上的美景，就是郭鏡泉雖然口中怒罵，但眼睛也捨不得不看，只有郭老太太不爲美色所感，眼光一直注在景仁身上，由他羞赧的神情，和遮護玲玲的動作，便已有所醒悟，而且景仁的身世，曾對他說過，此際微一覺察，立即明白那新船上的女人是誰了，當時過了十字街心，船上的人還遙望着那條新船，景仁也仍抱着玲玲，不敢移動，好似恐怕那新船尚未走遠，一離身又被玲玲瞧見，其實早在兩支開外，便看見船也看不見人了，郭老太太深怕景仁的怪異情形，被人看破，就拍着他肩頭道，你坐好了，是昏船麼，十字街口來往船多，看着容易發昏，本來這些日在收容所受苦，沒病的人也娶有三分病，何況你害病才好呢，景仁聽那郭老太太說話拾起頭和他目光一觸，便知自己心事已被洞悉無遺，好在他已知自己的事，不覺十分慚愧，就坐直了身，用眼光作了個感激的表示，答訕說道，我身體微虛，看着那船在眼前走過，不由的就頭昏起來，郭老太太道，是啊，你得着實調養，等租着房子，教鏡泉給尋位大夫看看，郭鏡泉接口道，那好辦，有位西醫楊景泰，跟我相好，一請就到，可是我們上那兒尋房，姚先生你想起了麼，景仁道，我也想不起地方，只好沿路尋找，說着猛一抬頭，路旁正是一帶樓房，樓房中間，夾着幾條長巷，一看便是住宅區，再一注視，那長巷口上牌坊上，橫刻着幾個凹陷的字，料想必是里名，但因是在洋灰壁上鐫刻，並未塗色，景仁又有些近視，所以看不清楚，等到船行稍近，才看出是青陽里三字，同時又發現在巷口牆上，貼有兩張紅紙，一張貼得稍低，離地不過五尺，僅齊水面以上，紙上顏色完全變淡，字跡也完全消失，大約在水勢最盛時候，這張紙曾經浸沒，現在水勢稍退，才又露出來，因爲貼得結實，才未被沖落，但也只掛着半邊了，另一張却貼得較高，也是紅紙寫黑字，不過下半截已經失掉，只剩了上半截橫寫的吉房招租四字，郭鏡泉也已看見，大聲叫道，這裏有閒房，看這招租條兒，他妹妹正苦說道，未必，你看這條兒的顏色，還不定是什麼時候貼的何況又撕掉半邊，必是已經租出去了，郭鏡泉，底下還有一張呢雖然看不出字，大約這巷內不止一家有空房，我們進去看看，招租的人家在外面貼條，家門口也必有一張

，說着就令撐船的入巷內，這條巷長有數丈，兩面樓房，家家門戶洞開，水面齊到大門上部，只露着二尺許高，方孔，好像狗竇一樣，由門外可以直看進裏面廳堂，水面上浮着許多破爛物件，內外相接，船一行動，把全巷各家的水却牽動了，每經過一家門外，便見門內浮着的物件，自動的流了出來，隨在船後，二層樓上，大半閉着窗戶，在這七月間，殘暑猶盛，竟會白天閉着窗戶，不便空氣流通，想是因爲水已滲化，臭氣難聞，只可閉窗抵拒，但房中悶熱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但也有不閉窗的，並有語聲從裏面發出，想是內中人怕熱於怕嗅，這的樓上的人，大約都感覺不大舒服，但船上的郭老太太和景仁父女，看着樓窗，却覺裏面的人如居天堂，以爲此時能有這樣清潔的房屋棲身，眞是莫大福分，船由巷口走出閭尾，大家左右瞧看，並沒見那一家門口貼着招租條兒，郭鏡泉道，我們還是不知那家有房出租，只可喊着問問了，郭老太太道，你喊吧，這裏很清靜，不用那麼吵人，郭鏡泉就照樣又喊了一遍，隨見二層樓上各家窗戶都開放了，露出人頭，向他們瞧看，郭鏡泉說了半天尋房的話，仍是沒人答言，景仁心中納悶，他這一喊，全巷住戶都要出來瞧看，因爲人們久在困半之中，忽然來了刺激，怎會置之不理，現在大概所有居人都已出現，看人數並不甚多，當然是逃走的居其大半，所餘僅有此數，聞房絕不能沒有，却怎麼都不容納我們呢，想着忽然有悟，便低聲向郭老太太道，這樣只怕不成我們船上這些人，又沒有行李，數人看着形跡可疑，所以有房也不出賃，郭老太太道，那麼怎樣是好，景仁道，我們得說明實在的情形，要緊還得告訴他們行李家俱隨後運來，並且可以多交房租，給我鋪保，我們得低聲下氣的跟他們商量，說着向郭鏡泉問了句話，就扶牆立起，仰首叫道，諸位先生太太，我們都是本地人，並非外鄉來的，這位郭老太太，身下原有房產，只爲被水淹了，跟他的少爺小姐分散，一個人落到收容所裏，到今天被他家裏人尋着，他的少爺小姐，全住在親戚家，想接他去同住，無奈這位老太太性情耿直，不願去打攪親戚，一定要自己租房，所以坐着船四外尋找現在到了貴處，請問那位宅上，有着空房請分租我們兩間，只有老太太和我帶這小女孩同住，並沒別人，房租多少，我們都能承認，若要鋪床也有現成，我們的行李家俱，貨妥後便隨便運來，並不是空

身兒，諸位聽明白，可以把房分租給我們麼，景仁這套話說得文雅安詳，今人一聽便知是個知識階級安分作事的人，和郭鏡泉的叫囂浮燥，大不相同，於是樓上的人，都有些管心，每個窗中各自低聲議論，隨見東面一隻窗中有兩個探出的頭兒，一胖一瘦，互相唧唧了兩句，便一同向下招手，胖人發着壅塞的喉音，好像由甕中發出似的叫道，你們租房哪，過來咱們商量，景仁聞聽向上一看，只見窗中是一雙男女，都在三十多歲，男的肥胖如豕，圓的頭顱，色如紫茄，頭頂光禿無毛，而且亮得像浮着一層油皮，被落日餘光照射，幾乎疑是一顆球形的燈，但頭上雖禿，臉上却補償了這缺陷，連鬢大鬍，加上一字濃眉，直把口眼鼻三官給遮沒了，這顆頭兒好似以眉爲界，眉上是細毛沙漠、眉下是茂密森林，他旁邊那個女子，却又瘦得形銷骨立，面上骨格，僅被皮膚蓋着，沒有一絲肌肉，看着稜角小口，好似天生奇石，曲盡瘦縐透之妙，因而鼻口眼都顯得特別加大，這二人着情形必是夫婦，不過形體相差太遠，兩人身上的肉，過於多寡不均，和那男人臉上毛髮一樣需要挹注調劑，景仁看着心中好笑，就向上問道，老兄，府上有空房麼，那胖把點點頭，却不說話，另由那婦人出任交涉，把薄無可薄的兩片嘴唇，很快的開闔，說着帶浙江音的北方話道，我們有得是閒房，可是樓下的都被水浸着，你們要住麼，景仁心想樓下房間如何能住，說這廢話是什麼意思，就搖了搖頭，那婦人道樓下不成啊，那麼還得要樓上的，好，樓上可以勻給你們兩間，景仁道，謝謝你，請問多少房租，那婦人想了想道，房租好商量，我也不多要，你就給五十元一間，可得論年交錢，押租呢，你就按半年房租交吧，小租茶水給一百塊好了，還有頂要緊的，你們得找舖保，只尋個小雜貨舖搪塞可不成，至不濟也得上頭二等捐的大銀號大綢緞莊，還得老字號，新開的我們不憑信，景仁聽着暗吐舌頭，心想租兩間房先得交出兩三千元，眞是奇談，你莫非窮瘋了，而且我又上那兒去尋這樣濶的舖保，那婦人見景仁沉吟，又接說道，還有件事，我們家俱很多，租給你們的兩間，裏面都是陳設齊備，可沒法給騰了，只好連家俱全借給你們用，你們每月多花二十塊錢，就省得來回搬運東西，又方便又上算，景仁笑道，我們還上算哪，那婦人道，怎不上算，你們現在若去租兩間的家俱，照我的價兒，加倍也租不出來，

何況木器舖拍賣行又都關着門，有錢也弄不到，景仁笑道，不錯，你說的對，謝謝吧，我們改日再來商量，說着就掉頭不理。那婦人叫道，怎麼說了半天，你又不租了，到底也還個價兒，商量商量，並不是咬緊了死口兒，若是差點兒，哀而不傷也成，景仁道，謝謝吧，你的租價就減去十分之九，我們還是租不起，那婦人變臉叫道，租不起幹什麼費話，你是拿人開心啊，景仁方要答言，忽覺衣襟被扯了一下，低頭看時，原來是郭老太太，忙問你作什麼，郭老太太伸手向左面樓上指着道，你瞧那邊樓上有人對咱們招手兒，景仁轉臉看時，只見在丈許之外，有一座鎖頭式的樓房，臨着院落的二樓正面，是一帶游廊的月台，那月台上立着兩個二十歲上下的美貌女子，俱穿着白色綢旗袍，在晚風落照之中，憑欄並立，豐態雅淡，望之若仙，却都向自己這邊船上微笑招手，景仁看着一驚，郭老太太道，這兩位姑娘，你認識麼，景仁道，不認識，郭老太太道，我也不認識，他們既然招手，也許是有閒房，過去問問吧，景仁便令駕船的移泊過去，那個瘦婦人因為竹扛沒有敲中，反而白費了唾沫，氣得喃喃咒罵，景仁只作不聞，船到那樓房前面，雖然隔在門外，却因水面甚高，在船上立起身，恰可望着門口，和那月台上人相距不過兩丈，可以平視，這時更看清那兩個女子，都是美麗絕倫，容光四照，因一個圓臉兒，較為清脆，神情是一派嬌怯溫柔，一個長圓形臉兒的較為健美，神情却是英武嫵媚，心裏自思，這兩個女子，眞個美好，尤是那長圓臉兒的在光艷中含着英氣，自己向未見過這樣的人，就是玉珠向以美貌自居，見了他也要失色，不過那圓臉的嫵柔和婉，別有可愛的風韻，尤其眉目之間似繞着無限幽怨，景仁經過人間災患，情場風波，別有一種心境，故他明知那長圓臉兒，國色天香，但對圓臉兒的繫繫怨恨，發生了同情，但這只是一瞥間所發生的情緒，自己也未甚理會，就向他二人點頭說道，二位小姐，是叫我們來麼，那圓臉兒的點頭欲語，那長圓臉兒的已發出像銀鈴般的清亮聲音道，我們是請船上那位老太太說話，景仁哦了一聲，低了頭兒，郭老太太坐在船的中心，恰被門牆上面的磚簷遮住，不能看到月台上，想要教他立起，又怕老太太身體笨重不靈，發生危險，正在猶疑，却聽那長圓臉兒的女子接着道，老太太起動不便，不要勞動吧，我們就說也好，你們方才說的話，

我都聽明白了，租房的是這位老太太，景仁道，不錯，我也跟他同住，所以至少得用兩間，那長圓臉女子道，那可不成，我們這總共才兩間屋子，再說我們這兒還有三四個人，怎能統統都租出去，你們若是臨時沒處居住，我可以通融着請你們進來住，等水退了再走，我們不要租金，景仁聽了一怔道，那怎能白叨擾呢，長圓臉女子道，這談不到叨擾，趕上這時候，誰也不定遇着困難，大家幫忙是應該的，莫看我這樣說，連我也不是本主兒，說着向那圓臉女子一指道，正在叨擾他呢，那圓臉女子聽了，似乎嗔着他說得客氣，就伸手推了他一下，向景仁笑道，你和那位老太太商量，若是不嫌窄小，就與我們同住，可是我們並不出租，這時老太乜聽那兩個女子說話和氣，就叫駕船撐穩了船，自己扶着兒子立起，向艙上點頭說道，二位小姐貴姓啊，那長圓臉女子道我姓馬，那圓臉女子道，我姓王，那長圓臉女子聽着，忽然瞪了圓臉女子一眼，鼻中哼了一聲，景仁看着，不解何以圓臉女子自稱已姓，竟引長圓臉女子的不滿但讀者看到這裏，當然明白這自稱姓馬的女子，正是洗凡，自稱姓王的女子正是杏如了，杏如這時雖已被王蔭槐所棄，但因習慣關係，一時不能改口，被郭老太太一問，隨口回答姓王，洗凡却以爲他既已和王蔭槐斷絕關係，怎還頂看他的姓，豈非自輕，只於當着外人不好跟他辯駁，故而只在現面上出反對態度，隨又問郭老太太尊姓，郭老太太道，我姓郭，你們二位小姐太客氣了，若是勻不出兩間一間也成，我們但求有處安身就好，不過你說不要租金的話，那可不在理上，我就爲不肯打攪親戚，才自己租房，你若有意收留我們，就說個價兒，洗凡道，租錢我們實不能收，因爲這裏面有個原故，郭老太太，你不必着意這點小事情，我們不像別人，想從房子上訛上幾千幾百，至多租上十元八元，給不給又有什麼關係呢，郭老太太道，不論怎樣，住房總得出租錢，我不明白你的話，怎還有不能娶錢的原故，請說給我聽聽，杏如聽着，眼望洗凡，似乎地不知他是何意思，洗凡却笑了笑，向郭老太太道，你不是三個人住麼，郭老太太道，對了，我和這位姚先生，還有他的女孩子，也是我的乾……景仁接口道，乾孫女兒，郭老太太笑道，好，就是乾孫女兒，洗凡看着他們說話的神情，覺得詭異，問道，你二位不是親戚嗎，景仁道，不是，郭老太太跟我們在收容所才認識的

，他可憐我的女孩子沒有母親，發了惻隱可心，定要認作孫女兒，又知道我正在失業，無處去投奔，就强拉我們一同尋房居住，洗凡聽了，動容說道，老太太竟是這樣好人，那麼……說着微一停頓，又向郭老太太道，你就請上樓來看看房子，中意就住，什麼都好商量，郭老太太心想這女子倒很是熱心，聽他自也是在人家寄居，却如何逕作主張，並不知那間臉女子商議，想着就道，我們可以進去麼，這次却是否如回答道，老太太請進來吧，景仁就教駕船的把船調直，撐進水門，在洗凡指揮之下，又進了樓下突廳，在樓梯旁停住，洗凡和杏如已到樓梯口迎接，郭老太太爲人深知世故，只恐討人厭惡，就向兒子說道，你們在船等着吧，不要成群結夥的吵人家，我只與姚先生父女倆上去好了，景仁道我也不必跟着，老太太自己去吧，郭老太太便携着玲玲，由船上踏上樓梯循級而上，到半腰便被洗凡，杏如接着杏如還讓衆人都上去坐，郭老太太道，敎他們等着，何必興師動衆，這已竟够打攪的了說着到了樓上，才看出果然只有兩間屋子，一明一暗，大家同在明間坐下，杏如倒過兩杯白水道，沒有茶葉，請包涵喝口水吧，郭老太太謙謝兩句，正待說話，忽聽暗間內有人作呵欠之聲，似從夢中乍醒，又像呻吟，不由哦了一聲道，原來你這裏還有人住啊，洗凡點頭無語，立起把暗間門帘掀開，郭老太太向屋裏一瞧，只見裏面陳設整潔，像是女人綉閨，但在靠牆放着一張鋼床，床上睡着一人，在這七月中竟蓋着被子，而且蓋得很嚴，只露出一個頭兒，一望便知是男子，同時也瞧出是帶病的人，立刻心中一動，等洗凡把門帘放下，便問他道，原來屋裏還有位先生住着，是害不舒服麼，洗凡絕道，豈止一位先生，還有一位現在正出門去買東西，一會兒就回來了，郭老太太聞言愕然，心想他們兩個女子，還有兩位先生，必是兩對夫婦，住一面，這外間也是臥室，想着就向四面張望，却看不見床榻不由詫異他們是怎樣住法，又轉想我何必多管閒事，此處既沒法租住，不必枉費功夫，快告辭走吧，但不敢再叫小姐，也不敢改稱太太，只待含着道，你二位眞是個熱心腸兒，不過我看這兩間房，你住着已經够擠的，怎能再留我們，謝謝你二位的好心，我實不便打攪，還是走吧，杏如擺手說了句你不要走，洗凡笑着道，老太太，你不要錯想了，看見我們兩間房住着四個人，兩男兩女，疑心是兩家

兒吧，其實不是，這裏除了杏如原本是本宅主人，我和那兩位先生，都是被大水沖來的，原本各不相識，胡亂住在一處，說起來話很長，等有空兒慢慢告訴你，現在且說現在，我們兩男兩女同住，實在不方便，無奈又沒法走開，所以正想再有人來，致大家都放些心，你來得正好，不過得受點委屈，算給我們幫忙，郭老太太聽了，愕然不解何意，洗凡道，老太太，你得耐點煩兒聽，我們這裏的事，頭碎極了，住在一處的四個人，都沒有一點關係，就指着杏如道，他是這裏的主人，境遇十分可憐，他本嫁了個姓王的，生了個男孩，因爲男孩已死，那姓王的竟把他拋棄了，我却是外鄉人，在北京上學，這回暑假到天津來玩，住在同學家裏恰巧趕上發水，我那同學的又沒在家，我一個人正沒辦法，趕上屋裏病着的這位沈先生去探望我的同學，就把我救了出來就走到這門口，實在沒力量前進，只好求主人收留暫住，那時姓王的還在這裏，不肯收留我們，强擠了上來，借住一夜，到第二日，那姓王的竟把裝死孩子的棺材，當作小船，坐着走了，跟着派人送信，說明跟這位杏如姐已斷絕關係，我看他可憐，實不忍離開，而且也沒地方可去，只好身下作伴，這位沈先生又害了病，我和杏如看護着他，這兩男一女，已經是很不方便了，那知又有位唐先生投奔了來，那唐先生是那名醫的兒子，那名醫生性刻薄，自己的親婿害病，請他診治，還要照例給馬錢，簡直沒有人性，所以父子不和，偏巧我因爲沈先生害病，去請那名醫，被他大敲竹槓，無奈我沒有很多錢，央告半天，仍然無效，唐先生在旁，看不過他父親的行爲，說了幾句，那知竟把他父親惹惱，趕他立刻出門，我因爲他是因我受禍，又在這大水滔天的時候，沒處可去，就請他坐我的船，一同回家唐先生不肯，半道兒……說着沈了沈，就把中間一大段事隱去不提，看了看杏如又接着說道，他半道兒要下去住旅館，無奈旅館人都滿了，沒處可住，到底仍隨我回到這裏，所以現在杏如姐姐的家，實在不成樣兒，被三個生人佔住，莫說旁人看着難免議論，就是我們自己，也覺着下不去，無奈誰也走不開，只可耗一天算一天，說着又附在郭老太太耳邊說道，老太太，你想想，這中間居住四個人，這樣情形，大概你方才乍一看見，也要猜疑吧，再說還有不合適的地方，杏如是已經被丈夫拋棄的女子，怎好在家中招陌生男子同住，我還

是個女學生，更不好跟男子這裏接近，但是這位沈先生因爲我受了勞累，以後又給杏如幫忙兩次下來，被激成病，我們怎能不管他，唐先生不但是被我所累，弄得沒家可歸，而且對我還有一番好意，我更不忍顧忌小節，棄他而去，可是這樣更是不好，老太太你是上年紀人，一定明白，不過這些難題，只要水一退下，大家各自走開，就完全解決了，無奈這要命的水，又不肯退，方才我見你在樓下喊着租房，心裏猛起了個念頭，我們兩男兩女同住，本不方便，若能再來幾個外人，雖然擠些，可是大家心裏可以安靜了，所以請你上樓商量，你能不能受點兒委屈呢，我打算……你不是只帶着這個小姑娘跟他父親租房麼，我想請你跟我和杏如連帶小姑娘同住一間，教小姑娘的父親和沈先生唐先生同住一間，等水退了，我回去上學，沈先生唐先生也必要走，就可騰出一整間給你了，老太太這是幫我們，可得教你受屈，你願意麼，郭老太太聽了，心想這裏的事情好亂，但是聽着洗凡的話，覺得十分誠懇，又看他和杏如美麗柔婉，都像花朵似的可愛，大凡老年人都是愛惜美貌的年青人，又好感情用事，望着他們心中生愛，不由動了情感，思想也偏袒過去，以爲在這災亂年頭兒，人都是東逃西竄，這種烏合同居的事，自然難免，不過他們却未免太巧了些，竟是四個年青男女湊到一處，但看這兩個女子，却是冰清玉潔，無可疑論，因爲他們若有不可告人的事，定要避人，怎倒反招人同居，自討不便，由此可以反證他們實是出於無奈，雖自知不免，却又沒法解除，所以今日我人租房，雖然無有空房可租，仍要勉强商量，以求在我這老人耳目之下，博個心安，郭老太太想到這裏，不由更增加了敬愛的心，覺得自己理應給這兩個女子幫忙，也算作一件好事，雖然和人同室居善，不能舒服，但總比收容所盛强百倍，何況又是暫住，郭老太太還有一種好奇的心，想要看看這幾個男女的內情到底如何，就答道你說的意思我明白了，這是好事，我自然可以給你們作伴，說不上委屈，你們知道我是從難民窩舖來的，到這樓上已是天堂了，不過還得跟姚先生商量，他若願意，就算定局，還有你們不要房租，那可不成，杏如道，老太太你想，這樣住法，怎若收你的租，洗凡道，是啊，我們應該酬謝你，怎能倒……說了又搖手道。得得別爲這小事費話，你若定要給房租，我們拿來大家吃一頓就是，何必

多說，郭老太太道，好，我去跟他們商量，洗凡道，你不要動，我去請他們上來，說着就跑下樓梯，請景仁和郭氏兄妹上樓，洗凡和杏如避到月台上，郭老太太就說這裏主人十分熱心，很願意留我們同住，可是均不出整間房子，只好男女各住一間，我陪那二位小姐，姚先生跟二位先生，雖然不很方便，好在是短局，我已然答應了，不知道姚先生怎樣，景仁道，老太太既然願意，我自然隨着，郭鏡泉却有些反對，說母親跟生人同住，怕不慣，郭老太太道，我很慣，有人作伴更解悶兒，這就算定規了，我和姚先生留在這裏，你們快去，給我送些應用東西，杏如在外面聽見，便喊說道，只送床褥被褥好了，旁的這裏全有，不用費事，郭老太太也不客氣，就吩咐照辦，郭鏡泉很不樂意，喃喃自語道，這算什麼，那是租房，簡直成了住親戚，郭老太太聽見說道，你不用管我的事，快回去給我送鋪蓋，再帶些錢來，郭鏡泉不敢再說，他和弟弟辭去，那女兒還安留下陪着母親，郭老太太道，你看這那裏住得下，快回去吧，過幾天再來瞧我，說着叮囑了兒子幾句，就教他們去了，郭老太太給景仁向洗凡杏如介紹，杏如洗凡對玲玲也十分愛惜，當時大家坐下談了回閒話，將到天夕，郭鏡泉才又撐船到來，送來兩張輕便的鐵床，和幾件被褥，另外還有許多用具，和食物，把床放在裏間一張，外間一行，都給安置停妥，方才別去，郭老太太把兒子帶來的錢，交給杏如說道，我們既住一起，飯食也只好麻煩你們了，這點錢請你們收下，不够時我再補，杏如執意不收，兩下推讓甚久，洗凡從中調停，教杏如收下一半，方才解決，正在這時，忽聽樓下撥掉之聲，杏如走到月台，在暮色迷茫中向下一看，就叫道，唐先生回來了，帶了很多東西，我們去接一把兒，景仁聽了，覺得自己是個男子，應該替女人服勞，就忙走到樓梯，杏如持着點燃的洋燭，也跟了下來，見一隻小船已冲進來，在樓下停泊，船上立着個穿着西服的少年，景仁見船中有許多包裹，就叫道，請遞過來，我接着吧，那船上少年看看，景仁，似乎詫異，又見洗凡杏如都立在後面，就點點頭兒，把船上東西一件件遞過，景仁接過，放在梯級上及至拿淨了，那少年也下船登樓，取出兩元錢給舟子，那舟子自行撐船回去，景仁道，現在就錢怎這樣賤，你從那兒雇來，那少年道，我是從二十六號路雇來的，洗凡道，現在船隻很多，價錢船

賤下來了，我在前天從巷口雇船，出去遊歷了半天才花三塊錢，景仁道，這巷口有船麼，洗凡道，並不是停在巷口，是常有兜攬客座的船，在街上走過，好像平日的洋車一樣，招手一叫就進來，說着哦了一聲道，我還沒給你二位介紹，這位就是跟我們同住的唐紹文先生，這位姚先生，他和一位郭老太太還有他的小孩，都來跟我們作伴，唐紹文聽了姚景仁的名子又怔了一怔，但也沒說話，就跟景仁握手客氣幾句，大家抱了包裹走上，又向郭老太太引見了，郭老太太因爲唐紹文早先在這裏，自己是後來的，就說了幾句打攪麻煩的話，唐紹文茫然莫解，洗凡就把郭老太太和景仁父女原來困在收容所，今日方被家中尋着接出，就坐着船各處尋覓房屋到這巷中，各家住戶都不肯招納，我們就留下同住的經過說了，唐紹文方才明白，當時大家談了一會，唐紹文他交代所購物件，杏如一一默收，放在月台的一隅，那裏已當做臨時廚房，郭老太太見牆角堆積物很多的食物，不明白他們何以不去動用，却另行購買，就向杏如問道，你們那兒存糧不是很多，爲什麼又去買呢，杏如一笑未答，洗凡接口道，那裏的東西，是一個不認識的人強送了來，我們不能受，可是又沒法退回，只可存放，等水退了再說，郭老太太聽了詫異，但又不好詢問，洗凡笑道，老太太你明白嗎，這裏面話長着呢，等吃完飯再當笑話告訴你，我們這些日子悶得要命，這一添了你們，各人談談各人逃難的事，又足可消遣好幾天，現在我們去作飯吧，說着就和杏如換上舊衣服，在月台的角兒上，切菜淘米的忙了起來，郭老太太要下手幫忙，洗凡揚力攔阻，只得旁觀，見他二人作飯，手法十分嫻熟，點了點頭，不由愛惜非常，欣然笑道，難得你們這樣花朵兒似的時髦小姐就只知得飯來張口，不對口胃還許來個翻桌，你們這樣可眞少有，洗凡笑道，你別說了，杏如姐已，才眞難得，他什麼都會，我却是搗人，早先在學校倒是學過烹飪不過只是好玩，那會眞作，自從住到杏如姐這裏，才跟他學會一點兒，郭老太太道，這就不易，別的小姐說什麼也不肯幹啊，郭老太太的老腦筋，對新一些的女子非常隔膜，以爲都是愛好浮華，習於懶惰的人，這時一見他二人居然溫柔和婉，耐苦服勞，不覺由驚異生出愛敬就刺刺不休的誇贊起來，洗凡杏如在他的贊嘆聲中，作完了飯，擺在桌上，請大家圍坐同吃，郭老太太只見他們相陪，吞

如仍在月台工作，喊他快來，杏如在外面應道，你幾位請吃吧，我還有事，洗凡道，咱們先吃不要管他，他還得給病人另作一點稀粥，郭老太太心想杏如對病人如此盡心，不辭勞苦，眞太好心了，那病人對他當然萬分感激，兩個人都在年青，這裏面莫非有什麼事故，再看洗凡一直幫助他作飯，但到給病人煮粥，洗凡就不去幫助任他獨自料理，其中亦許略有微意，想着就冷眼觀察，見杏如煮好了粥，又配了兩種清潔小菜，端進裏間，隨聽他發出很柔軟的聲音，喚醒那病人，又過了半天，把空盤端了出來，才在外間就着剩菜，草草把飯吃過，隨即收拾傢俱，洗凡幫他忙了一陣，方才消停，沏」一壺茶，大家坐着說閒話，洗凡和杏如道，雨生醒過嗎，杏如點頭，洗凡道，咱們誰去與他談談，省得他自己悶氣，唐紹文道，我去吧，近來我們很是投緣，景仁想到自己要在裏間同住，就說，我也去見見沈先生，煩唐先生給介紹一下，說着二人就走入裏面，外面只剩下郭老太太和洗凡杏如，玲玲因多日勞困，這時吃過晚飯，見着溫軟的床榻，竟自沉沉睡去，郭老太太就和他們談起逃難的事，洗凡問起玲玲的母親，郭老太太擺手低聲道，我們同着姚先生可不要提起，這是他一件傷心的事，玲玲的母親實在混賬，因爲姚先生日月不甚好，沒力量供他揮霍，竟在外面結識了一個有錢的男子，姚先生道知情形，就要跟他離婚，那女人眞是狠心，居然在發水那一天，把他父女拋下，自己跟着野漢子坐汽車跑了，洗凡聽了愕然，眞的塵世上會有這樣狠心無恥的女人，郭老太太道，這是姚先生對我說的，方才我們從收容所坐船出來，走在半路上，遙見一對少年男女，坐着新船，從前面經過，姚先生一看就變了顏色，急忙用身子擋住玲玲，半響也沒抬頭，我冷眼看那情形，只恐那船上的女子，就是玲玲的娘，要不然姚先生怎麼變成那樣兒，可是我也不好問他，洗凡杏如全都嘆息，洗凡道，這眞是應了俗語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東風，男子好了，就許遇見浪漫女人，女人好了，就許遇到混賬男人，很難有兩方都好，永久相安的，所以教人看着可怕，就像杏如姐，也是和姚先生一樣，在大水時候，看他男人撞棄了，杏如最煞道，你轉灣又提到我，洗凡道，在老太太面前有什麼不好意思，這不過說閒話，我以前只在學校裏跟年歲差不多的同學打交道，還覺他們心地詐僞，行事卑鄙，那知這次

因爲到天津趕上發水，無意中進了人家的家庭，又和社會上的人接觸，這才知道世上什麼壞人都有，簡直遍地鬼魔，和校裏同學比較起來，他們幾乎可以算是聖人，只這十幾天，我就還見杏如姐姐的壞蛋丈夫王蔭槐，那個只認錢不認骨肉的唐化人，還有對面住的混賬小子趙率吾，和老太太才說的玲玲母親，眞教人恨死怕死，郭老太太道那個王蔭槐，我已經聽你說過了，唐化人和趙率吾又是誰呢，洗凡道，唐化人我也跟你說過，就是唐紹文的父親，他行醫認得錢，我爲沈先生害病，前去請他，他借着發水作題目，出診一次，定要一百塊錢，我求他減價，他只不肯，唐紹文允曾爲他的姐夫害病，央求唐化人去看，紹文的姐夫，也就是唐化人的親女婿，那知道他竟因女婿家窮，出不起診費，說什麼也不肯白給醫治，紹文見他父親這樣骨肉無情，已氣極了，又見他一死兒敲我竹槓，不肯通融，實在沒法忍耐，就勸他作這好事，唐化人羞惱成怒，跟紹文吵起來，喊着要脫離父子關係，立刻趕他離家，連船也不肯借給他坐，紹文還是搭我的船出來，走到半路，他因爲旅館人滿，無處棲身，又不便來打攪我，天也太晚了，就指着街上一座樓房，假說是他朋友的家，可以借住，自己爬上牆頭，教我快走，我信了他的話，就自己回來，那知他對那房子的主人，並不相識，等我走後，就敲着窗戶，請求投宿，不想又惹出是非，揭破了趙率吾的秘密，這趙率吾倒住在我後一座大樓裏，開了這外室的後窗，正可以看到他家裏，這個人非常奇怪，本是世家子弟，本身又做過官兒，如今賦閑在家，年紀只三十多歲，又很有錢，自然十分享福，可是他性情頑橫，行爲惡劣，簡直無所不爲，好像惡霸似的，但想不到學文却是極好，我自從投到杏如姐這裏，並不知隣家有這麼一個人，一天我們開了後窗閑望，被趙慧吾在對面看見就跟我們答話，我們知道他沒安好心，也不理他，那知他竟奇想天開，說他家所存糧米食物甚多，恐怕我們沒有吃用，定要分贈一些，我們自然謝他不由分說，就叫人把東西運到樓上，一件件的從後窗拋了進來，說着向綺隅一指道，你瞧那裏堆積的却是他拋過來的東西，我們也沒法攔阻，等擲完，才對他說不能收受，請他急忙取回，那知他竟對我說出無理的話，怎樣叫未見過我這樣美人，他又怎樣愛慕了定要我跟他交友，我一氣就拾起他擲過來的一隻水菓，對準他猛力拋過去

，把他打倒了，頭也跌破，他並不着急仍嬉笑謝罪，我關上後窗不理，不料過了一會，他派了僕人，坐了自用的船前來送信，信上說了許多道歉的話，又直言他以前行爲不端，怙惡不悛，今日自見着你這樣高潔的人，忽然覺悟自己以前的罪惡，決意力改前罪，希望我能跟他交友，時常對他勸誡，他便可以由我的薰染，重新個好人，求我務必可憐他，成全他，我看信上寫作都很好，詞意又非常懇切，不由可惜他有這樣學問，竟自墮落到如此田地，倘若能成全他，改過自新，也未嘗不是好事，不過杏如說他向來對女子的種種蠻惡行爲，又覺可怕不過，只因沈先生病得很是凶猛，我急要出去延醫，那時船隻缺少，沒法出門，見趙率吾有自用船，打算借用一個，就不敢離他太近，我回答交朋友俟後再說，暫且把船借我，僕人不敢作主，我就上了船，駛到後巷，跟趙率吾面談，趙率吾倒很規矩，答應借船，還要替我幫忙，我因爲練過划船，就謝絕了，連僕也不用，自己撐出去，尋找醫生，在那唐化人家生了那回氣，又帶唐紹文出來，半道上唐紹文下船，爬上人家牆頭，一敲窗戶說話，敢情樓裏只有一個女子獨居，關窗看見他就讓進去，紹文一見只有獨身女子，倒發了窘，那女子原來……世上眞有這種奇事，他竟是趙率吾的外室，本是個唱戲的，被趙率吾看中，花身價買到身，安置在外面，起初待他很好，只是不能常去陪伴，又怕他生外心，竟給他上了鴉片癮，以後漸漸感情疏遠，趙率吾去的次數日漸甚少，那女子不由生了怨恨，再加寂寞難堪，他本是沒智識沒道理的女伶，怎能忍受，就像有了神經病似的，一見紹文這樣少年去了，不由起了邪心，把他當親人一樣款待，沒過半點鐘就說出自己的身世要求紹文携帶他同逃，紹文聽到他這意外的話，嚇得不了，只得婉言謝絕，無奈那女子盡力糾纏，大有誓死相從之意，紹文沒法只得設個脫殼的計策，假意應允，却說需要避人耳目，心得分頭走路，到北京某處相會，那知正在說着，趙率吾竟在這時坐船去到那裏，在窗外聽了個滿耳朵，就闖了進去，却並不是捉姦，反要成全他們，說來眞可氣，趙率吾不知犯了什麼着迷心，自從給我寫了那封信，就覺着跟我定下婚約似的，也不知是誰許過他，竟自己一腔情願，打算把他那外室斷絕了，再回來跟我求婚，他一去就跟唐紹文遇上了，又恰在那窗外聽見，唐紹文對那女子說的話，

就闖了進去，教唐紹文和那女子不要害怕，他情願成全他們，唐紹文聽明他是那女子的丈夫，急忙辯白，把自己的情形說說，趙率吾不肯相信，又怕他不信他的好意，就把心理的打算，說了出來，又取出三千元錢，給那女子作爲遣嫁之資，唐紹文本不愛哪個女子，又恐落了趙率吾的圈套，說什麼也不肯承認，那女子……哦我想起來，他名子叫素菱，還有趙率吾，也不是慰吾，是率吾，我因爲同學裏有個胡慰吾，才順口叫錯了，素菱雖然滿心願意，但當着男人也不好應承，所以鬧得又僵了，趙率吾……率吾把他們調在一處，又說了許多話，唐紹文越聽他所說想要追求的女子越相是我，暗地替我着急，只恐我眞個和趙率吾已經認識，却不知他的爲人，萬一眞上了當，就恨不得立刻跑出給我送信，過了一會趙率吾又許着給添錢，並且找個律師做保證，就窗出去，唐紹文見他走了，就用話哄着素菱，想教他幫住自己逃走，無奈素菱因趙率吾所行的事，正合他的心願，怎肯放紹文走，而且身上捆得很緊，也沒法解開，一會見趙率吾回來，帶了婚書和字據，教他簡簽字，唐紹文因爲着要急逃出來救我，就也不管後來禍患，把字簽了趙率吾和素菱都以爲證據到手，不再防他，紹文就抽冷子從窗戶跳出，上了趙率吾坐來的船，划着逃走，趙率吾看見想要追趕，無奈船已被他乘走，沒法下樓，只好看着他走了，紹文原知道我的住址，就到這裏尋着我，把事情一說，這當時吃驚不小，但也沒有看見因爲紹文無處可去，只好留他和雨生同住，不過他把親筆寫的婚書字據，已落到趙率吾手裏，恐怕後患無窮，住在這裏，和趙率吾一巷之隔，若被他知道，勢必前來糾纏，人還可藏躲，不露面兒，可未想那隻拐來的船，往那裏安置，若被趙家人看見，就會聯想到紹文的踪跡了，我爲難半天，決意自己冒險很船划出去，到未受水淹的地方以，把船丟下再另雇船回來，日後趙率吾便尋着他的船，也只疑惑紹文逃到他處，不會想到在這裏了，那知划着船出去，走到半路上，忽然恰和趙率吾遇上，趙率吾却是在那裏樓上因丁很大工夫，才見着有人從樓下經過，雇坐回家，半路恰遇見我坐着他的船向北走，這一下完全破露了，我躲也躲不及，急也急不來，只好橫心跟他答話，趙率吾迎着我問上那裡去，我就說正是替趙先生把船送回給你，趙率吾問唐先生現在那裡我說你暫且不必問，我有話對你說

，請上這邊船來，趙率吾把坐他人的船打發了，上了我坐的船也泊在路旁樹下，才開了交涉，趙率吾問我和唐紹文是什麼關係，我告訴是同學，他笑了一笑似乎不信，又問我可知道他夜裡的事，我就正顏厲色，責備他不該做這種不道德沒廉恥的事，你自己的外室，現在玩得厭了，就教他自由也罷，爲什麼強塞給別人，人家唐先生是個有志氣有做爲的少年，怎能跟那樣女人爲偶倨，自毀終身幸福，你不過拿住他夜間在你小老婆房裏一點，就借做把柄，硬誣賴他倆早有關係，你指着良心想想，自己可信有這樣的事麼　你千錯萬錯，錯在對唐紹文提到了我，又混造謠言，他既看出你的心地狡詐，人格卑汚，只恐我受了你的欺騙，所以不願後患，寧可允許簽字，教你撤去監視，他就逃出尋我，把一切詳情報告，其實他這片好心，未免多餘，我本早已看出你的爲人，萬萬不會上當，不過他的好心是可感的，既爲我招上這樣麻煩，我當然要替他辦理善後，所以給你送回船來，跟你當面交涉，趙先生，我要求你，把唐先生簽的婚書字據，完全退回給我，或是當面銷燬，你答應不答應，趙率吾怔了一下，才笑着說，那婚書字據已不是他的力量所能取回，因爲都在素菱手裏，素菱已愛上唐先生要是取消婚約，恐怕絕不可能，至於我的秘密既然你已經發現了，我也只可實說，請你原諒，我本曾在信上說過，自己以前的種種劣蹟，實在不可爲人，自從被你的清光一照，我立刻覺悟前非，希望小姐拯拔，可是我自己也要做一回自肅運動，那個素菱確實是我的外室，也是我一種罪惡，必得先把他銷除了，我才配受小姐的拯拔，所以帶了錢去和他商量，但我也知道不該始亂終棄，深怕他離開了我沒有倚靠再墮落下去，正在想不出兩全辦法，不想到在那裏，竟發現房裏有個男人，我很覺歡喜，以爲素菱居然早已尋着愛人，我趁機成全了他們，不時是件功德，也可免却日後心中不安，我跟他們切實談判，披肝瀝胆，把可說的全說盡了，那知他們倒惶惶做態，我以爲他們是不放心我，深怕說出實情，使我抓住把柄，沒法逃脫，這樣勸告已經無效，只可用野蠻手段，我把他們綑住，然後去和律師商量都備下婚書字據，逼他們簽了字，我打算和素菱斷了關係，脫開清靜身兒，同時也給他尋得對像，可以自慰良心，以後再把錢留下，揚長一走，他們就全信我完全出於善意，放心大胆的結婚同居了，誰想唐

紹文早就跟你認識，竟自別有居心，抽冷子鬧了，現在我只有請你原諒，我的行爲也許不對，不過全是爲着愛你而起，至於唐紹文的意思，我也明白了，素菱並非不是不配作他的伴侶，可是他既認識你，素菱自然就不配了，我想他和你的關係，也許不止於同學，我聽了這句話，不由生氣我說我和任何人的關係，你都管不着，趙率吾答說我自然管不着，只是爲着前途希望，終身幸福，實在不能不拚命奮鬪，也許免難冒犯小姐，我不管唐紹文怎樣，反正他已跟素菱定了婚約，是個有婦之夫，不配再和我競爭，若還不知進退，我就要幫助素菱，依着法律解決，我聽了大罵他無賴無恥，趙率吾直認不諱，他說他的無賴無恥，完全由於愛情所迫，接着我就問他問到底想要怎樣，趙率吾說，只有按照婚書行事，撮和紹文和素菱二人，才對得住自己良心，我就罵他說你趁早少提良心，你若有良心，也不會作這種事，我跟你說痛快話，唐紹文跟我不但現在沒有關係，就是將來也永不會有關係，你何苦害他受這不白之冤，弄成終身二累，你這樣作法，當然是疑惑我和他有關係，所以借這機會教素菱絆住他，就不能再接近我，你好得施展你的壞心，告訴你吧，這就是忘想，我雖然是個平常女子，沒什麼高貴，可是我是自由的人，誰也不能強迫我作不願意的事，莫說你的人格行爲，都已被我看透，就當你是個好人，也不能教我發生感情，就當你是太子，也不能教我羨慕，總而言之，你我永遠無緣，更莫說我雖然不是抱着獨身主義，可是世上恐怕沒有能教我看得起的男子，也就等於獨身了，趙先生你要明白，何必爲着不可能的事，白損害一個人，所以我奉勸你，對唐紹文放開手吧，那個素菱既是唯戲的出身，又的人家的姨太太，當然沒什麼知識，也不會有什麼決心，對唐紹文初次見面，便有愛情，也只是一時衝動，很容易改變的，你若願意仍留他作妾，自然在好沒有，若不想要他，也可以設法給另尋合適的人，這是我的主張，你依從當然大家都可省事，你不依那也沒法兒，反正我的辦法是不能改的，請你隨便處置，我們等着好了，那趙率吾聽了，只對我笑，他說已經聽明白我的意思，小姐表示看不起我，有着絕對不肯垂青的決心，我很佩服你的堅決態度，不過我這人也有種特別脾氣，就是只要想作什麼事，就得作成功，即便事情極小，犧牲極大，我也甘心願意，何況這次我遇到小姐，好

像在黑暗中見着明燈，自海裏見着慈航，由你的高潔，使我覺悟自己卑污，知道我的前途只有小姐能够拯救，才決心要作妝台奴隸，如今小姐給我這番打擊，在旁人也許知難而退，可是我不能那樣，因爲你對我的關係太大，倘若起始沒有這番遇合，我也許可以仍舊昏天黑地的生活下去，但既見着你，已經發生了新希望再失去了，恐怕我萬萬承受不住，以後除了自殺，就得出家了，不過我不作那種消極的事，爲着我的前途，我的性命，定要積極奪鬪，直到得着你爲止，你越是拒絕，我越要奮鬪，不惜倒行逆施，挺而走險，這就叫只問目的，不擇手段，我也明白這樣更要招你的反感，可是將來有日達到目的，你一回心轉意，一定能原諒我種種行爲，都是由於熱情所致，那時一切不成問題了，現在不怕你生氣，我實不能依從你的勸告，唐紹文和素菱的婚事，定要照原約履行，不管唐紹文跟你是否有關係，也不管素菱是什麼意見，我只是見到了就要作，不能給自己留後患，你聽過轅門射戟和白門樓那兩齣戲麼，呂布殺曹操捉住，劉備在座上勸曹操把他除去，呂布大罵劉備忘了轅門射戟的恩德，其實呂布在紀靈攻劉備時，若坐視不救，任他滅亡，也許白門樓能够活命，所以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還有上月我看電影，有張片子，映的是十七世紀法國宮闈實事，法國皇帝路易十四，晚年立安忠農做皇后，把專房十七年的情婦孟忠斯班驅逐出宮，而安那忠農本是個寡婦，因夫死無依，才做了孟忠斯班兒子的乳母，得入宮中嫵媚邀寵，反排擠了主人，所以孟忠斯班臨出宮時，悔恨着說，自己早已看出安忠農包藏禍心，只爲當機不斷，未在他微弱時除去，待到發現危險，已經不可復制了，好比遇到一隻將死的毒蛇，本來一脚就可踏死，我却取起來放在胸際，蛇一蘇醒竟伸毒舌反噬我了，像這類事，我見得很多，曹操說得好寧教我負人，勿教人負我，既看出唐紹文危險，我總得要剪去他的爪牙，免得日後害我，就是寃枉了他，也沒奈何，何況我把美人和金錢奉贈，不算不厚，倘然他還不滿意，或是旁人替他不滿意，那就不管明說別有好的希望，才對素菱鄙視不屑呢，趙牽吾說了這一套蠻狡無賴的話，氣得我要死，就說你想怎樣就怎樣好了，好在現時國家還有法律，可以保護我，趙牽吾笑道，法律自然能保護你，只是恐怕不能保護唐紹文，因爲他在婚書上曾簽過字，法律已站在我

這一邊，幫我對付他了，當時我氣極了，唾了他一臉唾沫，就說你只要找得着唐紹文，就用法律對付他，只怕你找不着，至多逼他離開天津，遠走高飛趙率吾笑着說，唐紹文不但沒離天津，而且未曾走遠，我敢斷定他正在你住的樓上藏着，我聽了大驚，心想他怎麼知道，隨即明白他是從樓上看出的，因爲那時街上沒有出租的房，他料着唐紹文既去尋我，我沒回很大工夫，便駕舟出來逼他，在這短時間內，唐紹文一定不會他去，故而如此判斷，想着只怕趙率吾眞要去找唐紹文，就抵賴罵他胡說，趙率吾說，馬小姐你若不信，我可以立時送你回去，準能在樓上把他尋着，立刻接素菱來和他結絆，你我恰巧做男女嬸相，再邀位朋友做證婚人，婚禮可以借我家舉行，現在雖然大水屯門，舍下廚房還可做出幾桌像樣兒的菜　大家歡飲一場，我聽了只怕他說得出，做得出，我一個女子，唐紹文又是孤掌難鳴，他若率領家中那群手奴，强迫行事，只怕沒法抵抗，倘若唐紹文被他强迫着和素菱成婚，豈不成爲終身貧累，追本溯源，簡直我害了他，趙率吾好似胸有成竹，就要撥船向回下走，我心裏倒發了怯，只恐唐紹文受到他的陷害，就把話拉回來，委屈着對他道，好吧，你隨便怎樣亂好，越是這樣挾制，我的心越是堅決，結果不過白毀一個局外的人，我現在對天立誓，你若做這種事，我寧可犧牲自己性命，也不能教你如意，趙率吾聽了這句有台階的話，就問倘然我不做這種事，就可以如意麼，我這時爲着救唐紹文，實不得不使手段了，就搖頭道，那也不見得，我只是告訴你，倘若這樣做，是絕對沒有希望，倘若不這樣做，也許有點希望，不過我也在很遠的將來，趙率吾他問這將來有多麼遠，我回答也許遠到沒有日子，也許近在一年半載，我說到這裏，忽然想起主意，又接着說，你的意思等和我兩樣，你學好不學好，我可沒想我萬也不能接近一個壞人，只有你自己改過，把原有的壞處全改淨了，那時你已是一個有道德的人，我有什麼理由再拒絕你的友誼，如今你口口說得天花亂墜實際罪惡越做越甚，試想誰能信你，趙率吾聽了我的話，沉吟半霽，才說我並不是願做壞事，實在太愛我了，太希望得到你的拯救了，所以才不擇手段，急於和你結合，等到結合後，我一定回心向善，遵從你的命令，做個有道德的人，不過現在我對你希望太切，所以患得患失的心太重，只怕旁人把你奪去，

唐紹文他是我所愛的人，才不得不利用這個機會去作，我自己也自知不是好事，這就好比外國的大政治家，抱着很高尚很仁愛的政策，想要極民水火，只是受着壓制，不能得行其志，於是只可用武力領着原有的統治者，以實現他的主張，在使用武力來維持，自然免不了殺人傷命，和他的愛民政策背馳，但是爲着千萬人的幸福打算，就願不得眼前少數人的生命了我也是一樣心理，你就好比是我的政策，我就永遠推行去做好事，所以不惜現在做一點小小壞事，我聽了就罵他胡說，向來好人是不做壞事，做壞事就不是好人，沒有由做壞事成爲好人的，你少說這這種無味的話，當初李闖王張獻忠，殺人放火，對外也照樣說是弔民伐罪，你我的事扯不到這種大題目上去，你祇痛快說，肯不肯聽我的勸告，不聽就隨你自便，不信在這天地明朗的時候，會由着你橫行，硬敢强制自由人的婚姻，既是你的仗着眼前的力量，强迫唐紹文和素菱行了婚禮，以至於監禁他們同居若干日，唐紹文他祇是一得自由，必然對你拚命反抗，我就是眼見他受害的證人，到那是候你恐怕就危險了，況且若聽我的勸告，還算是可以爲善，對來或者我……這就是祇自修行，莫問前程那句話，你祇修到了時候，前程自會前來尋，你趙率吾聽到這裏，他說我一定問問前程，不能躲到一過去祇願修行，還沒修行成功，前程已經歸了別人，我才不那麼傻，現在我也可聽你的勸告，不逼迫唐紹文履行婚約，可是你得立刻允許我的要求，我就說你要如此相逼，我寧可跳進水裏淹死可也不屈服，趙率吾怔了半晌，才改口說道也並非定要立刻逼你答應，還可以緩商，你得發誓說永遠跟唐紹文不會發生關係，並且給他一個切實希望，現在不可許，到幾時才可以可許，我氣得身上發抖，可是又不敢決裂，祇得說我與唐紹文自然永遠不會發生關係，不過這是我自己的事，憑什麼跟你發誓，至於給你個希望，那倒可以，可是你也得把事實做給我看，從現在起一年爲期，准許我觀察你，不許你嚕蘇我，到那時候，我自然用良心判斷，你可以做我的朋友咱們既是朋友了，倘若到時候，你還依然照樣，我還可以拒絕，趙率吾一聽，他就搖頭說，這條件太苛了，他要求把日期縮短並且隔些日子許他見面，還有唐紹文必須疏遠，我就說即將來我嫁了人，也自有交友的權利，你若再說這無理的話，我就沒什麼可對你說的了，唐紹文他確實寄

住在我寄居的地方，在大水退去以前，他萬不能離開，現在痛快告訴你，你若知得人情道理，對我有着誠意，你請對他不要聞問，唐紹文似乎知道這件事不能得我同意，祇得拋開不談，仍然要求縮短期限，眞在當時我也沒法，在樹蔭下吹着涼風，只當在河心納涼，就和他耐性搓磨，說了半天，才定下最後條件，以三個月爲期，在這期內，他允許唐紹文自由，不提起婚姻事，不對他有任何交涉，只我每隔半月，與他見一次面，我在天津，就臨時約會，到飯館同做一次會餐，若是水退，我回北京上學，他就前去訪候，三月以後，我若不能發現着違背約言，或是有什麼新的罪惡，不得踐約和他做朋友，至於由朋友是否可以進一步，談及婚姻，還是我的自由，不過我若與他結婚，他就把唐紹文的婚書做廢，設法遣素菱別嫁，若是我到底拒絕他，他也可以仍逼迫唐紹文履行婚約，洗凡說着喘了口氣，又搖頭嘆道，老太太你看，我是這麼定規的，我這個女孩兒家，遇的都是什麼事，想起來眞像吃下蒼蠅一的嘔心，當下趙率吾送我回來，我自他走後，居然直到如今，很規矩的沒有囉嗦，可是我對唐紹文不敢提起，因爲本是我連累了他，只怕他知道這事，反覺得他連累了我，心裏難過，或者鬧出別的意外事來，可是我對趙率吾好像欠下債似的，不知日後怎樣對付他，現在爲着眼前安靜，自然希望他規規矩矩，不來生事，但同日後着想，他現在越是安分，越可以看出對我有着決心，日後越不好辦，如今眼看半月期顚只差三天就到了，我還沒決定踐他的約不踐，眞教人發愁，我活了這大歲數，一直歡歡樂樂，不曉什麼叫作爲難，如今想不到爲着到天津來的暑假，遇上這許多事情，弄成滿肚心事，這還不算，現在我住在杏如姐家，本來就很連累他，他是個失去倚靠的可憐人，我一個人打攪他，還不够受，又先帶來雨生，在這裏害病，後引來唐紹文，在這裏借住，不但喧賓奪主，而且……杏如聽着接口說道，你幹甚麼又提這種生分話，你我還不就是一個人，我的家也是你的家，什麼叫喧賓奪主，再說若不是鬧水，也沒這種事，既趕上鬧水，誰也沒法兒，比如說這是你的家，我被大水沖了來，也得這麼打攪下去，有什麼法兒呢，老太太你說是不，郭老太太點道，這話不錯，趕上年頭，沒法兒啊，就看我們，明知這裏够擠了，還來强湊，豈不也是……洗凡接口笑道，老太太你就別往自己

身上扯了，我本來就要說到這件事，杏如姐給打了岔，我說自從和趙率吾定下條約留唐紹文住在這兩間樓裏，就成小店兒一樣，向來毫無關係的兩男兩女，住到一處，成天打頭撞臉的，自然很不方便，雖說心正不怕影兒斜，可是終覺不得勁兒，我愛說實話，那趙率吾那目硬猜我和唐紹文有關係，我便問心無愧，只是形跡這樣接近，每逢想起趙率吾的話，就難免不對還有杏如姐，雖然已經被那壞東西王蔭槐拋棄，暫時沒有拘管，可是他前途總得向好處走，女子最保持名譽，尤其像他這樣需要倚賴男子生活的人，倒不比我，任憑誰造我謠言，我都不怕，天津有人議論，我可以回北京，北京有人議論，我可以回老家，即便各處全議論，我依然可以獨立謀生，不希望倚賴男子，根本用不着他們說我好，杏如姐本在家過得好好兒的，只爲收留了我，就連帶收留兩個陌生男子，這情形被外人知道，不定怎麼說法，就是那王蔭槐也要有詞兒了，我自覺太對不住杏如姐，無奈急切又沒法打發他兩人走，所以今天看到郭老太太賃房，我才心裏一打轉兒，邀進來同住，其實也知道這樣也被人笑說是賊走了修大門，不過想有個外人同住，大家心裏可以安穩，因爲不止我們姐妹不安，就是紹文和雨生也未必不一樣想相，再說這水知道得什麼日子才退啊，郭老太太聽了，才明白他們的一切情形，就點頭道，你們遇見的事，眞是離奇，連我這樣年紀的人，聽着都新鮮，不過世上什麼事都有，什麼人都有你們只趕得太巧罷了，我雖然跟你們坐下還不到半天，可是從一見面就知道你們是曉事明禮的姑娘，王太太命也太苦，會遇那樣沒良心的人，洗凡聽着說道，老太太，你不要這樣叫他，他現在已被姓王的拋了，怎會還是王太太，方才他自稱姓王，我聽着已不高興，不比王蔭槐死了，替他守節，可以永遠頂着他的姓，如今他不要你，你還打着他的幌子，教人看着我們女人也太賤了，老太太，你只叫他名子吧，郭老太太笑道，你說的理兒很對，不過我怎好想思叫他名兒呢，洗凡道：這有什麼客氣，連我也一樣，你若再叫小姐，就太見外了，以後同住也沒趣兒，郭老太太道，好，我就依實，馬小姐……啊……洗凡小姐……還是小姐，簡直改不了嘴，就這麼說吧：不是我跟你說，你這人也太漂亮了，不止漂亮……我也說不上來，好像女子的好處，都生在你身上，就是我方才看見你，也覺心裏一跳

跡，眼前一亮，詫異社會上有這樣清詭的人兒，教人看着不是愛，又是敬，又是傾心，恨不得總跟你在一處，就作個老媽兒伺候你也願意，連我都這樣，更別說男子了，所以鬧出這些事，都是你的美貌引起來的，眞不怪他們，洗凡正着臉兒道，教你說的，倒都怨上我了，郭老太太道，不是怨你，是怨你長得太好了，洗凡道，面貌是天生來的我天生的這樣，難道自已該割耳挖眼，郭老太太笑道，我的小姐，你怎麼掛下臉，我不過隨口一說，否如接口道，是啊，人家老太太說的本是眞理兒，不是你美貌惹的禍，難道是你本身勾來的麼，他們不是因爲你的美豔，會只見一面就追求不捨了，你也眞臉大，聽了這話，一點不紅臉，還跟人家頂嘴，洗凡道我憑什麼害臊，只得有氣，難道生的好的人，就處擔這受嚦嚓的處分麼，郭老太太見洗凡這樣，便笑道，這不過是笑話，實在都因爲大水鬧的，要不然誰也遇不見誰，洗凡道，可不是，無奈我遇見的太奇怪了，正在說着忽聽裏間有人低聲問道，你們睡了沒有，我可以出來麼，洗凡聽是紹文聲音，就答道，我們還沒睡，你出來吧，紹文便走出來，向郭老太太說您還沒安歇，郭老太太道，天還早呢，我在家裏也得十一點才睡，紹文道，現在已經十二點了，否如咦了一聲，看看表道，喲，可不是十二點，洗凡道，我們說話不顯工夫，這夏天黑得又晚，那位姚先生呢，紹文道，他大概很乏了，已經睡着，我却白展轉了天，只睡不着，聽你們說話，就走出來，想說句話，洗凡道，你問什麼，紹文低聲道，我跟那位姚先生好像見過，只是不好當面問他，想當初在我二姐跟周廣祺結婚的時候，我還在周宅見過他一面，好像聽說他在銀行作事，他的太太我也見過，很漂亮，還是廣祺的親戚，廣祺給他倆撮合的，不過隔了好幾年，我也不敢認定，可是他的姓名不差，洗凡點頭道，大概你說對了，這位姚先生，就是你見過的那個，紹文道，你怎麼知道，洗凡道，方才郭老太太說過，他會在銀行做事，又有個漂亮太太，還有這麼大的女孩子，紹文道，可是他的太太，怎麼不在一處呢，洗凡聽了，方要張開口忙又咽住，想起姚景仁和郭老太太說的，郭老太太將他的身世告訴自已，並沒允遂轉告他人，自已怎好多嘴，就咽住不說，郭老太太却在旁道，唐先生你認識姚景仁啊，紹文道，倘若是他，我們不止認識，由我姐丈周廣祺和他太太關係，還算是親戚

不過，久不見面了，郭老太太道，你們既是親戚，我可跟你打聽，他的太太是什麼樣的人，紹文道，他的太太，我倒見過幾次，想得是極時髦活潑的人，據我姐姐說，他的太太母家很是貧寒，一直受着周宅資助，又由廣祺介紹她跟姚景仁結婚以後周家窮了，她也不斷的墊補呢，說着又問姚先生眞是景仁，他的太太那兒去了，郭老太太嘆氣道，你們親戚，我也不必替他隱瞞，他的太太已經跟他離婚，改嫁別人了，紹文大愕道，居然有這種事，怪道姚景仁這樣懊喪呢，可是爲什麼，我記得他那太太是不錯，何致鬧出……郭老太太道，你說他太太不錯，怎麼見得，紹文道，我最初見她，還在二三年前，已經記不清楚，到了去年，才又重見着，因爲我二姐家窮度日，我父親有錢，一點不肯幫助，我又常在北京上學，每逢年假暑假，回天津來，才去看她，或者給送些錢，因此有兩次在周家遇見景仁太太，她也是送錢去的，並且按月接濟，很是熱心，我聽她說話非常明白道理，舉止絕不飛揚浮燥，景仁也是規矩人，又有着孩子，怎會輕易就離開呢，郭老太太搖頭道，你說的跟我聽的可不一樣，這樣說吧，他那太太是什麼模樣兒請你說說，紹文就把腦中所能記憶的影像盡力說了出來，郭老太太聽完，點頭說了句不錯，正是她就把景仁途中船上遇見船上男女，景仁顏色大變，低首相避，並且遮住玲玲的情形說了，又道，我當時就猜是他的太太，如今聽你一說模樣神氣，全都彷彿一定不錯了，你們沒看見她跟那個男子作的醜樣兒，在屋裏都够難看，更沒說在大街上，簡直是個賤貨，你怎麼還說不是飛揚浮燥呢，紹文聽了茫然不解，就問郭老太太怎知景仁的事，他二人倒是什麼情形，夫婦怎樣離散的，郭老太太，我也是聽景仁說，和他纔離婚，大概是爲着他窮吧，本來那樣漂亮的女子，怎肯跟窮人過苦日子，白白作踐了青春，遇着佳洋樓坐汽車機會，自然就會飛了，我講公理兒，不怨她走，只怨姚先生窮苦，若是姚先生作了郵行行長，或是中了彩票，也許沒這種事，不過我只恨她眼心兒太狠，有七八歲的女兒，就捨得把她拋成個沒娘的苦孩子，丈夫又害病才好，居然忙不迭的趕着開水的時候跑了，其實她也算作得對，若不趁早走，豈不也得進了收容所，她那又漂亮，又嬌怯的人兒，還不給折磨死麼，紹文聽了，這才明白大致情形，深替景仁惋息道，景仁眞可惜，遇到這樣女人，果

然最毒女人心，教人難測，我因爲她對廣祺帮忙，一向留着很好的印象，那知竟是這樣的人，洗凡笑道，你把話分清了，這屋裏還有女人，別一概而論，紹文忙道，我只是說景仁女人，你們別誤會，洗凡道，我才不誤會呢，憑什麼拾高啊，你既是姚先生的親戚，得想法帮助他，你看他精神上受的打擊很深了，不到三十歲的人，已經頹喪得像老頭兒，長此下去，這個人就要廢了，郭老太太接口道，可不是，他會對我說，已經把世情看透了，對什麼事也沒趣兒，只爲有這女兒，才耐着煩兒在世上活着，若沒有她，早就另打主意，起碼也出家當和尚了，我就爲這個不敢離開他，定要拉着伺候，你聽這不怪慘的麼，紹文過，我想帮他有什麼法兒，雖是親戚，實際等於生人，方才我就因爲看他神情慘淡，雖然看出是他，也沒敢敍談，現在又知道他遭遇了羞恥的事，怎能當面說破，不說破連安慰也沒法啊，洗凡笑道，糊塗人，何必口頭安慰，你不會用實事帮助麼，紹文道，怎樣事實帮助，請你告訴，我好照辦，洗凡一轉眼波，搖頭道，我還沒想着道兒，等以後遇機會再說吧，郭老太太道，想帮他得等水退下去，總要給他謀件事作，他父女倆一點法兒沒有，所以我把玲認作乾孫女，就借着這層親情，强留不放，不然他父女得受罪，洗凡聽了笑而不語，紹文仍回裏間睡覺，他們三人也慢慢睡着，到次日，大家忙合着說吃了早飯，洗凡回憶，杏如未被王蔭槐拋棄以前，她就對丈夫溫恍服從，敬事無違，是女子當盡的義務，但只是對丈夫當盡的義務，世上沒第二人，可以享受這種權利，但到王蔭槐斷恩絕，雨生爲她盡力，幾遭滅頂之死，以致舊了重病，給他醫治，對他伺候，杏如自是責無旁貸，但當初近病榻，尚很覺羞澀，以爲對這毫無關係的男子，這樣不避嫌疑似乎越禮，及過幾天，稍爲習慣，她心裏方才實貼，就發生了心理作用，因爲她向來認爲女子只對丈夫能如此親近，雖雨生並非她的丈夫，而她每日竟盡着對丈夫的義務，於是神經上恍恍惚惚，似覺和雨生有着密切關係，因爲非常關情，時時刻刻都把心神注在他身上，有時偶然醒悟，也自覺不好意思，但是不能躲避不管，仍欲照舊伺候，一近雨生病榻，那由愛情而生的責任心，和由責任心而起的愛情，又油然而生，把不好意思全忘了，不過在杏如心中，絕對不承認對雨生生了愛情，然而她的愛情在言語行動上常常不自知

的流露出來，洗凡讀日耳曼厥摩，旁觀者清，自然看得明白，心理很不贊成，並不是她心存嫉妬，洗凡心地純潔明快，向來未曾對人發生戀關係，也沒有人值得被她所愛，和雨生雖曾同經患難，友誼甚厚，却並未稍近愛字的邊際，她心中的雨生，和杏如一樣，想止於好友而已，及見杏如和雨生情感日深，漸到危險地步，好似兩塊燒紅的鐵，放在一處，各自增加熱度，著助燃燒，終有融化爲一的時候，洗凡仔細思量，固然知道杏如現在是一顆泊無主之身，能够托身給雨生這樣思厚誠實有望青年，自是好事，但雨生是否已有對象，還說不定，只看他在大水已至之時，竟冒着險到我所寄居的同學家中救助，大約和我那同學未必沒有問題，雖然那同學未在家中，我沒機會查看出情形，到這裏以後，提起我那同學，他也沒表有示何深交，但怎能在兩個陌生女子面前，談自己情史呢，這裏面已經可疑了，再說即使雨生和我那同學只是平常友誼，另外也沒有對象，杏如和雨生也不是適合的配偶，因爲智識既相懸殊，思想也大隔膜，現在只爲情感發生結合，恐怕情感不能維持長久，到將來情感漸減，必然互相發現弱點，杏如還沒什麼，她對雨生總能滿意，便不滿意，也能安心認命，不致起什麼風波，但雨生那面就危險了，他一發現對方和自己理想相差太多，並且程度差異，精神上也就隔膜，好比一個大學教授跟一個商人對談，永遠也說不到一處，他就再沒有幸福，若爲良心制裁，竭力忍耐下去，就是終身的痛苦；或是遇到什麼意外的誘惑，使他生出決心，弄成忍痛一割，杏如豈不是又遇到一個王蔭槐，洗凡這樣思想，所以對杏如和雨生的接近，很爲擔憂，但又不便公然破壞，只可替代杏如執看護之役，使她二人疏遠，無奈杏如好像伺候雨生已成習慣，每在洗凡去動手之前，已先去作了，洗凡想和她搶先，又怕她誤會，而且這種事也不便直言勸導，就姑且聽其自然，及至郭老太太一行人到來，洗凡看景仁境遇淒慘，既遭了失去了愛妻的大打擊，又有着女兒的牽累，十分對他憫惜，這日飯後，又恰巧看到玲玲追隨在杏如身旁，再看姑姑，替他奔走拿取東西，杏如也對她十分愛惜，不由心中一動，覺得這才是一幅適合理想的家庭行樂圖，洗凡這念頭臨時觸發，突如其來，忽然想到杏如若能作玲玲的母親，是很好而且妥當的事，固然姊景仁和杏如，也是程度相差，但不致像兩生那樣差得

很遠，因爲一個中年男子較一個年青學生，一切來得緩和，而且景仁和杏如都是經過絕大刺激的人互相同情，互相安慰，必能彌補所有的缺陷，何況他二人想在孤單寂寞的境遇中，若能合到一處，便是極幸福的家庭，而可惜的玲玲，也由無母而有母，從這些日和杏如相處，早看出她能作賢妻，能作良母，絕不會教玲玲受到委屈，這件事實是三全其美，只苦於杏如和雨生好像已有愛情，我們局外人不便越俎代謀，洗凡這樣想着，到了午後，郭老太太的女兒又來照看，帶來許多東西，坐了一會，便自走了，杏如忽然發現蚤蚊的香已然告罄，就說蚊沒有了，還得買去，郭老太太道，你怎不早說，教他們明兒給帶來也好，洗凡道，老太太，你不知道，這蚊香一天沒有也不成，蚊子太利害了，因爲遍地污水，蚊子又多又毒，簡直沒法整治，前些日有一天，也是香用盡了，我們因爲出門不便，只可對付一夜，那知到夜裏蚊子在屋裏都成團兒，我們只一躺下，就在身上落滿了，結果整夜不睡，用扇子揮打，他們不敢近前，饒這樣還把我們腿上那咬腫了，至今沒好，又累得難過了好幾天，難道你在收容所裏，沒領教過蚊子的利害麼，郭老太太道，大概收容所避水邊遠些，蚊子還沒這樣利害，杏如道，這兒可太凶，我眞害怕，天天都得預備蚊香，其實也薰不死幾個，不過只放那點烟兒，教屋裏的不能活動，外面的不敢進來，我就覺得舒服睡覺，說着向洗凡道，我們還得買去誰跑一趟，洗凡道，你去吧，杏如搖頭說，我不去，洗凡道，我已經出去好些回了，你還沒出門一次，總在家裏呆着，也不怕悶的慌，今兒出去散散心呢，前兩天報上說快抽水了，也許已經動工，不久水就落下去，那時你再想着街上的水景，也摸不着了，快去吧，我給你們叫船，說着就跑上晒台，須臾下來，向杏如道，我已經叫來了，這時玲玲在旁，也向郭老太太纏磨，要求和杏如同去，洗凡看見說道，你想去就去吧，郭老太太吩咐到外面聽話，玲玲應着，欣欣喜喜的跟杏如一同下樓，上了等在樓梯旁的船，款款而去，洗凡送她們走後，才安和郭老太太說話，忽然由外面又擠進一隻小船，直入房中，高叫馬小姐，洗凡跳下樓梯，見是趙率吾家人，持了封信遞上，就接過瞧看，只見信封上面寫着馬小姐玉展，拆開裏面，只一張小箋，寫着疏疏幾行字是，明朝已屆半月約期，幸福之日，竟於企望中徐徐至矣，此半月

爲吾畢生以來最得之光陰，豈間日不肯落，夜中天不易明，似較經歲爲久，然而此日終有至焉，且近在二十四小時內矣。明日如何會晤，敢作預約，舍間起居飲食，較外間差爲舒適，惟恐芳蹟不肯光臨，吾亦不敢堅挽，外間阻水，市肆多閉門停業，只中街上海食堂尙照常供客，倘不嫌卑陋，請於午前十一時相候，吾自駕舟相迓，同往小作飲食，共聆前誨也，若以海神遙遠不便　願蒞舍間，亦請豫知小价，以便掃徑恭侍，謹上洗凡女士妝次，率吾拜言，洗凡看完，心想果然明日是到了半月期限，我既約定，總不能變卦，只可去陪他一會兒，不過他家裏絕不能光臨，飯館倒可以的，就向那僕人道，你回去告訴趙先生，我明天午前一定等他，上海大食堂，那僕人應着，又問有回信嗎，洗凡道。沒有，你回去說好了，僕人掉舟自去，洗凡自己上了樓，郭老太太問她是誰來了，洗凡苦笑把信擲在床上道是趙率吾派家人送信來，也是我的罪過來了，昨兒不是告訴過你，跟那趙率吾有過半月見一次的約會麼，明天就到了日期，所以他先信來約會，郭老太太並沒有社交的常識，以爲男女約會，是很危險的，尤其趙率吾對洗凡既如此傾心，他又不是個規矩人，洗凡赴約有如自投虎口，但她却很信洗凡的人格高深，絕不會受趙率吾誘引，作出意外的事，只恐趙率吾耍什麼圈套，使用什麼惡手段，以致上當吃虧，於是就對洗凡的允許赴約，認爲過於大胆，不由替她擔心，但因知道內中有着糾葛，不好勸她別去，怔了半晌才道，到日期了，你眞去麼，洗凡道，那有什麼法兒不去，已始約定了，郭老太太道，在那兒見面，他家裏麼，洗凡道，我不上他家，是在飯館裏，郭老太太放了些心道，這件事太麼煩了，我聽着就頭疼，若依着我的主意，就不去理他，可是又和那位唐先生有老大關係，你不能不去敷衍，若不去就許立時出什麼毛病，只是這樣也沒個了結，那姓趙的總把唐先生說着你，何日子才能完呢，他的意思明擺在那裏，憑你這樣好姑娘，難道我爲這個把自己遭踐了，唉，我可是個糊塗人，覺着這樣太不是長遠道兒，他簡直安下心了，借着唐先生說你，早晚非得如了他的願不可，你爲什麼這樣冤枉呢，洗凡聽着，面上現出愁容，忽然似有所悟，回顧裏間房門，忙向郭老太太擺手，教她不要再說，郭老太太也想起唐紹文正在裏間，洗凡曾說過要瞞着他，自己未免太口敞了，郭老太太見洗

凡擺手遞眼色，想起房中還有紹文，就住口不言，洗凡悄悄立起，踱足走到房門，由帘帶內瞧着，只見床上的雨生正在面向裏睡着，紹文却坐在桌前，正寫着信，看樣兒好像並未聽到自己和郭老太太說話，才放了心，仍走回來，向郭老太太低說道，幸而他沒聽見，我很不願把受趙率吾逼迫的事，教他知道，一來怕他心裏難拗，二來怕他恨上趙率吾，鬧出什麼事來，我只可先教衍着，等水退了以後，教紹文遠走高飛，趙率吾也就沒法挾制我了，雖然趙率吾已經知道我念書的學校，可是我並不是紹文的保人，在他跟那素菱的婚書上也沒有過什麼關係，只要紹文走開，我就不怕了，郭老太太道，可是現在你得教衍那姓趙的啊，姑娘，我眞從心裏愛你，才說這冒失話，姑娘你又得留神呀，洗凡點頭道，老太太，我明白，好在那趙率吾也不敢作出很混帳的事，我雖然沒能力，還能保護自己，不致於上他的當，郭老太太道：你總得小心留神，別大意了，洗凡應着，又談了一會，漸漸把話題落到杏如身上，洗凡道，我心裏有件事情，已經躊躇好幾天，也沒想出辦法，現在跟你說說，你是上年紀人，一定比我有主意，可別對另一個提起，我這位杏如姐姐，實是個好人，只於命太苦了，我無意中跟她遇上，雖然相處日子不多，感情比親姐妹還好，我本打算水退以後，帶她回北京去，賃幾間房同住，白天我去上學，晚上回家跟她作伴，另外再給他尋個職業學校，學些技能，日後也好獨立謀生，省得倚賴男子，儘受欺負，郭老太太道，姑娘你眞熱心腸兒，洗凡道，不是啊，杏如性情過於柔和，又沒有準主意，我恐怕她自己又要流落下去，再受別人欺騙，所以想帶她走，跟我很不含糊，只說鬧水那一天，若不是她跟王蔭槐強拗着，留下我們，若賭氣再走出去，說不定就淹死了，更別說這些她待我好處，我家裏也並沒個姐妹，心裏已經把她當作骨肉看待，怎忍拋下不管他呢，不過近來覺出了點兒想不到的事情，老太太你也許看得出來，就是她跟那雨生的情形，越來越親熱了，這當然因爲雨生害病，她常常伺候，雨生是給她幫忙被水激病的，她自然感激，雨生的病，却是得她用心看護，才慢慢好起來的，雨生也自然知情，兩人這樣情感和義感的，大約已經互相愛上了，男女到了這種地步，結果只怕難免走到婚姻的起上，郭老太太接口道，好呀，這够多麼好，杏如本來孤苦零丁，沒依沒靠，那

位先生又是很規矩的人，兩人若能成爲夫婦，豈不是兩全其美，洗凡搖頭道，我可不這麼想，老太太只看現時，我却替他們後來擔着心呢，說着就把自己所慮的說了，郭老太太想想，才道，你想的也是，我曾經過這種事，方才來的我那個女兒，你看見了，她出嫁以後，就跟丈夫不大合式，這全是我的罪過，我倒並非老腦筋，不過看着許多親友家的姑娘，上學上得很高了，就不服家大人管教，常常胡作非爲，又大半都弄成高不成低不就，就誤了終身，說着咳了一聲道，我說走嘴了，是我們親友家的姑娘才這樣，馬小姐你可不要多心，洗凡笑道，我才不多心，你說的本是實情，在作父母的心，都希望兒女循規蹈矩，到了好處，自然是這樣看法，你請快說罷，郭老太太道，所以我總抱着這個老主意，兒子可得盡力供給，女兒只上到小學畢業，能够看個信，寫個帳目什麼的，就够了，本來女子一字不識，也是別拗，我那年青時候，孩子的爸爸作生意，常常三二年不回家，有時來了信，就得煩人念給我聽，所以信上一點碍口的也不能够寫，實在氣悶，所以老來教女兒上學，免得像娶那樣，不過上完小學，就收在家裏學針線了，到我這女兒十七歲時候，說妥這個婆家以後，姑爺知道她沒念了多少日子書，就托人代信，教我們姑娘接着上學，我那時很不願意，那麼大的姑娘怎能再放出去亂跑，可是也不能不應允，就含糊着答應，並不照辦，那知過了幾年娶了過去，姑爺是大學生，我女兒是小學生，兩人說話總說不到一塊兒，辦事也各有各的意思，永遠不能投合，動不動就拾槓辯嘴，本來很般配的小兩口兒，竟爲這個閒意見來了，那姑爺還算不錯，並沒上外面胡鬧，只跟女人不說話，背地管她叫生番，我女兒也管男人叫毛子，去年生了個小孩兒，姑爺一派洋氣，要把孩子照外國法子養，我女兒却仍守着老媽媽的例兒，爲孩子也不知吵了多少回，倒給我添了老大心事，眞後悔不如早依姑爺的話，教女兒上學，也學上點洋氣，到底還能和美呀，你方才說兩口程度太差，就沒有好結果，這話我信，因爲我正爲這個閒心呢，洗凡道，你說對了，當初實不如教你小姐多念幾年，或者在選姑爺的時候，要個學問淺的，別選大學生也好，反正總得兩人程度相同，才能說話作事兩相投合，不致生出意外的事，我反對杏姻和雨生和愛，就爲這個原故，別看兩人現在感情很好，有短處也看不出來，到

相處只久就不成了，我關心杏如，實不願她作這錯事，郭老太太道，你不願意，又該怎樣，他們只要自己情願，旁人怎麼能管，我說句教你笑的話，是姻緣捧打不回，不是姻緣繩也綑不住，由着他們去吧，洗凡笑道，可不是這樣嗎，我有什麼法兒破壞，再說也犯不上呀，洗凡眨眨眼，要再說什麼，又咽住了，郭老太太漸漸把話轉到和玲玲父女在收容所同患難的情事，又愁着水退以後，對於他父女無法安置，固然自己家中，有房有產，衣食豐足，可以接他們去同住，但是在舊式家庭中，父母無論撐下多少產業，只一到老年，把大權交給兒子，那就成了附庸，凡事都要討仔細，得看兒媳婦顏色行事了即使兒媳婦孝順，作父母的也因習慣關係，不願自主，郭老太太雖然是一家之長，說出話來，沒人敢去違抗，但她終覺無端攪兩個吃閒飯的人，到家居住，恐使兒媳不公然反對，背地也必說閑話，郭老太太天性是要强，不肯落這包涵，所以對安置景仁父女，感覺是個難題，現時在這裏寄居，無什說得，到大水退後，自己就不能長久留在外面，兒媳必接請回家，那時若只帶玲玲，同時尙可說得下去，無奈他父女怎能折散，自己也不忍離人骨肉，若想進一步帶着景仁，那就萬不可能，而且景仁也未必肯去，郭老太太左思右想，並無善法，只有希望大水緩些退去，暫且維持這苟安的局面，她把這話對洗凡訴說，洗凡聽了，也覺爲難，本來景仁一個堂堂男子，應該能够自圖生存之路，何致勞旁人替他煩心，不過郭老太太和洗凡因爲他處在最不幸的環境病體初痊，尙未恢復活動能力，又加看顧着小女兒，並非男子所能作的事，勢必互相牽連，一同受苦，故而由玲玲身上，發生愛屋及烏的話，打算幫助景仁到底，無奈郭老太太有着種種礙難，不能延他到家同居，而大水不久便要退落，大家脫難苦境，各自回家，就要單把他父女剩下，又流落無歸了，洗凡本來不想把心中所轉的念頭對郭老太太說出，因爲那是一種妄想，既不易成爲事實，而且自己一個女孩兒家，動輒替旁人打算終身大事，也易惹人恥笑，尤其在這頭腦古舊的老太太面前，所以方才欲言又止，這時聽郭老太太提起，不由又忍不住了，就道，這眞是個難題，大水一退，他父女就又要沒處着落，想幫他有什麼法兒，況且姚先生已受過重大刺激，身體既壞，精神也頹靡不振，若不好好兒休養一個時候，恐怕不能再出去作事，現在

他連安身的地方，生活的辦法，還都沒有，又怎能談到休養呢，這眞眞愁人，我方才也想到這層，忽然得了個奇想天開的主意，你可不要笑我，只當我要說夢話好了，郭老太太道，你有主意就說吧，我正爲這件事着急，怎能笑你，咱們都是可憐玲玲吧，要不然姚景仁一個男子倘就是我這老婆兒也不會憑空管他的事，更莫說姑娘你了，洗凡點頭道，我就是從玲玲身上想起的，方才他跟着杏如，蹦蹦躂躂，說說笑笑，我忽然心裏一動，想到倘若杏如能作玲玲的娘，却是再好沒有的事，杏如脾氣我是知道的，他那溫柔能幹，不但能教玲玲比在親娘跟前還加幸福，就是姚先生心上身上的病，也足可以被治好了，雖然她和姚先生也是程度上有着差異，不過姚先生年歲較大，又有了閱歷，就可以不成問題，杏如一面，也惟有姚先生這樣的人，能和她同病相憐，互相慰藉，成爲幸福的配偶，倘若我的理想眞能成功，杏如得到終身可靠的歸宿，自不用說，那沒娘的孩子，也可以有了知疼着熱的娘，尤其姚先生可以得到安身的家，得到安慰他的人，他的精神病，不出三個月，就會養好，姚先生就能以未婚夫的資格，住在這裏，在杏如看護之下，安靜休養他的身心，不久恢復起來，就可以擔負這一家的生活，重新造成個快樂家庭了，譬如姚先生很要休養一年半載，在這時期裏，沒有辦法，那麼你是要幫助姚先生，我本來要幫助杏如，咱們合起來幫助他們這個家庭，也容易爲力，郭老太太聽着，大喜拍手道，對，對，好主意，還是你這識文斷字的人，有見識，這樣太好了，兩家合成一家，都到了好處，我本來打算在水退以後，若不能接他父女回家去同住，就幫他們些錢，暫且對付着，我雖沒什麼體已，還有兩付金鐲子，幾掛金練子，是老頭兒在世給買的，向來沒教兒子媳婦看見過，正可以用來給我這乾孫女兒，不過只愁着姚先生脾氣孤僻，不肯要我的，如今你出了這主意，我就把這體已幫他們安家度日，豈不正好，再沒有這樣好的了，不怕景仁推辭，以後我按月再幫補些錢，那更容易了，我的好姑娘，你這主意就算作了德行事，咱們就辦起來吧，洗凡道，老太太你先別高興，若說幫他們立家度日，我自已的力量還可以辦得到，莫說還有你，不過你別忘了，方才咱們怎樣說杏如來着，她現在正跟雨生非常要好，咱們有什法子，按下那頭兒提這頭兒，郭老太太哦了一聲道，對呵，這可

怎麼辦，洗凡道，依你看呢，郭老太太道，我一點主意沒有，洗凡道，不說主意，我只問你，杏如……說到這裏，忽然眼珠一轉，提高聲音說道，這不是我們多事，亂着她操心杏如這人，終歸得有個歸宿，不比我還要上學，大學卒業，還要出洋回來，就許專心一種事業，抱着獨身主義永不嫁人，杏如却是非嫁人不可的，所以我們現在着她操心，並不算多餘，你只說她嫁給有閱歷的景仁好呢，還是嫁給沒閱歷的年青人好呢，正說到這裏，忽聽樓下援掉之聲，洗凡走過去一看，原來杏如和玲玲回來連忙便下去接着，將他們買的東西，携代上來，郭老太太看着玲玲隨在杏如膝下，和杏如照顧他的情形，心中更以洗凡所說爲然，但也只好暫時存在心裏，大家說說笑笑，仍似平時，但有兩個人的心緒，却差異了，一個是郭老太太，經洗凡說醒，想要撮合景仁和杏如，但因中間有雨生阻隔，又不知如何着手，不由暗自爲難，倒似添了心事，另一個便是裏間的唐紹文，洗凡瞧了他許久的事，竟自跟郭老太太閑談，而被他聽見了，並且由洗凡言中，明白她恐怕自己難堪，才一直隱臨，既恨趙率吾用自己要挾洗凡，更感激洗凡的體貼，但當時只裝作沒有聽見，所以洗凡未曾看出，過後他自然暗自打自己的主意，除這二人以外，還有玲玲，自和杏如出門一趟，分外跟她親近了，大凡孩童都有一樣直覺，和小鳥小獸一樣，洗凡家中養的小狗，對甲客人便躲避吠叫，對乙客人便搖尾相親，其實兩個客人都是初次到來，只爲乙客人性情慈祥，愛好動物，甲客性情暴厲，對動物不感興趣，這本沒顯露在外面，而小狗竟能感覺出來，又如森林中的飛鳥，本來見人就要驚避，但有時遇到某一個人，不但不飛，反會集到他肩上，這就是古書上所謂人若無殘，則禽魚可狎，動物天然有這種智覺，能察出人類的居心，孩童也是一樣，對於生疎的成人，有的使她感覺嚴冷隔膜，或是成人心意不屬，無視兒童的存在，孩兒便也對他畏懼，有的天然具着一種和悅慈祥的氣分，對孩童生出一種誘力，孩童自然就和他相親，杏如天生是一個賢妻良母的人，那溫婉柔和的態度，便覺心折，而且杏如對他也極有耐性，盧寒問暖，十分殷勤，玲玲自失却母親，一種小弱女的依慈心情，久已無所寄託，杏如這一疼念，玲玲把愛情全注在杏如身上了，杏如却並未理會，洗凡和郭老太太冷眼旁觀，時時相對點頭，到了晚飯時候

，大家就座，杏如仍給雨生另作稀飯，飯作好了，玲玲那裏吃完飯，放下著子，便呵欠連天，却不肯自己去睡，定要姑姑看着，景仁忙呵斥她不許磨人，洗凡却知道玲玲的稚弱心靈，已把杏如看作親人，向她求慈母愛子，就向杏如道，你就過來看着玲玲，順便吃飯，我替你去伺候雨生好了，杏如也沒有什麼，把雨生的飯交給洗凡，自己坐在床邊，伴着玲玲，一面吃飯但從此就成了例，每天晚飯後，玲玲必要磨她守在身旁，伺候雨生就餐洗凡代理了，這一夜過去，到了次日洗凡起床，便幫着杏如作每日照例的工作，過了十點鐘自去梳洗，又借了杏如一件乾淨旗袍換上，天到十一點鐘，趙率吾果然划著他自備的小船來了，洗凡便在樓梯上了船，洗凡所以這樣顧慮，只是因爲唐紹文受自己牽連，失去家庭，流落無歸，自己爲他受些麻煩，也是應該，但只怕他知道連累了自己，覺得不安，或是來個不辭而別，這大水滔滔，可教他何處安身，否則也許他一時氣憤，對趙率吾鬧出什麼事來，自己又怎能安心，就爲這個，洗凡感到十分爲難，在船上一直出神，好似忘了趙率吾在旁，趙率吾一面划船，一面望着她，到了較寬闊的船隻一多，氣味更濃，好似一張口就要被那濃厚的空氣擁入咽喉，更不能說話了一直向前，到了將近沒水的區域，趙率吾尋了個熟識商店，把船靠在窗外欄桿上代爲照管，遂招呼來兩輛洋車，和洗凡下船，坐上去拉到乾地下來，二人在馬路上走了幾步，離開水邊稍遠，便重見到平時的光景，簡直可以忘了正在水災時期，商店仍在開門營業，人們仍在熙來攘往，而且路旁添了層層疊疊的浮攤，行人更是摩肩接踵，擁擠非常，大半手中有所提携，想多是水區中人來此購物的，街上積穢遍地塵土飛揚，把清潔整齊的大馬路，作踐得不成樣兒，二人在人叢中擠着前行，也隨地瀏覽浮攤上的貨物，只見叢叢雜雜，任何物品無不齊備，連理髮所也在街頭設店，儘有依冠齊整的人，坐在白布蓬下理髮修容，還有家西藥房，也在街上設攤，叫賣的阿匹靈補爾多壽，大約人生所用，備具於此，除了還沒有像說相聲的所謂拾棺材迁市以外，總算應有盡有了，但却有一樣心意，竟而缺乏，這也是二人無意中發現在他們面前，有一對中年夫婦，携帶着個七八歲小女孩同行，男子還抱着大包小裹看樣兒必是來貨日用東西，就惧時間已不少了，那小孩兒鬧着渴得要命，婦人也說走得腿

酸，想尋個地方歇息，於是男人就向路旁攤販問，那裏有茶館或是冷食店，攤販都回說沒有，那男子又走到街口去問，一個行人向物指着，說那邊有賣的，趙率吾在旁聽着，以爲他說有冷食店，想邀洗凡去飲杯汽水，因爲在這八月中旬暑氣雖減，陽威尙厲，二人在船上被晒了一路，到了街上，又被浮塵噎得喉乾口渴，都想飲一點冷品就隨着那一家三口走去，穿過一條橫街，已到了水邊上，只見那有什麼冷食店，只在街角有一處茶攤，一個六七十歲乞丐似的老婆兒坐在地下，面前舖了塊破布，布上放了一隻大砂鍋和三四隻菊花粗碗，還有一個紙盒蓋兒，仰放在地上面，有幾十支賤品紙烟，和一堆粗製火柴，那老婆坐的地方，正在牛糞堆前面，她坐得倦了，向後一仰，便可把這糞堆當作椅背，論理洗凡和趙率吾都是都市中人，連稻粱麥黍，都不能認識，何況牲口的排洩物，他們怎能知道是牛糞馬糞，或是驢糞呢，這就是因旁邊有證據，乳廠和屠宰場都因鬧水把牛牲趕於這無水區域，借空濶的河邊，暫作牲畜收容所，於是許多牲畜都合息於斯，比水區人類似乎還有幸福，不過市內恰患肉荒，這些牲畜常需大部分犧牲肉體，以盡地主之情罷了，這茶攤附近正是收容之所，轉過街角，便是群牛列隊的地方，茶攤恰當街口，雖不願受到牛的踐踏、洗凡看着五步以外，一隻牛正在排洩，所以認識茶攤後面是牛糞不由縐着眉頭，心想這茶水內不知有多少穢物，怎帶教人喝呢，那一家三口的男子，也看着搖頭，拉着妻女重復走回，仍在馬路上，向一座水果攤上買了幾隻梨，又向攤販遷些和氣，借他的板凳坐下休息，吃着梨當水解渴了，趙率吾看着問洗凡笑道你瞧，這就是人窮智生，他們倒能想法兒，洗凡也笑道，所以人不要端架子，說自己必得怎樣，或正就怎樣就不能忍受，到了困難時候怎樣也將就了，便是頭等衞生大家，平常吃個米粒，都得用顯微鏡驗過，若是餓他幾天，再把大餅干飯擺在面前，大概他也照樣搶着吃，像這一對夫婦，穿着氣派，都是上等人，若在早時，教他們坐在小攤的凳上大概絕不肯吧，可是現在那板凳就成了他們的天堂了，趙率吾笑道，別管他人，我們的天堂還不知在那裏呢，洗凡道，眞個的，我們上那兒，難道也尋這麼個天堂，吃着飯後水果，閒看街景麼，趙率吾道，我絕不能這樣屈尊你的，不過我從發水以後，還沒在外面吃過飯，所以一時想不出目的

地，只可現去尋找，你累了麼，洗凡道，累倒不累，只是受不住街上的浮土氣味兒，而且又熱又渴，趙率吾道，我們快去找地方，若找着中菜館，就先泡茶喝，若找着西餐館，就先用點兒冷品，今天實在草草不恭，我應該先尋妥地方，再請你出來，那有教貴客跟着滿街跑，找飯吃的，你多原諒吧，洗凡笑道，我不是貴客，你少客氣點兒好麼，這樣倒是有趣，平常各家飯館，都開在那裏，進去就吃，未免太平淡了，這樣像哥倫布尋新地似的，那倒有意思，趙率吾道，咱們就往東面走吧，這一帶飯館子倒是不少，可不知那家開着門，我只希望或是江南春，或是高加索，有一家賣座兒就好了，洗凡道，只你我倆個人，你千萬不要過於費心，尋個小館兒吃一頓，應酬咱們半月一聚的條件，也就罷了，趙率吾說了咱走着看吧，說着他二人一同前行，沿河瞧着，只見所有大小中西的飯館，關門閉戶，不作生意，本來在這時候，誰有興會來吃，而且飯館因交通阻塞，原料騰貴，也實沒法營業，只可暫停，他們走遍了這條街，並沒尋着一家開門的飯館，只有一處下級飯肆，售賣大餅湯麵，專作車夫，小販的生意的，居然開門營業，而且生意興隆，擁擁擠擠，此外還有一處，是某家廣東菜館，因本址已被水潛沒，遷地爲良，作了許多的棄鷄，堆在一輛獨輪車上擺在路口，由女東家管理賤賣，高喊着一元錢一隻，居然有些人或端酒盃，或携大餅，立在車前，就着空氣飛塵的天然佐料，和女東頭上的油香粉氣，大開其齋，但洗凡二人既不能和車夫去搶吃大餅，又不在售鷄車前來個街頭野餐，只得另尋出路，趙率吾見這條街上沒了希望，只可轉彎向南，到了中街上，但走不多遠，就進他租界的洋化區，街旁盡是些橫招牌的店肆，清清寂寂，別有洞天，洗凡道，你看這裡，盡是公司洋行，那會有飯館呢，哦，對了，這裏也許有外國人的開的咖啡店，趙率吾忽然被她說醒，哦了一聲道，我想起來，前面有利順合和祺士林兩家洋咖啡店，都有買賣但不知是否開着門，說着又向前走，轉過一道街角，就到了利順合門前，看見居然正在開門營業，不由大喜，就走進去見裏面並沒多人，只有兩對西洋男女，靜悄悄的吃飯，二人就在屋偶靠近玻窗處坐下，百役過來遞上菜單，趙率吾又轉遞洗凡，請他點菜，洗凡看那菜單是新印的，上面列着各種肴饌和飲料的價目，零件的如鐵扒鷄兩元五一客，煨小牛肉

一元八，就是最平常的牛排，也在一元以上，還有一張是當日份菜，列着一小吃一湯二菜一點心一咖啡一水果，定價竟將近八元，心想怎這樣昂貴，記得在北京常和同學去西餐館，每人不過花上一元上下，近來物價較貴，加到兩元，人們就都不大肯吃了，比起這裏，還是小巫見大巫呢，趙率吾在旁，指着例菜單子，問她可要抽換，洗凡把一樣肉換了龍鬚菜，趙率吾也陪她照樣，吩咐了百役，又問洗凡用什麼酒，洗凡搖頭說不喝酒，趙率吾道，脾酒，加汽水，可以喝點兒吧，洗凡點點頭，百役退去，洗凡才道，這裏眞貴得可以，趙率吾道，這還是洋館子裏較比平民化的呢，不過當時也不致這樣，現在因爲發水，一切東西來源阻塞，自然貴了些，飯館再跟着投機，敲竹槓兩下夾攻就比以前加倍不止，不過這飯館也有難處，現在人們都是難民，誰有興致出來吃飯，他們生意冷清，可是澆裏照樣不能減少，想從少數顧客身上得到挑費，就只好加倍了，其實不止飯館，就是我家裏的廚房也增加了經費，底下人仍照平日支菜錢，可是以前能對付見着魚肉，現在只能吃鹹菜，至於上面兩頓飯的菜錢，以前每天給四天錢，就作得很豐美的，現在加了倍，可是並不如從前了，洗凡笑道，你趙先生眞是幸福，在這時候，還能這樣享受，我們可差得多，近來有船可雇，不斷的出去貨攤，才每頓飯可以見到正式的菜，在初發水那一個多星期，我們只是干飯就鹹菜，或是饅首醋白糖，趙率吾哦了一聲道，你們這樣苦，爲什麼不跟我要，哦，我記得曾給你擲過許多東西，你爲什麼不吃呢，洗凡倘未答言，百役走過來，安置了刀叉，跟我就把小吃碟子放滿了一點，又替斟上酒，洗凡只要汽水，趙率吾勸着才加上少許脾酒，二人對飲了一口，趙率吾見百役退下，又接着道，我記得凡我所存的東西，都給你扔過去一點兒，除了你把一隻水果回敬過來，別的還都存在你那邊怎樣放着不動，倒吃鹹菜，洗凡振聲笑道，那些東西，你並沒得我們的同意，硬給扔過去，我們跟你素不相識，憑什麼吃你的東西，趙率吾道唉，你怎這樣兒外眞教我難過，洗凡道，對不住，請你原諒，趙率吾搖頭說道，怎能請我原諒，我很明白，你有你自己的閨秀身份，不能隨便受人的贈與，再說我素日名譽又很不好，那位王太太必然已經告訴你了，便是她不告訴，我當時的舉動也太蠻野無禮，給你的印象一定很壞，怎肯受我東西

呢，這當然不怨你把人太甚，只怨我一切教人不能信任，過去的不談了，那麼現在你對我的印象改善了點兒沒有呢，洗凡笑而不答，只用叉叉了些沙辣子放入口中，趙率吾道，請你不要客氣，逕直說吧，我早在信上說過，希望你作幫助改惡遷善，作我的老師，對我當然可以直言無隱，洗凡仍然微笑不語，這時百役送上湯來，洗凡倒上一點胡椒末，用匙徐徐調着，趙率吾又問她的印象如何洗凡呷了口湯，這湯倒很好，請嘗嘗，趙率吾見他相讓，就舉起喝了一口，但他因一直跟洗凡說話，未曾把湯攪動，表面雖沒甚多熱氣，但底下仍極很熱，他昌然吃到口裏燙得舌頭發疼，又不吐出來只可將舌頭上下逃避，一會兒才咽下去，但已疼得眼圈發紅張口噓氣，洗凡道，你留神呵，可燙着了，趙率吾搖頭道，還好，我忘了這湯是稠性的，最容易受燙，洗凡道，可不是，這是因爲吃西餐的禮節，若是中餐，就吐出來也無妨，趙率吾道，是啊，我想起一件事，還是四五年前，我在上海的時候，有位朋友請在山東館子吃飯座中有位捷克斯拉夫的洋人，是作照相材料生意的，跟外交界也有點兒關係，也很愛吃中國菜，大約常要誇耀他愛吃中菜的老手，每上一道菜，必有一番評論，說得非得有趣，吃到中間，端上一盤就四泥他拍桌贊美，本來雖泥黑色，山藥泥白色，紅果泥紅色，青梅泥綠色配在一處，色華鮮明，誰看了也覺愛，這捷克人更引起食慾，沒等調和，就滿滿的撙了一匙放入口裏，這種麵性的東西，熱度最不易發散，和在釜裏差不多少，他咽下去燙得受不住，又守着禮節，不能往外吐，勞裏實受不住另給換個地方，咽進喉嚨，這一下可壞了事，只見他眼淚直流兩眼直瞪，向旁一倒，就溜到地下，人們扶起他，口不能說話，急忙送進醫院，沒容得救治就死了，就是吃東西也有這樣危險，洗凡又問道，這個人到底怎樣死的呢，趙率吾道，大概是燙壞了內部臟胃，我也沒打聽細情……說着心中忽然內有所悟就搖頭笑道，不提這閒事了我問你正經話，你這只顧左右而言他，引着我胡拉亂拉，我可不上當了，請你回答我吧，洗凡嘿的一笑道，我何嘗引你胡扯，是你自己要說啊，趙率吾道，我不說了，請你說吧，洗凡道，我說什麼呢，趙率吾道，你別明知故問，我要明白你對我的印象如何，請告訴我，趙率吾見洗凡仍不回答，就又問道，你到底是什麼意思，怎不答我呢，洗凡又搖頭說道，

我不能回答，也沒的可答。你與其問我，還不如問問自己，自己所作的行爲，在別人心中要留何種認象，趙率吾霍地立起，又坐下去才道我的行爲，已經給留下壞印象了麼，可是我覺着不致於啊，因爲以前我的種種不好，都已對你懺悔過了至於現在，我一切遵從你的命令，怎會……洗凡接口說道，謝謝你這樣說話，倘然旁邊有人聽着，你居然拿從我的命令，眞把我高抬到天上去了，可惜實際正翻個過兒，我却正受着你的挾制，聽從你的命令呢，趙率吾愕然道，你怎說這話，我怎敢……洗凡道，這不是實在情形麼，就是現在，我到飯館裏來也是在你壓力下的一種服役行動，趙率吾道，咳咳，你太把我說得寓惡不赦了，洗凡笑道並不是我說的，是你作的，請想現在我是不是受你的挾制，當日你我定約的時候，是不是强迫，我必須怎樣怎樣，若不怎樣怎樣，你要怎樣怎樣，請問這是挾制不是，你只自以爲看穿了我的弱點，才這樣作法，却不料，完全看錯了，不過你雖看錯，效果却不錯的，我總得保護唐紹文，因爲他完全爲着我的連累，才誤打誤撞的進了你那陷阱，若不爲我跟他父親失和人家還安穩住在家中呢，這你見我要保護他，就猜疑到其他關係上去，才用這挾制手段對付，我現在承認你的辦法勝利，算把我挾制住了，只可低頭服從，可是也只於服從你作這無友誼的朋友，每月幹兩回沒奈何的酬應，說到旁的，絕對不用打算唐紹文終不會受你的束縛，他拚出性命，也要爲幸福自由而奮鬪的，我當然也是一樣，不過這是兩件事，你不要給纏到一處，其實我這是多說，並沒有對你解釋的必要，你明白了這個，就也可以明白方才問我的話，多麼可笑，如有夥强盜，在大道上截搶客商，强掠到賊巢去，用苦刑吊逼打，着把所有錢財都獻出來，然後請客商吃盃茶，聯絡友誼，再問他們心裏對你可存着好感，試想客商怎敢不說感激你呢，這就跟我們的情形一樣，不過我還沒到客商那種地步，所以老實不客氣的告訴你，我沒的可說，因爲我說對你印象甚佳，在我是這心說話，在你也未必不信，可是若直說你極壞又恐惹惱了你，你是什麼事都作得出來的，也許一怒就立刻帶着那個素菱，去抓住紹文，威脅舉行婚禮，作爲對我的一種責罰，一種報復，我怎敢惹這樣的禍呢，趙率吾聽着，哦了一聲，忽地啞然大笑道，教你說得我簡直是隻猛獸，足以和現在的洪水配對的了，我又何致

於這麼混賬不講理，不過你說的却是有理，對我也有益，我並非是糊塗人也不是想不開，一面在你身寄托了絕大懺悔，一面却竭力引起你的惡感，這是什麼道理，以前我當然是因爲嫉妬着唐紹文，把他當作敵人，想用一種政治手腕，將他消除，同時可以牽制住你，現在才覺悟這辦法是錯的，對別人也許有效，但是對你這樣英明知慧的女子，簡直成了自殺政策，用這樣方法跟你接近，結果只有愈來愈遠，所以這幾日我很爲煩心，一面覺悟不該這樣作，可是一面又怕不這樣作，更定易失去你，因你對我的印象很是不好，自然不願跟我接近，這樣硬賴着，還可以勉强承望的顏色，若不硬賴，恐怕你就要躲得遠遠的，萬不會自動的理會我，請想我這樣患得患失爲精神上多麼痛苦啊　所以方才問你對我的印象如何，就是希望你萬一對我有了轉機，不致棄我如遺，我就要表示悔改了，現在聽你一說，方知你對我印象越來越壞，當然是我惹出來的，再這樣下去，只有絕望，所以……現在我更覺悟對你這樣的女子，施用壓力，實是太不聰明了，只有改過自新，把我以前的錯誤行爲，完全取消，並且求你諒解……說着百役又送上菜來，趙率吾等他放下，就揮令退去，又接着道，請你趕熱吃，不要等冷了，我還得接着說，我對你告罪，也對那位唐先生告罪，他既不願意跟素菱結婚，那麼明天我就從素菱手中，把婚書等證據討回來給你們送去銷燬，過去的事，一筆勾銷，就與我們以前所定的條件，也完全作然罷論，這樣我就算沒點把握了，你肯不肯再理我，只可聽你的意思，不過……越率吾說到這理，忽然面色慘白聲音也變成哀厲，眼中射出一種好似病人臨命，宣布遺囑勉勵家人，絕望中而又帶着希望的眼光，顫聲說道，馬小姐，我已經說過了，我從第一次見着你，就知過遇着判斷我後半世命運的人了我的將來一切，都要着落到你身上，我從見了你，才覺悟自己以前行爲，不是人類，恨不得立時折節善，可是成全我的只有你，你能把我重新改造作個頂好的人，我若壓根兒不看見你，還可以照樣醉生夢死活下去，既見到你，而不能得到你，那我就活不下去了，就是活着，也要變成個受過重大刺激的人，我這樣一個壞東西，再受得刺激，以後定要無惡不作，非鬧到自殺不止，這道理我也說不清楚，只是心裏確有這樣感覺，總而言之，我有了你便能重新作一個人，重新開闢一個世界，

若失去你，什麼都完了，以前我是過於自私，只爲自己着想，定要得到你，才有那種無禮的舉動，現在我既然覺悟，把一切都可以挾制的力量，完全取銷，這樣任良心上情理上，全算受了，可是我的前途也就沒有保障，只有求你的憐憫了，洗凡點點頭，擺手說道，你不必再說了，我已完全明白，倘然你能照着所說的話實行，我就謝謝你，不過這也是你自己良心上道德上的改變，對我並沒什麼關係，我除了謝謝以外，並沒別話可說，你若把種種行爲向我買好，想教我允許你什麼，那就又錯了，錯得和以前挾制我一樣，你的心情，我並非不了解，只是你的行爲太荒唐了，男女中間，固然常有不易理解的情感發生，例如我見過的一個很美麗的女同學，因爲愛上了一個四五十歲的老流氓，竟而中途輟學，犧牲了自己前途去嫁他，還有我家鄉有位青年人，不知怎麼會愛上了比他年紀大一倍的長親，但事實無不能，以致害病身亡，這些事都不可理解，就和你對我一樣，我因爲要破除你的妄想，只可打開鼻子說亮話，你所說的一見傾心，和什麼非有我不能生活，這在情理上顯着離奇，可是在事實上也許有的，我不但不覺奇怪，而且可以相信，不過至多也止於相信而已，再進一步絕不可能，因爲你完全是一面情願，並沒替我着想，也沒想想你是什麼身分，我是什麼地位，並且現在是什麼時代，倘若你是那一國的國王，還得是幾百年前的國王，我恰巧是你屬下的民人，你看中了我，立刻可以用壓力選進宮去，我一點兒也不能反抗，再譬如現在我只是個沒受教育的窮家女兒，你以財主身分看中了我，用錢財勢力壓迫我的家人，我也只得低頭服從，任他們送進你家裏去，可惜你既不是十六世紀的國王，我也不是毫無知識的窮女孩，現在又當這文明時代，男女結合，必得出於雙方的情願，沒法强迫，並且我又是個受過教育的人，對於婚姻看得十分清楚，絕不會像戲台上那種小姐們，一天只念着鼓詞，受書中人荒唐行爲的薰染，時時聯想到自己終身大事，偶然遇到個色情狂的男子，對他引誘，一聽到我愛小姐的話，就昏了頭，認爲緣分到來，一切不顧的甘心上當了，你對我的種種表示，若是拿去跟那種小姐說，她們一定解釋作前世緣法，毫不猶疑的接受你的請求，無奈我並非那種人，頭腦還清楚些，所以你無論怎樣說法，怎樣行事，以及致我對你發生怎樣印象，都是沒用的，即使我現在認

爲你是個很好的人罷了，世上好人總有千千萬萬，不見得好人就該在我身上享受特殊權利，所以你的希望，和我的思想，中間隔着十萬八千里，永遠合不到一處的，我把話全說明白了，你也該明白以前你那樣挾制，固然是很大錯誤，可是現在你聲明取銷挾制行動，用善意來買我的心，也依然不會有效果……趙率吾直着眼兒，呆呆的說道，你眞太冷酷了，完全給我絕望，說得在唐紹文由素菱宅裏逃跑那日，我和你在路上遇見，談判這事，你還不是這樣說法，曾許着我後來有望呢　洗凡笑道，那時我眼中的你，簡直是豺狼蛇蝎，不可理喻，只若逃避，所以用話敷衍，免得發生危險，實際我是預備……告訴你吧，我預備教唐紹文走開，你便對我無所施其挾制，你再去纏擾，我就翻臉打你嘴巴，率吾聽着噓了口氣道，原來如此，只是現在唐紹文還未走開，你把這話告訴我，就不怕我再有危險行動麼，我也拚命却作，即便你給我的希望，到底歸於渺茫，那也等於把死刑減作無期徒刑，雖然不得自由，可還能在希望重得自由的日月裏，苟延生命，馬小姐你就不客氣的說一句吧，洗凡見他說話時面色陰沉，神情懇切，眼中射出一種不能强容的熱似烈火冷如寒冬的奇光，知道他出於精誠，不由也自感動，但洗凡對趙率吾並無愛惜，所以雖感動而不影響理智，就點頭淡淡的答道，趙先生，你這要求我實在不能允諾，因爲我現在有絕對的自由身體，這時實不能回答，不過你的心情，我倒能了解，實不願給你太重的打擊，可是又不能把我自己隨便敷衍人，現在我只能這樣說，我已經把你看作平常人，並沒有壞印象了，用買彩票作比喻，你和平常人一樣，儘可以自由買去，誰也無權干涉，但也得看自己的彩票，是否能中誰也不能擔保，不過不比別人希望少罷了，可是還得看彩票是否發行，倘不發行，那就完了，這比喻我是實否行獨身主義，還沒決定呢，說着又聳肩笑道，我這話，你聽着也許暗地笑掉了牙，憑我這兒一個人，怎配這樣自高位置，其實我只是保持自己應享的人權而已，因爲你逼住了我，才不得不說，你明白了，趙率吾點頭道，我怎會笑你，本來你的態度是極正當的，錯誤全在我身上，你既說到這裏，我也不敢再絮叨了，但盼你方才的話是出於本心，我能和平常人立在同等地位，不受你分外鄙薄，我就很知足了，不過……馬小姐，現在你已許我是朋友，總不致再把我降

回去當作陌生人吧，洗凡笑道，這個當然，我已仍認識了你，總不能再說不吾認識，趙率道，那麽我可以，求你把這一點淺薄的友誼，繼續下去呢，過去的當然就算過去了，以後永遠不要再爲提起，我只希望你把我當作初次認識的朋友，今天方才見面，只有用起碼的友誼，用這起碼的友誼作基點，繼續來往，像普通朋友一樣，你能允許我麽，洗凡明眸一轉道，哦，你還想我每半月赴你一次約會，是不是，趙率吾搖頭道，不，不，那半月的約會，是帶着要挾意的味，定得要廢除，我所希望的只要出於你的自願，倘然你願意我作伴，就天天相見也可，若訴厭我，我一年半載不去理睬，我也不去……洗凡接口道，你若真的如此良善，我當然可以允許，不過你得完全忘掉原來汚穢卑鄙的念頭，作個思想純潔，舉止光明的人，並且見面永遠不許提起往事；若一提起，立刻絕交，這事都能辦到麽，趙率吾道，我當然要遵從你的話，不過我以前習慣太壞，也許立刻完全改過，倘然犯了無心的錯誤，還得求你原諒，洗凡聽着，感覺他實是出於至誠，毫無矯飾，心中自思看趙率吾的言語神情，實是悔悟前非，立志自新作個好人，然而他自新的動機，却是由於愛我，看他纖悔的堅決，便可知愛我的深切，我雖然對他並無愛情，也不犯爲他犧牲自己，但若我能借此因由，把一個蠻暴的壞人，給成全到安分向上的路上去，也未嘗不是件好事，趙率吾這人，才學是很好的，只爲墮落不堪，才成爲對社會有害無益的人，倘一回心向善，必然還能大有作爲，我樂得作件好事呢，洗凡想着：就決定主意，除了在婚姻問題上，不能副他的意願以外，別事都可以儘可能幫助他，還就他，若能使他改邪歸正，有了相當的覺悟，也就可以明白追求我的不當和無望，放棄原來妄想，永遠以朋友相處了，洗凡本來疑惑趙率吾的表示悔改，放棄挾制，是一種欲擒故縱的手段，所以竭力自警，不去上他的當，並且明言點破，告訴他莫存奢望，這只是不應該作的本等，若希望由此得到酬報，就算錯了，趙率吾也承認了洗凡的話，只要求能作到萬一的希望，這糾葛本已將近解決了，然而女人的心是最易變幻的，女子的行事是最容易作繭自縛的，雖以洗凡的英爽明快，仍不能免，她因見趙率吾百依百隨，怎說怎應、處處表現誠懇、似乎甘心忍受磨折犧牲，以求達到目的，不由深感他相愛之誠，雖然並未因感生情、却已

有心圖報，因爲想到趙率吾所說希望改過向善，實施扶掖幫助的話，就把心歇了一半，打算在這一方面成全他，以補不能允婚的缺憾，並且代社會作一件好事，這在趙率吾已算得到酬報了，而且是他不敢請求的，居然得洗凡自動的給與了，洗凡本來嚴守壁壘，決定不肯退讓寸步，洗凡却不自知的竟在無强申退軍三十里了，但這還只在心中想着，並未說出，趙率吾那能知道已有了意外的收獲，竟仍幽幽地說道，馬小姐，你請吃菜吧，我很抱歉把這種話絮煩你，從此以後，我要盡力遵守自己的範圍，去閉門思過了，幾時你呼喚我，我就趨前聽命，你不叫我，我絕不敢提撥，不過你雖把我當作起碼朋友，我對你却看着唯一的知已，日後你只要有用我去處，無論隔山萬水，只給我一個信，我必立刻趕去，就爲你犧牲性命財產，也甘心的……咳，我的話又失檢了，請你原諒，洗凡搖搖頭，微笑不語，似乎表示不介意，趙率吾又道，還有一件事，我想以後你對我這起碼朋友，一定沒工夫常見面，蹤跡難免疏闊，我呢，却倚賴着你的指導，才可以學好上進，不瞞你說，我以前行爲太壞，幾乎是習與性成了，現在若教我仍作壞事，我一定得心應手，若壞要學好，我就覺得手足無措，不知從那頭兒幹起了，洗凡笑道，趙先生，這話我不信，看你給我的信，寫得很好，足見是個念書的人，念書人還會不分善惡，不知怎樣學好的，趙率吾道，你的話不錯，可是事實不然，我要拿着幾部聖經賢傳，關在家裏身體力行，恐怕說得到辦不到吧，而且我一個壞透的人，一切學好，也得設法盤起興致，要不然恐怕不久就要意志消磨，不作壞事，又沒好事可作，長日清靜無爲，閑得有過，只恐又壓不住惡根性的引誘了，我這話你也許不信，以爲我既明白這種種道理，必然能够自制自修，又何須故作張致，我可以用吸鴉片的人，作個比喻，凡是吸鴉片的，都很聰明，個個深知受害，能够痛哭流涕的自悔自艾，旁人看了，必以爲他既這樣明白，當然很容易戒除了，然而絕對沒一個能自動戒除，因爲惡癖太深，雖然心裏想得明白，口裏說得明白，無奈到了烟癮發犯，樣不禁不由的又吸起來，所以要眞想戒，只有抓到官醫院勒戒，或是有個親人至友監視戒除，我的惡習慣，就和鴉片烟癮一樣，要自動戒除，實在無望，只有求你作個監視人，我也不敢要你像看護戒烟那樣守着，恐怕你疑惑我是藉口和你親近

，我只求你作個我精神上的監視人，先教給我怎樣學好，應該作些什麼事，好比給我開個疫除藥方，我自己回去照方吃藥，以後你再給我通信的權利，你就可以鼓勵我，我也可以把成績報告你，或是請教你，這樣我時時想着你，不敢放縱，也許慢慢把惡根性除掉，成個好人，你就成全我到底了，洗凡聽他所說近情近理，而且沒有絲毫過分的請求，更知道決心改過，並且甘走遠路，好比由本市東門到本市西門，本可逕直走到，只因中間有了阻隔，他不敢抄由捷經，寧可改走遠路，繞行世界一週，再回到西門，大慟奔波，只求穩定的達到目的地了，但還未答話，茶役又送上菜來，牽吾等他退下，才又探身注目的問道，馬小姐，你可允許我麼，洗凡道，這也談不到厚待，只爲你願意改過自新，作個好人，要求我作你的朋友，從旁盡一些勸導監視的力量，這本是極好的事，不但是我，你若請求任何人，也得允許，不但是你，就是任何人向我作這樣請求，我也萬萬不能回絕，既許你作朋友，朋友是平等的，怎能偏輕偏重，像你所說那樣，我一切有着自由，你却一切要聽命令，那未免太不公平了，我既允許你，就得照着情理作事，不過你自己也得檢點，要明白友誼，只在互相敬重中存在，要不然就可以隨時絕交的，還有一點，就是我們的友誼，要等大水退下以後，我回到北京時，才能開始，趙率吾惘惘的道，爲什麼呢，洗凡道，我現在住在女友家中，不能容你常去拜訪，並且唐紹文也未必願意跟你見面，你要明白，他對你的印象不會太好，處在朋友地位，當然要反對我跟你交結，不但他一人，凡是知道你的人，都認爲我接近你是一種危險，我只爲聽候你改過自新的話，能得幫助一個人學好，是不該避免的責任，才不顧大家反對，允許你的請求，其實我還不明白自己有什麼能力，可以助人改過遷善，不過你既說我有這力量，我也只好自認有這力量了，但盼你的話是誠實的，不要是什麼好欺的策畧，以後能眞個達到志願，也不負我一番苦心，倘若你口不應心，我雖是個弱女子，也有法報復你，趙率吾舉手向天，正色說道，我對天睹咒，若有一點不誠實，致我……咳，你是不迷信，現在無論說得多麼利害，也都是空話，我看實際最大的懲罰，還是在你身上，這權也操在你手裏，你說聲不理我，比殺死我還難過，這才是我最怕的，洗凡道，我本來不需要你睹咒，我們就往後瞧吧，

趙率吾舉起酒杯說道，今兒眞是我最可紀念的日子，應該自己賀一杯，馬小姐你也該賀我一杯，你給了我光明的希望，我從現在就要重新作人了，洗凡舉起汽水杯過，我祝你從此改變新生，成爲社會上有用的人，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這是你曾說過的，只等實際作去了，趙率吾道，我要怎樣作法，還得請你指教，洗凡道，我不信你連這個都不知道，你的年紀比我大，閱歷比我多，難道連這淺近的事，都不懂麼，改過自新，並不是一種課程，要天天作實驗的，只要能分別善惡，運用自制力，壞事不作，多作好事，不就成了，趙率吾道，你說的是道理，我說的是事實，你得想想，我一向過的什麼生活，每天不是嫖，就是賭，或是作些損人到刊的事，當作消遣，此外還有好些不可告人的行爲，現在忽然悔改，把這些壞行爲都取銷了，那麼閑在家裏，作些什麼，若儘自閑着，未免苦惱，而且怕閑出毛病來，這是實話，我對自己並沒有十分把握，所以要請你替我想些事幹，一面學好，一面省得再壞事，洗凡道，你說的也是實情，不過我教你什麼呢，我本是很淺陋的人，去多能限制自己，現在叫我指導別人，眞是難題，說着笑道，提到學好的課程，倒是有的，我聽先生講過，宋明兩朝的道學家，很有人作功過格，或是用兩種豆子，檢查自己的身心，每動一善念或作一件事，就在瓶裡扔一個黃豆，動一惡念或作一件壞事，就投一個綠豆，每天作一次總計，不過這樣太杜燥了，何況你還不知作什麼是好呢，我替你出個主意吧，你的學問很好的，對讀書必然很有興趣，每天可以定個時間，讀些有用的書，一則收束你奸滑的心，二則也可作爲消遣，至於學好，倒不必專專的找好事來作，只能自己克制着不作壞事，就算有了成績，還有你以前……這是你自己說的作惡多端，作惡必然妨害別人，現在很可以回憶一下，害對誰有過捐害，就設法補償人家，好比一個人在儲蓄錢財以前，先要償清債務，良心上才得安慰，若是一面積錢求富，一面額債傾人，又有什麼意味，除此而外，再能隨時隨地幫助那需要助力的人，我看能這樣就很好了，趙率吾立起鞠躬道，你說的眞眞是金玉良言，我一定遵從去，果然我以前所虧負的人太多，總得設法補償他們，頭一個就是素菱，我最不該因爲一時衝動，害她吸上鴉片煙，現在我要贖她戒除毒癖，再給尋個好歸宿，洗凡笑道，她

的歸宿，不是有在那裡，還有現尋，趙率吾一怔道，有在那裡，哦，你說的是唐紹文處，洗凡笑道，什麼唐紹文怎會賴上他我說的是你，你該的素菱結婚，才是眞正補過的辦法，趙率吾聽着，哦了一下才道，這個我實在辦不到，你的話是對的，無奈我……你也得贊我想想，若是這麼一辦，還有什麼前途，一切都要完了，請你原諒，並非我對你第一次的勸告，就不遵從，實在作個比譬吧，一個人想上天堂，總不能自己倒把進天堂的路給堵塞了，我也只有一件事不能從命，再有別的，就敎我赴湯蹈火，傾家敗產，也自情願，你不信可以再下個令試試，洗凡笑道，我有什麼可試的呢，哦，我倒想起件事來，你不要打算作好事幫助人麼，現在有個需要幫助的人眞你本身有錢，在社會上也能活動，值可以幫幫他，趙率吾忙問是誰，洗凡就把姚景仁說出來，並且敍述他所經家庭慘變，和現在窘迫境遇，說完又道，這個人受的打擊很重，又被生活壓迫，前途十分暗淡，我和他素不相識，只爲可憐小女兒，所以我很想幫他，無奈沒有力量，你若能贊介紹職業，就可以解決他現實的的困難，至於精神上的痛苦，那也許能够想辦法，趙率吾道這容易的，雖然我一時想不出給介紹什麼職業，不過等水退以後，市面恢復常態，我出去張羅張羅，準可以結識個相當職業，既使暫時沒有機會，就在我入股的公司裏，强給安揷一下，也沒有什麼難處，你放心，交給我了，倘要這姚先生現時窮得不堪，我也可以先送給他點錢用，洗凡笑道，何必這樣義氣，你好事也得按步就班，用不着風狂火暴的，人家姚先生跟你並不認識，怎肯受沒來由的資助，你給送去，他也不會受的，趙率吾道，哦，這個人還很耿介，洗凡笑道，若不耿介怎會看見他太太有了不好行爲，無火氣就自動離異呢，據說引誘他的太太的人，是很有名的濶少，換個旁人，早就詐到高貴的代價，何致這樣受窘啊，趙率吾道，他跟太太離異，是幾時發生的事，洗凡道，就在陰歷七月初六發水那天，害病還沒有全好，他一家三口，正要逃避，那個破壞人家庭的姓符的小子去了，將他太太汽車接走，拋下他父女兩人，滿水逃命，以後被放到收容所，到前幾天才同着一位郭老太太到我們那裡賃房居住，趙率吾望着洗凡道，你方才說那個姓符的人，名叫什麼，洗凡道，我也記不清了，好像什麼……什麼曾，據說他父親是本地那家大百貨公司的

爲辦人，現在傳到這小子手裡，已經退了股，可是家境仍很富裕，趙率吾接口道，我知道了，是符慰曾，洗凡點頭道，不錯，是這名子，你怎知道，趙率吾道，我跟他還是朋友呢，不瞞你說，我素日的品行，跟他差不多少，所以氣味相投，稱得起是一邱之貉，我並不配罵他，可是他作事太豈有此理，人家很美滿的家庭，竟給破壞到這樣地步，我雖不好，還不肯敢這種喪天良的事，不過也不能全怨符慰曾，那個女人實在心狠萬分，在患難之際，居然拋下帶病的丈夫，幼小女的兒，跟着情人自去享福，知不知心是怎樣長的，洗凡插口道，我得在這裡補充一句，姚先生在先本已跟他太太議定離異，允許隨時離開，趙率吾道，就是許過她，也不能寬恕，這女人太寡情太無恥了，我雖和姚先生向無交往，也替他抱不平　以後得機會定要給那對混帳男女一點報應，符慰曾還有把柄落在我手裡呢，說着哦了一聲道，這我還得請問你，假如我抱不平去毀害符慰曾和那女人，算不算作壞事，你能允許我那樣作麼，洗凡笑道，這話難說，本來那兩個人應該受懲戒，不過由你執行，是不是合理，倒難於斷定，我只托你替姚景仁謀職業，可沒托替你報仇，趙率吾點頭我明白，只是這件事在可氣，倘然你認爲他們是該受報應，我報應他們不是作惡，那麼以後得着機會，就幹一下，洗凡聽着，覺得趙率吾這人有些心浮躁，說了風就跟着下雨，處處表現他的城府不深，良知未泯，倒是可與爲善，只這熱氣勁兒，未免可笑，我一提姚景仁貧窮，就要送給他錢，我說符慰曾可恨，他就要加以懲罰，可是那景仁既不會受你的資助，你也必有法兒去報應符慰曾，只於顯露浮躁性性而已，就不作回答，只撇嘴微笑，趙率吾見她這事，以爲是在默許了，正要說話，百役已端上最後的咖啡了，他一見咖啡，知道菜已上齊，才覺得今日，這主人作得太不誠敬，只顧說話，忘了吃菜，食一器，需要主人敬酒佈菜，但恐洗凡還存着客氣，而且自己的嘴不能二用，只顧說話，忘了吃菜，常常只吃幾口就放冷了，被百役換下去，由此可以想洗凡也必因應付自己，而委屈了口腹，就抱歉說道，我今兒太不虔誠了，只顧說話，把你的飯全就誤了，太對不起，我想再補幾客零菜吧，你不要客氣，洗凡笑道，你以爲我是飯桶麼，這樣已很飽了，我向來不會客氣，你也免了最好，趙率吾只得一

笑而罷，吃過咖啡又坐了一會，趙率吾問到那裡去，洗凡道，我想回去了，趙率吾道，回家裡是吸那種臭空氣，現在天氣不冷不熱，在這街上散散步不好麼，洗凡說聲也好，趙率吾就教百役送過帳單，付過了錢，才替洗凡携着小風衣一同向外走，洗凡走着道，恕我也道謝了，我向來怕說這句話，覺得沒有道理，若是需要道謝的人，就大可不必叨擾，既然可以叨擾，又何必說這無謂的虛套，趙率吾聽着喜上眉稍的道，一點不錯，你這明快性格，眞敎我佩服，洗凡看着趙率吾喜悅之色，才猛然醒悟自己信口而談，把話說的過於親切了，無形中把趙率吾引爲近友，莫怪他聽了如此喜悅，但我却未免太自輕了，好像吃了他一頓飯，就加了感情，縮短了距離，我怎這樣的不自覺呢，洗凡想着，不由把笑容徐斂，身體也躲遠些，不肯受他的扶掖，趙率吾並未覺察，仍伴着她在便道上，並肩徐行，趙率吾口中該着閒話，洗凡隨口應答，她也因多日困居樓頭，便偶然乘舟出遊，也只在那條浮塵飛揚街上，講買用物，今日到這平坦清涼的街上散步，頗覺精神爽適，手脚輕靈，就想多流連一會，和趙率吾走到街的盡頭，又轉入別路，走了不遠，又到了水邊，只得再轉彎兒，這樣信步行走着，洗凡因記着方才的金兒，不願再對趙率吾表示好感，一直矜持着不大說話，趙率吾却仍沒話找話，因爲在路上不便談說正事，而且也無正事可談，又怕冷淡，洗凡，所以總找話說，但由洗凡口中得到的只一個是字或一句的簡答，趙率吾漸感到洗凡意態嚴冷，他不知何故，只疑她或因疲倦而然，但心中十分依戀，恨不得多厮守些時，只恐她開口告辭，就想設多留她一會，無奈一時不得主意，那知又走過一條街，居然天從人願，得着好題目，要知趙率吾瞧見什麼可以使洗凡不能立刻辭去，請看下冊便知分曉，

第二回